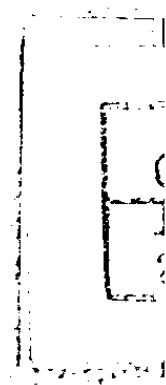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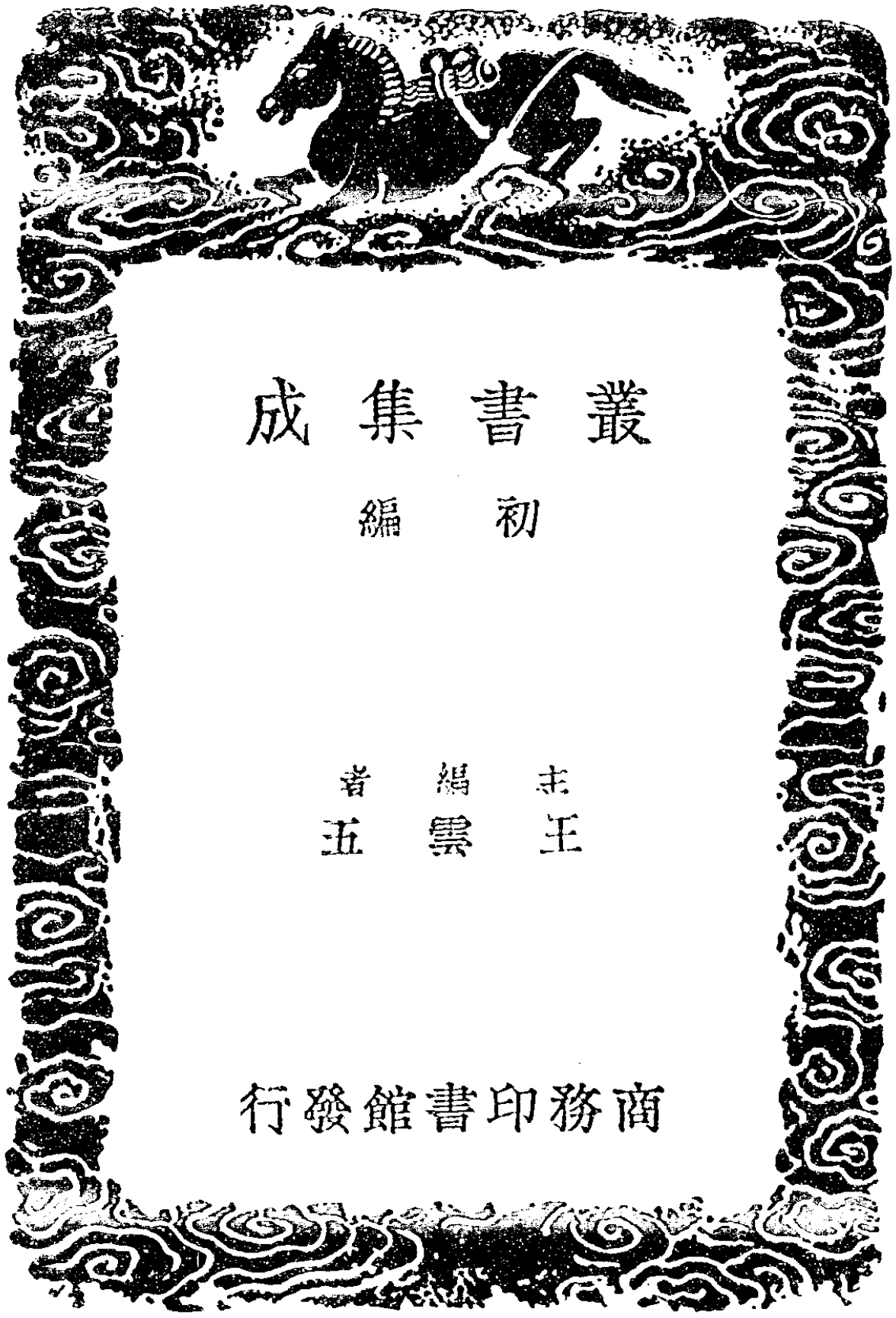


毘陵集附拾遺

一





成集書叢

編初

者編主
五雲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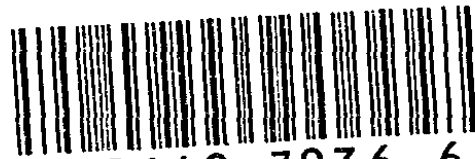
行發館書印務商



昆 陵 集

附 拾 遺

(一)



3 0649 7936 6

張 守 撰

本館據聚珍版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毘陵集目錄

卷一

劄子十三首

卷二

劄子十七首

卷三

劄子十七首

卷四

劄子四十八首

卷五

奏狀九首

卷六

表三十八首

卷七

毘陵集 目錄

98.5
172
2:1972

表五十三首 牋二十首

卷八

外制十五首

卷九

內制四十二首

卷十

啓二十四首 狀十八首

書四首

卷十一

記三首 序四首

跋二十一首

題後三首

銘一首

贊二首 頌一首

祝文一首

上梁文一首

卷十二

祭文六首 誌銘三首

卷十三

誌銘三首

卷十四

誌銘三首

墓表一首

神道碑一首

卷十五

賦一首

五言古詩十六首

七言古詩八首

五言律詩十六首

卷十六

七言律詩五十首

七言絕句三十六首

附錄諡議二首

臣等謹案。毘陵集。宋張守撰。守字全真。一字子固。常州晉陵人。崇寧元年進士。高宗卽位。召爲監察御史。紹興中。歷官參知政事。兼權樞密院事。以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卒。諡文靖。事蹟具宋史本傳。所著毘陵集。見于陳振孫書錄解題者五十卷。其本久佚。故遺文世不槩見。僅前賢小集拾遺中。載其詩一首而已。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蒐輯編綴。約尙存十之三四。謹校訂排次。釐爲一十六卷。而以婁機等所作諡議文二篇。附之于後。史稱守家貧好學。過目不忘。故所爲文。具有體幹。而論列國家大事。是非利害。如指諸掌。綽有經世之才。尤非儒生泥古者所可及。本傳載其建白諸事。如論防淮渡江利害。論金人侵淮有四路。宜擇帥捍禦。論大臣宜以選將治兵爲急。不急之務。付之六曹。論幸蜀十害。論宰相非人。論敵退後措置二事。今其文具在集中。他如論守禦事宜。乞以大河州軍爲藩鎮。乞修德。諸劄子。史所不載者尙多。無不揣切時勢。動合機宜。其大旨在于經營淮北。以規復中原。而不欲爲畫江自守之計。雖其時宋弱金強。未必遽能恢復。要其所言。不可不謂一時之正論也。

至其薦汪伯彥、秦檜，頗乏知人之明，則瑕瑜不掩，亦不必曲爲之諱矣。乾隆四十四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昀

侍讀學士臣陸錫熊

纂修官編修臣周興岱

毘陵集卷一

劄子

經筵上殿時務劄子

臣久去軒陛。孤陋寡聞。比蒙召寘經幄。復瞻穆穆之清光。千載之遇。敢不竭愚慮以瀆天聽。竊惟今日之先務有六。而外患不預焉。蓋敵國相爭。莫先自治。試爲陛下畢其說。一曰立國。二曰察言。三曰任賢。四曰使能。五曰抑僥倖。六曰破朋黨。何謂立國。陛下巡幸江浙。行且十年。去冬金人不能渡江。入秋以來。復無他警。議者便謂長驅深入。恢復中原。以立大功。時不可失。臣以謂今日之驍將勁兵。蓄憤養銳。固可折箠而笞劉豫。頓轡而還舊京。然不過策勳第賞。爲一時美觀。而未爲國家長久之利也。何者。敵國尙強。藩籬未立。秦晉韓魏之地。強兵健馬之區。悉屬于彼。就使克復州縣。能有保其土地。而撫奄其人民乎。千里饋糧。能不乏乎。爲今之計。當一意經理淮甸。以壯屏翰。駐蹕建康。暫爲別都。儲粟練兵。自爲不可攻之計。然後待時而動。一舉而圖萬全。此立國之謀也。何謂察言。伏自陛下大開言路。謀行計從。上之宰執進呈。次之臺諫論事。下之百官轉對。遠之草茅上書。發言盈庭。未易決擇。又況知言自古所難。臣頃承乏臺屬。首嘗以伊尹之言告陛下矣。曰。有言逆心。必求諸道。有言遜志。必求諸非道。臣每謂聽言莫要于此。蓋不知



人主所向而言。鮮有不逆者。迎合人主所向而言。鮮有不順者。因逆心而求其是。因遜志而求其非。則十已得五六。然後攷覈其邪正。參訂其虛實。于是或用或舍。鮮有不當矣。此聽言之要也。何謂任賢。宣王之中興。任賢使能而已。禹之戒舜。則曰。任賢勿貳。所謂任者。非止崇以爵位。富以祿廩而已。求之欲審。付之欲專。疑則勿用可也。用則勿疑可也。求之審。則當其才。付之專。則盡其用。孟子所謂左右諸大夫。國人皆曰。賢而後用之。則求之審矣。齊桓之用管仲。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則付之專矣。不然。則畏首畏尾。救過不給。何暇展四體而修職業乎。夫求之既審。付之既專。又在久任。以責其成功。堯之用鯀。而陞洪水。爲害大矣。必俟九載。績用弗成。而後黜。堯豈不恤昏墊之民哉。蓋守當時三考黜陟之法也。況或一時之舉措。有纖芥之失。一人之愛憎。有毀譽之私。隨即廢置。不惟不盡其材。而法令弛張。莫知其端。恩讎報復。各快其意。徒爲紛紛。無補治道。臣願陛下。苟得眞賢。則略其細故。不規近效。以責成于持久。此任賢之道也。何謂使能。能則與賢者異矣。使之則與任者異矣。賢者而役使之。則無以盡其心。能者而信任之。則必有誤于國。蓋才可以辦事者。未必賢也。左右近習。百司庶府。各因其能。使辦一職。則事無不舉。然非當信任也。又在棄其小瑕。錄其大略。舍其舊惡。許其自新。故使智使勇。使貪使愚。如封倫。裴矩。以姦亡隋也。而以智佐唐。李祐。賊將也。而卒縛吳元濟。天下之才。未嘗不可用也。願使之如何耳。若乃以春秋責備之義。以使能。則能者不可得而用矣。能者不得而用。則不過取夫錄錄闕茸不才之人。夫闕茸不才之人。雖無顯過。而敗事必矣。不可不戒也。此使能之方也。何謂抑僥倖。艱難以來。風俗敗壞。貪懷苟得。熾于前日。在下者既

啓僥倖之心。在上者遂行姑息之惠。名器日輕。費出日廣。民力愈困。國勢愈弱。朝受一命。則夕圖堂除。一有除授。則繼求遷擢。除代至三四輩。待次至十餘年。稍加裁抑。則謗起于下。而怨歸于上。甚至以危言上惑宸聰。卒如所欲而後已。爲今日之計。痛加裁抑。勢或難行。如內外官吏。足以任使矣。不必更增員闕也。既有代人矣。不必更有除授也。官吏將士之俸廩。足以贍養矣。不必更有增益也。人既習安。無所歸咎。至于爲人而設官。有求而必予。于是紛紛競起。人有覬覦而紀綱日墜。無以善後矣。要在稍嚴資格。獎用靜退之士。以息浮競之風。凡妄行申請。攀援不已者。痛懲而申儆之。則息僥倖之漸也。何謂破朋黨。朋黨之禍尙矣。孔子曰。君子羣而不黨。則君子固無黨也。然義理所尙。不謀而同。故聞善而相稱譽。見善而相薦引。未必有心。而近于爲黨。唐虞九官。濟濟相遜。武王十亂。同心同德。帝王之盛節也。小人欲排陷君子。將一舉而盡去之。求其過而不得。則一指以爲黨耳。善乎歐陽修之論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予人者。必進朋黨之說。漢之末。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唐之末。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存者。皆庸懦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所謂一言喪邦者如此。豈不痛哉。古者上以直道用人。故殛鯀而興禹。誅蔡叔而封蔡仲。下以直道自任。故祁奚舉其子。崔祐甫多除親舊。載在經史。號爲美談。況非父子親舊。而以其類逐之曰朋黨。此何謂也。本朝慶歷之間。韓琦、范仲淹、杜衍、富弼輩。嘗以爲黨而盡逐之矣。以至元祐之間。又以司馬光等。命之曰姦黨。而禁錮之矣。大抵人指以爲黨者多賢士。凡進朋黨之論。

亦必痛懲而申儆之。此破朋黨之策也。陛下于此六者每致意焉。則中興之期指日可待。其他細故不足爲陛下道也。然以陛下之英睿天縱。固深明乎此。而區區以爲獻者。特在于果斷而不疑。力行而不怠。又必以誠意先焉。大學曰。欲治其國。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先修身正心。欲正其心。先誠其意。誠者。天之道也。臣願陛下正心誠意。造次不忘。終始惟一。董仲舒曰。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書稱湯德曰新。蓋欲常新而不蔽也。詩稱湯聖敬日躋。蓋聖欲有進而無已也。儻強勉而行之。則聖帝明王。異世同符。人自歸心。天自悔禍。天下不足治。四夷不足平。中興之業。不難致矣。願雖書生常談。無新奇可喜之論。而臣區區平昔篤信而可行者。不過如此。惟留神裁擇。天下幸甚。取進止。

應詔論事劄子

臣某今月二日。伏奉詔書。以卻敵之初。圖善後之計。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可悉條具來上者。仰惟陛下。體虞舜之達聰。邁成湯之好問。不聞遐邇。務聞至言。窺德意之所存。則中興之功。指日可俟。臣雖固陋不肖。疾病久衰。受恩至深。論報無所。敢不竭所聞以對。然言方盈庭。不當枝詞蔓說。廣援古今。以煩乙夜之觀。姑論利害之實。願留神裁擇。議者必謂敵人旣遁。當追奔逐北。恢復中原。以快宿憤。臣謂中原因可唾手而取也。倘一戰收復。而能保固其土地。阜安其民人。則善矣。得土地而未能保固。得民人而未能阜安。是自困之道也。明詔四事。臣以謂莫急于措置。措置苟當。則餘不足爲陛下道也。

蓋措置失宜。則不能守備。守備不固。則不能攻戰。攻戰不勝。則不能綏懷。去冬敵人長驅以抵淮甸。蓋以措置未能無失故也。夫防江不若防淮。防淮然後可以駐蹕建康。駐蹕建康然後可以經營中原。此緩急之序也。臣請言措置之大略。其一。措置軍旅。其二。措置軍食。何謂措置軍旅。神武中軍當專衛行在。而以餘軍分戍三路。一軍駐于淮東。一軍駐于淮西。一軍駐于鄂岳。或荆南擇要害之地以處之。使北至關輔。西抵川陝。血脈相通。號令相聞。唇齒輔車之勢。則自江而南。可以奠枕而臥也。然今之大將皆握重兵。貴極富溢。前無利祿之望。退無誅罰之憂。故朝廷之勢日削。兵將之權日重。而又爲大將者。萬一有稱病而賜罷。或卒然不諱。則所統之衆將安屬耶。臣謂宜拔擢麾下之將。使爲統制。每將不過五千。碁布三路。朝廷號令徑達其軍。分合使令悉由于朝廷。優假朝廷之權以用之。然後可以有爲也。何謂措置軍食。諸軍旣已分屯諸路。則所患者錢穀也。然所費多寡。在彼猶在此爾。則所患者轉輸也。然祖宗以來。每歲上供六百餘萬戶。悉出于東南。而轉輸未嘗以爲患也。今宜以兩浙之粟。專供行在。而江東之粟。以餉淮東。江西之粟。以餉淮西。荆湖之粟。以餉鄂岳。荆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輸將。而歸其餘于行在。錢帛亦然。恐未至于不足也。然自艱難以來。漕運之船悉歸漕司。仍與諸路各造一二百隻。專充轉餉。如有官司或諸軍拘留。則令漕臣州縣聞諸朝而痛懲之。諸軍錢糧旣無乏絕之患。然後特降詔書。戒飭諸將。申嚴紀律。不得秋毫侵擾州縣。以復業之民。戶口多寡。爲諸將殿最。歲終遣官覈實。而升黜之。則民得以還其鄉里。而田野日闢。生齒日滋。江北州縣有興復之期矣。如是措置旣定。候至防秋。復遣大臣爲之都督。使諸路之

兵進相援。退相保。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居則可以守備。進則可以攻戰。可以傳檄而定。僞齊可以折筮。而答強敵。可以保固其土地。而阜安其民人。綏懷之略。亦在是矣。然臣復有區區之愚。誠敢因清問之及。而冒貢一二。敵人之輕中國。尚矣。去秋之來。妄意車駕遠避。則大入江浙。如曩歲之易也。今旣挫衄。悵然而歸。後必不敢輕入。使其復來。計須悉兵舉國。以取必勝。是宜陛下留神于善後之策也。如前所陳措置大略。臣熟計之。猶爲未也。究其本原。則在陛下內修德而外修政耳。召公之告武王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惟修德可以服四夷也。周詩之頌宣王曰。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惟修政可以攘夷狄也。此皆書生常談。初無驚人可喜之論。然簡約易行。悠久見效。則未有此二端之爲要也。蓋所謂慎德。不過正心誠意。畏天愛民。儉于家。勤于邦。遠聲色。屏貨利。兢兢業業。凡可以累德者。無不戒也。持久不倦。盛德日新。四海愛戴。而不忍去。何患四夷不服乎。所謂修政。不過任賢使能。信賞必罰。任賢者。非止崇以爵位。苟知其賢。則一切信任。而不復致疑。使能者。不必信任。苟有一能。則隨其才分。俾盡其才。信賞以勸功。不以所喜而與之。必罰以治罪。不以所惡而奪之。以至抑權倖。裁冗濫。謹法度。興廉恥。凡可以害治者。無不去也。正朝廷而正四方。何患夷狄之不治乎。伏願陛下果斷而力行之。臣言狂瞽。不足以稱塞明詔。俯伏以俟。誅殛取進止。

乞吏部破格差注劄子

臣伏見吏部員多闕少。差注不行。蓋緣西北多係金人或盜賊殘破去處。士大夫惟欲官于東南。東南之

闕不足以給之。反有留滯失職之歎。而西北州縣。遂致久闕正官。職事曠廢。今取會到侍郎左選。見在部人四百九十員。而河東、河北、陝西、京東西、經使闕三百餘處。無人注授。則其他三選。亦可知也。臣愚欲乞將應殘破州縣。竝令吏部破格差注一次。候任滿日。與轉官資。以示勸獎。庶幾人有寸進之望。不辭險阻之勞。上無曠官。下無失職。如有可采。卽乞特降睿旨施行。取進止。

乞裁損買翎毛劄子

臣近準轉運司牒。福州備準戶工部符。提領軍器官申請。合用翎毛。依打造箭頭體例。令兩浙、江南東西、福建路。每州并大縣。各買四萬二千莖。小縣二萬九千四百莖。竝隨箭頭赴行在送納。臣契勘福州先準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打造箭頭。每月大縣一萬。小縣七千。每季赴行在送納。已遵依施行外。本州每月雖打箭鏃十萬五千隻。人力工料。可以督責取辦。不敢更有申陳。惟翎毛一事。則不獲已。須至奏稟。如福州十二縣內。大縣七。并本州。每月共買三十三萬六千莖。小縣五。每月買一十四萬七千莖。一月總計四十八萬三千莖。一年總計五百七十九萬六千莖。均大小一月約買四百萬莖。一歲近五千萬莖。緣翎毛惟鵝鴈可用。而兩浙、江東西等路出產。在本路惟漳、泉州稍稍有之。數亦不多。而鵝鴈之屬。福州又絕難得。民間或養一二鵝。已爲奇物。一鵝可用者纔十餘翎。本州一年買發五百七十餘萬。委是難以計置。昨紹興元年二月。朝廷拋買三十萬莖。限半年起發。爲非出產。具申都省。續蒙指揮。只買七萬五千莖。去年二月。亦拋買二十萬莖。是時臣多方措置。招邀漳、泉客販。增價收買。僅得數足。今則諸路州縣。皆有拋降。

而又數目浩瀚。無緣可得。竊恐有誤朝廷指準使用。他日雖黜責官吏。恐亦無益。欲望睿慈。詔有司裁損數目。行下出產州軍。寬限計置。庶幾可以辦集。臣備員一路。目見利害。不敢緘默。取進止。

貼黃

臣本路節次承準指揮。打造甲葉箭鏃。及變賣度牒。起發海船。製造戰艦。皆已遵稟施行。凡人力可辦者。不敢擇事。獨有月買翎毛。無從可辦。實恐有誤軍期使用。伏乞睿照。

臣契勘翎毛本不直錢。只曰官買。小人乘時射利。踊貴可駭。訪聞目今一莖已三十足錢。若科買民戶。則倍費騷擾。然亦卒無可納。必致枉加刑責。若置場依價和買。則亦枉費財用。兼會計諸四十州軍所買。一月無慮六七百萬。數目太多。恐卒使用不盡。當財用窘闕之際。高價收買。誠亦可惜。據本州作院供。鵝翎十八莖。可供弓箭十隻。今來所拋翎毛。比見大箭鏃數已倍多。兼體問得弩箭。神臂弓。神勁弓箭。皆可用鴨翎。併乞下軍器所相度施行。

乞安養宗室劄子

臣伏見自陛下巡幸東南。內外宗室。流落州縣。雖有存卹指揮。所得請給。或有或無。頗多失所。以至或寓旅邸。或在市廛。與民庶雜居。飲博鬪訟。不能自愛。誠可嗟憫。蓋緣待之未盡善也。契勘兩京舊有敦宗院。有屋宇以居。止有錢糧以贍養。有官吏以檢察。宗子各有統屬。稍獲安處。今來車駕駐蹕臨安。臣愚欲乞做兩京舊制。於兩浙東西路。各權置敦宗院。各就大郡。踏逐寺院。或官舍。擬截以充。每院差近。上有年德。

宗室一員知宗正司。置主管財用一員。兼知宗正丞。監門官兩員。取會諸州。以見今贍宗子錢米。盡數發赴財用所。按月支給。如不願入院。或往別州居住者。竝罷支錢米等。如合聖意。卽乞下有司討論條制。議酌施行。不惟使天支不至失所。亦漸就檢束。不至爲非。仰稱陛下惇敍之意。臣忝侍帷幄。假守近藩。目覩利害。不敢緘默。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論禁軍逃亡劄子

臣訪聞行在禁軍。近日頗有逃亡。數目不少。亦或將帶器甲前去。其本營寨避免責問。不敢盡時盡數申報。深屬不便。兼聞衆軍日逐食錢。幹辦部轄人減剋。乞取仍不卽時給散。因致逃亡。方陛下選將練兵。以圖中興。拊循士卒。廩賜優厚。惟恐失所。而小人冒利。使陛下實惠有所不及。竊恐逃亡不已。爲害甚大。欲望睿慈。詔三省密院。取會五軍。近日逃亡數目。內數多者。本寨將校以及統制。竝賜責降施行。所有今後減剋。乞取五軍食錢分文以上。竝以軍法從事。許人告說。所貴軍情少安。人思自効。其申報逃亡。不實不盡。亦乞嚴立法禁。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防秋士大夫求去劄子

臣聞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臣子無二義。忠孝無兩心。利害休戚。莫不同之。比年以來。紀綱墮壞。風俗彫薄。士大夫無奉公守節之誠。有全身遠害之計。一旦緩急。委君父而不顧。此靖康之末。可爲痛哭流涕者也。陛下踐阼。訓勅丁寧。德音屢下。固宜操心礪行。一洗

餘習而懷利後君其風未殄。比者防秋在期。方事備禦。而行在職事官。或求外任。或丐宮祠。或託故謁告。各欲便私而去。則國家何所賴于士大夫耶。夫以陛下不憚勤勞。冒犯寒暑。駐蹕淮甸。思濟艱難。而策名委質。享有祿位者。願宜戮力就死。各効所長。今乃纒涉秋冬。人自爲計。委君父而去之。原其心忠義安在。則緩急之際。賣國之利。可以灼見而不疑也。昔漢高祖起豐沛。與諸將間關戰鬥之中。以定漢業。至論功行賞。則曰。諸君獨以身從我。多者兩三人。惟蕭何舉宗數十人從我。功不可忘也。故蕭何之功。遂冠諸將。夫從高祖者。受上賞。則今日委陛下而去者。可置而不問耶。欲望聖慈。揭榜朝堂。明示飭戒。使士大夫徇公忘私。先義後利。協心盡節。以圖中興。庶幾紀綱稍振。風俗少變。上副陛下有爲之意。取進止。

又乞疾速講求防秋事務劄子

臣仰惟陛下修政事。練軍實。慨然有意于中興之盛。然今之最大且急者。莫過于軍政。本朝之兵。自童貫、高俅等壞之。而勸沮之法廢。驕惰之風成。出戍則亡。遇敵則潰。小則荷戈攘奪以逞。大則殺掠嬰城而叛。天下可用之兵無幾矣。唐史有云。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今日之勢。蓋幾于此。改弦易調。願可緩乎。伏觀建炎元年十一月。詔侍從以上。各具所見。攷古軍政可行于今者。條具以聞。逮今累月。未聞有所獻納。以副陛下大有爲之意者。今朝廷雖有置振華新軍指揮。議者尙慮招集選擇。未易充數。循習效尤。或蹈前轍。及所以給養之具。訓練之要。節制之方。亦當講求。臣竊過計。以謂防秋之期。止三數月。寸陰可惜。窮日力以圖之。尙恐不及。欲望睿慈。申嚴去冬之詔。或責以旬月。使

悉意開陳。或召至中書。給筆札條具。庶幾博採衆智。宜有可行。而陛下詔令。不至虛出。取進止。

又論大臣當講究防秋劄子

臣伏見陛下駐蹕建康。已四十日。敵師止于東平。防秋近在旬月。而經畫設施。未見端緒。中外憂恐。不知所出。近嘗頒降防秋之策。十有六條。人未以爲然。內外臣僚。駁論甚多。臣亦嘗條上其失。特蒙開納。未聞施行。而前日指揮。布在遠邇。擾而無補。恐必誤事。兼又江北未有措置。官吏兵民。莫不疑沮。以爲朝廷置之度外矣。臣竊惟今日。保有江南。宜圖萬全。一有蹉跌。覆水不救。非若前日維揚。尙有南渡之計也。訪聞大臣在政事堂。雖窮日力。頗亦困于文書之冗。賓客之勞。不得專意于經濟之務。蓋所謂文書者。多常行細事。所謂賓客者。率干求差遣。敝精神于無補。使其少休。僅容食息而已。豈復更有所經畫。日月逝矣。臣竊惜之。臣欲望睿慈。詔諭大臣。撥置常行文書。付之都司。或六曹長貳。一面行下。除授差遣。則更加攷覆。引用恬退之士。以息奔競。庶得凝神靜慮。思所以備禦之策。若之何而拒戰。若之何而固守。若之何而將士用命。若之何而資糧不乏。朝夕講究。以次施行。不然。則與去年秋冬。無以異也。昔漢王吉言于宣帝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于三代之隆。其務在于簿書期會。斷獄聽訟。非太平之基也。唐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勅尙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此皆前世之明法。又況今日艱難多故。尤當急所先務。惟陛下留神。天下幸甚。取進止。

又論江北知州防秋劄子

臣竊謂防秋之策莫先于江北而措置備禦莫急于郡守今去防秋纔一兩月淮甸之間郡守闕而未除者揚州黃州是也除而未到者光州之呂某壽春之張某楚州之劉某是也有耄昏而無能爲者蘄州王某是也有罷懦而不事事者無爲軍之王某是也欲乞睿慈將見闕去處早賜差除未到之人促令之任其日月已久計程未到者量加謫罷不可倚仗者別行選差庶幾秋冬不致誤事取進止

又應詔論防秋利害劄子

臣準本臺牒準尙書省劄子奉聖旨防秋在近朝廷雖已措畫尙慮未盡令行在侍從職事官條具利害實可施行事聞者臣伏視朝廷措畫防江利害止是江南一岸事宜臣以謂江北先爲之防然後江南可守何以言之江北諸州類經殘破無兵可用無糧可食他日敵至官吏遁逃則敵據城市修器械具船筏與我對壘磨以歲月爲患實大臣故曰江北先爲之防然後江南可守也然而江流綿遠南自荆南而至平江北自漢陽而至通泰當國家傷殘之餘兵有所不足力有所不逮而又高郵楚泗干戈未靜誠亦難矣今日之計當併力招捕淮南之寇一面措置防拓以爲限隔且示朝廷不以江北之地置度外也夫江流雖遠古人以謂猶人之一身皆可受病而備禦風寒不過數處蓋亦先其所急後其所緩耳使敵由襄陽荆南順流而來則南岸之兵及水軍戰船如今所畫足矣若由京東而來則當禦于楚泗若由京西而來則當禦于盧壽光濠以拒其衝次于蘄黃舒和以斷其渡此皆所急之地也仍各差兵將量給錢糧付

兩路制置使。同守倅監司。參以民兵。相地形之儉易。隨宜措置。務要明遠斥候。豫知敵情。然後在我之計可行矣。古之都江南者。豈專大江之險。而能卻敵哉。亦必有制勝之道。而強弱衆寡。蓋不論也。苻堅以百萬之師。而窺晉室。自謂投鞭于江。足斷其流。可謂強矣。晉令謝玄。兵纔八千。乃絕淝水。決戰而勝之。今使敵由京東西。淮南。爲南渡之計。則當效東晉之拒苻堅。然後爲得也。曹操入荊州。得船步兵數十萬。而下吳會。水陸俱進。可謂強矣。吳遣周瑜。纔精兵三萬。逆戰于赤壁。而勝之。今使敵由漢江。荆南。上流。爲南下之計。則當效孫權之拒曹操。然後爲得也。若止區區自守江岸。不爲進取之謀。竊恐未爲得策。又況敵人長技。惟恃鞍馬。彼捨鞍馬。從舟楫。已非所利。我以舟師禦之。則以我所易。攻彼所難。擊于上流。誠爲至計。若廬、壽、光、楚、泗、蘄、黃、舒、和。不能防遏。或不幸而渡江。則亦當急擊于中流。使不得濟。若其及岸。則勢力十倍矣。昔魏文帝以十餘萬衆。欲渡江。見波濤洶湧。而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歸。則江亦未易渡也。所可深慮者。將驕卒惰。望風畏怯。敵人未至。曳兵而走。則雖大江之險。亦不足恃也。今必上自御營使。下委制置使。督厲將士。三令五申。上下連接。左右應援。一有逃避。不問大小衆寡。必正軍法。然後此弊庶可去也。且以前日諸處郡守。或望風棄城。或開門投拜。皆當正典刑也。今雖至甚者。不過貶官二等。極止放罷。竊恐他日敵至。皆不復固守矣。前日所遣將帥。或不戰而遽返于中途。或無功而徘徊于他路。皆當正典刑也。今既置而不問。又從而超加爵秩。極于尊崇。竊恐他日遣將。亦不復拒戰矣。此在今日。最爲可憂。臣恐欲望陛下。詔諸路帥守。及防秋所遣將帥。諭以前日逃遁失守。逗遛無功之人。蓋緣朝廷已前號

令不明。失于申警。聊示寬恩。以責後效。自今以往。復蹈前轍。必誅無赦。亦復三令而五申之。庶使玩法廢職之人。有所警懼。防秋利害。莫大于此。狂愚之言。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乞疏決獄囚劄子

臣伏以國家自祖宗以來。哀矜庶獄。盛夏之月。必御便殿。疏決在京見禁罪人。以及三京。行之積年。未始或廢。比自金人俶擾。去歲陛下卽位于艱難之初。不及舉行人。雖不能無疑。猶以謂陛下龍飛。已肆大霽。或可暫罷。至如近日。暑氣漸隆。囚禁不少。祖宗令典。不宜廢闕。雖云鑾輿暫駐淮甸。而京師諸夏之本。已降詔聚糧。以圖還闕。德澤所先。宜不可後。伏望聖慈。檢會故事。施行綠大理寺獄。竝在行在。所有揚州。亦乞權依四京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論盜發本路監司帥臣不卽捕治劄子

臣伏以盜賊竊發。責之巡尉。巡尉不能制。責之守倅。守倅不能制。責之監司帥臣。監司帥臣又不能制。然後命將出師。以致天討。此祖宗以來。上下內外。維持治功。不易之理也。近緣金人釋騷。草竊時起。合黨嬰城。以逞其暴。巡尉守貳。或不能制。則監司帥臣之責也。而監司帥臣。往往陰拱坐視。一方之魚肉塗炭。而莫之恤。必待王師之至。然後敢前。則朝廷何所望于監司帥臣耶。近者秀州軍賊爲變。本路監司。固當帥先。統一路之兵。薄于城下。攻圍殄滅。借其未能。猶可以折姦鋒而備衝突也。殆踰旬月。大兵將至。而提刑王翽。尙留湖州。趙哲。尙留平江府界。上漕臣留杭州。無一人肯至秀州城下者。必待張俊大軍入境。而後

稍集。夫以秀賊纔四百餘人。而浙西八州。廂禁將兵。新舊弓手。無慮萬人。合從撲滅。直差易耳。而乃環視不進。若非陛下駐蹕在邇。出師遣將。捷于建瓴。豈不滋惡稔禍。養成大寇。以貽朝廷之深憂耶。蓋緣異時錢塘鎮江之寇。盡仰成于王師。而一時監司。皆置不問。遂乃玩習願望。以爲當然。臣恐他日六飛回馭。而江浙之間。復有警。則國家本根之地。一委之度外矣。日者建州之寇。亦以監司非人。涵養半年有餘。卒不能制。苟玩之弊。不可不懲。所有浙路監司等。不卽會合城下討滅秀賊之罪。伏望睿斷。特賜施行。不可謂賊已平蕩。而忘後來之患也。取進止。

毘陵集卷二

劄子

論淮西科率劄子

臣伏自陛下踐阼以來。詢求民瘼。德音屢下。丁寧惻怛。凡擾于民者。一切蠲罷。所以固結人心。而建中興之大業也。近復有臣僚上言。州縣于百姓戶下科率金銀錢米。已蒙聖慈。令監司按劾。重寘典刑。臣竊聞淮西提刑司。緣壽春府霍丘縣屯駐高武略人馬。公行文移于壽春府。廬光濠州。每人戶家業錢一千貫。逐人月納錢一貫米一石。前去霍丘縣送納。其小貼子云。如本縣不卽均敷。必定分撥高統制人馬于本縣駐劄。雖至小縣。亦令每月認定千緡千石。臣契勘今之家業及千緡者。僅有百畝之田。稅役之外。十口之家。未必餬口。今更使之歲別出錢一十二千。米一十二石。而送納腳剩之費。因緣乞取之弊。又在數外。理難供輸。供輸不前。必亡而爲盜矣。又況淮西數州。皆遭丁進及羣盜經過。民力已乏。而重困之。體國愛民者。固如是乎。初無朝旨。擅行科率。德音踵至。恬不爲念。奉法遵職者。固如是乎。且州縣科率。爲監司者。卽當奏劾。而躬自爲之。何以廉按一路。旣自知非法。慮州縣不從。乃欲移屯人馬以恐制之。又豈部使者所以待部屬之理也。欲乞聖慈。特賜究治施行。竊慮諸路更有似此去處。亦乞申嚴戒約。所有霍丘縣高

武略人馬。聞亦係招安賊徒。亦早賜措置分屯。庶幾不至姦吏因緣侵擾良民。而陛下之德意實惠。不爲虛文也。取進止。

又論淮西科率劄子

臣近親舒州太湖縣稅戶程繼亨等。經御史臺陳訴。稱本縣追喚勸諭。出備人夫錢糧材植。輒瓦等。赴州築城。今來舒州城基。東北兩壁。盡臨溪河沙壩之地。逐年山水泛漲。衝蕩不常。雖有古迹。半在溝浸之處。難以回互。設或成就。卽基址不堅。至春夏間。山水復泛。隨卽頽毀。所費浩大。實爲騷擾。具到畫一事件。內太湖一縣。總計費錢四十八萬八千餘貫。本縣自第一等至第四等人戶家業。止有四十九萬五千餘貫。今竭盡本縣人戶累世所積活業。僅能當上項所科之數。委是破蕩百姓家產。及自靖康元年以來。爲軍興之時。官司節次。于人戶名下。備貸錢銀糧斛。應分本縣弓手民兵戰馬。及諸處勤王兵馬經過。又經賊盜燒劫。人戶失業甚多。今來築城所費。以民間實直。約用錢三百五十萬七千餘貫。雖蒙朝廷給降度牒一百道。計二萬貫文。尙不及百分之一。其餘皆盡出民間。不惟人戶困乏。又盜賊未息。商旅阻隔。亦無人承買。緩急。官司催督。枉遭刑責等事。臣訪問舒州自軍興以來。累經科率。及賊盜經過。人戶至今未敢歸業。而修城之費。數倍他州。竭民之產。未必可成。又聞提刑司節次催督。未見毫髮之利。而害已不貲。設使竭民力以成之。未必有能守之人。可守之糧也。今據人戶所陳。欲望睿慈。委官體究詣實。或稍候人歸業。檢計實費。漸次修整。庶免騷擾離散之患。取進止。

又論軍期科率劄子

臣伏見州縣軍興以來。用度不繼。或緣修城。或緣犒賞。勸委人戶。各出錢米。迫以軍期。恐以軍法。莫敢稽緩。民力重困。雖朝廷禁約。三令五申。然一時之急。冒法趣辦。或不能免。故法令或有時而不行。加以州縣貪吏。誅求無藝。費出無節。以所哀率。謂不係省司錢物。收支不明。私自潤入。監司無由按察情弊。欲乞聖慈。申嚴舊法。如有緩急。收到軍期錢米。竝仰本州收附赤歷。分明支遣。知通書押結。轉監司所至取索。點檢驅磨。庶幾不至重斂困民。以稱陛下惠綏元元之意。取進止。

乞詔大臣講求政事之大者劄子

臣聞天下之勢。歷數脩短存乎天。強弱治亂。本乎政事。在天者不可爲。而政事之在人者。不可不勉也。竊惟國家承平之久。振古未有。而敵國之患。亦振古之所無。然而祖宗德澤之深。基本之固。歷數延洪。與天無極。陛下以神武纂承四方。延頸拭目。以觀中興。則內修外攘。在于因時設施。以隆不拔之勢。仰惟陛下憂勤仄席。日再御朝。而公卿羣臣。上體焦勞。廢休澣。窮日力。孜孜奉國。不爲不至矣。然未見赫然有所設施。以慰天下之望也。夫扶顛必期于正。持危必期于安。援天下之溺。必期于獲濟。固宜賢者盡其慮。智者竭其策。勇士奮其節。怯士勉其死。若乃遵常守故。濟濟相遜。而勞形怵心于簿書米鹽之間。臣恐未足以致太平也。恭聞太宗皇帝嘗謂大臣曰。卿等所奏簿書。乃是常事。惟時務不便。大須極言其失。又以在位諸臣自負才術。旣用之後。罕有悉心當事者。以責任大臣。今茲艱虞。聖哲馳騫。不遑之時。尤當愛惜寸陰。

以急先務。又況今春金人踐蹂京西。殘及陝右。意其秋冬之間。必大舉深入。汲汲爲備。猶恐不及也。臣願陛下詔執政大臣。惟以治軍旅。選將帥。嚴守禦。廣儲積。搜求人材。慰安人心。係政事之大者。專意講求。凡細微不急之務。付之都司六曹長貳。檢詳祖宗法令。處決行下。庶幾精神心術。不致煩勞。日力不致虛費。有以上助陛下大有爲之意。仰答太宗所以爲子孫無疆之圖也。漢王吉有云。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大臣。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計從。而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于三代之隆。務在簿書期會。聽斷訟獄。此非太平之基也。宣帝用是總覈庶政。以致中興。臣之區區。誠有望于今日。臣言狂瞽。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乞戒諭諸將劄子

臣近者具奏。乞豫爲備禦之計。頗蒙聖慈。特賜采納。今者伏聞敵兵遽入。復奪河南。驅率諸叛。分據要地。遠近驚駭。流竄失所。恭想深軫聖慮。臣不勝悚懼。當炎暑之際。未必長驅而深入。然無恃其不來可也。仰惟陛下神謀內斷。必無遺策。然朝廷所恃者。三大將之兵。使其協謀同力。則敵國雖強。豈能窺覷。然遠近之論。猶慮大將所見不一。或失其機會。今日之憂。無大于此者。臣本路鈐轄張琦者。頃在僞齊。踰年而歸。臣嘗詢攷彼國事宜。琦云。彼所謂四太子者。每見必問本朝曲折。嘗言本朝諸將不和。若興兵攻之。決不相救援。遂有輕視本朝之意。是知諸將協心。則破之必矣。欲望聖慈。特降親筆。授以成算。仍遣大臣諭旨。見可而進。不分彼此。務在破敵。雖地界之遠近。錢糧之有無。亦許相通。首尾應援。如常山之蛇。則以此衆戰。何往而不克矣。臣衰病不足以策大事。區區過計。實以國之休戚。大臣所同。故敢冒獻狂瞽。惟陛下裁

赦取進止。

聞車駕親征劄子

臣伏聞金人窺伺淮甸。遣將出兵。俟有警急。陛下親統六師。往臨大江。臣竊惟金人恃勝憑陵。爲日已久。陛下引避累年。練兵蓄銳。將士思奮。人百其勇。而又暫迂清蹕。親臨江滸。殆天心悔禍。恢復中原之時也。臣限以守藩。在遠不獲執勒。以扈屬車。瞻望行殿。神魂飛揚。伏望睿慈。上念祖宗社稷之重。俯察億兆愛戴之切。量敵制宜。以爲進退。時序尙嚴。竊恐蒙犯霜露。少勞聖躬。更乞次舍之間。益嚴衛養。六軍在行。所須或闕。願効區區犬馬之誠。敢不竭盡。圖報大恩。臣無任感泣之至。取進止。

乞訪復徽稱劄子

臣伏見自渡江以來。鬪籍散亡。祖宗諡號。有司不復省記。故于節朔祭享。止稱廟號。未具徽稱。于義未安。臣竊恐行在臣僚之家。或有收得祖宗諡號。乞從朝廷訪問。抄錄付太常。以稱陛下寅奉宗廟之意。取進止。

論守禦劄子

臣伏讀六月二十八日詔書。其略以謂隆祐太后以及六宮。前去江表。百司庶府。竝令從行。與二三謀臣宿將。士庶軍人。戮力備敵。進援中原。念社稷之與存。蹈鋒鏑而罔避。遠近感悅。以爲陛下志存社稷。先民後己。顛顛之望。遂得所屬。今則六宮百司。啓行半月。防秋之事。未甚就緒。而淮甸之間。兇渠未靖。貽將來

之憂。輦轂之下。人心動搖。無保聚之意。竊謂陛下欲移蹕以避其鋒。遠近憂疑。殊無固志。臣固知廟堂之議。未必然。然而士庶之情。不能戶曉。悠悠之談。牢不可破。蓋以但見江上守禦。未有措置。雖已點集民兵。恐不可恃也。建康城池。未甚深峻。雖已本府修治。恐不能成也。兼謂江北賊路。不一而足。杜充不能盡禦也。以此三者。便謂六飛不爲固守之計。前日之詔。恐成虛文。臣亦私憂備禦之策。亦有未至。今日已迫矣。姑舉其簡易可行者。願早爲之所。臣聞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日官兵微弱。盍亦大振起之。行在之兵。不計多少。宜于建康府城之外。以至江下。分置營寨。多設旗鼓。星列碁布。責之將領。拊循訓練。早晚教閱。使鉦鼓之聲。常聞于數百里外。仍又聞于虛寨。設疑兵以助聲勢。則大江之北。偵我有備。默銷姦謀。日遣御營使副一員。躬行按閱。事藝稍精。立加旌賞。小不如令。必正軍法。每旬日則陛下一親臨按閱。而又大賞罰之。則士氣激揚。人自賈勇。必有可用之實。豈惟先聲而已哉。所有沿江防拓。卽乞先用本州縣廂禁土軍弓手。如或不足。則益以民兵。庶不專恃不教之民。以捍方熾之鋒也。所有建康府修築城壁樓櫓。卽乞暫那諸軍。併力修治。責以旬日畢工。庶不以輦轂之重。而同州縣之役也。如此則行在軍民。必有爲陛下效死弗去之意。如有緩急。徐爲進退。然而所向之方。亦當豫定。以防襲逐之患。尤所不可忽者。今日之事。大且急。無以加此。其他瑣瑣。皆不足爲陛下道。如有可采。卽乞睿斷。早賜施行。取進止。

論守禦劄子

臣伏見陛下上念宗社之重。遠懷二聖母后。思還京都。形之詔音。中外感悅。然而西京未靜。糧餽未充。千

乘萬騎難遽啓行。而防秋之期。纔一兩月。秋高馬肥。長驅深入。其控扼之地。其守禦之方。所當聚兵。所當積粟。蓋非一途。雖廟謨密議。未易測知。而臣區區之私憂。不能自己。日夜念慮。敢復貢其狂瞽之說。臣聞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況金人之燄尙熾。有必來必攻之理。則爲備可少緩乎。臣竊謂其來乞淮甸。凡有四路。其中路自兩京趨東京。沿汴河。由天長以來。則衆人常行之路。凡一千七百八十里。可以控扼守禦者。南京、宿、泗、天長軍是也。其一東路。自滄濱趨京東。由淮揚軍。絕淮入楚州而來。則自北直南大路。凡一千九百里。可以控扼守禦者。青、沂、淮、揚、楚州是也。其一西路。自西京趨潁昌、蔡州、順昌府、廬、潞、眞州而來。則自西北而至東南。凡一千八百一十五里。可以控扼守禦者。順昌、廬、潞、眞州是也。其一上流自西京、潁昌、唐州。至于襄陽。凡一千一十里。絕襄江而至荆南。則一千二百九十五里。自西京、潁昌、蔡、光州。而至黃州。則一千三百六十里。皆可沿江順流而下。可以控扼守禦者。襄陽、荆南、江之北。則漢陽、黃、蘄、和、潞、眞州、江之南。則岳、鄂、興、國、江、池、太平州是也。四路之中。又有要害之地。中路則泗州據淮。天長據險。爲可禦。東路則青州據穆陵關。楚州據淮陰。爲可禦。西路則廬、壽、爲可禦。上流則襄陽、荆南、蘄、黃。爲可禦。不幸順流而下。則沿江諸州。各據地利以臨之。合從共禦。庶乎其可也。然當今之勢。欲控扼守禦。則無人。欲聚兵積粟。則無財。仰給漕計不足。橫取民力。而民力已困。然亦豈以此而坐待其至耶。伏望陛下詔諭大臣。取四路守倅帥臣。銓擇能否。易其尤不才者。然後于要害之郡。各賜緡錢。視大小爲等差。責之募戰士。責之儲芻粟。責之繕甲兵。使明斥堠。公賞罰。進相援。退相保。陛

下親降手詔。委曲鑄諭。許以便宜。使之夙夜盡力捍蔽。效死弗辭。如俟緩急。臨時指揮。決難辦集。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伏願陛下思惜寸陰之義。而早圖之。天下幸甚。取進止。

再論守禦并乞豫措置六宮百司府庫劄子

臣恭惟陛下時巡四方。駐蹕淮甸。還闕之意。屢形詔音。然而鞏洛未清。糧儲未廣。兵力未強。國勢未振。雖遣馬慎。應援河北。竊恐烏合之衆。未必其有功。雖遣信使。相繼祈請。竊恐敵人之心。未必其退聽。臣昨論奏四路防秋。擇其險阨。以備守禦。然猶恐兵民之心。望風畏怯。亦未必其能截然堅守。以爲捍蔽也。又況揚州四達之衝。城不若京都之高厚。池不若京都之深廣。旁無高山大河之阻。近無強藩重鎮之援。而六宮在行。百司扈蹕。以至府庫倉糴。輜重甚多。動靜之間。利害相絕。設或一旦有意外之警。前禦強敵。後逼大江。臣恐良平之謀。賁育之勇。或無以善其後。欲望睿慈。詔督四路帥守監司。措置把隘事宜。條具以聞。鑄諭切責。使之合從連衡。扼其要害。遏其奔衝。不止爲嬰城自守之計。然後稍可恃也。仍詔大臣審度事機。如六宮百司。與夫府庫之積。豫行區處。以圖萬全。而陛下與羣臣。專俟守禦。徐爲後圖。則進退周旋。庶幾簡易而不煩。從容而不迫矣。臣愚戇不足以策大事。惟陛下留神。天下幸甚。取進止。

應詔論備禦劄子

臣準御史臺承都省劄子。臣僚上言。邊事未寧。乞大詢衆庶。備禦之策。奉聖旨。行在職事官。具所見聞奏者。臣竊以金人自去冬以來。破瀆。濮。德。魏。側聞游騎。又干濟。鄆。未有退師之期。聖心焦勞。主憂臣辱。敢不

自竭圖裨補于萬分。臣觀今日強弱之勢，理難與之決。一旦之勝負，雖已遣范瓊、韓世忠會師東北，固已盡國之勢力，以事備禦，不過如此矣。然謂二將之兵，可恃以無恐，則非臣所敢聞也。是宜廣詢計策，以圖萬全。臣竊謂今日莫先于建斥堠，使平安警急之報，速聞于朝廷。昔三國時，烽火一夕行于萬里，而前日北京失守，二十餘日而後知之。臣謂更宜措置探報，使之速聞，然後在我之計，可得而用也。今日之計，有二而已。一曰防淮，一曰渡江。然二者固有利害。臣試爲陛下陳之。何謂防淮利害？使敵由常道而來，則可防者有三：自南京、宿州而來，則泗州爲可防；自東平、青沂、入海州而來，則楚州爲可防；自青沂、入淮、揚而來，則楚之淮陰爲可防。三路皆須渡淮，則凡淮北舟船，盡拘留淮南。我屯重兵據地利臨之，敵未必能遽渡。而淮、揚可以苟安。此防淮之利也。然而有三患焉：一則我師惰驕，勇于私鬪，而怯于公戰，久矣。萬一敵騎抵淮，則望旌旗而變色，聞鉦鼓而失聲，其不潰散者幾希，而勝敗蓋不論也。則今日之防淮，猶向日之防河矣。此一患也。二則淮、北舟船不能盡收，斬木繫筏，亦或能渡。此一患也。三則彼或偵知有備，出吾不意，由間道而來，或以精銳先絕吾渡江之路，則坐受危困。此三患也。何謂渡江利害？大約三倍于河，而五倍于淮。金人之所不測，而勞師襲遠，又非其利。我宿重兵于建業、鎮江，亦據地利以臨之，則敵未必能遽來。此渡江之利也。然亦有三患焉：一則鑾輿南巡，去中原益遠，而中原之民，易以動搖。此一患也。二則行在之兵，多西人也，未必樂于南去，恐或肘腋生意外之事。此二患也。三則行在之兵不多，鑾輿旣動，則必宿兵于淮上，亦必宿兵于揚州，又必有扈蹕而行者，兵分勢弱，一有緩急，何以禦敵。此三患也。惟其利害

相形。故搢紳之論。遂不能決。若爲保守中原之計。而幸其不至。則防淮之策爲得也。若爲宗廟社稷之計。而出于萬全。則渡江之策爲得也。今權輕重之宜。緩急之勢。而不得已。則姑爲南渡之計。庶乎其可也。然而所謂三患。不可不豫爲之謀。當權輕重緩急。別擇重帥。鎮守維揚。則中原動搖。未足憂也。先詔諸將。以利害禍福強弱之說。徧諭將士。使上下之情通。然後啓行。則西兵不樂。非所憂也。建業鎮江。亦各擇重帥。使當一面。則兵分勢弱。亦非所憂也。今渡江以圖萬全。非捨淮而不防也。特以淮不可恃而已。若止防淮。而不爲渡江之計。則不可。蓋或淮不能遏。猝有三患。亦不免于避地。將見爭舟競渡。而指可掬矣。又況千艘相銜。出入兩閘。度非數日。不能盡。若加促迫。必使畢于朝夕之間。亦恐舟未脫。而漕河涸矣。則所謂渡江。亦非倉猝所能辦也。欲望睿慈。詔大臣將帥。豫行區處。渡江利害。使之盡善。以俟探報。臣故曰探報速聞。然後在我之計。可得而用也。或謂彼能渡淮。則亦能渡江矣。臣以爲不然。昔魏文帝以十餘萬衆欲渡江。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歸。則金人未必能遽渡。理恐然也。〔案〕此下有闕文。

乞以大河州軍爲藩鎮劄子

臣伏見昨者車駕倉猝南渡。駐蹕錢塘。席未及暖。又遭肘腋之變。天人協佑。陛下復正大位。蓋勵精以圖中興之時。然越在江南。地勢褊狹。脫或一騎絕江而南。則立致顛沛。今宜汲汲措置。以期萬全。防秋之期。不遠兩三月間。忠臣義士。所爲寒心。伏見向來被寇州郡。往往堅守。近則一兩月。遠至數月。或至踰年而不能下。比年敵兵不至則已。至則不過三數日。輒破一郡。又或望風棄城。或開門投拜。未嘗接刃。取如拾

遺此在今日。最爲可憂。臣以爲與其委城于敵。不如委之于守帥。今乞將大河州軍。竝做唐藩鎮。慎擇守帥。而土地人民。一以付之。許一切便宜從事。凡經畫財賦。廢置官屬。治兵調法。皆得自便。使之捍禦外寇。屏蔽中原。如敵騎侵軼。而能殺敵退師。固守無虞。則許世襲其地。庶幾人自爲戰。中原可得而保也。以至近裏州軍。見爲番人所占據之處。能進兵克復者。亦乞準此。若或因其退師。罔冒功賞。卽乞朝廷嚴立罪賞施行。所有沿江。凡可渡處。皆築堡壘。量屯人兵。使旌旗相望。鉦鼓相聞。仍遣大將一員。先爲防淮。次爲保江之計。〔案〕此下有闕文。

上殿論三奉使劄子

臣伏見朝廷決策用兵。財用爲急。經賦之外。薄有所斂。以權一時之宜。固非得已。已無復有異議也。伏覩近降指揮。帥守諸司。量留本處經費外。盡數起發。爲州縣監司者。亦無敢不自竭。以効臣子之忠也。又覩近降指揮。江浙、湖南、福建、州縣。以田畝計。自一等以至五等。每畝約錢一百文足。州縣吏亦無敢稽違。以赴公家之急也。取經費之餘。則在官之財。固無所遺矣。收田畝之賦。則在私之財。亦無所遺矣。如是所得。宜亦不少。又聞遣三奉使。分路剗刷。遠近之人。似未能無疑也。竊聞奉使所刷。亦不過備坐前降指揮。督責經費之餘。田畝之賦。及催起其他上供之物而已。田畝上供。已有定數。責在有司。且知爲軍期所須。亦無敢稽留以誤國計。恐不必奉使剗刷而後辦也。若乃經費之餘。帥守監司。各欲自竭。以効奉上之意。奉使者一旦奄有以爲己功。已于人情有所未安。而又所至未必盡得財賦之實。過之者。或竭澤以妨支費。

不及者。或漏網以致欺隱。恐不若責之帥守監司。使自起發之爲便也。儻或州縣已自起發。而使者無以藉手。則必不肯。但已將必拘收積欠。與夫久陷不可催之虛數。以塞責。非使者之過。亦其職使之然也。將來朝廷指準起發支用。則州縣受弊。不可勝言矣。使上天悔禍。讎敵卽滅。雖賦斂過厚。誰復有辭。萬一逋誅。少延歲月。則軍賞所資。尙須講求。夫天下之財。不藏于公。則藏于私。故善富國者。藏之于民。儻有遺餘。藏之公所。以爲後日萬一之計。此策之得也。臣愚以謂奉行三使。可以寢罷。止令朝省移文催督。實爲利便。俟其稽遠。則黜責官吏一二。以爲勸戒足矣。臣愚狂瞽。偶有所見。不敢緘默。惟陛下斷而行之。取進止。

進編類建炎時政劄子

臣準尙書省劄子。節文建炎元年五月以後時政記。未曾編錄。奉聖旨。自建炎元年五月一日以後。至建炎四年四月一日以前。各令元宰執省記劄送臣者。臣昨于建炎三年九月八日。車駕幸平江府。蒙恩除同簽書樞密院事。今自當日以後。省記編類。繕寫成兩冊。謹隨劄子上進。伏望睿慈。降付史館。取進止。

乞支軍糧劄子

臣契勘洪州官兵糧俸米。每月支六千石。一年計七萬二千石。常年蒙朝廷于上供米內。取撥二萬石。應副支遣。緣自紹興八年正月十八日。指揮受納苗米。不許收耗。本州奉行。不敢違慢。頓減米三萬四千餘石。計缺米五萬二千餘石。自臣到任。亦蒙朝廷體念急缺。三次指揮。支撥三萬石。雖所欠尙多。不敢紊煩朝廷。止從本州擘畫收糴。那移借兌。僅能卒歲。又以去年旱傷。檢放苗米。僅六萬石。所有官兵糧俸米。竝

未有支準。若不求于朝廷。必致誤事。伏望體念減放耗米之後。加以旱傷。檢會年例。特與支撥三五萬石。應副急缺。

乞除豁上供充軍糧劄子

臣伏觀近降赦書一項。訪問諸路州軍常稅斛斗。轉運使盡將支撥。應付別用。無以充本處軍糧。卻于受納稅斛之時。大量出剩。準作軍糧指使。仰今後措置。樁出本處軍糧。卽不得別將他用。竊詳朝廷之意。惟恐斂之于民。德意寬厚。黎元欣戴。臣今略計江西一路十一州軍。秋苗舊額一百六十餘萬石。上供年額一百二十六萬餘石。起發之外。有三十餘萬石。以爲州縣歲計支用。自經兵火以來。人民凋散。田畝荒蕪。諸縣各有倚闕。稅賦所納。苗米僅能了足。上供無復少有贏餘。經常之費。惟仰加耗。紹興七年閏十月十四日。指揮江東西受納人戶稅租。收納耗米。每斛加一升。舊例不同處。依舊一路收耗。通不及一萬石。州縣軍兵。張口待哺。官吏仰祿。不可欠闕。是其所入頓減。而所費仍在。倉廩空匱。何所從出。所用之數。復取于民。不過巧爲名目。陰肆箕斂。名雖蠲減。而實未嘗減也。緣本路苗米。樁辦上供。尙懼不足。亦何暇支撥別將他用。欲乞特降指揮。下轉運使。將江西諸州軍逐年贍養官兵經常之費。會計實數。于當年苗米內支撥應付。其上供歲額。對數除豁。如敢加數支破。重寘典憲。庶幾實惠及民。以稱陛下至誠惻怛之意。所加赦恩。不爲文具。取進止。

論大食故臨國進奉劄子

本部準尙書省劄子。節文據廣南市舶司奏。近據大食故臨國進奉人使蒲亞里等狀申。奉本國蕃首。遣齋表章。眞珠、犀牙、乳香、龍涎、珊瑚、梔子、玻璃等物。前來進奉。七月十六日。三省樞密院奉聖旨。眞珠等物。令市舶司估價回答。其龍涎、珊瑚、梔子、玻璃、津發赴行在。劄付本部施行。臣契勘自來舶客。利于分受回劄。誘致蕃商。冒稱蕃長姓名。前來進奉朝廷。止憑人使所持表奏。無從驗實。又其所貢。多無用之物。賜答之費。數倍所得。臣竊以謂方朝廷汲汲于自治之時。而又陛下躬履儉素。珍奇之物。亦復何用。所有今來大食故臨國進奉。伏望聖慈。令廣州諭旨卻之。以示聖明不寶遠物。以格遠人之意。兼免財用之侵蝕。道路之勞費。仍乞自今諸國。似此稱貢者。竝令帥司諭遣。庶幾漸省無益之事。取進止。

毘陵集卷三

劄子

論幸蜀劄子

臣觀今天下之勢。猶人之久病。脈理微弱。氣息僅存。將力攻而峻補之。則變生意外。而善醫者。不過調適其寒溫。滋養其血氣。絕其風邪所入之源。徐俟氣息稍平。脈理稍壯。可勝藥石。則從而治之。然後爲得。側聞道路之言。以謂陛下將幸西蜀。遠近震駭。未審誰爲陛下畫此計者。萬有一出于此。則無異疾病危懼。而復朝補而暮下之。豈不殆哉。臣旣風聞。不敢循默。若候已降。指揮則過在朝廷。臣雖力言。恐或無益。故于未行。願爲陛下畢其說。伏自天降禍虐。二聖播越。九族遷徙。祖宗二百年之基業。四方億兆之所屬望者。陛下一人而已。非出萬全。豈可輕動。冒險遠狩。于義未安。一不可也。陛下駐蹕江左。去蜀萬里。將泝大江。取夔峽而行。則風濤之險可虞。將由漢上取金房而行。則盜賊之警未靖。二不可也。五軍將士。禁衛班直。扈從久勞。人思息肩。一旦復爲萬里之行。跋涉險遠。必生肘腋之變。三不可也。淮南西漢上。數經剽攘。因以饑饉。穀價騰踊。州縣空虛。屬車經由。供億難辦。四不可也。東南今爲國家根本之地。陛下旣已遠適。則姦雄必生窺伺之意。則是舉根本之地而棄之。而敵人之暴。尙未論也。五不可也。借無姦雄。輒生窺伺。

而苗傅、劉正彥竄身東走，未知所止。彼知六飛之西，則必擣江、浙之虛，以逞其暴。六不可也。議者必謂蜀中險固可守，臣以謂昔以劉備之才，用諸葛亮之佐，僅保區區之蜀，卒不能復中原尺寸之地，尤而效之，未見其利。七不可也。今日將士多陝西之人，往往或勸陛下爲此行，以蜀近關、陝可圖，西歸此不過將士自爲計耳，非爲陛下與國家計也。他日抵蜀，潰散而歸，豈不危甚。八不可也。國勢稍弱，士卒驕惰，各將家屬以自隨，北自鎮江，西至金陵，纔三程之近，坦夷之途，偶值雨淖，疾病疲羸，跬步千里，愁歎咨怨，相繼于道。若更冒險遠，不卽生變，決致攜離。九不可也。或謂幸蜀之議，朝論祕密，臣以謂巡幸大事，實繫安危，固當博采羣情，詢究利害，非猶兵事邊機，當尙神密。此必獻議者亦慮難行，欲售其說，豫防人言。十不可也。凡此十者，利害明甚，以陛下英睿，豈不盡知。但恐陛下急于救焚拯溺，不憚險阻，姑從其言，如宗廟社稷，天下蒼生，何儻無此議，而流言播聞，亦願陛下亟降德音，止絕浮議，天下幸甚。

乞捕飛蝗劄子

臣開京東、京西飛蝗爲災，上至京師，下及淮甸，遠邇憂懼，恐失有秋。蓋以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其殺傷之怨，薄陰陽之和也。昔周宣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以致中興。天意若警陛下，以隆中興之政，恭聞溘化。三年六月，飛蝗蔽天，徑西南而去。太宗皇帝謂宰相曰：必恐害及田稼。朕憂心如擣，亟令人馳詣所集處視之。是夕大雨尺餘，蝗盡殫。慶歷四年六月，仁宗皇帝謂輔臣曰：方歲旱而飛蝗滋甚，百姓何罪。朕默禱上帝，願歸咎于朕躬。章得象對曰：臣不能輔理宣化，以致災孽，而貽陛下憂。今聖言及此，必有上通天意。

之應。伏望聖慈。仰體祖宗之德。下憫元元之災。勝妖以德。以弭天變。仍勅逐處監司守令。檢詳條令。併力撲除。儻不失有年。庶幾軍興之時。國用民食。不至甚困。天下幸甚。取進止。

措置魔賊劄子

臣近準三省樞密院劄子。以宣州涇縣魔賊事。奉聖旨。提刑司每月奏竝無魔賊。顯是不實。令臣取問。因依。仍措置聞奏者。臣已卽時行下提刑司取問。及排日催督。未見回報外。所有措置一節。須至奏稟。臣竊見喫菜事魔。前後法禁。告捕罪賞。委曲詳盡。不可復加。然而所在州軍。未能盡革者。蓋緣田野之間。深山窮谷。肉食者少。往往止喫蔬菜。至于事魔之跡。則詭祕難察。以故事未發作。則無非平民。州縣雖欲根治。卻慮未必得實。別致騷擾生事。因循涵養。日復一日。及一旦作過。則連鄉接村。動至千百。必待討殺而後定。州縣所以不能禁止于未然也。臣今略措置如後。

一、喫菜事魔。首有師授。要須絕其本根。則餘黨自然消散。今宣州涇縣根勘魔賊。臣卽時行下。令根問要見當來傳授魔法之人。今據宣州申根勘得周二等供通愈一。當來係傳授饒州張大翁喫菜。臣已節次行下饒州根捉。將大翁根勘施行外。更乞從朝廷催督施行。

一、訪問近年鄉村。有昏夜聚首素食。名曰夜齋。契勘僧俗齋飯。當在晨朝。今以夜會。則與夜聚曉散。不甚相遠。臣已散榜行下本路州縣鄉村禁止外。更乞朝廷卽下諸路施行。所有印榜。連黏在前。伏乞睿照。

一、據宣州駐劄副總管王俊申。宣州所獲魔賊。斷遣了當。臣已開具姓名及刑名。鏤版出榜。下本路州縣

鄉村曉諭。庶使愚民稍知畏戢。所有印榜連黏在前。伏乞睿照。

論措置虔賊劄子

臣伏見朝廷連年發遣兵將討蕩虔賊。宜其稍有懲艾。漸安隴畝。近乃復有鍾十四、郭四閑等嘯聚于瑞金、會昌之間。往來福州、廣東、境上。江西、福建、帥司各已遣兵措置。竊緣虔州諸邑之民。素名兇悍。小有嫌怨。便相讎敵。加以兵火之後。流離失業。民心易搖。其間雖有善良。既被侵迫。無以自存。勢不得已。因而從之。遂致闔境之內。鮮有良民。而又虔之爲郡。介于閩、廣、江西三路之間。地形險阻。山林深密。賊知官兵之至。則雲散鳥沒。無由追襲。官兵一退。則又復嘯聚。故得遷延歲月。而汀、梅諸郡。歲被侵擾。三路備禦。未有休息之期。今若必欲勦除淨盡。則不惟淹久。老師費財。亦恐其間濫及無辜。有傷仁政。若因循不治。又恐久益滋蔓。愈見難圖。臣愚欲乞密下江西帥司。乘岳飛未回朝廷。及大兵見在三路界首。凡盜賊所在。如可討捕。則合兵併力。蕩平如或四散藏伏。勢難追捕。及緣失業嘯聚。非其本意者。竝許從宜招收。仍將應于境內。曾爲頭領人。補以名目。遣隨大軍使喚。契勘昨來韓世忠宣撫福建。應招安到盜賊首領。並隨軍前去。故一路至今安帖。然後朝廷責委守臣。還定安集。凡便民利物之事。皆許條具施行。庶幾一二年間。稍易其俗。則三路之民。得以安業。上副陛下綏惠遠方之意。

貼黃

所有劄子措置捕招虔賊次第。如或可采。卽乞從朝廷劄下江南西路帥司。與見今江西統兵官相度。

施行。

措置江西善後劄子

臣蒙恩備員帥閫。屬江西諸郡。久困盜賊。臣仰奉聖訓。夙夜自勉。願無他才能。可以自効。惟是竭誠盡公。推行德意。申嚴賞罰。上賴陛下威德所臨。向來羣寇。次第掃滅。十一州軍人。粗獲奠居。雖吉州等處。時有一二十人。至三五十人。乘夜劫盜。一兩家財物。尋亦不住。捕獲不足。上煩聖慮。外臣有管見。不敢緘默。臣契勘本路盜賊。雖由風俗獷悍。亦緣軍興之後。編戶死于兵火。田廬變爲丘墟。復業之餘。民無幾。賦稅之舊籍散亡。省記出于臨時。而縣官不能覈實。費出多于平日。而貪吏竝緣爲姦。掊剋實煩。人窮思盜。所以十餘年間。不得休息。臣固不敢以目前粗定。便爲永寧。又況今秋旱傷。因以饑饉。深慮向去盜賊復生。遂選委屬官。徧行都邑。延見父老。詢窮利害。仍令十一州軍守令。條畫消弭盜賊善後之策。往往皆謂州縣所入。不償所出。蓋以著業之民。纔三之一。所耕之地。亦復如之。而上供軍糧和糴等米。月椿準衣等錢。和買絹軍器物料之類。多是平日所無。大半罄空經盡。不過催理積欠。暗收苗耗。頭會箕斂。以塞責。而民不勝其弊矣。求其無盜。不可得也。臣固知朝廷財用不足。理難減免。又復維念江西之盜。久貽宵旰之憂。非他路比。宜權利害輕重。有所罷行。若不乘此衰息之時。少損經常之賦。以寬民力。則盜賊根本。未能盡除。謹以一路官吏士庶所陳利害。擇其可行者。昧死以聞。若下省部勘當。則有司出納之吝。必不肯爲一路分朝廷建悠久之計也。伏望聖慈。斷而行之。今開具于後。

一、民間積欠賦稅，多是逃絕死亡，及貧民下戶，如逃絕死亡，則取辦于稅長保正，貧民下戶，則不勝箠撻，亦逃亡而後已。臣契勘紹興五年分積欠，已有紹興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指揮除放外，今欲乞將本路紹興六年分見欠稅租和買，特與蠲放。

小貼子

紹興七年七月二十五日聖旨，諸路州縣民戶，見欠紹興五年以前稅賦，竝與除放。

一、和買絹名爲俵本，實與賦稅一同，雖有剋除本錢指揮，止十之一，民間輸納，猶爲費力。近年盜賊縱橫，民不安居，蠶桑之家，往往廢業。本路人戶，皆于他路收買輸納，更有頭子市例，朱墨勘合，腳乘之費，及有不中退換，則費用尤多。民間尤以爲害，今欲將本路和買絹量與減免，候三二年盜賊寧息，別聽指揮。

一、本路收買軍器物料起發，數目浩瀚，臣竊見自軍興以來，軍器所與諸路作院所造軍器，十餘年間，數目不少，降付諸軍，及諸軍又自諸降錢物製造，各已備足，極有寬剩，今欲乞將本路軍器物料，權住收買三年內牛皮筋角，諸州拘收到，自合起發。

小貼子

紹興八年九月二十七日，樞密院劄子。節文奉聖旨，數內江西，今將紹興九年分本路十一州軍合起

歲額上供軍器下項物料，徑赴轉運司交納，發赴岳飛軍自造軍器，鐵甲葉六十九萬九千四百三十八片，牛角六千三百三十四隻，生黃牛皮九千一百八十三張，牛筋四千一十斤一十二兩，生羊皮一

萬八千三百九十二張三十一尺三寸五分。箭筈一十八萬四千七百九十四隻。翎毛五十一萬二千九百八十二堵。各長四寸八分。條鐵七千六百九十四斤一十三兩一錢二分。

一、本路旱傷。米價目今已騰踊。冬春之間。必致饑饉。今年戶部拋下轉運司和糴米二十五萬石。依年例亦係勸誘均敷人戶入中。今欲乞權罷本路今年和糴。

一、本路應副準衣討十萬九千餘匹。又爲虔州南安軍不產紬絹。亦是餘州應副兩處官兵衣賜。謂之虔南紬絹。今南安軍已不起發外。虔州紬絹絲係吉州臨江興國。應副各合夏稅紬絹。裝發不足。以官錢收買湊數。兵火之後。正稅既已不登。舊額官錢又已盡充月椿。遂至無從起發。紹興二年。轉運司遂令于人戶均敷。每匹折夏稅腳錢六百一十七文。是年行之一路。騷然。次年。戶部申明不許科率。諸州申乞蠲免。則戶部又稱朝廷椿充歲額。難議施行。自後催科不前。往往拖欠。戶部轉運司督責州縣。散遣官吏追呼。騷擾百姓。無可輸納。不免逐時行賂展限。民間受弊。不可勝言。轉爲盜賊。宜無足怪。而起發之數。曾不及半。臣今欲乞將虔州細絹。行令諸司依舊認發外。其餘準衣權罷三二年。應舊來拖欠。悉與蠲除。免致州縣舉催。以資胥吏之利。除已具申尙書省外。伏乞睿照施行。

一、伏見祖宗以來。捕盜之法。下有保伍。上有巡尉。一夫犯盜。責在保伍。一盜不獲。罪加巡尉。本路自兵火以來。法令廢弛。保伍有名而無實。巡尉有賞而無罰。盜賊所以滋蔓。而至于難圖也。竊發之初。計議結集。不過三二人。保伍巡尉。皆可唾手而縛也。保伍既不加察。巡尉又不卽捕。嘯聚遂至猖獗。卒遣發大軍招

捕招捕之後。保伍巡尉所以縱盜之罪。未嘗治也。今欲乞申嚴保伍巡尉之法。仍令每縣置籍。抄上被盜之家與歲月。捕獲則朱書其下。通判季點。提刑按察。歲終委帥司取索。攷覈盜發已獲未獲之數。量其多寡遲速而賞罰之。

貼黃

臣所具前項畫一外。又有諸州軍糧。自罷收耗米之後。無所從出。已嘗具奏乞對上供之數。并本路諸州月椿。各係立額。後來多有不可收椿錢數。見蒙朝廷取會。竝乞早賜檢會施行。

論措置民兵利害劄子

臣伏觀近降聖旨。措置民兵。蓋亦寓兵于農之遺意。臣輒有管見利害。條具如後。

一、據戶下有地土五頃以下三頃以上。選一名。每五頃加一名。臣竊謂兼并之家。物業不一。或有邸店房廊。或有營運鈔物。初無田畝。坐役鄉里。似太優幸。理屬未均。臣愚欲乞于人戶田畝不及一兵者。每加家業一千貫以上。出一兵。無佃客聽募。應格人充。每一千貫加一名。亦準田畝分數。量免屋稅內。經殘破州縣。房廊鈔物。委遭焚掠者。有司驗實蠲免。

一、土地肥瘦不同。以中等田爲準。臣竊謂土地不同。或相殊絕。如山阪斥鹵。與夫魚鼈之地。有捐以與人。人莫肯售者。貧民下戶。坐納稅租者。蓋不少也。比之良田。百不當一。州縣以戶下頃畝數多。必須準以中田。強之爲兵。則下戶重困矣。臣愚欲乞竝以戶下田畝爲數。如係山阪斥鹵魚鼈之地。不堪耕種者。不得

計數。

一、據戶下地主選擇。年二十以上。四十以下。堪任教習武藝民兵。臣竊謂中上之戶。稍有衣食。卽讀書應舉。或入學校。設令一家三人。皆應格法。有田一十五頃。則皆當籍而爲兵矣。又或父母老疾。無人侍養。則于人情未安。或人材孱弱。不任武藝。則亦不適于用。別無許令佃客充應之法。臣愚欲乞令應舉終場。父母老疾。人材孱弱者。許令保任佃客充應。

一、每選一名。與免本戶一頃田。上夏秋二稅。并支移折變。臣竊謂支移折變。止爲一頃田數。則旣免二稅。自無支移折變之物。若併本戶支移折變。則害必及于下戶。蓋有田三五頃者。多係上戶。上戶免支移折變。則州縣所須支移折變之物。必取辦于下戶矣。臣愚欲乞止免一頃田上兩稅。或更量加田畝以上。如有可采。伏望特降睿旨施行。取進止。

乞屯兵江州劄子

臣今月二十九日酉時。據江州申承。以北官司次第關報。五月十三日。有金人軍馬入東京。契勘本州。係江西一帶衝要門戶。兼對江。舒。蘄州。竝無人馬防拓。竊恐有緊急探報。無以支吾。申乞差撥軍馬。前來本州駐劄。臣伏見金人觸熱行師。乘我不備。駐軍京師。其意之所屬。未易測知。要當過爲隄防。臣契勘行朝所恃以爲蕃翰者。韓世忠。張俊。岳飛。三大將之兵。世忠駐淮東。俊駐建康。飛駐武昌。其勢必不可輕動。惟是淮西雖係張俊宣撫地分。朝廷不過令分兵廬州守禦。竊恐未必能控扼敵路。保必不能南也。萬一敵

人透漏渡淮。由光、黃、舒、蘄入江州。取饒、信、衢州。而趨行闕。如入無人之境。其勢甚易。臣頃見防秋之際。當令岳飛分兵萬人屯江州。若自鄂州順流而下。不過數日。聲援相接。長江之險。可保無虞。伏望聖慈詳酌。早賜施行。取進止。

論諸軍効用使臣劄子

臣訪聞諸軍下効用使臣。數目猥多。或請食錢。或請驛券。耗蠹國用。無補事功。爲將帥者。亦非不知其害。而無補也。或狃于親舊之私。或迫以權要之勢。甚者身未嘗到。虛寄名籍。以資請給。今日國用艱窘。師出潰。亦由事勢不精。冗食者衆。積弊已極。理宜銓裁。臣恐欲乞將諸軍使臣。委御營使司立定格法。委統制官親試弓馬。如中格法。方許收補。仍委御營使副抽點按試。如有冒濫。嚴賜施行。取進止。

乞修德劄子

臣仰惟祖宗基業。垂二百年。積累之久。圖畫之勞。憂勤恭儉。垂訓萬世。陛下纂服。適際艱難之時。歲苦敵人之暴。而根本之地。盡爲敵區。今則屬車駐于江南。越在一隅。而四方朝貢之職。尙未修也。二聖留于沙漠。行及三歲。而一介咫尺之間。尙未通也。九廟播遷。而神主未盡奉安。諸陵阻遠。而松楸失于保護。財用窘竭。而費出滋廣。將士惰驕。而無所稟畏。加以苗、劉之變。生于肘腋。今雖宵遁。而公肆剽掠。浙東騷然。爲患未艾。政如虛羸之人。病久變生。砭劑靡及。中外臣子。雖痛心疾首。莫效救寧之方。朝廷大臣。雖勞形怵心。未聞經濟之略。今日所恃以苟存者。大江之險而已。防秋之策。一有不善。而一騎南渡。則無可言者。他

日不幸至此。不過遷謫大臣。誅戮將帥。亦何所益。禍福利害。陛下實任之。伏望陛下念祖宗基業之重。增修恭儉之德。益勵憂勤之心。勉其所難。節其所欲。至誠不倦。則盛德日新。而上下孚信。神天佑助。將何往而不克哉。昔越王句踐。爲吳所敗。食不加肉。衣不重采。卒能報吳。衛文公爲狄所遷。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晚年兵車致十倍之衆。況于陛下爲天子。動靜語默。上與天通。固非臣下所可擬倫。儻修德不已。則恢復大業。亦豈甚難。昔盤銘紀成湯之德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言其修德有加而無已也。更望訓飭大臣。日以禹惜寸陰之義。汲汲措置。仍詔行在職事官。及沿江帥守監司。條具守江之策。以聞。擇其可者而亟行之。臣言狂瞽。惟陛下裁赦。取進止。

論修德劄子

臣近緣奏對。論及金人深入陝右。伏蒙聖諭。謂自古人君。要須修德。豈有專恃殺戮。而能長久者。大哉帝王之言也。臣退竊歎仰。陛下深識遠慮。邁古帝王。故敢復進修德之說。伏以國家自金人犯順。憑陵中都。殘破都邑。兵不用命。非敗則潰。自崇寧以來。不獨軍政不修。賞罰失當。亦導諛近習。蔽欺以敗主德。卒致禍亂。宗社危于累卵。賴陛下勃興神器。有屬薄海內外。延頸望治。然自今春以來。金人所破。甚于前日。唐鄧均房。陳蔡汝許。青齊淄濰。同華秦隴。長安鳳翔。西京河陽。鄭州等處。皆被焚掠。雖熙河涇原。仰憑天威。連獲勝捷。而敵踞河陽。猶未退舍。近者又聞韓世忠兵。輒亦敗衄。夫以陛下留神軍政。信賞必罰。而世忠名將。統領精銳。未能成尺寸之功。主憂臣辱。計無所出。臣竊意其天未悔禍。患毒未已。而又去冬徂春。雨

雪過多。入夏已半。暑氣未壯。陽微陰盛。灼見不疑。災變之類。必有所自。恭惟陛下。以聰明神武。應天順人。宗廟社稷之所爲主。四方萬里之所能命者。陛下一人而已。更願上思宗社之重。下念生靈之艱。痛憤敵國之恥。修德以格天意。庶幾信順。獲助天人。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又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蓋言德足以服四夷也。昔舜之時。苗民逆命。帝號于旻天。負罪引慝。祇事瞽瞍。誕敷文德。無干羽而有苗格。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德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夫舜非伐叛之謀。壘非決勝之計。卒能服之者。修德故也。伏望陛下。以虞舜文王。嘗試之效爲心。寢食起居。二聖是念。屏聲色。遠佞人。容直言。恤民隱。日慎一日。至誠不倦。自然德盛而日新。率普雖遙。自然心悅而誠服。傳曰。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則人助之。應天以實。則天助之。人助則用命。天助則降康。將何求而不得。區區之愚。念此至熟。惟陛下采納取進止。

薦胡世將劄子

臣誤蒙聖恩。俾參大政。每念眷知之重。無以補報萬分之一。竊見知鎮江府胡世將。抱文武兼資之才。議論忠實。氣節端介。臣頃嘗以世將。沈與求。薦之陛下。悉蒙顯擢。當今人材。實未易多得。仰惟陛下。大有爲之時。如世將者。不宜更處遠外。欲望睿慈。特賜召還。載加委任。使盡所長。庶幾有以協濟中興之業。臣不勝大願。

薦張翥等劄子

臣伏見直祕閣知鼎州張翬。器識高遠。材術敏明。內外踐更。皆著成績。左承議郎直顯謨閣新樞密院計議官方滋。學問操履。皆有師承。練達敏強。鮮有可比。內外任使。無所不宜。左朝散郎提舉廣東市舶姚焯。溫厚廉靖。強敏疏通。棘寺外臺。皆著休譽。可備錢穀要劇之任。欲望聖慈。特加采納。選擇任使。儻不如所薦。臣甘繆舉之罰。取進止。

薦本路人材劄子

臣恭以翠華在外。敵騎未退。晨夕疚懷。嘗念艱難之時。每以乏材爲歎。蓋士之奮身殉國。不擇劇易而能辦事者。不易得也。臣備員閫帥。閱日稍久。頗熟本路官吏之才能。輒冒言一二。以備采擇。

一、右儒林郎本路安撫司幹辦公事王傅。學問不苟。識趣亦高。持身靖廉。論事詳審。在帥司五年。前後招捕賊盜。贊畫之功爲多。

一、左朝散大夫前知建州松溪縣林敏元。奉法守公。撫民如子。嫉惡如讎。賦役公平。吏不能撓。邑內姦盜悉除無餘。一邑愛之。如親父母。

一、左承事郎前知南劍州將樂縣吳達。公廉強敏。將樂介于汀、邵之間。素號難治。到官之初。羣盜未靜。達撫諭招輯。而鋤其不悛者。境內大治。其後范汝爲等。侵尋入境。達躬甲冑。與民兵誓死捍禦。賊不能犯。他縣之民。皆趨將樂依之。多獲保全。

一、右朝請大夫前汀州清流縣丞陳吉老。清儉明敏。士民悅服。州之訟獄婚田久不決者。皆乞付吉老。而

又忠勇有謀。精于弓矢。縣有李賢三等作禍。及虔賊數窺境上。吉老統率軍民捍禦討殺。卒以無事。右前件官皆在本路。備著勞績。臣與之竝無雅素。其間亦有未識面者。然遠近士大夫稱述一詞。皆謂實有才能。可備繁使。若在今日。付以一路一州。談笑可辦。臣忝辱睿知。久侍帷幄。知而不舉。近于蔽賢。伏望睿慈。更加詢攷。或賜召見。不次擢用。必能有補于艱難之時。若不如所舉。甘俟譴黜。取進止。

論薦舉揚州守臣劄子

臣近奏疏論列新知揚州俞向。尋準尙書省劄子。奉聖旨。劄與御史臺。令限一月。公共薦舉揚州守臣一名。臣不敢避事。已于今月二十一日。同兩院公共薦舉三人。奏聞。恭俟采擇去訖。然臣等備員御史。以糾官邪爲職。而薦舉守臣。非其職也。臣論奏之始。固知揚州殘破。理難選擇。但以淮南要地。而俞向人望太輕。或誤朝廷使令。內出于私愛。外迫于公議。不敢循默。非有毫髮好惡之心也。今令薦舉。則臣之所言。似未必當。朝廷若謂無以易向。則臣豈敢固違。所言不當。則臣豈敢逃罪。責之薦舉。理或未安。設或他日論及侍從。則令薦侍從。論及宰執。則令薦宰執。不惟紊官制。侵事權。實于國體。不能無累。伏望聖慈。矜察惻愍。如臣所言爲是。特賜施行。所言爲非。特加黜責。庶幾好惡明而綱紀立矣。臣不勝惓惓。取進止。

薦王庭秀等劄子

今具下項。朝請郎前知筠州王庭秀。趣操高明。議論純正。頃在言路。多所建明。以疾求郡。得知筠州。到官未幾。馬進攻城。失守得罪。宜加拔拭。錄用所長。宣教郎知吉州吉安縣宋瀚。器局靜深。可以任重。幹略強

敏可以辨劇服勞州縣未嘗躁競用于今日宜盡所長試加攷察必有可用之實前修職郎祕書省正字胡理詞學兼優志尚甚遠昨緣言者謂陳東上書理管筆削坐此編置士論冤之雖原赦放還未經敍用陳東已蒙聖恩褒贈理獨未曾昭雪恬靜有守不肯自言欲望聖慈審察其人稍加擢用

薦余良弼等劄子

某伏見左奉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余良弼識趣廉靜氣節端諒淹徊州縣譽處甚休臣頃帥福州良弼實爲州幕凡所建明多體惠民之政若蒙寘之臺閣必能有補治道左奉議郎紹興府府學教授朱倬志尚恬靜議論平恕頃年宣諭司薦召賜對改官臣是時備員政府倬止求遠次教授待闕累年今方到任若蒙寘之朝列可以獎厲靜退之士右宣教郎孫邁學問詞采搢紳推服才能智術州縣踐更備著休稱有可用之實儻蒙聖慈試加攷察內外煩劇之任無所不宜臣備員帥藩偶有所見不敢緘默惟陛下裁察取進止

乞措置丁家洲劄子

臣自到任詢訪本路公私利害大小緩急隨宜施行其大且急者惟江賊出沒作禍爲往來商賈士庶之患見今府院禁勘賊夥多是江中殺人劫盜蓋緣江流去岸稍遠雖有捕盜官司難于巡察內有丁家洲在池洲下大平州繁昌縣長八十餘里洲分爲二江流出其中及兩旁洲上竝無居民去兩岸人家亦遠爲從來盜賊盤結之地口岸被賊舟船多是昏夜見無踪伴獨宿乘不備以取之如丁家洲往往白晝

劫掠。每得一舟。必盡殺其人。取其財。沈舟水中。官司無從根究。于是商賈行上水。則自蕪湖結甲而上。行下水。則自江州湖口結甲而下。少者亦須十數舟。而後敢行。經過此處。而或一一舟稍後。卽遭劫掠。前舟回視駭愕。而不敢赴救。又以被害舟船。不見蹤緒。則同伴雖欲投訴官司。無以驗實。或反爲己累。往往不復陳告。州縣無由知之。深恐日久。爲害不細。朝廷向來雖于洲上置巡檢。聞亦相去闊遠。又士兵全闕。亦無舟船。巡檢旣不能。誰何。賊亦無所忌憚。則是置巡檢司。有名無實。竊見松江諸處。見有屯駐水軍。若令都統制就近輪差將官。統一二百人。及船十餘隻。于丁家洲駐劄。一月一替。旣奪其巢穴。則無從盤結。又知大軍屯戍。則不逞之輩。自然銷弭。伏望睿慈。詳酌施行。取進止。

毘陵集卷四

劄子

辭免御史中丞劄子

臣今月四日準尙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御史中丞日下供職者聞命震駭不知所爲竊以天步艱難國勢微弱將驕卒惰外侮內陵痛繩之則人心危而有攜解之憂緩治之則人心怠而有陵遲之患乃于是時獻可替否以當陛下耳目之寄非挾經濟之具豈能勝其任哉如臣智能淺陋學術荒疎頃備位于副端不見謀猷之益比代言于詞掖未施翰墨之勞重以憂患沮傷心力殫耗衰病日增但緣多事之時不敢輒求便私之計且復黽勉以逃瘵敗敢謂過聽有此超躐恐無以裨益聖聰贊襄治體伏望睿慈追寢成命臣無任祈天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辭免禮部侍郎劄子

臣今月二十七日上殿奏事緣爲心氣耗弱舉動怔忡兼久在言路無所裨補陳乞外任或宮祠一次已蒙聖慈特賜允許今準尙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禮部侍郎日下供職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學問荒淺志力衰疲而乃養疴艱難之時尸祿論思之任又況春官之要貳卿之重豈臣病瘁可以冒居伏

望聖慈矜憫。檢會前奏施行。以安愚分。臣不敢供職。無任祈天俟命之至。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近因陞對。具奏乞除外任。或宮觀差遣。蒙恩除禮部侍郎。日下供職。卽具劄子辭免。及乞檢會前奏施行。未奉俞音。竊念臣猥以庸虛。誤蒙親擢。每思竭盡。以報恩私。而愚不適時。言無可采。兼以舊有怔忡之疾。自去冬撫諭東京。當道路榛梗之時。屢遭驚劫。偶獲善還。突未及黔。扈蹕南渡。人馬散失。徒步遠行。飢寒憂傷。心氣益耗。至今一事經心。則或達旦不寐。多故之日。每懼曠瘵。丐罷之詞。屢關聽覽。比者迫不得已。面布悃誠。伏蒙慈哀。曲垂慰藉。許罷中司。以從外補。今復參貳宗伯。仍玷近班。若止于充員品。則艱難之時。豈容尸素。若使之効論思。則孤危之跡。必致顛隳。他日陛下雖欲保全而不可得矣。輒敢不避煩瀆。仰覬矜從。伏望聖慈。檢會前奏。除一在外宮祠。或以臣嘗在言路。未欲投閒。卽乞一閒慢小州。使之自効。儻未填溝壑。疾病稍瘳。更誓糜捐。以圖補報。臣見以心氣發動。在假多日。無任懇祈迫切之至。取進止。

乞罷政事劄子

臣猥以庸材。復陪大政。行閱歲律。蔑著事功。孤負恩私。莫知稱塞。雖夙夜匪懈。訖無補于秋毫。而臣血氣久衰。入秋加甚。舊苦肺疾。喘滿間作。兩脛酸辛。拜伏無力。兩目昏眩。瞻視極艱。冒寵不言。有慙清議。欲望聖慈。垂哀十年帷幄之舊。俯從懇懇。解罷政機。除一在外宮祠差遣。臣無任虔祈懇切之至。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比苦病衰。懇辭機政。伏蒙訓諭周悉。未賜允俞。仰戴恩私。惟知感激。區區肝膽。已蒙聖明洞察。不敢煩復飾詞。上瀆威尊。伏望陛下。擴天地之德。推父母之慈。垂哀孤蹤。俾獲善罷。庶幾他日。不至上累陛下。眷獎保全之大德。欲乞檢會前奏。付外施行。臣無任祈天俟命之至。取進止。

再乞罷政事劄子

臣孤外之蹤。向蒙簡記。復貳政塗。備位踰年。無補毫髮。加以素抱羸疾。老益衰殘。自秋冬以來。屢陳危悃。冀釋重任。仰荷慈憐。曲垂訓諭。許過防秋。俯從臣請。今則春候向暖。疆場稍寧。敢瀝愚衷。再瀆淵聽。況臣舊所苦疾。比冒大寒。又復發作。兩脛酸楚。拜伏甚艱。兩目昏花。省閱尤苦。大懼顛沛。上玷恩私。伏望睿慈。許罷政事。除一在外宮觀。退伏田里。以畢餘年。臣不勝懇祈迫切之至。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迫于病衰。昨日具奏。乞在外宮祠。今早伏蒙遣使宣押。隨班起居奏事。及赴都堂治事。上佩恩紀。非臣糜隕所能報稱。伏念臣備位踰歲。無補事功。惟有進退禮義之節。不敢不勉。病衰若此。而不知止。雖天度優容。人言未及。寧獨不愧于心乎。伏望睿慈。檢會前奏。除一在外宮觀差遣。臣無任祈天俟命之至。取進止。

第三劄子

臣病衰自列。備罄忱詞。眷禮尙優。未頒俞旨。伏念臣材旣凡陋。身復尪殘。還陪政事之邇聯。徒駭歲陰之

再易。匿瑕藏疾。仰荷聖恩。尸祿素餐。久妨賢路。況乃邊烽不警。行闕粗安。願微臣進退之間。不繫朝廷輕重之數。願迴淵鑒。俯徇丹誠。伏望聖慈。檢會兩奏劄子。除一在外宮祠差遣。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之至。取進止。

第四劄子

臣比三具奏乞罷政事。除一在外宮觀。眷私未懋。尙闕俞音。今早又蒙宣押保寧寺行香。都堂治事。放散人從。依時上馬。仰戴恩德。感涕難勝。伏念臣孤外之姿。固陋之質。寵踰涯分。自速災殃。抱病連年。氣血衰謝。雖欲黽勉自効。訖無補于秋毫。伏望慈憐。許賜罷免。敢乞早降睿旨。檢會累奏施行。他日犬馬之疾粗安。陛下別有驅策。誓當糜捐。以圖補報。臣無任哀祈迫切之至。取進止。

第五劄子

臣久矣衰遲。不堪機務。已嘗面奏誠懇。至于再三。及四具奏。乞在外宮祠。初十日。又奉詔書。所請宜不允者。伏念臣齒髮早衰。筋力難強。區區愚悃。具載累章。伏望天慈。俯從人欲。蚤除臣在外宮觀一次。以便養疴。則天地父母生成之恩。不是過也。干冒宸嚴。俯伏待罪。無任祈懇迫切之至。取進止。

乞罷政事劄子

臣迂疎不才。加之衰病。妨塞賢路。招致煩言。比瀝肺肝。仰瀆淵聽。尋蒙遣使宣押隨班起居。溫厚之言。曲加存拊。雖捐頂踵。何以酬恩。然臣獲侍軒墀。日月最深。績效弗著。罪戾寔多。昨日瞻望天顏。具披誠悃。仰

窺聖意似沐矜憐。欲望睿慈。檢會前奏。早賜付外施行。臣無任祈懇迫切之至。取進止。

吳木上書乞罷政事劄子

臣叨奉誤恩。承乏政地。兩年于此。績效蔑聞。福過災生。疾病間作。肺滿足弱。日就衰殘。艱難之時。深恐妨廢機務。兼近御史臺繳進湖州進士吳木所上書。論臣過失。雖其誕謾。已蒙聖察。至謂屋大柱小。難以勝任。則臣非才。頗亦允當。強顏尸祿。終恐招致人言。欲望睿慈。罷臣政事。改授賢能。俾養疾于外祠。庶少安于公議。臣無任祈懇迫切之至。取進止。

乞罷政事劄子

臣早來具奏。以衰病目昏。乞罷政事。伏蒙聖慈。兩遣中使。至臣私第。宣押都堂治事。仰戴恩渥。感極涕零。伏念臣孤陋慙愚。誤被簡眷。閱日既久。罪戾寔多。比緣病衰。實懼瘵曠。輒披肝膽。上瀆冕旒。伏望慈憐。察臣之心。非出矯飾。早降前奏。付外施行。臣無任懇祈迫切之至。取進止。

乞罷政事劄子

臣貳政無狀。招致煩言。力丐投閒。以避賢路。伏蒙聖慈。未加擯斥。曲賜保全。遣使宣押。恩禮備至。今早又蒙聖旨。放散人從。依時出省。臣非木石。豈不知恩。然迫于分義。不能自己。伏念臣孤外一介。自頃召還臺察。以至柄用。初無左右游談之助。盡出親擢。每思竭盡。少補艱難。而臣志力不強。績效靡著。早衰多病。祿尸食浮。兼自膺拔擢。首尾五年。寘身政塗。又已兩載。久妨賢路。人所指目。既聞飛語。豈復可以儉安。而罪

戾有無。固亦難逃。聖鑒言者必欲臣去。其意固非偶然。若被眷留。則紛紛之言。必不但已。伏望睿慈。早賜檢會。累奏降付三省施行。臣見居家俟命。謹具奏聞。取進止。

辭免參知政事劄子

臣伏蒙聖慈。差中使到院宣聖旨。除臣參知政事。押赴都堂治事者。臣猥以孱陋。叨預政機。適當大寇深入之辰。曾乏籌帷折衝之術。今雖扈從鑾馭。粗保無虞。願視州縣凋殘。俯仰慙作。加以衰病。積有愆尤。屬朝廷乏人。未敢抗章自劾。不圖聖度。曲賜優容。既道譴訶。復有褒陟。不惟非才。難責後效。亦恐清議有所不容。伏望睿慈。追寢成命。臣無任懇祈迫切之至。取進止。

上殿辭免劄子

臣比瀝肝膽。祈解政機。上聖裁哀。曲從所欲。保全覆露之恩。萬死莫酬。然而止求外祠。而得使郡。既還祕職。又進兩官。禮遇之優。近歲鮮儷。皆非微臣所敢安也。尋具懇辭。未賜俞允。銜恩感涕。不知所云。伏念臣孤遠之蹤。久蒙眷獎。入侍帷幄。首尾十年。福既過而挺災。氣早衰而被病。備位無補。素餐有慙。止欲屏伏田廬。訪尋醫藥。區區之願也。今則除職加恩。已爲優幸。尚可勉承休命。不敢固辭。至于郡寄之重。非所以養痾增秩之榮。不聞于近世。大懼苟媮廢事。而失陛下惠養小民之意。授受非宜。而傷陛下慎惜名器之舉。所有轉通議大夫。及知婺州恩命。伏望聖慈。特賜追寢。仍除一在外宮觀差遣。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之至。取進止。

辭免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劄子

臣今月二十四日巳時。準御前金字牌。遞到尙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聞命震駭。不知所裁。伏念臣才無他長。器止近用。偶叨眷獎。寵任踰涯。比緣病羸。日就衰謝。仰干天聽。乞一外祠。敢謂未賜允俞。更蒙收召。願雖糜隕。豈足酬恩。至如日侍清問。敷釋經旨。必資耆碩。以備咨詢。況于睿明日躋。豈臣么麼病瘁。可以裨贊萬一。伏望聖慈。檢會前奏。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以安愚分。臣除已恭依聖旨。將職事交割與提刑呂聰問外。依限起發。迤邐至前路聽候指揮。取進止。

再辭免劄子

臣伏奉二十五日詔書。已除臣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令乘遞馬前來。赴行在所供職。跪受隕越。感涕難勝。臣昨于七月二十四日。準御前遞到尙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前件差遣。除遵依睿旨。交割職事。限內起發。卽已具奏辭免去訖。伏念臣齒髮早衰。志力久困。比嬰疾病。不任劇煩。仰恃慈憐。屢干宸聽。求一在外宮觀。少休羸茶。誤蒙簡記。俾領內祠。兼侍燕閒。入陪經幄。而臣不惟筋力愆于晦明之診。又以學問廢于米鹽之煩。大懼不能仰承咨詢。少俾聖學。兼方上外祠之請。遽蒙趨召之還。私義未安。公言可畏。伏望睿明矜惻。收還誤恩。檢會前後奏章。改除在外宮觀一次。他日負薪之疾。少差。敢不糜隕。圖報大恩。臣迤邐至衢州以來。聽候指揮外。取進止。

再辭免并乞宮觀劄子

臣識慮淺闇。志力弗強。向由副端擢真左史。仰戴大恩。未知論報。比經三月五月之變。既不引禍靖亂。以效死節。而太后垂簾。臣復次補詞掖。辭不獲命。強顏就職。今者聖德日新。天人協佑。曾不閱月。復正大位。臣實慙忤。死有餘責。更蒙誤恩。俾長憲臺。比具辭免。及乞竄責。而聖度包荒。未賜允俞。仰惟陛下反正之初。大明黜陟。以圖中興。願自効犬馬。以裨贊萬一。然念中執法以糾正闕失爲職。惟無瑕然後可以戮人。蓋非其他侍從之比。臣固不敢以衰病不才力辭。但負釁尤。實無顏面出入周行。借使強勉就列。恐不能展四體以修職事。伏望睿慈。矜察悃愾。儻未忍竄逐。卽乞改授在外宮觀。或閒慢差遣一次。取進止。

乞破格宮觀劄子

臣伏觀八月二十六日聖旨。以京師久困。道塗疲餓。呻吟仰湯。東野安輯賑濟。無令失所。仰見睿慈勤恤民隱。德至渥也。則庶民失職者。稍已得所。然而士大夫之失職者。尙多有之。訪聞京師河北河東。以至淮甸。見任待闕。偶被劫掠。或脫身逃歸。經時放還。衣食不具。困于飢寒。羈寓行在。欲赴吏部。則已在洪州。欲詣洪州。則裹糧不繼。狼狽逆旅。無所依投。伏望睿慈。特詔建康府。似此官員。放彜驗實。量支請給。開具職位姓名。申尙書。內不係罪犯。未能赴部之人。許破常格。差嶽廟宮觀一次。以稱陛下嘉惠多士之意。取進止。

謝除侍讀劄子

臣比緣疾病。具奏乞外任宮觀一次。忽奉尙書省劄子。伏蒙聖旨。除臣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聞命震恐。不

知所裁。伏以昇琳宮之清逸。侍經幄于燕閒。日奉昕朝。臣子榮幸。然臣數奇寡偶。自領郡符。疲于治劇。仍中煩暑。拙于衛生。足弱目昏。神氣憤耗。更加勉強。必致顛隕。不免上瀆冕旒。勾休祠館。方期從欲。俾遂投閒。敢意眷求。復加收召。若復貪冒榮寵。則必上誤使令。敢望天慈。曲垂念聽。檢會前奏。追寢誤恩。特除外任。宮觀一次。庶幾訪問醫藥。休養病軀。他日稍獲平寧。不敢輒避驅策。誓圖糜隕。仰報鴻私。臣無任懇祈。俟命之至。取進止。

辭免除資政殿大學士劄子

臣伏覩進奏官報狀。蒙恩除臣資政殿大學士。聞命震悸。不知所云。伏自敵騎南牧。陛下總師臨江。主憂臣辱。正小大之臣。戮力自効之時也。至于遵奉睿旨。應辦軍須。亦州縣職分之常。如臣衰恭。謬帥一路。既不獲執羈勒。以扈屬車。又不能出謀畫。以弭強敵。姑循職分。以効所當爲者。豈有功勞。可當懋賞。兼敵騎方退。出戰捍江。將士不少。賞未徧逮。而驟錄區區州縣之小勞。不惟愚臣。非據是懼。亦恐朝廷賞罰。人得以竊議也。伏望宸慈。特賜追寢。以安愚分。以允公言。又念臣去秋。嘗以病衰。仰丐宮祠。尋蒙聖恩。降詔不允。時以警報方至。不敢再請。黽勉累月。積憂熏心。所苦增劇。方幸江上解嚴。欲再瀝懇。而遽蒙進職之寵。俯仰跼蹐。不遑寧居。併乞裁哀。檢會前奏。除臣一宮觀差遣。則天地之私。九隕圖報。

辭免進職第二劄子

臣今月二十六日。準告授資政殿大學士。爲具奏辭免。未奉指揮。已寄納本州軍資庫。二十八日。伏奉詔

書所請宜不允者。臣仰戴異恩。何以論報。然臣有區區之恐。不免披露。上瀆天聰。伏念臣本無寸長。何以辦事。曷聞警報。鑿輅臨江。雖夙夜疚心。思効徇國之誼。訖無秋毫。可以自効。而芻蕘之論。誤簡淵衷。既賜溫言。曲垂獎飾。已足增臣子之榮。改吏民之觀。僥倖已甚。敢圖眷意未憇。錄效官之小節。陞祕殿之大名。臣雖至愚。其敢虛受。竊緣閩中二三年間。偶無橫斂。朝廷所降度牒。民間易售。變易得行。至于價錢。自合起發。又止。因朝廷召募海船。因便附載前去。初無經畫生財之道。有以佐助軍儲。自知甚明。公議可見。況自艱難以來。乘時射利。邀功倖賞之風未殄。而臣忝侍帷幄。義當體國。若乃貪榮冒寵。人其謂何。伏望聖慈。察臣非出矯飾。特賜追寢。則臣之寵榮。過于被受。所有告命。未敢祇受。臣無任懇祈。戰越之至。取進止。

辭免除資政殿學士劄子

臣比累奏。乞罷政機。除一在外宮觀。今月十五日。準尙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者。伏念臣久參政柄。無補事功。內懷尸素之慙。外積妨賢之誚。力陳丹悃。上瀆淵衷。祈解煩機。少道官謗。伏蒙陛下。曲垂念聽。俾獲便安。然祕殿之隆名。乃儒臣之極選。豈臣叢質。所敢冒居。伏望睿慈。追寢所除職名。以安愚分。取進止。

乞罷中司劄子

臣仰惟陛下。自中春匹馬渡江之後。懲前日大臣誤國之謀。分別忠邪。力謀恢復。而臣再叨耳目之寄。初無左右之容。誓竭疲駑。仰裨聖治。昨日上殿奏事。因論及某人。伏蒙聖諭。謂某人是汪伯彥所薦。汪伯彥

在朝日無一人敢言。卿今敢言甚好。臣不勝惶懼。退伏自念。頃汪伯彥在朝。某人任發運日。臣實備員殿中侍御史。是時雖未有避事失職之顯過。而其人才碌碌。固宜豫有彈擊。臣今乃于伯彥去位之後。某人復職之初。始論其罪。跡涉觀望。致煩陛下曲賜訓諭。臣惶悸隕越。無以自容。當陛下勵精更化之日。豈容臺臣觀望論事。臣今又聞某人止緣自請而得宮祠。臣在憲臺。言無可采。陛下天地之量。雖加涵貸。而微臣螻蟻之私。何以自安。又況驚憂熏心。神志憤耗。多事之日。豈容妨賢。伏望聖慈。早賜罷黜。或與外任宮觀一次。少安愚分。見以疾病在假。無任惶遽俯伏待罪之至。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今月二日。準吏部牒。準尙書省劄子。以臣乞外任宮觀。奉聖旨不允。仰惟大恩。何以論報。輒再瀝悃誠。不避誅殛。臣聞臣之事君。以義而已。儻不知義。則貪得固寵。無所不至。欲治之主。必深嫉而痛懲之。臣比因論列某人。竦聞聖訓。惶懼隕越。使臣前日之不言。是則今日之言非也。今日之言是。則前日之不言非也。二者之罪。固無所逃。又況不言于汪伯彥在朝之時。而言之于汪伯彥得罪之後。則跡涉觀望。又罪之大者。今臣之罪。聖明鑒知。尙更俯默就職。于義安乎。則是貪得固寵。鮮廉寡恥。豈不上孤陛下耳目之寄。今某人宮祠。乃緣自請。臣等前後章疏論列。終未蒙采納。臣雖譏諛。無補于事。伏望睿慈。檢會前奏。早賜施行。臣以感濕。見在朝假。無任祈天俟命之至。取進止。

第三劄子

臣輒瀝血誠。仰干天聽。臣以凡陋。誤被獎知。擢長憲臺。已踰三月。每思自竭。以報大恩。故見邪必擊。寧避權貴。積日累月。仇怨已多。而才短智昏。論事無補。天慈寬假。未賜譴訶。然臣實負震皇。夙夜罔措。加以心氣耗弱。舉動怔忡。艱難之時。決至誤國。伏望睿慈。矜念前後。久在言責。特許臣外任宮祠一次。他日未填溝壑。尙期竭盡犬馬。以酬造化。不勝祈天請命之至。取進止。

辭免翰林學士劄子

臣今月六日晚。準尙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翰林學士。日下供職。聞命震駭。不知所裁。豈臣孱微。所宜叨據。非敢循習故事。虛文飾辭。輒敘悃誠。仰祈睿鑒。伏念臣可辭之實。其說有三。臣諛聞淺識。學術荒蕪。多病早衰。心志憤眊。決不能發揮帝制。風動四方。其當辭者一也。昨自中司。力丐外補。不圖簡在。就易貳卿。尋具懇辭。冀遂前請。伏蒙訓諭。不敢輒違。今被峻除。乃復冒處。則前日之丐罷中司。止是避事。而無引疾之誠。懇辭貳卿。止緣平遷。而懷不滿之意。得罪清議。何以自明。其當辭者二也。又□□除中書舍人。嘗權直學士院。屢雖露章自劾。終蒙聖度涵容。載加褒揚。洊歷臺省。今則復躋鼈禁。恐致人言。其當辭者三也。有一于此。已不敢受。況兼三者。何以勝任。伏望聖慈。保全孤跡。追寢誤恩。除一外任宮祠。或蒙哀憐。未忍投閒。卽乞仍舊禮部供職。庶于愚分。有以自安。臣無任祈天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第二劄子

臣茲被誤恩。擢登鼈禁。已具奏辭免。未奉俞音。伏念臣偶蒙簡知。收置侍從。才質凡陋。自信蹇淺之學。議

論迂闊無補艱難之時。加之病衰。日虞瘵敗。比由中憲。力丐外祠。猥荷慈憐。就易禮部。復申前請。卒不獲命。曾未踰月。遽有超遷。若卽強顏。叨竊非據。則臣向之丐罷中司。非緣疾病。懇辭宗伯。止欲要求。豈不上誤睿知。下貽譏議。兼臣羸病日加。移告頗數。決致曠職。有累聖朝。伏望聖慈。檢會前奏。除一在外宮祠。休養餘生。少安愚分。他日未填溝壑。不敢輒避使令。臣無任懇祈。激切之至。取進止。

辭免知平江府劄子

臣比緣衰病。丐易外祠。今準尙書省劄子。奉聖旨。差知平江府。仰惟睿恩隆寬。未忍捐棄。非臣糜隕。所能報塞。固宜聞命引途。不復辭避。然臣迫于私義。不忍復冒宸聰。竊惟臣久領郡符。初無善狀。況緣衰病。志力俱疲。而吳門要藩。密邇行闕。素號煩劇。固非養疴臥治之地。不惟上誤寄委。亦恐必致顛隳。伏望聖裁。檢會前奏。改授在外宮觀一次。以安愚分。臣無任懇祈。迫切之至。取進止。

辭免知建康府劄子

臣今月八日。準尙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者。聞命震恐。不知所爲。伏念臣早以庸虛。備更煩使。昨緣被病。得請就閒。節戴聖明。終始保全之賜。惟奉香火。少答恩私。茲者又蒙淵衷。曲垂簡記。付以方面。兵民之重。益思努力。自竭萬分于中興之日。而臣齒髮益衰。筋力難強。雖恃覆育。尙此儉生。而服藥命醫。略無虛月。螻蟻餘命。固不足多惜。大懼上誤寄委。則累國不細。伏望睿慈。追寢成命。改授能臣。以安愚分。取進止。

辭免第二劄子

臣近蒙聖恩。除知建康府。尋具辭免以聞。今月二十六日。準詔書。所請宜不允者。竊惟建康。距臣鄉里。不遠數舍。地便且優。況出宸慈。記憐簪履之舊。固宜竭力。上副使令。伏念臣宿疾累年。久蒙睿察。侵尋老境。發作無時。仰惟留鑰之嚴。宿兵之重。非養疾臥治之所。若貪寵利而忘在得之戒。不量力而犯不韙之議。豈不上負聖明。下貽物議。是以不避煩瀆。再瀝悃誠。敢望天地覆育之私。察其老矣無用。非出矯飾。俯從所請。依舊宮祠。使得逍遙從道。以盡餘年。或他日痼疾稍安。尙期糜隕圖報。取進止。

辭免知紹興府劄子

臣伏覩進奏院報狀。今月四日。奉聖旨。除知紹興府者。仰沐記憐。寵移近輔。感恩戴德。九隕莫酬。伏念臣衰疾纏綿。春夏增劇。昨于五月內。嘗具奏乞一外祠。俄以敵犯中原。警報遽止。義當效死。不復敢言。遂力疾治事。措置斥堠。遣發間探。頃方小定。卽申前請。不謂疎遠。誤簡淵衷。然而形骸支離。神志凋瘁。股肱之郡。益非所堪。今豫章上流。已有新帥。退量衰謝。引去無嫌。伏望睿慈。檢會前奏。除一在外宮觀差遣。少休衰茶。臣纔候被受省劄。卽交割職事。依限起發前去。聽候指揮外。取進止。

再辭免劄子

臣今月十七日。準尙書省劄子。奉聖旨。除知紹興府。不候授告。限三日起發前去之任。除已遵依施行外。伏念臣近緣衰病。嘗丐投閒。未奉俞音。遽聞警報。力疾從事。黽勉至今。忽蒙誤恩。移寘近輔。實爲優使。使

臣自擇。何以加之。固欲痛自激昂。少圖報稱。而病體益劣。神志久衰。重惟股肱之郡。大非養疴臥治之所。若乃貪冒榮寵。緘默不言。必致上誤使令。取譏清議。比獲暫解上流之寄。固無避事之嫌。已嘗于今月十三日。具奏乞一在外宮觀。伏望睿慈。矜憐簪履之舊。檢會前奏。早賜施行。臣已于二十日起發。迤邐至浙東以來。聽候指揮。取進止。

貼黃

臣有田僅三百畝。在會稽縣。竊慮于近制。亦有妨嫌。併乞睿照。

辭免轉官及知婺州劄子

臣比再具辭免轉左通議大夫及知婺州恩命。十四日。準尙書省劄子。奉聖旨。依已降詔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者。恩隆命重。感涕難勝。伏念臣久此叨踰。迫于衰暮。茲獲善能。仰沐殊私。至于列職祕殿之崇。增衍爰田之富。已極榮耀。不敢固辭。惟是假守大藩。寵加峻秩。尙有危懇。敢冒昧言之。臣本以疾病丐閒。覬親藥石。而千里之寄。責任匪輕。艱難之時。不容臥治。欲黽勉自効。則無勿藥之期。若優游卒歲。則失共理之責。所願暫歸林壑。閉戶養疴。庶幾他日小瘳。別圖報効。若乃大臣出入遷官。雖見于祖宗故事。而近年以來。絕不復有。況臣涼薄。忒政罔功。冒此峻除。懼招物議。伏望睿慈。保全終始。所有轉左通議大夫知婺州恩命。特賜追寢。除一在外宮觀。取進止。

辭免除資政殿大學士轉兩官加食邑知婺州劄子

臣五具奏乞罷政事。除一在外宮觀。今月十一日。準尙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左通議大夫。資政殿大學士。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知婺州者。聞命震驚。罔知所措。臣比緣被病。力丐投閒。屢干咫尺之威。大懼再三之賫。叨蒙全度。獲解煩機。而乃還祕殿之隆名。進文階之顯秩。分符大郡。衍食真租。皆非衰謝之餘。敢冒寵綬之渥。必貽顛覆。上玷恩私。伏望聖慈。俯察衰蹤。追還成命。俾退司于祠館。以養疾于田間。庶幾愚分少安。羣言允穆。臣無任激切之至。取進止。

貼黃

臣伏蒙聖慈。令臣候朝辭日。不隔班。令閣門引見上殿。緣臣已罷政機。不敢久留。欲于十四日先次朝辭上殿。取進止。

辭免除知洪州劄子

臣伏蒙聖恩。除知洪州。兼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尋具奏辭免。續準御前金字牌。遞到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令臣疾速起發前去之任。臣契勘南昌上流。古稱重鎮。非才術足以辦劇。德望足以折衝。則何以撫寧一方。上寬憂顧。如臣涼薄衰病。不敢愛惜餘生。儻或上誤陛下寄委。則死有餘責。區區誠悃。具載前章。再念臣災禍之重。前月末。一兄喪亡。積憂傷心。氣血益悴。未能仰遵聖訓。兢懼隕越。言不能敘。伏望慈哀。檢會前奏施行。臣無任瞻祈迫切之至。取進止。

辭免知福州劄子

臣昨蒙恩除提舉萬壽觀策侍讀候朱勝非到發赴行在尋具懇辭奉詔書不允以臣犬馬之疾再具奏乞一在外宮祠未奉指揮已再具狀申都省外今準進奏官報已除臣知福州臣仰荷慈憐俯加器使多事之日豈敢辭難但臣本以衰遲不堪劇務力求閒外以便醫藥豈謂鴻私未愆復補帥藩況于七閩稍遠行闕寇難方靖民力未瘳海道防秋責任頗重宜得豪傑上寬顧憂豈臣衰疲可以倚辦不惟恐誤國事亦于私義未安不免披訴悃誠上瀆聰聽伏望檢會前奏追寢誤恩除一在外宮觀臣不勝懇迫之至取進止

貼黃

臣于今日十三日已交割職事與朱勝非訖見在紹興府城外聽候指揮伏乞睿照

乞張銳改除一郡劄子

臣伏觀聖旨除張銳知常州雖係兩浙制置使韓世忠奏差然臣承乏樞府預聞政事銳乃臣族叔而常州乃臣鄉里臣與世忠雖昧平生而銳亦非近屬竊恐清議不能無疑必謂臣私于宗姻以芘其鄉里不特于私義未能自安亦恐于公朝不能無累欲乞聖慈改差銳一別州軍差遣取進止

乞錄用曾紆劄子

臣訪聞三月二十七日諸路勤王檄至湖州知州通判與寄居官葉夢得賈安宅曾懋等議猶豫莫能決曾紆奮然起曰此逆順之理甚明夫復何疑促令張榜用建炎年號議遂定紆又令本州枷禁苗傅取軍

器人。令湖州守倅。皆被賞典。而紆首明大義。理宜襲錄。兼契勘曾紆。故宰相布之子。臣雖不識其人。采聽公論。皆言風力敏強。有可用處。雖少年跣弛。嘗絀吏議。閒廢已久。方今多事。人材難得之時。使爲監司守。臣必有可觀。欲望略賜旌賞。量材錄用。取進止。

乞落丁駿致仕劄子

臣伏見右承務郎致仕丁駿。昨任建康府上元縣主簿。到官未幾。致政而歸。恬靜安貧。不改其操。學行吏事。皆有可觀。今年方五十四歲。心力克壯。竝無疾患。若俾復從祿仕。不惟可以崇廉退之風。亦見聖朝無遺逸之士。欲望聖慈。與落致仕。臣屏居田里。偶有所知。不敢緘默。謹錄奏聞。謹奏。

移蹕吳門乞上殿劄子

臣以衰病九死之餘。自聞陛下移蹕吳門。理宜一覲天顏。乃蒙記憐。猥賜嚴召。勉策駑鈍。將次行闕。區區臣子之誠。竊願瞻望清光。少佈憇悃。伏望睿慈。令臣到闕日。不隔班朝。見上殿一次。取進止。

乞令范瓊討苗傅劉正彥劄子

臣伏聞苗傅、劉正彥在嚴衢之間。大肆猖獗。道路之言。謂王師小衄。將官王夜叉戰歿。審如所聞。亦不可忽。蜂螿有毒。理宜濟師。側聞已遣周望爲制置使。將兵前去。竊恐周望不曾用兵。兼人數不多。未必可恃。今聞范瓊將兵十萬。已到衢州常山縣。乞陛下親降御札。慰諭范瓊。委令措置。捉殺二賊。齎賜茶藥。以安其意。庶幾可以責辦。如有可采。乞速賜施行。取進止。

貼黃

臣又聞范瓊昨在淮西。嘗作書徧告鄰郡。辯壽春之事。非部曲作過。乃本府兵自爲亂。觀此亦有畏義之心。今瓊之來。必以苗傅之事勤王。因而獎用。必能効力。更乞睿察。

乞赴闕奏事劄子

臣蒙恩除知紹興府。迫于病衰。兩具辭免。伏奉詔書及聖旨不允。仍不得再有陳請。臣已恭依聖訓。力疾前赴新任。伏念臣一遠軒陛。再閱歲華。惓惓之義。切欲一望清光。及奏稟新舊任職事。伏緣元降指揮。限三日之任。仍具起發。及到任月日。申尙書省。臣恐稽違期限。不敢陳請。已自衢婺州前去交割職事外。欲望睿慈。許臣到任後。略赴行闕奏事。取進止。

乞措置捕戮李成劄子

臣聞善醫者先治其腹心之疾。而後及其四支。李成之在泗州。腹心之疾也。成于諸寇。最爲桀黠。今雖招安。訪聞擅自出兵。攻犯楚州。若更置而不問。則淮南非吾有也。淮南非吾有。則江左豈得奠枕而臥乎。道路之言。或謂李成已爲金人之用。雖未必然。理恐有之。將來秋冬。敵騎南牧。而成爲內應。則爲患豈止淮南而已哉。去年朝廷遣劉光世擊之。獻捷奏功。推賞惟厚。李成今日反更猖獗。則光世豈得泊然不以爲念也。欲乞睿慈。再委光世指置捕戮。使終其功。然李成賊徒不少。光世恐未能決勝。今聞杜充將至。若問道諭之。使與光世腹背進兵。又使王夔爲之援。則李成之衆易滅。伏望睿斷。早賜施行。庶幾不至養虎遺

患實社稷之幸。取進止。

又

臣竊見朝廷紀綱未立。威令不行。將士惰驕。盜賊猖熾。乃欲制禦四夷。其不可豈不明甚。李成近在泗州。前後叛服不常。最爲桀黠。名爲附順。實肆姦謀。非他賊之比也。今聞舉兵。輒犯鄆楚。其包藏之意。已復露見。不可不計者有五。臣試爲陛下陳之。成謂泗州形勢要害。爲咽喉之地。故必欲得之。則其用心。固可知矣。朝廷不得已而授之。遂據要害。扼吾咽喉。不可不討者一也。昨者亮之破宿州。實出其謀。聲言亮叛。自行襲逐。而實助其虐。然猶鼓行而西。不敢南牧。今據淮壖。遂逼行在。略無忌憚之意。不可不討者二也。或謂姓名合于圖讖。或謂相貌異于常人。脫或乘吾微弱之勢。逞其窺伺之謀。不可不討者三也。或謂金人已與之通。許以淮南。授以封爵。審或如此。秋冬敵至。與爲道地。則吾中國。豈復枝梧。不可不討者四也。防秋在邇。淮南爲要衝。而賊盜未除。何所設備。治兵積粟。成必沮撓。不可不討者五也。有此五事。使其未叛。亦當圖之。況其跡狀已著。可復緩乎。或謂彼衆我寡。未能必捷。臣以爲不然。師以順爲武。以直爲壯。在和不在衆。願所以用之如何耳。朝廷昨遣劉光世擊之。奏功甚衆。第賞甚厚。今日之事。光世當任其責。儻或光世兵少。不能辦此賊。則朝廷亦當悉吾重兵。北結杜充。併力翦除。又況此去淮甸。不過數舍。固非勞師以襲遠也。翦滅此賊。然後一意以防外侮。庶幾宗社可保。而中原可復。伏望睿斷。早賜施行。取進止。

按發將官周勉劄子

契勘本司昨緣撫州崇仁縣管下。未獲羣賊傅念五等作過。本司遣發修武郎湖南安撫司統領官周勉。將帶軍馬前去措置招捕。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周勉會合本處敦武郎兩州都巡檢張師顏等。分頭討捕。周勉下官兵與將兵士兵相遇。其將兵士兵認得係周勉下人兵。遂復回轉。其周勉下人兵。便將弓箭施放迎敵。其將兵士兵言說都是自家人。不須如此。其周勉下人兵。不從所說。一向趕殺。被傷人數不少。又差使臣孫成等四人。將兩州都巡檢張師顏。搦拽溪內。有忠訓郎城南巡檢竇全。當時前去勸諫。亦被微傷手指。其撫州通判趙士原。已將被傷軍員吳臻。及土兵符照等。驗下痕損訖。本司契勘周勉身為統兵官。出兵以來。未曾立到功效。卻將土兵吳臻符照等。不聽分說。趕逐傷害。巡檢亦有傷損。顯屬暴橫。理宜略示懲戒。本司除已將周勉罷統領官。拘留聽候朝廷指揮外。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

奏爲本司遣發修武郎湖南安撫司招捕盜賊統領官周勉。在撫州崇仁縣。輒將兩州都巡檢張師顏下將兵趕殺傷損奏聞。伏候敕旨。

論平江府災傷劄子

納都

契勘本府昨放過災傷六萬六千三百九十石有零。近據運使朱郎中到府。牒委通判別行委官檢視。及差湖州支使前來。本府通判請到五縣知縣。據逐官申所放災傷。續據人戶投狀。稱復得熟。及誤放過苗米。共計一萬三千六百五十三石六斗有零。甘認送納。某尋體訪前項災傷。各係積水去處。從來不曾開

開苗稅。遞年止作災傷放免。今歲雖是豐熟。其積水去處。元不曾耕種。本州及五縣官吏。見上司別差官。重行檢視。緣已係歲終無由驗實。慮所委官觀望回申。致被罪責。遂且以人戶申復得熟。量認數目。應副上司。某竊見今歲緣一熟之後。糴買數多。人戶輸納。已見費力。下戶已多逃移。今年所認一萬三千餘石。必致敷率人戶送納。顯屬騷擾。其米一萬三千餘石。于朝廷不繫多少。而在一方利害甚重。欲望矜念本府糴納數多。人戶不易。特與蠲免追納。設或所放。內有不實。緣于法許人告首。罪賞至重。將來或有告訴。其當時檢放官吏。自可依法施行。

小貼子

朱運使所有必令諸縣量認數目。蓋緣朝廷止憑朱運使申請。故割不覆實。而朱運使爲已申陳。故不敢以實有災傷。再申朝廷。伏望詳察施行。

昆陵集卷五

奏狀

論增置教授狀

右臣伏見六月二十二日聖旨。復置教授四十餘員。仰知睿明。留神儒術。雖在軍旅。不忘俎豆之意。然采聽公議。未能無疑。恭以國家自遭兵變。二聖播遷。鑾輿出狩。兩河之地。已陷于敵。西京關陝。尙爲敵巢。邊亭無臥鼓之期。潢池有弄兵之警。征役守禦。遠近騷然。行闕防秋。當在朝夕。雖講畫焦勞。廟謨深祕。四方萬里。不能戶知。但見詔音。增置教授。必謂先其所緩。後其所急。此不可者一也。崇寧以來。蔡京用事。舉天下皆置教授矣。餼廩所出。不可貲計。其所以教養成就之才。亦未見其愈于昔也。宣和之末。卒無救于禍亂。方今痛懲往謬。急所當先。覆車是遵。貽笑後世。此不可者二也。或謂土人猥多。無闕可授。姑欲以此撥遣滯留。臣聞爲官擇人。未有爲人而擇官也。況茲多艱。理宜省併冗員。裁節浮費。縱使未暇。豈當復增。況得祿私喜。不過此數十人爾。彼竊議而解體者。不知幾千萬人。此不可者三也。師儒之官。要在遴選。近制改科。參用詩賦。後進習經。懵不通曉。若取兼習詩賦。可爲人師者。誠恐今日。未易多得。姑徇一時之求。以失四海之望。未見其利。此不可者四也。其間借有試中教授之人。數固不多。自有祖宗以來。舊置教授窠

闕。因以除授。誰曰不然。昔叔孫通歸漢。弟子百餘人無所進。莫不疑之。通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搃旗之士。其後漢業既定。禮儀既成。拜爲奉常。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郎。諸生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蓋因時制宜。先後緩急。古今不易之道也。今陛下方居漢高之馬上。而公卿大臣。豈當出通下哉。伏望聖慈。明詔大臣。追寢已降指揮。俟軍務平定日。取旨施行。天下幸甚。取進止。

再論

臣近嘗具疏論列復置教授事。未蒙施行。臣竊謂學校建官。固爲美事。但無事之日。教養士類。粉飾太平。稍多何傷。在于今日。誠恐未可。所有利害曲折。已具前奏。臣又聞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故雖堯舜之聖。必度緩急之宜而有爲也。陛下上法堯舜以圖治功。時當艱難。理有先後。尤宜因時乘理。以求所急。願茲防秋在候。選將練兵。捍外治內。孜孜汲汲。如救焚拯溺。而乃增置教官數十員。何異適楚而北轅。救經而引其足耶。今謂士人多聚東南。舊任試中及合差之人。差除不行。因設官以與之。臣竊以爲過矣。夫試中之人。數目甚少。舊所有處。亦可除授。若爲舊任者多。則自行三舍以來。曾任教授者不可勝數也。若謂合差之人多。則不過及此四十餘人耳。此數十人雖喜于得祿。其間粗有知識者。固未必以爲然也。又況所不及者耶。方其無闕之可授。則人固息于僥求。及其有闕而不及。則人必懷于怨望。利害得失。固不一端。況崇寧以來。設官冗濫。無非徇一時之求也。卒致財殫力屈。強敵

內悔。貽陛下今日之憂。若以爲教授可復。則崇寧以來汎濫。煩冗官何憚而不復乎。伏望聖慈檢會前奏。亟賜寢罷。再取進止。

乞付告事人下御史臺狀

右臣伏見自崇寧以來。外則姦臣擅政。內則闍寺弄權。相爲蔽欺。以亂主聽。卒致禍敗。宗社幾危。陛下纂承親見。旣覆之車。深懲不遠之鑒。勵精政事。固宜內外臣僚。洗心滌慮。精白以承休德。而欺罔之風。猶未丕變。近者特降聖旨。爲剩員高貴。叫稱呂源行。下收買竹木。搭蓋席屋。出賃等事。令御史臺體究。本臺按驗。竝無實狀。尋具奏聞。乞降下告事人姓名。追呼照對。奉聖旨。高貴疎放。告事人竝不追呼。臣竊謂此事上聞。宜有所自。致煩特降睿旨。付之有司。實賴聖明。燭見事情。乃加攷核。設或不付有司。便行典憲。則一呂源固不足惜。人或謂陛下之聰明可欺。陛下之命令輕出。陛下之賞罰失當。一舉而三失之。所以累聖德者。豈細也哉。夫以陛下英睿天縱。而臣下猶敢誕惑如此。則罔上之心。可以按見。使其得逞。則變亂是非。以白爲黑。將何憚而不爲。伏望陛下特詔有司。如係朝廷之上。得于告言。則誣告之律。固當舉行。如緝捕人。直達聖聽。則罔上之誅。不容恕免。欲乞聖慈。檢會本臺先奏事理。降下姓名。以憑核治。庶幾防微杜漸。使小人有所懲戒。而欺罔之風息矣。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資攷關陞狀

右臣伏觀臣僚上言。京朝官竝替成資。以二年爲任。蓋以權一時之宜。少尉留滯失職之士也。然于資序

不可不正。祖宗以來，京朝官監當兩任而陞親民，親民兩任而陞通判，通判兩任而陞知州，守倅而上，多由堂除，則多替成資。知縣而下，皆由銓部，則皆替年滿。故知縣而下，必兩任六攷，而後關陞也。今若率以兩年爲任，則纔及四攷，便可關陞，而資序暗陞，爲患實大。何以言之？今朝廷吏部，每以知州通判闕少，差注不行，而爲知縣者，盡替成資而來，則關陞者必多，關陞者多，而無闕與之，將復有留滯之歎矣。臣愚欲乞知縣監當，雖以二年爲任，竝須兩任以上，實有六攷，方許關陞。如有可采，乞賜睿旨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辯正薛昌宋遠御筆罪名狀

右臣今月初六日，據朝散郎薛昌宋赴臺投狀，敘述宣和六年中，監左藏庫爲步軍司例物事，斷違御筆，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實爲非辜。乞敷奏改正者。契勘臣昨來備員察官，輪當推勘上件公事，具知本末。其戶部左藏庫，先于宣和六年閏三月內，奉御筆限兩日支步軍司廂軍例物。本庫已依限據已到支帖，盡數支訖外，有其餘數目，未有支帖到庫，無憑照支。其步軍司何灌，便作本庫不支申奏，畫下御筆，送臺推勘。尋根勘得所支例物，限內椿管竝足，依法候見支帖，方合支給。所有戶部左藏庫，卽無違御筆事跡。止坐有失申催支帖情犯，約係杖罪。具案奏聞，下大理寺。初亦約定杖罪。其後忽作違御筆處斷，實與元勘情法輕重，略不相當。蓋緣是時內侍梁平，先總領左藏庫，朝廷惡其擅權不法，罷平總領，平無所發怒，因以憤怨。雖大理寺兩次定作杖罪，竝令退換，又令梁平覈實，遂皆坐違御筆之罪。朝廷灼見非

辜。當年五月二十五日奉聖旨。令大理寺根究。仍令步軍司具析。既係未曾給降支帖。因何元奏內稱係未支數限一日。具析聞奏。纔行遣問。又奉御筆免勘疎放。于是命官追削者一十八人。吏杖脊者七人。惟戶部侍郎王義叔獨免除名。卽復差遣外。其餘雖累遇大需。稍已牽敍。而無辜之冤。終未昭洗。臣竊謂違御筆爲大不恭。大不恭爲十惡。立法太重。靖康之間。臣僚固嘗論列廢罷。又況初非違犯。止以一時小人弄權。而詔獄成案。一切不用。誣以十惡。濫孰甚焉。是時臣雖作勘官。目覩其事。不當言責。無由論奏。臣今待罪言路。仰當陛下明燭幽隱。宣達下情之時。深懲前日闍寺撓法之弊。不容有冤抑不伸。此薛昌宋詣臺雪訴。臣既知之。豈敢緘默。欲望聖慈。將一時被罪官吏。特賜改正。仍理元斷月日。更詔有司。似此之類。竝令檢舉改正施行。庶幾冤濫獲伸。感召和氣。仰副聖明欽恤之意。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置翰林圖畫局待罪奏狀

臣以孤遠一介。誤被簡知。擢登言路。艱難之日。固思捐軀自竭。以報異恩。每侍清光。敷奏之際。屢蒙獎納。則臣凡有見聞。豈宜緘默。比因論翰林畫局事。竊聞言者謂臣與郭康伯爲親戚。因其欲賃此屋。遂奏疏論列。臣雖至不肖。備位言責。豈敢輒緣私親。遂指爲朝廷之失乎。乃致上煩陛下。付之有司體究。情實震悸惶惑。不知所由。臣竊自念。風聞言事。固或得于親舊。設或康伯與臣有葭莩之故。則臣遂無所逃罪。偶幸康伯素非姻婭。然臣受知于陛下。而付以耳目之寄。識開才劣。不能仰稱任使。遂致有黨親之疑。覈實于有司。上辜陛下耳目之寄。臣何顏面。復廁朝列。伏望睿慈。早賜寬謫。以戒狂妄。臣見以疾病在假。無任

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謹奏。

再乞罷言職求外狀

右臣近緣論翰林書局事。或謂臣與郭康伯親戚。蒙付有司體究。尋具奏乞賜竄謫。今月九日。準尙書省劄子。奉聖旨。體究得臣無罪。令疾速依舊供職者。仰惟大恩。莫知報稱。迫于私義。尙敢瀆煩。伏念臣誤辱聖知。叨居言責。當明主焦勞于上。實羣情竭盡之時。居多妄發之言。數冒蓋高之聽。仰日月之必照。每示優容。質鬼神而無疑。敢懷阿比。覬少裨于盛德。知自効于孤忠。不謂恣愚。乃貽謗譏。期逞中傷。臺諫之計。遂忘欺罔。君父之嫌。上煩睿察。覈實于有司。退省孤危。措躬而無所。非因辯正。豈得保全。由臣素望不高。周身無術。備員六察。亦旣數年。代匱副端。已踰半歲。精神疲于智慮之不敏。罪戾積于仇怨之寢多。職當糾于官邪。身自貽于吏議。雖丹書幸免。寧無竊鈇之疑。而白簡仍裁。終有吹齋之戒。復將就列。何所寄顏。況臣災難相仍。疾病頓作。已寬百譎。豈遑自爲安便之圖。正屬多艱。誠恐上誤使令之意。儻蒙矜貸。未忍竄流。欲望睿慈。止罷言職。改授在外。合入差遣。庶下安于愚分。亦旁弭于人言。益誓糜捐。以酬造化。臣見在病假。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奏。

辭免萬壽觀申都省狀

準尙書省劄子。奉聖旨。除某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仰荷聖王簡記之私。朝廷收拾之意。宜不復有辭。重念昨忝政途。以疾得請。曾未數月。起以近藩。而自領郡以來。所苦增劇。加之煩暑。引飲過多。兩目昏花。不能

久視兩脛酸弱。不能久立。精神憤耗。日就衰殘。已嘗具奏乞外任宮觀。今者伏蒙昇琳館之優閒。陪金華之講讀。日奉朝請。不勝寵榮。但以病軀。不容勉強。若復貪冒。必致顛隳。伏望敷奏。追寢成命。改授外祠。除已具奏辭免外。須至申上者。右謹具申尙書省。伏候指揮。

再辭免奏狀

臣伏蒙聖恩。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尋具奏乞改差。一在外宮觀。今月十六日。奉詔書不允。臣仰戴大恩。不知所報。固宜祇承明命。力疾造朝。然臣迫于不得已。不敢避再三之瀆。以祈哀憐。伏念臣本以病衰。退休祠館。曾未累月。起臨大藩。屬緣促迫。啓行。不敢再三避免。尋聞睿訓。黽勉到官。而視事以來。日加衰茶。其詳已具前奏。不敢重復上浼宸聰。況殊庭經幄。職事清優。儒者至榮。非不貪戀。實以筋力難強。不容俯默。偷安。伏望陛下。推天地之德。父母之慈。檢會前奏。除一在外宮觀。歲月之間。休養復平。別有使令。敢不竭盡犬馬。以酬恩遇。臣不勝祈懇迫切之至。取進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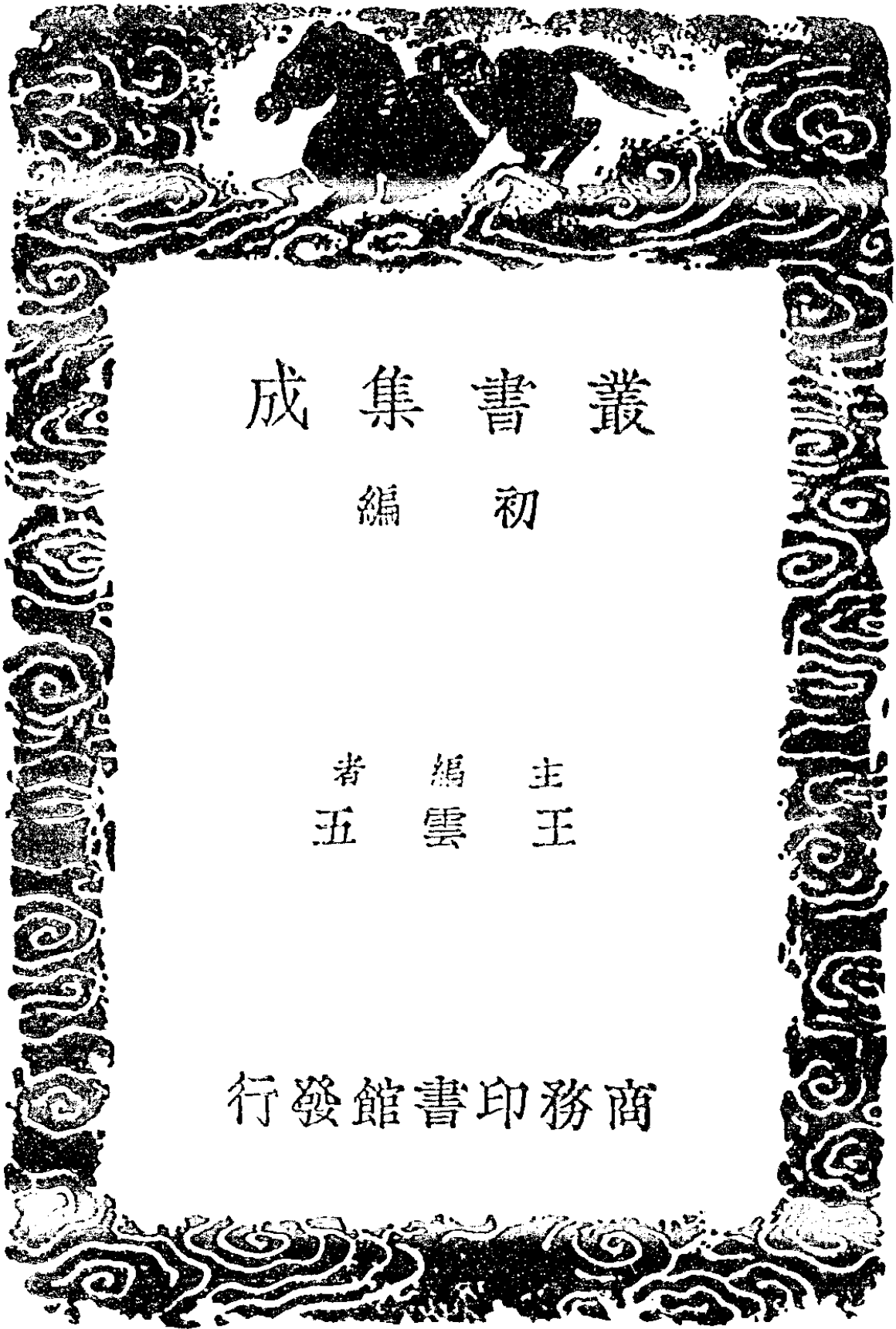




972

毘陵集附拾遺

二



叢書集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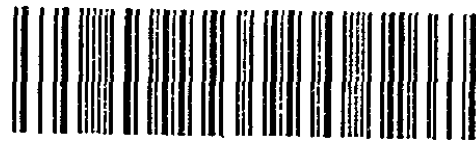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集 陵 昆
遺 拾 附
(二)



3 0649 7932 5

撰 守 張

毘陵集卷六

表

謝賜對衣金帶鞍馬表

討論潤色。已懼空殫。衣被服乘。更蒙蕃錫。冒寵章而增悻。超禁路以知榮。中謝伏念臣久安龍具之貧。居豈識蟻封之賦。足躡孤寡。援誰憐范叔之寒。災禍冥心。久悟塞翁之失。竊重金之顯服。跨沃轡之名駒。病骨支離。睿恩優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而徧物。哲以知人。駿骨而市千金。灼知誠意。狐裘之非一腋。務盡衆長。乃捐在笥之珍。曲示解驂之惠。臣敢不仰思藩飾。俯効馳驅。束帶而使與言。儻不愧搢紳之列。據鞍而示可用。庶幾逃負乘之譏。

謝宣諭詔書表

臨遣星輅。撫傷痍之遠俗。俯頒帝綍。形惻怛之溫言。仰睿治之東漸。騰歡聲而北拱。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躬禹勤儉。性湯寬仁。總攬權綱。體德刑于冬夏。巡行方嶽。省耕斂于春秋。顧黎元久困于干戈。慮詔令徒施于牆壁。深求民瘼。益固邦基。尚憂聖澤之未宣。分遣使華而申諭。選求時望。假之憲府。以重其事。權賜對便朝。付以璽書。而稽其課最。欲大蘇于凋瘵。期盡埽于煩苛。武夫感涕以銜恩。癯老扶攜而覩化。臣猥



085
1124
2:1973

司屏翰。謬布教條。念久侍于清光。亦粗知于德意。坦然明白。奉以周旋。何止楚王拊三軍而挾纊。敢師漢吏。期千室之鳴弦。

謝除御史中丞表

代言西掖。未施翰墨之勞。執法南臺。復叨耳目之寄。已試無狀。拜恩有加。中謝。臣聞國敗由于官邪。必借重于紀綱之地。主聖然後臣直。故樂聞夫藥石之規。茲明辟反正之初。當寶祚阡危之際。要使姦邪不起。凜如猛獸之在山。論說無疑。沛若巨魚之縱壑。庶拾遺而補過。或救溢而扶衰。如臣性甚慤而不移。技易窮而寡偶。早從吏役。久已敝于精神。晚綴朝紳。老不堪于憂患。因緣遭遇。冒昧獎知。踐兩省之近班。曾乏論思之益。更三院之要任。但增仇怨之多。儻非假寵于蓋容。何以分憂于宵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神思經緯。聖武布昭。任賢使能。以圖中興。廣覽兼聽。以通羣下。鼎新庶政。方瞻浴日之光。克受衆長。俾盡回天之力。致茲么麼。亦有叨逾。戒虛美之熏心。敢覬容容之福利。忠言之逆耳。尙幾諤諤之昌。或有効于萬分。誓不辭于九隕。

謝除禮部侍郎表

病衰自列。念無補于艱危。量廣兼容。尙叨塵于嚴近。循牆莫獲。踏地難勝。中謝。伏念臣竊第于上皇臨御之初。久服勞于州縣。賜對于陛下中興之旦。遂叨侍于冕旒。游充耳目之官。圖竭股肱之力。恐無一得。窮有百罹。精神疲于思慮之煩。病瘁甚于驚憂之後。力致顛天之懇。仰丐投閒。敢懷擇地之私。但期道責。逮

辭榮于專席。乃承乏于貳卿。將使論思。則已試罔功。復有曠瘵之懼。止充員品。則于時多故。豈無尸素之慙。具瀝危衷。繼申前請。敢謂包荒之度。特寬犯上之誅。傳溫詔之褒揚。曲煩近弼。察寒蹤之孤藐。留真本朝。仰厚德之不貲。揆初心而有覲。強顏就列。力疾造庭。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駕御英豪。而大有爲。拔去凶邪。而罔不服。優容臺諫。廓通遐邇之情。眷禮臣鄰。曲盡始終之遇。願惟藁質。亦玷鴻私。念正人端士之言。書紳自勵。報厚地隆天之施。刻骨爲銘。

謝除翰林學士表

句閒避劇。旣叨碧落之林。舍短用長。復冒承明之直。接俊遊之翰墨。動榮觀于綏紳。寵不獲辭。覩無所寄。中謝竊以發施大號。出于絲綸。鼓動多方。孚若卜筮。雖險阻艱難之日。資討論潤色之工。視草而報淮南之書。上增嚴于國體。扶杖而聽山東之詔。下期合于人心。如臣性蔽謏聞。道非深造。詩書託業。初有意于壯行。章句決科。老自慚于少作。適逢辰之尙武。殆絕筆于摛文。方須長劍之銛鋒。安取毛錐之用末。乏黃鐘之雅奏。遽容瓦缶之鳴。頒詔綽之便蕃。躋禁林之密勿。願囊書羽檄。未清郊壘之驚塵。而蓮燭錦袍。猶想鸞坡之盛事。叨蒙已極。報稱未知。伏遇皇帝陛下。堯舜惟仁。禹湯罪己。攷圖數貢。體天心全賦之仁。任賢使能。啓王室中興之運。憐臣託傾搖之孤跡。終賜保全。察臣無左右之先容。每垂親擢。躡登鼇禁。仰玷龍光。謹當緝散骸之陳言。袖廢忘之舊學。曲留朝宇。已銘正人端士之褒。助發德音。期感悍卒武夫之涕。誓殫千慮。圖報萬分。

謝宮觀表【案】此不著宮觀之名。據宋史高宗本紀及張守本傳證令當是紹興元年八月罷參知政事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引分投閒實緣衰病。籲天有請。仰沐慈憐。名參祕殿之清。職任真祠之佚。拜恩優渥。撫己兢慙。伏念臣稟性至愚。謀身甚拙。早從言責。寔冒獎知。初無借助之游談。徧歷高華之妙選。得時則駕。豈虞富貴之危機。直道而行。竊慕聖賢之往躅。奚經綸之小補。積尸素之深憂。況迫衰殘。久妨賢路。輒伸悃悞。屢瀆宸旒。敢謂天明。不違人欲。許辭榮于政地。俾就祿于祠庭。雖三徑已荒。無復鄉閭之舊業。而一瓢可樂。終爲聖世之幸民。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徧物之堯仁。懋勤邦之禹績。兼收羣策。宏濟多艱。于小大之臣。各極其器能。而進退之禮。曲全于體貌。遂令孤藐。終獲便安。繫天蓋地容。莫報君親之賜。雖山深林密。敢忘畎畝之忠。

謝除知紹興府到任表

領大滌之洞天。方養疴于故里。懷會稽之印綬。承異寵于名藩。拜恩不貲。省己增懼。中謝伏念。臣奮身寒遠。操術迂疎。早辱聖神之知。寔階政事之選。曲學泥古。既已昧于經權。直道事君。初不擇于夷險。果由踰分。遂蹈危機。爭前而媒孽者。煽浮言之百車。附下而文致者。溢謗書之盈篋。告曾參而三至。理或可疑。畏揚震之四知。初無甚媿。賴睿明之洞照。察愚悃之無他。卒蒙全度之仁。俾遂投閒之請。不能者止。乃分之宜。重緣多病早衰。永甘棄置。敢謂曲成善貸。復預使令。眷懷帷幄之舊臣。榮昇股肱之近郡。矧是肇新府號。久駐蹕聲。履句踐之故棲。厲嘗膽枕戈之志。想神禹之遺迹。服卑宮菲食之勞。故此迴鑿之初。示同留

鑰之重。再命而僂。曾遜避之靡容。一節以趨。豈衰遲之敢憚。經由行闕。賜對便朝。進瞻法座之顛印。恍若鈞天之夢想。親被訓詞之溫厚。粲然華袞之褒榮。近比所無。叨蒙至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虞舜之孝悌。可通神明。法文王之憂勤。能治內外。博求良翰。共濟康功。念茲遺簪墜履之餘。付以阜蓋朱轡之寵。紆丈二之組。視印云初。瞻尺五之天。望雲伊邇。謹當黽勉從事。平易近民。宣布恩言。庶少蘇于凋瘵。申嚴條教。期漸弭于姦偷。報國之心。捐軀是力。

謝紹興府行宮賜本府充治所表

六飛回馭。想清蹕之餘音。一札疏榮。復黃堂之舊觀。吏民交慶。屏翰增嚴。中謝竊以總帥七州。提封八縣。聽事所在。相攸允宜。鑑水環城。奠禹巡之沃壤。龍山負海。面秦望之奇峯。會逢輦轂之駐留。煥發湖山之深秀。逮旋法駕。實擬陪都。屬行殿之久虛。眷守臣之僑寓。乃捐管鑰。以重藩維。家在樓臺。真踐詩人之勝。戟森兵衛。稍知州將之雄。居靡敢安。恩豈無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勵精以復境土。布德以綏邇遐。俯稽晉文桑下之言。懷安是懼。遠跡漢高馬上之略。暴露靡辭。復矜羣下之宣勞。惟恐一夫之失所。方書下下之攷。遵享潭潭之居。廣廈千間。已免震凌之患。土階三尺。尚存簡素之風。忝帷幄之舊臣。拜駢轡之新寵。一日必葺。敢忘前哲之規。四方于宣。期壯輔藩之勢。

謝除知福州到任表

召還經幄。猥荷記憐。就易藩封。謬叨委寄。布宣聖德。慰諭遠民。皆云遣政事之舊臣。可以識朝廷之至意。

望雲仰戴。夾道歡呼。始拜命以兢惶。既入疆而感涕。中謝。惟昔甌、粵、險遠之地。爲今東南全盛之邦。八郡分支。封圻廣袤。三山鼎峙。形勢尊雄。向由劇盜之震驚。尋苦戍兵之供億。公私垂罄。井邑就荒。加以田疇亢旱之餘。仍當海嶠防秋之日。宜有撥煩之略。以爲善後之圖。伏念臣才歷試而不長。命數奇而寡。與政圖三載。曾莫紀于勳勞。輔郡兩時。亦未聞于課最。既遭譴訶之域。遽陪清燕之閒。第迫病衰。力祈退縮。豈謂中宸之眷。復分南顧之憂。不敢固避。以貽擇事之譏。尙期力行。以勉報德之效。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廓蓋容于天地。躬勤儉于家邦。明以見幾。仁不遺察。念臣久侍帷幄。知勤恤之爲先。憐臣嘗備藩維。粗安靜而不擾。濬發獨斷。申加茂恩。再念臣本出睿知。最爲孤藐。粗由直道。不敢愛身。願惟閩中。稍遠行闕。俗旣織。嗇以趨利。士多請寄。以爲姦。固當守法奉公。以絕貪冒之私。不敢違道干譽。而懷畏避之計。專求民瘼。以固邦基。諒無遠而不聞。幸容光之必照。挾知馬問牛之術。雖媿昔賢。易帶牛佩犢之風。願師循吏。

應詔論事詔書表

臣某言。伏奉詔書。以御敵之初。善後之計。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可悉條具。來上者。殘孽宵奔。慨念治安之策。虛懷晝訪。寵頒深厚之詞。命旣重而難勝。口欲陳而罔措。中謝。伏念臣學膠古始。智昧幾先。葵藿之心。雖不忘于存闕。芻蕘之論。曾何補于籌帷。屬寇亂之不平。廓規模而遠覽。豈伊衰謝。亦預咨詢。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果斷而大有爲。指麾而無不服。信順得天人之助。安強本道德之威。湯政克寬。亦大昭于聖武。禹功不伐。仍下拜于昌言。益思善後之圖。以復無前之績。煥絲綸之溫詔。昇簪

履之舊臣。德意所存。中興可必。愚衷雖竭。下策何施。仰清問之不遺。庶片言之或補。終虞蹇淺。莫贊都俞。紙玩細書。忝盛文之賜札。慙非新語。可稱善于終篇。

謝走失編管人放罪表

徙鄉之惡。宜謹防閑。失職之愆。自甘竄斥。敢謂兼容之度。曲推善貸之仁。中謝伏念臣才不足以達庶事之經。權智不足以察小人之情。僞況乃病瘁。困于劇煩。顧姦慝逋逃。雖有司之不戒。而教條疎闊。亦長吏之非才。欲警官常。宜從吏議。方席藁以俟命。遽出綍以疏恩。不汝疵瑕。猶天覆燾。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宥過無大。御衆以寬。謂建廈非止于一枝。故張網必開其三面。原情定罪。既嚴主守之科。觀過知仁。曲全體貌之意。敢不鞭其不及。圖以自新。仰思全度之私。俯誓捐軀之報。

謝乞宮祠詔不允表

嬰疾病之支離。籲天有請。拜訓詞之溫厚。躋地難勝。恩未慙而技窮。感既深而涕隕。中謝伏念臣一遠軒陛。違閱三秋。數奉絲綸。連牧兩郡。宣布中和之政。拊循凋瘵之民。期德意之遐孚。豈勞心之敢憚。久纏羸疾。竄身已類于清漳。不任劇煩。臥閣殆同于東海。深虞瘵曠。遂露忱誠。非敢專圖安便之私。實恐上誤使令之意。未蒙賜可。更假褒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大包荒。仁深念舊。以嘗承乏于帷幄。或可借重于藩垣。故雖衰遲。不忍捐棄。報乏葦年之政。宜卽譴訶。賜先一札之書。猥叨勞勉。儻未先于溝壑。誓仰答于乾坤。

謝再乞宮祠賜詔不允表

晚境臥疴。忱詞屢瀆。至仁藏疾。溫詔嗣頒。恩既渥而言殫。感益深而涕隕。中謝伏念臣起自三吳之故里。洵更兩越之名藩。意廣才疎。心勞政拙。願七閩雖稍遠。在諸路爲最優。姦盜翦除。民方奠枕。雨暘順適。歲有積倉。使臣自擇以居。易地豈復加此。況于衰謝。豈不懷安。但以稟氣素孱。衛生仍拙。節宣無術。致六診之陰乘。湯劑罔功。逮三醫之徧謁。遂披情赤。仰叩穆清。庶幾少避劇煩。暫休羸瘵。亦匪專爲便私之計。誠恐自貽曠職之誅。豈謂慈憐。尙闕俞旨。頌坦明之帝制。申賁孤蹤。瞻咫尺之天威。敢違睿訓。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天大。湯聖日躋。久任以責成功。兼容而收衆智。故雖病瘁。不忍棄捐。再念臣視息僅保于餘生。精爽未還于舊觀。媿丙少卿之德。寧復饗封。非汲長孺之賢。詎能臥治。終虞瘵敗。上玷使令。誓殫體國之誠。庶幾孱朽而靡鈍。尙有首丘之志。終期置散以投閒。

謝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表

臣某言。準告授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者。三年懷綬。訖無外屏之庸。一節賜環。寵預邇英之列。撫病軀之晚。省舊學之荒唐。雖屢瀆于聰聞。曾莫回夫渙汗。中謝竊以本朝崇講讀之制。蓋容因事以建言。上聖啓恢復之圖。尤欲酌今而稽古。自非學該流略。識洞經權。何以上廣睿明。少裨政化。臣之已試。寧不自知。初誤辱于獎憐。遂徧更于華要。周旋二府。每慙意廣而才疎。師帥一方。自笑心勞而政拙。向非聖明之照燭。久爲讒慧之甘心。旣追譴訶。復叨收召。庀職琳館。旣無倥傯之勞。敷經露門。仍奉清閒之燕。誰與爲地。命

實自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睿智有臨。緝熙是力。稟既高于天縱。德更就于日新。安用詩書。陋高皇之不學。先訪儒雅。知光武之中興。致茲孤藐之蹤。獲備詳延之數。受三鍾十束。終自媿于支離。讀八索九丘。詎能追于倚相。試圖自竭。仰稱殊私。尙期從欲之深仁。俾遂投閒之素志。

謝除知平江府到任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知平江府。已于十二月十三日到任。交割職事訖者。忱詞屢瀆。方甘斧鉞之誅。睿瞻有加。更冒藩維之寄。布宣德意。周覽民風。咸云輟帷幄之舊臣。所以惠朝廷之近地。雖傷痍之未復。知休息之有期。責望甚深。兢慙罔措。中謝伏念臣才不足以任重。智不足以見微。向以樸忠。親逢睿獎。周旋政路。但知數馬之恭。鎮撫帥垣。僅戢帶牛之俗。甫去朝而再閏。蒙趣召于三秋。溫詔嗣頒。脩途夙駕。密陪清燕。榮冠邇聯。第迫衰殘。久苦負薪之疾。坐尸寵祿。蔑聞橫草之勞。再三瀝危悃于冕旒。萬一報大恩于香火。豈謂隆天之博施。未忍棄捐。復分便地之名藩。曲加任使。況闔廬之故國。爲行殿之陪都。門號龍蛇。悅已迷于陳迹。臺遊麋鹿。驚復見于明時。地名富庶。而帑廩屢空。歲幸豐登。而孳亡載道。夫豈旣愆之力。可收共治之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勤儉守邦。欽明迪德。網羅衆俊。休休焉如有容。體貌大臣。下下以成其政。謂臣守兩越之地。粗免瘝官。付臣以三吳之民。更觀來效。親承褒語。不許辭榮。臣敢不瘡身以字民。力疾以從事。儻能小補。其敢告勞。驟遠楓宸。實馳魂于象闕。願瞻梓里。庶經始于菟裘。尙期終惠之私。俾遂養疴之志。

謝乞宮祠賜詔不允表

臣某言。近具奏乞在外宮觀一次。今月五日。伏準詔書。所請宜不允者。冒貢忱詞。期遂養疴之素志。俯頒溫詔。猥蒙藏疾之深仁。假寵便蕃。撫懷震惕。中謝伏念臣名浮于實。用過所長。二府徧更。守樸忠而自信。三州詳試。慙善狀以無聞。福既過而擬災。氣早衰而被病。茲睿哲大有爲之旦。正臣工思自盡之時。固將効州縣之微勞。庶或佐朝廷之大計。心勞政拙。欲陳力而不能。外強中乾。歎衛生之無術。與其坐俟曠療之責。曷若亟披悃愾之愚。暫解麾符。庶少親于藥石。未頒俞旨。復申錫于絲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廓上聖之英姿。建中興之偉業。雅重牧民之寄。不忘念舊之心。知臣粗歷蕃宣。當更責成于悠久。謂臣雖嬰疾恙。猶堪臥治于平時。坦然深厚之詞。賁此藐孤之跡。疏恩至渥。悅瞻咫尺之威。避事有嫌。且懼再三之瀆。欽承睿訓。勉竭駑材。儻後效之可圖。豈餘生之足惜。

謝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表

臣某言。昨知平江府。以疾病奏乞宮觀。五月十九日。準敕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卽時望闕謝恩。祇受交割府事。與次官訖。沈疴淹久。屢控忱詞。盛德包荒。曲從私欲。釋蕃宣之叢劇。卽隴畝之便安。朝拜茂恩。夕有生意。中謝伏念臣夙稟庭殘之質。復乖衛養之宜。李廣數奇。第知安分。長卿多病。每懼療官。方聖主大有爲之辰。宜羣工思自盡于下。亦圖策勵。少答恩私。事與願違。氣隨志索。況以郡處股肱之要。其可冒居。豈伊病在膏肓之間。而能臥治。獲伸危悃。仰恃至明。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治格九功。武昭七德。責

成近弼。坐收破竹之功。加惠舊臣。深軫負薪之疾。故雖衰謝。不替初終。獲依晚景于松楸。庶遂首丘之願。尙保餘生于蒲柳。敢忘體國之心。

謝南郊大禮加食邑表

臣某言。準告以郊祀大禮赦恩。加食邑三百戶。尋具辭免。奉詔書不允者。歲禮對天。曾豆籩之莫預。疏恩加地。尙簪履之弗遺。未獲懇辭。亟聞申命。中謝伏念。臣壯心凋落。病骨支離。理故國之丘園。稍休暮景。奉真祠之香火。少報天恩。會三歲之親祠。蒐多儀之久廢。禮樂明備。神祇宴娛。竣事園丘。想靈旂之來下。均釐寰宇。仰睿澤之芴流。欣際難逢之辰。叨蒙多與之邑。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受天全付。躋世中興。孝允格于幽明。誠克參于高厚。卜年卜世。符三代有道之長。饗帝饗親。致四海以職來祭。雖莫瞻于盛典。亦竊冒于殊榮。曠然三宥之仁。普霑赤子。假以一成之地。增賁陳人。未填溝壑之間。終効涓埃之報。

謝加食邑表

臣某言。準告食邑三百戶。尋具辭免。伏奉詔書不允。已望闕謝恩。祇受訖。配天之澤。光被縣區。加地之榮。猥霑衰質。控辭靡獲。登受惟慙。中謝伏念。臣學不造于淵源。器僅容于圭撮。虛名浮實。寵祿逾涯。茶然頽暮之餘。惕若滿盈之懼。際中興之盛旦。慶絕古今。廓丕冒之深仁。榮均遠邇。抱疾久尸于祠廡。申恩復衍于爰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聰明以有臨。神武而不殺。兢兢業業。外銷北顧之憂。洩洩融融。內盡東朝之樂。茲蒙休于上帝。遂加惠于微臣。明試以功。曾乏絲毫之補。多與之邑。尤慙綸綍之華。誓虔香火之緣。仰

効岡陵之祝

謝明堂加食邑表

臣某言。準告以明堂禮食邑三百戶。尋具辭免。今月二十三日。準詔書不允。已卽時望闕謝恩。祇受訖者。褥禮熙成。莫預執籩之列。湛恩溥博。叨蒙加地之榮。懇避弗諧。欽承有醜。中謝伏念臣。凡材蹇淺。病質龍鍾。膺獎用之過隆。懼滿盈之必覆。周旋近服。壤連三輔之優。蒐講上儀。目斷九筵之遠。念祖宗之故事。眷帷幄之舊臣。或計陪祠。預頒召節。自敵騎長驅之後。非禮文備舉之時。雖未靖于艱虞。猶不忘于慶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恩被動植。孝通神明。循息馬論道之規。正嚴父配天之義。靈旂來燕。知多福之永膺。霑澤旁流。合庶民而敷錫。肆衍爰田之賦。增榮分閫之嚴。漢石二千。已冒孝宣之重寄。齊邑三百。終憂伯氏之非宜。尙勉効于糜捐。期仰酬于優渥。

謝生日禮物表

門弧在旦。方深顧復之恩。宸綍自天。叨被便蕃之錫。家庭榮耀。里巷驚嗟。中謝伏念臣。謬忝政塗。洊更歲籥。雖勉殫于淺拙。曾無補于艱危。慙懼空餐。侵尋晚景。劬勞罔極。復悲載育之辰。恩紀有加。更竊大烹之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臨海宇。子惠臣工。曲推體貌之誠。俾盡股肱之力。雖茲多故。不廢彝儀。佐家食以屬厭。無復及親之養。拜鴻私而勵翼。永肩報主之身。

謝傳宣撫問表

臣某言。今月十六日。伏蒙聖恩。差入內侍省東頭供奉官睿思殿祗候黃克柔。傳宣撫問者。未能五月而報政。方懷尸素之羞。仰惟一視以同仁。泅沐撫存之渥。使華洎館。與誦載塗。豈惟寒陋之增華。咸識聖明之念舊。中謝伏念臣才疎鍾竄。景迫衰殘。繼叨剖竹之榮。雖殫志力。數困負薪之疾。蔑著事功。已荷優容。更垂簡記。臨遣王人之重。俯傳天語之溫。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正五事以承天心。推赤心而置人腹。眷股肱之輔郡。德澤宜先。軫帷幄之近臣。寵私未慙。每曲形于慰藉。以增重于觀瞻。而臣體方中于沈疴。神未還于舊觀。固當自力。思稱所蒙。倦鳥知還。終冀逃于曠責。靈蛇銜報。庶獲勉于後圖。

又

臣某言。今月初二日。伏蒙聖恩。差入內侍省東頭供奉官主管史館諸司鄭毅。傳宣撫問者。澤國承流。蔑著蕃宣之效。星輅傳命。滄瀕深厚之詞。仰聖眷之有加。願微蹤之豈稱。中謝伏念臣猥以凡器。早踐要津。荷丹辰之誤知。入陪二府。叨朱轡之重寄。出殿三州。志大何爲。性疎寡與。毫髮莫聞于補報。筋骸屢困于沈縣。周旋郡舍之幾時。絡繹使車之及境。溫言甚寵。重拜知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大兼容。智明旁燭。憐簪履之舊物。曾侍燕閒。錄屏翰之微勞。益隆體貌。衰遲自省。榮懼交并。雖撫字爲勤。未有及民之善政。而寵光若此。敢忘致主之初心。當益勵于後圖。誓無慙于晚節。

謝中使傳宣撫問表

臣某言。今月初二日。伏蒙聖恩。差入內侍省東頭供奉官林茂。傳宣撫問者。叨紆郡組。未聞襦袴之謠。

就遣使輶。俯資絲綸之寵。吏民改觀。山水增輝。中謝伏念臣。夙被簡知。久陪嚴近。洵臨帥閫。錄屏翰之微勞。還侍學帷。極儒生之榮遇。而臣久苦陰陽之寇。復冒風波之塗。力丐就閒。屢投誠于黼扆。曲蒙從欲。更假寵于藩垣。慙德意之未宣。辱溫言之遽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臨寰海。子惠臣工。愛民務極于撫綏。念舊加隆于禮貌。尤軫羈孤之跡。特頒深厚之詞。煖然似春。載榮蒲柳之質。就之如日。但傾葵藿之心。誓勉効于微勞。庶仰酬于異眷。

謝中使傳宣撫問兼賜夏藥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差入內內侍省東頭供奉官史彬。傳宣撫問。兼賜臣夏藥一銀合者。輟九重之近密。俯資溫言。軫三伏之炎歊。寵頒珍劑。恩非常擬。感溢情涯。中謝伏念臣。一去闕庭。再罹寒暑。餘齡晼晚。病骨支離。未酬覆燾之私。每迫陰陽之寇。欲逃瘵敗。歸乘下澤之車。敢謂記憐。賜加上池之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坐恢遠略。力致中興。在知人。在安民。不泄邇。不忘遠。察臣久陪帷幄。粗忠樸而無他。以臣遠守江湖。假威靈而增重。閱歲華之始半。辱使驛之洊臨。敢不勉竭疲駑。少圖補報。俗期無犯。田收賣劍之牛。病或有瘳。身效銜環之雀。

謝中使傳宣撫問賜臘藥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差入內內侍省黃門幹辦祗候庫羅公彥。傳宣撫問。兼賜臣臘藥一銀合者。叨分闈寄。政未報于葦年。申遣使輶。來不遠于千里。綸言假寵。奩劑分珍。枯朽生光。湖山改觀。中謝伏念臣。初無術

業。誤辱獎知。兩陪帷幄之嚴。四領藩垣之重。光陰易失。悲急景于虞淵。疾病相仍。竄類身于漳滏。屢辭劇寄。尙閱兪音。軫歲晏之嚴凝。輟禁庭之近密。細書一札。具昭體貌之誠。良藥萬金。庶起膏肓之疾。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日月容光之必照。天地成物而不遺。垂憐簪履之餘。曲霑雨露之施。願天威在上。不咫尺之違顏。觀德化之成。願須臾而毋死。已銘心而戴德。誓隕首以酬恩。

謝乞宮詞詔不允表

臣某言。近以衰病。具奏乞在外宮觀。先準詔書。所請不允。尋兩具奏。乞檢會前奏施行。各準尙書省劄子。奉聖旨。依已降詔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者。既衰且病。屢控忱詞。宜去而留。實迫威命。被恩感涕。省己兢慙。中謝。伏念臣初知許國之小忠。終乏濟時之遠略。誤蒙勸獎。受任超逾。悲朽質之凋零。重私門之災釁。茲備員于脩水。直臥治于清漳。人棄干戈。幸少休于卒歲。日從湯劑。幾不保于餘生。誠恐終誤使令。力陳悃愾。紆十行之賜札。曲形厚下之私拜。三命于循牆。猶負瀆尊之懼。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立國以德。用人無私。知遠民之難安。共理爲重。戒郡符之數易。久任是圖。察臣有翦除姦盜之微勞。憫臣嘗參預政機于累歲。雖云抱疾。未忍投閒。敢不俯策鷲材。仰祇明訓。黽勉從事。姑稍効于捐軀。疾痛呼天。尙必期于從欲。謝除知紹興府到任表。宋史高宗本紀建炎四年五月以張守參知政事紹興元年八月罷六

中所云兩叨政地也。合證本傳初罷參知政事。則知紹興府。知福州。知平江府。再罷。則知婺州。知洪州。復知紹興府。此表中所云。釋上流之重寄。又云。類竊藩符也。舊誤置斯表于初除知紹興府謝表之前。今序訂移此。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知紹興府。充兩浙東路安撫使。臣已于本月二十四日到任。交割職事。訖釋上流之重寄。善狀無聞。分近輔之名藩。寵靈加渥。扶衰就道。觸熱到官。父老咨嗟。豈意十年而復至。教條習熟。不煩三令而自孚。既便且優。以榮爲忤。中謝伏念臣兩叨政地。頻竊藩符。皆道曠瘵。率由全度。年齡晚。道德有負于初心。疾病沈綿。神明未還于舊觀。加以恭功之慘。相仍于私室。軍旅之事。未靖于中原。積憂所熏。生理幾盡。欲褰裳濡足。則力有不逮。欲處蔭休形。而志有未諧。固思漫効于糜捐。終恐無裨于政化。下陳蕃之榻。已莫繼于前修。懷買臣之章。懼難圖于後效。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紹隆丕祚。力致中興。聖白日躋。殆五帝其功不及。順由天助。符三代有道之長。捷音累聞。敵氣遄沮。益務培于基本。尤遴簡于蕃宣。察臣處心。樸忠而無他。可以布宣德意。謂臣爲政。靜治而不擾。粗能銷弭姦偷。不忍遐遺。特從內徙。願技能已試。類旣祭之土龍。而齒髮更衰。媿來迎之竹馬。圖報僮仆于毫髮。養痾期返于丘園。

謝宮祠表

臣某言。昨知紹興府。以衰疾再具奏乞宮祠。準敕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者。痼疾益侵。弗容強勉。忱詞繼上。遂沐矜從。釋劇郡米鹽之勞。卽真祠香火之奉。感深增忭。恩大莫酬。中謝伏念臣蚤誤獎知。備更華近。五分郡紱。兩玷輔藩。屬抱病以連年。歎衛生之無術。以湯劑爲飲食。以方論爲詩書。身慮亡聊。第覺餘生之可厭。王事靡盬。更懷失職之深憂。瀝危悃以叩關。賜俞音而出綽。旣寬百譎。復俾再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明大燭幽。仁深念舊。指麾卻敵。坐申道德之威。器使隨才。內擴中和之化。處臣之禮。每隆于

體貌。察臣之疾。欲至于膏肓。稍假便安。曲全終始。桑榆之景。雖已遂于燕閒。葵藿之心。敢少忘于傾向。

謝除知建康府到任表

【案】宋史本傳。建康謀帥。上曰。建康重地。用大臣有德望者。惟張守可。至鎮數月薨。此表有奉香火于真詞。甫及三年云云。是在罷知紹興後三年。舊誤。

置除知平江府謝表前。今序訂移此。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司公事。兩具辭免。伏蒙賜詔不允。及降聖旨。不得再有陳請。臣已于今月二十六日。到本路界。交割安撫使印。二十九日。交割府印。訖奉香火于真祠。甫及三年之久。懷印章于帥閫。不踰數舍之遙。力疾到官。感恩出涕。中謝。伏念臣賦分至薄。受寵過優。南渡艱難之初。實從于羈勒。中興暇豫之日。已迫于桑榆。嗟膂力之既愆。敢壯心之不已。況復抱疴于漳滏。豈能臥治于淮陽。惟是陪都。獨高諸郡。龍蟠虎踞。想一時建國之規。鳳翥鸞迴。仰初幸賜名之詔。有行宮管鑰之重。有列戍師徒之雄。烽燧不驚。耕桑漸復。豈圖推擇。俯及衰遲。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孝悌以通神。致中和而育物。每簡求于循吏。以綏撫于疲氓。曲軫遺簪。猥叨出綽。察臣去國雖久。不敢忘畎畝之忠。謂臣更事稍多。或可付兵民之寄。起之閒散。委以蕃宣。敢不仰體眷懷。俯殫駑鈍。力行所學。思善後圖。惟誠可以動天。用固封疆之守。惟公可以服物。庶銷姦宄之心。少寬顧憂。是爲報効。

代謝撫問表

承乏藩維。未周歲筭。疏恩宸辰。游遣星軺。寵靈載加。榮悴交集。中謝。伏念臣猥緣章句之學。誤辱聖神之知。雖中外之屢更。蔑事功之可紀。進貳九列。已媿空餐。假守四州。訖無善狀。方偷安于歲月。期少追于典

刑敢謂慈憐。申加撫諭。使華俯暨。德意具宣。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量極包容。仁均動植。已格盈成之治。不忘宵旰之憂。念臣下之勤勞。發訓詞之溫厚。三軍挾纊。千室鳴弦。臣敢不益竭知能。仰宣條教。王度已同于金玉。惟在奉行。聖言更炳于丹青。未知稱塞。

代徐州太守謝上表

竄名謫籍。已分棄捐。假守要邦。復叨甄敍。省循汗下。感激涕流。中興伏念。臣智不足以周身。才不足以出衆。徒以遭逢熙旦。冒昧睿知。追上國之俊游。綴甘泉之法從。曾無小補。自抵大詞。積毀一身。投閒七載。仰明時而自絕。望天何異于戴盆。悲涉世之多虞。視地常同于跣足。莫完玷缺。倍費洗滌。終賴乾坤之私。復叨民社之寄。矧是彭城督府。禹貢舊封。當汴泗二水交流之衝。實楚漢羣雄角逐之地。氣鍾慄悍。俗喜寇攘。必擇能臣。以當重鎮。豈伊衰晚。可稱使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極蓋容。仁均動植。典禮復元。豐之舊賞。刑契神考之心。念臣嘗侍冕旒。可以推原德意。察臣久安田里。或能綏靖遠民。乃于起廢之初。付以承流之重。臣敢不奉賜書之一札。體以愛民。凡宣力于四方。孰非報國。誓勤夙夜。仰答生成。

代太守謝賜茶表

使傳經從。曲軫中宸之眷。詔函撫諭。分頒北苑之珍。仁不遐遺。恩非常擬。拜興登受。退省兢榮。中興伏念。臣早綴藝文。誤蒙獎拔。越從罪籍。復殿藩維。更旌河隴之微勞。還畀蓬瀛之舊職。念已周于歲律。訖無補于秋毫。紆使指之光華。發帝綸之溫厚。繫丹衷念舊之篤。出銀臺薦新之餘。弱茗浮英。想靈芽之濯茂。殘

膏臙馥。流燥吻以清甘。已期兩腋之生風。曷啻百金之泊館。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海涵遐邇。子惠臣工。故雖駑蹇之姿。亦被寵光之施。拜嘉獨幸。玩味無厭。札下十行。莫稱循良之效。賜加一級。祇懷隕越之憂。

代提刑謝賜茶表

使華遠暨。邊沐溫言。容渥俯加。更叨寵錫。寵靈載集。榮悸交深。中謝伏念臣。猥以妄庸。誤蒙器使。入聯省闈。出領使臺。已再閱于星霜。曾莫裨于毫髮。祇虞罪戾。難追典刑。敢意宸衷。特渙中天之寵。夙馳使指。分霑北苑之珍。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子育臣工。天臨遐邇。特頒恩紀。俯慰衰遲。仰拜皇慈。媿素餐之叨冒。退管仙品。流燥吻以清甘。未知報德之方。誓竭捐軀之節。

代內相謝入伏早出表

流金之候。上軫淵衷。出綵之絲。俯優近列。早容退食。俾遂燕居。事雖襲于故常。恩實超于夷等。中謝伏念臣。才非東里。籍忝北門。坐驚寒暑之往來。莫贊風雷之鼓舞。奔馳觸熱。獲逃襦櫛之譏。進退自公。每效委蛇之節。而況燭蓮夜直。人以爲榮。懷肉早歸。心焉竊媿。敢謂四聰之洞察。特憂三伏之炎熹。禮視股肱之崇。愛均父母之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天至大。慈寶爲先。念暑暘之侵時。酌人情而均適。雖朝日至昃。躬無逸之憂勤。而薰風自南。廣餘涼于黎庶。臣等敢不體如天之詔。深懲畏日之嚴。侍清燕之閒。更勵飲冰之志。

代內相謝侍讀表

代言坡禁。曾無深厚之詞。進直經帷。復侍清閒之燕。寵靈狎至。榮忭參并。中謝竊以荷橐論思。固推榮于從列。金華講讀。尤密邇于清光。自非學足以貫流略而不遺。才足以贊謀猷而可用。則何以仰承訪問。少助見聞。而臣學既昧于大方。才不周于世務。偶以遭逢之異。拔于冗散之中。徧歷清華。居慙僭陋。三鍾十束。粗厭足于支離。八索九丘。詎追參于倚相。復陪邇綴。實忝睿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冒域中。識超物表。光明之學。初無假于緝熙。盈成之功。又不忘于持守。參稽治忽于前世。博采耆明之大儒。蓋將衰益于多聞。豈止奉行于故事。遂容一介。輒筵羣英。固當深體慈憐。彌加勉勵。念潤色討論之重。微一得之可稱。當燕見紉繹之求。庶萬分之或補。

代人謝禮部侍郎表

出臨浦郡。未聞報政于朞年。入貳春官。復幸承顏于咫尺。兼金增賁。命服疏榮。拜寵數之有加。揆庸虛而易勝。牢辭靡獲。竊據惟慙。中謝伏念臣。門地不高。天資極陋。奮身寒遠。遭世盛明。偶緣一日之長。遂際千齡之會。拔從韋布。驟越指紳。掖垣媿書命之才。瑣闥冒論思之職。旋總成均之教。繼參宗伯之司。恩積丘山。效微毫髮。丐承流于支郡。勉試吏能。逮尸祿以周星。訖無善狀。方俟黜幽之典。敢圖錫命之中。驟膺漢札之十行。再覲堯眉之八彩。復叨舊物。益媿初心。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大智旁明。至仁兼濟。運鈞陶之獨化。塊圯無垠。參覆載以成能。區萌有狀。致茲屏瑣。亦預生成。臣敢不退激懦衷。欽承新命。體淵冰臨履之戒。祇慎百爲。報天地蓋容之私。誓堅九隕。

代雲南節度使大理國王謝賜歷日表

盛德宅中。欣際禹聲之暨。遠臣面內。叨蒙堯歷之頒。仰被寵靈。俯深榮忭。中謝。竊以舜齊七政。治罔逮于
要荒。武通八蠻。賜不聞于正朔。豈伊絕域。輒預頒時。伏念臣族本九隆。地連六詔。自厭巢南之陋。不忘拱
北之心。惟中國有至仁。無思不服。故小邦懷其德。莫敢不來。祇修賓幃之勤。寧憚梯航之遠。雲天引領。阻
陪鳴玉之朝。嶺海不毛。慙預獻琛之列。豈圖優假。不以遐遺。賁之綸綍之榮。獲披周誥。賜以節旄之重。遂
識漢儀。賚予有加。恩華絕擬。乃屬清臺之課。歷復同方國之賜。書知歲律之肇。新動蠻邦之榮。觀此蓋伏
遇皇帝陛下。大明進日。惠澤昭天。莅中國而撫四夷。坐明堂而朝羣后。體陰陽于刑德。同文軌于車書。序
臻玉燭之和。歲協金穰之慶。畢獻方物。已聞四海之偕來。欽授人時。豈惟五賦之所養。推此占天之要。達
于率土之氓。亶是荒陬。亦沾茂渥。臣敢不恪遵侯度。恭布王正。春發秋成。莫測璇璣之運。寒耕暑耨。願從
火食之風。

毘陵集卷七

表

天申節賀表

伏以炎德中興。祥發明離之日。虹光下燭。欣逢出震之期。凡屬含生。率形善頌。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聰明憲古。勤儉保邦。德刑體冬夏之常。信順獲天人之助。義師雲集。已清汝潁之風塵。凱奏星馳。行復關河之氣象。順迎嘉節。茂擁純休。拱衆星于北辰。但虔封祝。占老人于南極。益永堯齡。臣一去天墀。兩更歲籥。奉璽書之一札。方恪守乎藩條。上金鑑于千秋。詎敢忘夫家訓。

又

伏以大火中天。協寔明寔昌之運。祥虹流渚。啓載震載夙之期。慶篤宗祧。福均夷夏。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躬湯勇智。服禹儉勤。念久履于屯蒙。期力圖于豐泰。省觀風俗。燭幽遠于耳目之前。總攬權綱。運寰樞于指掌之上。茲天休之申命。見王化之復行。佇垂拱于巖廊。永照臨于遠邇。臣猥分帥閫。邈在海隅。拱北極以馳神。莫筮鷓鴻之列。指南山而獻壽。敢殫犬馬之忠。

賀金人退遁表

皇威輝赫。雷霆大震于要荒。敵衆奔亡。氛祲一清于淮海。傳置郵而播告。罄寰宇以騰歡。中賀茲強敵之侵疆。本逆臣之借勢。天意悔禍。人謀與能。親御戎衣。發至神之獨斷。俯臨郊壘。飛萬旅之先聲。猛將星羅。營屯衆整。偏師電掃。凱奏累聞。螳莫拒于隆車。魚尙游于沸鼎。前窺天塹。駭巨浸之春生。側聽風聲。曳疲兵而宵遁。占彼烏烏之樂。知其狐兔之逃。我方賈勇以鷹揚。勢必追奔而獸獮。江淮靜謐。廟社奠安。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建大中以承天心。有常德以立武事。樹包荒之大度。建撥亂之良圖。戎騎肆行。烽火雖連。于三月。變輿一動。羽于自格于七旬。固將恢復中原而迴六飛。蕩平朔野而迎二聖。繫天所相。指日以須。臣謬忝蕃宣。獲觀露布。屈人兵于不戰。仰廟算之無遺。數軍實以飲歸。想天顏之有喜。限以守藩在遠。不獲稱慶闕庭。案北下注詞原本未錄

賀明堂禮成表

清蹕時巡。深軫四方之多事。合宮大饗。恪遵三歲之彝章。誠旣格而神娛。慶遂行而民賴。中賀。臣聞禮或隆而或殺。祀有報而有所。屬敵騎之肆行。致庸典之幾墜。未暇備隆于百禮。特殺其文。雖曰大報于三神。以祈爲主。爰舉紹興之近制。實遵皇祐之成謨。天地合祚。祖宗竝佑。聖明之能述作。盡脫拘攣。衷正以昭馨香。自膺願享。恭惟皇帝陛下。生知恭儉。躬履艱危。非禹食以寧神。土堯階而率下。齋明盛服。蒐講上儀。五室九筵。制就嚴于路寢。三牲八簋。誠自接于高靈。臣忝帷幄之舊臣。備藩垣之煩使。再逢熙旦。獨遠周行。駿事受釐。莫贊鬼神之間。疏恩作解。獲霑雷雨之施。

賀册皇太后禮成表

剛辰協吉。緝禮備成。王化所基。式表一人之慶。母儀增重。聿臻萬國之歡。恭以皇太后。道配坤元。德符帝眷。誕育聖神之質。嗣成貽燕之圖。屬戎馬之內侵。從鑾輿而遠適。未崇位號。徒想音徽。恭惟皇帝陛下。稟天縱之英姿。輔日新之聖學。丕揚大業。坐致中興。謂祀夏配天。實本有仍之懿。清宮見廟。當先薄后之迎。然以未聞北狩之還。尙阻東朝之養。惟聖人無以加孝。視天下不足解憂。正長樂之隆名。奉慈宮之寶位。冀上天之悔禍。盡洗邊虞。佇行殿之遄歸。永安人養。臣叨分屏翰。密邇闕庭。拭目熙朝。傾心盛事。堯門紀瑞。增光圖史之傳。漢殿稱觴。阻預臣鄰之列。

賀册皇后禮成表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報狀。今月二日。制書某人可立爲皇后。仍令有司備禮册命者。楓宸敷號。椒極正儀。展盛禮于內朝。溢歡聲于率土。中賀竊以四星垂象。仰占天極之明。萬物流形。咸賴坤成之育。欲格人倫之正。是先王化之基。恭惟皇帝陛下。修己以安人。齊家而治國。念贊蒸嘗于九廟。而從溫清于東朝。中壺久虛。輿情缺望。欽承太母之訓。俯徇羣工之言。金璽盤螭。正隆名于寶册。葦衣重翟。昭懿範于威容。佇開夢日之祥。以表倪天之異。臣頃叨政路。久竊仰于徽音。今際休辰。悵莫瞻于盛事。望雲不及。擊壤惟均。

代李憲賀檢法廳生芝草表

時三府
獄空

至仁善貸。叢棘屢空。和氣發祥。靈芝毓秀。吐柯甚異。按牒鮮聞。事越往初。慶傳遐邇。中賀竊以畫于衣冠。

而民不犯。獨稱聖帝之時。德至草木。則芝自生。式著前賢之訓。眷東南之廣袤。稱吳越之浩穰。俗習悍頑。人輕抵冒。故庶獄罕聞于衰息。而比年數記于空虛。曾是會稽。亦無留訟。本聖神之欽恤。格天地之休嘉。故茲璀璨之英。發于詳讞之所。盤根磊砢。聳幹扶疎。煥金彩以陸離。零露華而霑潛。究觀黃澤。自符火德之昌。式遘誕彌。仍表椿齡之茂。歷稽青簡之載。故多朱草之珍。銅池嘗記于九莖。山澗亦誇于三秀。曾未有當園扉鞠草之後。見華渚流虹之時。實掩前聞。亶爲盛事。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高太極。澤被縣區。徽功協于登三。治具明于畫一。好生之德。蠲察察之繁文。長發其祥。顯煌煌之上瑞。用集封巒之慶。益光載籍之書。臣媿無明敏之才。獲際熙洽之運。星占貫索。共欣千載之逢。歌奏芝房。永播萬年之頌。望雲雖遠。擊壤惟均。

代大理寺卿賀斷絕奏案表

不令而行。黎民於變。有恥且格。比屋可封。曾無請讞之辭。或下平亭之吏。頌聲交作。協氣旁流。中賀竊以作律止于九章。示簡用懲于密網。求情必以五聽。致詳懼失于單辭。尤謹罪疑。更從中覆。惟上聖以列用中罰。而斯民不犯于有司。咸蹈四維。自忘五過。下逮八荒之遠。亦停三覆之煩。置辭旣息于郵傳。當罪不勞于吏議。事無倥偬。日以舒長。恭惟皇帝陛下。端命穆清。宅心昭曠。治具明于畫一。化工協于登三。放德而行。物被昭天之施。惟刑之恤。獄無畫地之譏。致囚繫之屢空。亶刑章之幾措。臣等獲承嘉會。親覩極功。絕筆丹書。安用惠文之彈。〔案〕原本青史。下卑宣室之齋居。缺三字。

代皇子賀冬表十道

載臨天統。物迎六氣之元。參亞歲儀。廷備八能之奏。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道侔天大。福與陽昇。茂膺滋至之休。永御舒長之日。臣職依紫禁。倍霑雨露之私。時正黃宮。願上岡陵之祝。天統爲元。歷重三正之首。雲官告瑞。臺先五物之占。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盛德懋昭。神功不宰。福與陽而寢長。明竝日以常昇。臣位忝後星。拱密依于北極。禮逢亞歲。壽切擬于南山。氣至以和。合八能而備奏。陽舒而復。推五福以類昇。中賀恭惟皇帝陛下。以天爲宗。對時育物。運陶鈞之獨化。嗣歷服于無疆。臣託跡宸闈。望天顏而密邇。迎陽候管。識君道之方昌。氣鍾于子。潛通嶰谷之和。天統爲元。允協周時之正。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德進十日。序合四時。丁復旦之初陽。茂履長之景福。臣趨庭佩訓。欣觀亞歲之儀。舞手稱觴。敢上後天之算。占五物于魯臺。休祥紹至。合八能于漢殿。協氣昭宣。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端命穆清。宅心昭曠。于四時而序合。宜五福之類昇。臣身託璿源。覩嘉時之有俶。慶符神筮。知景祚之無疆。氣鍾于子。知萬寶之潛萌。道兼于天。與一陽而來復。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神心經緯。休德昭清。祥開御辨之辰。寵受履長之慶。臣謬依宸極。獲邇天顏。寔殫善頌之誠。彌永無疆之歷。寶歷延鴻。啓迎陽之協氣。听朝告慶。歲亞歲之盛儀。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德與時亨。道侔天運。膺萬年之景貺。滋庶類以潛萌。臣身託璿源。仰玷寵光之厚。時調三燭。第殫鼓舞之誠。

躡律布和。時重三正之首。魯臺觀象。祥先五物之占。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剛健乾行。文明賁飾。體四時之不忒。膺萬壽之無疆。臣欣遴嘉辰。居慙弱植。慶但深于螽躍。歡敢後于嵩呼。星連月合。載臨天統之元。陽長陰消。允協雲官之瑞。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神躬萬變。道體二儀。滋生育之初陽。廓舒長之化日。臣仙源毓質。既欣千載之逢。帝所稱觴。敢後萬年之祝。圭躔舒景。臺先五物之占。律本導和。樂備八能之奏。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功侔乾覆。德與陽亨。坐臻有永之年。以御無爲之化。臣分輝霄極。身獲邇于威顏。稱慶宸庭。心實勤于禱頌。

代皇子賀正表十道

攷天度于珠躔。斗回寅次。驗人時于玉燭。氣襲東郊。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欽奉三無。惠綏九有。運陶鈞之獨化。體歷數以在躬。暖然似春。氣和臻萬物之應。就之如日。陽明知五福之升。臣夙侍慈闈。親逢穀旦。第慙弱植。阻陪鷓鷯之班。敢罄丹誠。共上岡陵之祝。

受圖籍于三朝。禮行獻歲。執玉帛者萬國。共慶北辰。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湯聖日躋。堯功天大。撫辰以凝庶績。受福以浸黎元。日暘而暘。行四時而不忒。出甲于甲。育萬物以皆昌。臣謬忝藩封。恪循子職。駕行扈舞。未陪東閣之班。雲幄靚深。徒切北辰之拱。

漢受圖籍于四海。會以三朝。周垂治象于萬民。斂以挾日。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躬禹勤儉。體湯寬仁。誠克奉于三無。時屢臻于大有。得天之紀。坐收不宰之功。維春之祺。永受無疆之福。臣齒方穉弱。身託蓋容。淑

景晏溫。竊慶逢辰之幸。天顏悅豫。益深就日之忱。

端月始和。垂周官之治象。發春東作。授堯歷之人時。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道冒無方。化孚有截。天地位而萬物育。日月照而四時行。迎穀旦之光華。後天不老。納蒼生于仁壽。與物爲春。臣猥以稗蒙。獲逢熙盛。受圖籍于四海。竊預觀瞻。膺壽考之萬年。第形祝頌。

歷本夏正。定四時而成歲。禮隆漢會。旅萬國以受圖。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舜治巍巍。周文郁郁。德應期于木盛。歲預卜于金穰。維春之祺。已仰膺于眷顧。向明而治。斯永御于昇平。臣願以弱齡。親逢獻歲。慈闈曳綵。阻陪東閣之班。祕殿稱觴。敢罄南山之祝。

漢殿受圖。丕講三朝之會。周邦布象。肇新挾日之觀。中賀。恭惟皇帝陛下。乾德資生。離明繼照。際天所覆。逢熙旦之光華。與物爲春。播至和于動植。臣蚤依霄極。欣履歲端。謬分茅土之榮。敢後岡陵之祝。

夏時協正。物資引達之和。漢會受圖。朝旅貢珍之盛。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配德天地。玩心神明。撫于五辰。致四時之不忒。申以百福。絲萬壽于無疆。臣謬忝天支。尤荷照臨之德。欣同星弁。共殫呼舞之誠。

魯史以正次王。式謹履端之序。夏時以人爲統。蓋先引達之功。中賀。恭惟皇帝陛下。一德享心。四時合序。配天其澤。旣丕冒以無私。維春之祺。復垂休于罔極。臣居慙弱植。獲際休辰。欣鳳歷之載新。籒鷄行而竊抃。

旅圖籍于漢京。肆歲雲龍之會。垂治教于象魏。一新邦國之觀。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治格太寧。功深不宰。

包涵徧覆。緊妙化之範圍。引達孳萌。由至神之鼓舞。臣仙源毓質。欣逢四序之新。帝所承顏。願上萬年之祝。

堯歷更端。定四時而成歲。漢儀高會。膺萬國之貢珍。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德茂日新。道侔乾始。施恩動植。仁已浹于嘉生。比壽岡陵。數莫窮于巧歷。臣猥緣弱植。獲侍天顏。時乘端月之和。彌格後天之祝。

代皇子賀親蠶禮成表五道

德茂刑家。播徽音于椒禁。政先敦本。歲盛禮于桑壇。中賀恭惟皇帝陛下。仁以厚民。治惟稽古。乃至禕榆之重。不忘織紵之勞。臣猥以弱齡。覲茲鉅典。王化自近。已大竦于觀瞻。民生在勤。當不煩于勸課。

治本儉勤。禮載行于織室。化孚觀聽。歡遂浹于縣區。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德以身先。治由近始。帝藉既終于千畝。公桑復始于三條。臣託迹慈闈。分封外壤。鞠衣從事。欣瞻三灑之儀。紅女勸功。行奉八縣之貢。

治本農桑。爰著躬行之實。禮成宮壺。聿觀神化之馳。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德茂勤邦。仁深厚下。載講蠶宮之事。增嚴龍袞之華。臣胙土藩方。託身宸極。三宮布繭。已瞻陰教之修。五畝植桑。更卜民財之裕。

載開帝藉。既終一塲之功。從事公桑。申講三條之禮。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若稽舊典。敦勸庶邦。粵季春之吉辰。示長秋之懿德。臣猥緣穉齒。欣覲上儀。繭館獻功。行慶三宮之布。絲人載績。更新五采之施。

負展端朝。坐闈不言之教。載鉤就室。用彰敦本之仁。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恭儉愛人。欽明若古。曾是椒宮之懿。不忘繭館之勤。臣蚤被皇慈。親逢盛禮。織紵組紉。庸是勸于女功。朱綠玄黃。佇克成于帝服。

代皇子賀北郊禮成表五道

翠華就次。極帝意之寅恭。黃玉奠方。仰靈心之嘉饗。備成懿典。同切歡悰。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膺命溥將。疑謀丕顯。天地明察。達禮樂之中和。中外辨嚴。歲威容之浸盛。臣居慙弱植。祇覲上儀。雖微顯相之勤。均賴榮懷之慶。

朱夏適中。飭屬車而嚴辦。方丘歲事。欣盛禮之嘉成。靈祇宴娛。寰海呼舞。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宅中立極。正歷握符。道兼于天。幹萬邦而獨化。祭重于地。謹三歲之親詞。臣屬忝天支。親逢聖旦。覲文明而竊抃。慶福祚之增隆。

離明御治。極聖孝以寧神。坤載親祠。接神娛而竣事。靈祇歆祐。海宇歡康。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道配二儀。化馳九有。克禋克祀。勤天步于六飛。來燕來宜。識飄游于八變。臣猥慙弱植。親遇聖時。仰緝典之嘉成。激懦衷而抃躍。

至日躬祠。秩上儀而蒐舉。方丘竣事。仰協氣之流通。神人協和。內外交慶。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道高太極。孝格羣神。樂奏撻金。已備函鍾之八變。禮成奠玉。想聞喬嶽之三呼。臣謬託璿源。獲觀緝禮。莫預鶴行之列。第深蠡躍之誠。

萬物資生。禮不忘于本始。百神受職。誠自浹于幽明。嘉事休成。湛恩汪濊。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道侔坤載。明竝日升。泰折親祠。內盡志而外盡物。靈祇昭答。山出車而河出圖。臣仰託靈臨。莫陪顯相。祇覲文明之

化第深鼓舞之誠。

代皇子北郊齋宮起居表五道

星火謹時。秩紫壇之禋祀。郊宮夙駕。躬盛服之齋明。恭惟皇帝陛下。德茂蓋容。誠通幽顯。嘉粟以奉旨酒。式嚴坤載之承。精潔以昭馨香。遐想靈旂之下。臣叨依宸極。暫遠寢門。冒茲袞暑之期。宜有純禧之祐。剛日載臨。奉令芳之嘉薦。柔祇祇事。昭衷正于馨香。恭惟皇帝陛下。大道無私。至誠不息。躬行典禮。輔相于天地之宜。夙次郊丘。齋戒以神明其德。臣暫違問寢。第極馳心。履茲炎酷之辰。茂介與居之福。祇建郊丘。本坤元之博厚。夙臨齋幄。極母事之寅恭。恭惟皇帝陛下。德合無疆。化孚有截。抑成貶定。每親事于壇場。齋心服形。用肅將于圭幣。臣禮愆夏清。心極葵傾。諒幽顯之協綏。宜寢饗之恬適。夙陳法駕。靡辭烝澍之勤。前卽郊宮。備極精禋之享。恭惟皇帝陛下。高明體道。恭儉宅心。講希闕之彌文。增光丕祚。罄齋明之盛服。祇見方輿。臣闕侍寢門。馳心齋幄。茂想寢興之適。允宜福嘏之綏。親祠泰折。丕昭希闕之儀。夙駕郊宮。備極齋明之意。恭惟皇帝陛下。神心經緯。道體靜淵。懷博厚持載之功。禮儀旣備。罄精潔惠和之意。夙夜惟寅。臣猥託宸闈。暫違寢膳。式履炎歊之候。茂膺祉福之綏。

代皇子賀明堂禮成表五道

孝隆嚴父。涓吉旦于九秋。禮洽寧神。得歡心于四表。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儀刑舊典。祓飾彌文。旣嚴布政之居。尤謹親祠之德。臣居慙穉弱。莫預駿奔。天其右之。旣謹我將之祀。神之至矣。但歌天保之詩。

九秋涓吉。肅修嚴配之祠。百執駿奔。式慶熙成之典。中賀。恭惟皇帝陛下。丕釐帝命。躬奉天經。講曠古之上儀。享太平之備禮。臣叨封列國。託芘慈闈。宗祀明堂。慙莫陪于顯相。受釐宣室。但同極于歡呼。季秋協吉。躬展事于合宮。嘉禮告成。坐受釐于宣室。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昭哉嗣服。大矣緝熙。極事帝之小心。盡嚴父之達孝。臣居慙弱植。欣際彌文。奔走豆籩。初無顯相之效。搏拊琴瑟。但形率舞之容。陽館親祠。竭誠心于嚴配。彤庭胥慶。欣盛禮之嘉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堯德允恭。禹功致孝。歲講合宮之享。坐臻四表之歡。臣猥以弱齡。欣逢華旦。告嘉粟而奉酒醴。具獲神靈之歆。駿奔走而執豆籩。莫預臣工之列。

粢盛豐備。卜吉日于九秋。圭幣肅將。合高靈于五室。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功追先烈。道匹天休。歲當萬物之成。禮嚴上帝之配。臣叨膺胙土。莫預執籩。對越在天。仰精禋之克饗。竝受其福。絜慶賴之惟均。

代皇子明堂致齋起居表五道

合宮愆祀。載蒐講于上儀。路寢先期。致齋明之盛服。恭惟皇帝陛下。孝惟嚴父。明以事天。欲通幽顯之情。爰極精誠之享。臣夙居宸禁。暫去寢門。道默感于三靈。動宜庸于百順。

合宮歲事。禮欲竭于孝思。路寢齋居。享用昭于精意。恭惟皇帝陛下。率時昭考。對越在天。悽愴于霜露之時。齋戒以神明其德。臣暫違定省。第極瞻依。諒幽顯之協綏。宜寢寢之怡適。展事明堂。大備九秋之享。飭躬祕殿。載嚴三日之齋。恭惟皇帝陛下。孝以奉先。聖能饗帝。告嘉粟以奉旨。

酒致精潔以昭馨香。臣久獲趨庭。暫違問寢。想神明之調護。宜福嘏之來綏。太室親祠。本孝思之罔極。路朝夙次。竭精意于先期。恭惟皇帝陛下。饗帝盡恭。寧親爲大。將奉旨酒之嘉粟。乃躬盛服之齋明。臣仰竊燾臨。暫違定省。昭受上天之佑。允膺多福之貽。饗帝明堂。肅致精明之德。儲神齋幄。靡辭夙夜之勤。恭惟皇帝陛下。禮備情文。誠通幽顯。欲奉令芳之嘉薦。必昭衷正于馨香。臣暫去慈顏。但馳丹悃。仰意靈心之格。茂膺福履之綏。

牋

代皇子冬至賀皇后牋九道

斗杓迴子。幹萬寶以潛萌。天統爲元。協三陽之肇復。中賀恭惟皇后殿下。化隆內治。德茂坤承。時乘荔挺之和。福萃椒塗之懿。臣蚤依慈訓。欣遘嘉辰。丕承滋至之休。永贊無爲之化。

周正應律。是爲三統之元。漢殿迎陽。大合八能之奏。中賀恭惟皇后殿下。柔明逮下。博厚承天。壽偕愛日之長。福衍大川之至。臣猥緣弱質。獲侍慈顏。冀乘荔挺之和。永播葛覃之頌。

珠躔正度。圭延愛日之長。緹室飛灰。律表微陽之動。中賀恭惟皇后殿下。坤儀博厚。陰教修明。順履芸芳之辰。大集椒塗之慶。臣託蹤霄極。佩訓慈闈。壽永配于天長。喜實增于鼇抃。

窮陰變陸。肇建統于天元。愛日臨圭。復迎長于寶曆。中賀恭惟皇后殿下。柔明秉德。慈儉飭躬。乘嘉旦之

芸芳擁遐齡而椿茂。臣疏榮茅土。承訓椒宮。慶方錫于厖鴻。喜第深于鼓舞。嶰籥均時。播黃宮之協氣。洛圭正度。延北陸之祥曦。中賀恭惟皇后殿下。位正坤承。道隨陽長。乘荔華之萌動。擁椿壽之厖鴻。臣謬列藩封。欽承壺訓。式際光華之旦。第深鼓舞之誠。定景圭躔。衍祥曦于北陸。飛灰玉琯。動協氣于黃宮。中賀恭惟皇后殿下。德厚坤元。化隆內則。順復三陽之應。茂迎五福之升。臣毓質璿源。承顏椒幄。欣際踐長之旦。敢殫善頌之私。天正肇序。時惟萬物之元。律本道和。氣應一陽之復。中賀恭惟皇后殿下。寶慈逮下。順德承天。乘荔挺之芳辰。輯椒塗之景福。臣猥緣弱質。密侍慈顏。敢殫善頌之誠。益茂無疆之慶。魯臺占象。先五物以觀雲。嶰律播時。慶一陽之襲管。中賀恭惟皇后殿下。道全翕闢。躬履儉慈。逢至日以踐長。宜降年之有永。臣久依慈誨。謬分茅土之封。昭受鴻休。克配岡陵之固。斗回建子。重一統于天正。陰極生陽。滋太和于律本。中賀恭惟皇后殿下。坤儀靜順。陰教修明。載臨亞歲之儀。益茂承天之德。臣分封藩國。竊芘宸庭。瞻穀旦之光華。撫微躬而抃躍。

代皇子賀皇后新正牋十道

玉琯移春。淑氣潛回于動植。椒觴獻壽。歡心自格于華夷。中賀恭惟皇后殿下。德配坤元。化隆內則。順履更端之旦。茂迎長發之祥。臣猥以弱齡。獲承于慈誨。欣逢獻歲。第極于虔祈。履端于始。邦存魯史之規。引達于寅。氣得夏時之正。中賀恭惟皇后殿下。坤儀靜順。陰教修明。踐王春之

至和集長秋之多福。臣璿源毓質。椒屋承顏。欣吉日之來臨。撫微躬而竊抃。

氣協青陽。啓四時之首祚。祥生紫禁。均萬國之歡心。中賀恭惟皇后殿下。躬儉齊家。寶慈逮下。受椒觴之
醕旨。錫椿壽之厯鴻。臣謬列藩封。獲依宸極。式際光華之日。尤深抃躍之誠。

一歲更端。布始和之治象。九儀辨位。歲元會于昕朝。中賀恭惟皇后殿下。淵靜在躬。儉慈爲德。體陽和之
引達。贊聖治之重熙。臣毓質天源。疏封侯服。式講三朝之會。實同四表之歡。

肇新寶歷。仰觀七政之齊。告慶大庭。丕展三朝之會。中賀恭惟皇后殿下。母儀萬國。坤載羣生。屬玉律之
回春。宜椒宮之錫羨。臣夙依慈蔭。莫報鴻私。欣吉日之親逢。竭誠心而請祝。

一歲更端。驗微陽于緹室。三朝歲會。薦景福于椒觴。中賀恭惟皇后殿下。厚德承天。徽音邁古。迎四時之
首氣。哀百順于懿躬。臣毓質仙源。承顏祕掖。陰消六沴。寧煩葦索之禳。歡動九宮。共上椒盤之慶。

三元首祚。迎淑景于東郊。六服會朝。旅貢珍于北闕。中賀恭惟皇后殿下。氣凝翕關。德體儉慈。履端月之
至和。膺永年之景况。臣居慙弱植。獲侍慈顏。葦索饑寒。已潛消于痼疫。椒盤獻歲。敢自竭于忱誠。

陰窮寒律。已畢就于歲功。氣襲春郊。復更新于歷紀。中賀恭惟皇后殿下。化隆陰教。順體坤承。茂迎引達
之期。益大資生之德。臣居慙穉齒。獲際昌辰。桐葉賜圭。謬疏封于名壤。椒花獻頌。共伸禱于慈闈。

鳳歷更端。允協夏時之正。龍廷告慶。復新漢會之儀。中賀恭惟皇后殿下。體順承天。寶慈逮下。迎歲元之
啓旦。儷宸極以同休。臣毓質璿源。承顏紫禁。分榮茅土。早課忝于疏封。祇薦椒觴。敢竭誠于善頌。

璿璣審度日始正于虛躔珠緯宣精斗載臨于寅次中賀恭惟皇后殿下至誠寶儉厚德資生乘引達之陽和贊重熙之聖治臣分輝璿極竊芘宸幃綵服承顏欣際光華之會椒觴舉壽永期福祿之綏

代宰臣夫人賀皇后親蠶牋

戒蠶事以身先式示庶民之勸擇婦官而卜吉遂成三澗之儀仰盛德之時行藹芳聲而遠播中賀竊以勤則示匱安實敗名制被裳衣是乃禦寒之賴休其蠶織可忘卒歲之虞允資躬率之方用廣風行之效矧郊廟神靈之奉禮必貴于肅雍則緇裘絲枲之功身宜致其誠信爲時淑哲克佐聖明恭惟皇后殿下繼天道以正坤元助陽功而理陰德秉耒耜于帝藉既觀萬乘之行載鉤筭于公桑肆及三宮之盛勤勞一日衣被四方妾等獲奉徽音預瞻懿範教刑繭館共知婦職之修人用絲身永賴母儀之化

毘陵集卷八

外制

葉適寶謨閣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制

朕緬懷函夏。式重陪京。維昔秣陵。有孫仲謀。劉玄德之論在。于今江左。與漢河內。唐東都之地均。惟時保蓋。必在俊傑。具官葉某。天才英邁。神慮安閒。學廣問多。務緝先民之緒。任重道遠。不靳近俗之名。嘉挹注之不盈。趣延登而入侍。而志計懇到。裨益宏多。嗟議論之折衷。實獻納之攸賴。朕惟藜藿之不采。莫強樽俎之折衝。方圖制勝之自中。重惜爾身之在外。然念石頭之形勢。實爲江左之重輕。爰陞次對之班。允副居留之望。噫。覽神州之風景。勿謂無人。撫地險之山川。亦足用武。其往敷于聲教。以思啓于封疆。

劉光世除太尉淮南制置使制

履至尊而制六合。莫先禦侮之圖。賞有功而勸百僚。敢後酬庸之典。顧予寡昧。撫時艱虞。眷右武之辰。思復隆平之業。矧本兵之寄。尤資英傑之才。咸造于庭。明聽朕計。具官某。識慮精敏。性資沈雄。久宣衛社之忠。茂著干城之略。稟山西之勁氣。事不辭難。運堂上之奇兵。算無遺策。蚤頒將鉞。祇扈殿巖。外總制于元戎。內視儀于公保。威名播于夷夏。嘉績藹于旂常。爰念敵騎北侵。鑿輿南渡。衆披靡而引避。獨慷慨而請

行捍蔽江流。屹若長城之固。折衝淮甸。隱然敵國之威。緊控扼之殊勞。曾褒崇之未稱。是用酌詔功之上賞。進掌武之崇資。位蓋久虛。器非輕授。若古命數。有加印綬之榮。視今官儀。實亞台衡之俊。增衍爰田之賦。併加眞食之封。下僉穆于師言。外增華于帥閫。於戲。有常德而立武事。朕方依爾猷爲。無寵利以居成。功。卿何勞于戒訓。尙恢遠略。嗣有寵章。

葉夢得除尙書左丞制

朕惟天下之事。總于文昌。綱維政幾。實賴丞轄。日者敵騎北乘。匹馬南渡。政事衝決。圖籍散亡。朕欲經聖庶務。舍其舊而新是圖。非得者明博通之士而謀之。鮮克有濟。具官某。精微之學。兼明乎古今。強敏之才。不擇乎劇易。兩直鑿禁。蔚爲詞宗。再領版曹。實藉心計。論思獻納。宏益居多。朕方深共政之圖。宜正頻虛之位。摠發底蘊。革弊扶衰。以助朕有爲。是所望于爾也。其體眷懷。無廢朕命。

盧益除尙書左丞制

朕以眇眇之身。奉丕丕之緒。雖臨御聽斷。仰法祖宗。而謀謨贊襄。實賴丞弼。眷求舊德。協圖康功。具官某。德度粹夷。英姿亮達。經濟之才。足以決巨細之務。淹該之學。足以通古今之宜。中外踐揚。望實休顯。昨登右府。參幹樞衡。嘗共濟于艱難。未少摠于素蘊。遽辭機政。殊拂師言。念強敵之憑陵。想舊人之風采。載惟二轄。實總萬幾。有嘉難進之風。中畀頻虛之位。尙期展略。以副虛懷。

張澂除尙書右丞制

朕聞古人有云。未至而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此人所以難言。言所以難聽。而上下蔽塞。禍亂相尋。人主往往悔悟而不能救。朕遭時多艱。匹馬南渡。登用賢俊。庶幾改圖。具官某。學造古人之全。才周當世之用。赤心事上。有孜孜奉國之公。正色立朝。有蹇蹇匪躬之節。曩由詞掖。擢長憲臺。進藥石之良規。發善龜之先見。南渡之事。卿嘗豫言。庸臣蔽蒙。以及于難。中夜悼念。流涕何追。今方易柱。改弦鼎新。百度揆之清議。蔽于朕心。進轄文昌。參決大政。朕蓋有媿于初。而圖功于後也。益罄遠猷。以濟大業。朕意所屬。爾其欽哉。

薛昂除尙書左丞制

立后王君公之職。惟以乂民。須股肱心膂之臣。共爲同體。不有君子。孰成厥功。眷我舊人。乃心王室。俾復預政。罔有間言。具官某。爲老成人。以儒術用。柔亦不茹。秉大雅之明。和而不流。蹈中庸之德。乃者釋位丞轄。宣勞輔藩。思聞嘉猷。復昇舊物。用皋陶不仁者遠。國其庶幾。開樂正好。善則優。人有所恃。爾其謹守國是。克協典常。使六官羣卿。竝序厥位。四方庶俗。永底于成。爾亦休哉。

季陵除中書舍人制

朕惟艱難之時。雖從事軍旅。以圖恢復。然亦必有威責之令。文告之詞。風動四方。使之退聽。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具官某。學博而貫于古。才敏而宜于今。文詞之工。士論推美。郎曹宰屬。洵更劇煩。奉常螭螭。載歷華近。茲疇人望。俾代予言。庶幾播告之修。不匿厥指。拊循疲民。而父老惜須臾之死。鼓舞流俗。而武夫懷

感激之心。則于當今。乃爲稱職。

范宗尹除中書舍人制

朕觀三代而上。訓誥誓命。載爲六經。後世老師宿儒。白首不能究。至唐奉天詔書。雖一時武夫悍卒。至于揮涕感激。何三代之言難明。而奉天之詔易喻也。蓋三代之言。醇質簡古。貽萬世之訓。奉天之詔。哀痛深切。濟一時之危。精粗淺深。固不相準。其有補于世。亦豈異也。朕博求譽髦。寘之詞掖。具官某。學該綜而能文。氣剛方而有守。發宣和之冊。具聞審諤之言。立靖康之朝。尤著論思之益。茲久淹于湖海。諒彌富于經綸。乃復賜環。俾從掌制。蓋將求藥言于季輔。問古事于仲舒。不特取詞命之有補于世而已也。尙勉之哉。

葉夢得除知洪州制

朕惟大江之西。爲支郡十。悉統于豫章。郡蓋據九江上流。凡由荆襄。順流而下。有建瓴之勢。顧朕時巡建康。嚴飭備禦。而豫章之地。實爲襟喉。簡求時髦。作我藩翰。具官某。稽古之學。足以濟時。應變之才。足以撥劇。登廊廟而贊經綸之業。制國用而幹盈虛之權。無施不宜。有言底績。輟從邇列。殿此大邦。使隱然長城。有以折衝。制勝于無形。實朕所以用爾之意也。祇服朕命。往其懋哉。

張浚除禮部尙書制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記禮者必曰軍旅有禮。故武功成。用兵者必曰少長有禮。而師可用。則禮豈端爲治世設哉。朕遭時多艱。方以馬上治天下。而不敢忘俎豆。意出于此。具官某。高明而重厚。剛毅

而裕和博敏之學。足以濟時。清修之節。足以厲世。論事則嬰鱗而不懼。治劇則游刃而有餘。爨山臺端。擢貳宗伯。因時繇範。咸適所宜。以至贊軍畫以居中。總戎旃而殿後。智勇之略。尤簡朕心。長茲春官。宜穆羣聽。然豈特用爾以禮文之事而已哉。論思獻納。以助朕有爲。蓋所望于爾也。往祇厥官。無替朕命。

孫覲除戶部尙書制

朕獲承至尊。適際艱運。郡邑殘破。而賦入滋削。邊郵俶擾。而費出無窮。將因陋就寡。而不爲遠圖。則有國不足之憂。將仰取俯拾。而不遺餘力。則有民不堪之患。欲付是柄。實難其人。具官某。學問醇深。言奇而適于用。智慮英敏。遭變而知其權。才無不宜。用然後見。當乘輿一旦南渡之後。而行闕百須竝起之時。幹旋盈虛。指顧辦給。效見已試。亟陞八座之崇。國恃以強。佇富九年之積。周家宰制國用。蓋垂量入爲出之規。唐宰相兼度支。乃貽剝下媚上之誚。其體慈儉之意。益圖均節之方。爾所優爲。寧俟多訓。

賈安宅落致仕除吏部侍郎制

天下無事。則獵纓整襟。以進取而有餘。天下有事。則褰裳濡足。以馳救而不足。君子之行。藏進退。適于義而已矣。厥今海內釋騷。國勢單弱。羣聚天下之英雋。而共圖之。蓋褰裳濡足之時也。具官某。才周而用博。學富而詞工。奉對廣庭。文冠多士。陞華從橐。望臨一時。願當強仕之年。而有乞身之請。雖揮金娛老。有慕于古人。念仄席求賢。盡存于王室。況天官高選。銓敍羣才。僉曰汝諧。勉爲朕起。其體眷待。務罄論思。

中書舍人黃唐傳林適除待制宮祠制

朕以冲眇。屬茲艱危。加惠臣工。使之均勞逸而全進退。不吝名器。所以興豪傑而圖治功。矧予邇聯。以疾來諗。式頒寵渥。庸示眷私。具官某。學術粹醇。操履端潔。通云。學識高明。才猷敏勩。掌綸言于西掖。方疇于論思。扈鑾馭以南巡。偶愆于衛養。重違勤請。俾即便安。爰陞次對之華。乃昇真祠之逸。願朕宵衣旰食于上。羣臣纓冠濡足之時。諒雅意于朝廷。當不忘于畎畝。往服朕命。思罄乃忠。

鄭穀除中丞制

晉叔向曰。大臣重祿而不諫。小臣畏罪而不言。此患之大者。肆予寡昧。奉列聖丕基。重罹多艱。大啓言路。思得直諫之士。付耳目之寄。肆加詢攷。實難其人。具官某。以剛毅敢言之姿。懷精忠享上之志。踐歷諫省。規益居多。深明治亂之幾。力辨忠賢之實。已試之效。著乎朝僉。執法于中。蔽自朕志。爾其展盡底蘊。入告嘉猷。朕虛心委已。以聽焉。必體至懷。寧俟多訓。

觀文殿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讀

【案】此下缺姓名。

除應道軍節度上清寶錄宮使制

參華祕殿。久陪清禁之嚴。錫命齋壇。就易真祠之逸。豈名器之可假。實文武之兼資。允穆師言。誕揚渙號。具官某。器博而用遠。實茂而聲宏。碩學貫乎九流。敏識通乎萬務。資以忠藎。知無不爲。安于行藏。綽有餘裕。夙懋踐揚之績。寢階華近之途。頃參乘于政機。賴翊襄于帝載。式是百辟。揉此萬邦。俯從均逸之求。益閱宣勞之舊。肆加顯職。雍容琳館之游。仍侍中宸。紉繹金華之業。閱日滋久。告猷益嘉。是用載疇顯庸。申錫徽號。眷東吳之奧壤。肇建節旄。繫上清之殊庭。實藏金簡。豈獨侯藩之倚重。亦惟道化之由興。併獎耆

明。庸勸羣下。於戲。專節制于外。朕方隆體貌之誠。侍燕閒于中。爾尙罄論思之美。願惟舊德。寧俟訓辭。

毘陵集卷九

內制

賜江南安撫大使呂頤浩詔

卿以元勳舊弼。出殿大藩。姦宄亂常。提師薄伐。冒犯鋒鏑。跋履山川。雖未收斬將擧旗之功。亦可見推軀徇國之誼。方時艱棘。寒氣滋隆。次舍之間。節宣是慎。今遣中使賜卿銀合茶藥。想宜知悉。

賜呂頤浩乞宮觀不允詔

省所奏乞宮觀事。卿出偃外藩。力捍狂寇。臥護諸將。蔽遮行朝。隱然長城。中外倚重。忽覽來奏。引疾丐閒。雖高沖退之懷。殊拂倚毗之意。今諸將進兵。塵擊軍聲已張。精神折衝。政有資于元老。藥石自輔。其務究于遠猷。協濟多艱。毋復有請。所乞不允。

又

省所奏乞宮祠事。具悉。比者李成越境南渡。抗逆王師。有吞噬江左之心。卿以舊弼。臥護諸將。扼其奔衝。使諸將盡銳征討。克復郡縣。而賊不敢出一騎以窺饒信。行朝恃以無恐者。卿之功也。朕方倚毗。共滅此賊。露章引疾。殊拂朕開朕之待卿。自謂無媿。至于兵將分合。務濟事機。非關重輕。殆不得已。諒卿體國。必

悉朕懷。卿宜少安厥次。勉卒乃功。以稱朕始終眷遇之意。勿復有請。

又

朕以卿勳舊。委卿江南。所賴精神折衝。儀刑百辟。亦非專以吏事責卿。向聞移疾求去。數遣使軺。手筆開諭。至于再三。朕之待卿盡矣。比覽來奏。猶未視事。欲遂前請。何未體朕眷委之意也。以卿平日志不辭難。乃貽避事之譏。忠以享上。而蹈慢命之戒。朕竊爲卿惜之。況今寇攘未除。防秋在邇。遠近百執。宜惜寸陰。卿爲大臣。與國同體。而必欲求去。何以責將士之用命。率臣庶以赴功。朕願江南非卿誰可。卿雖力請。朕志不移。今遣內侍某撫問。候卿視事。訖奏。卿宜深諒。勿復有辭。

賜呂頤浩詔

卿以元宰。出殿藩州。慨然帥師。援九江之圍。引義竭誠。不擇劇易。比覽捷報。已收奇功。斬馘執俘。前後非一。戰艦旗鼓。獲致亦多。緬想忠勞。良極嘉歎。輔臣奏卿出入行間。衝冒風雨。稍愆調護。尤用惻然。今專遣內侍撫問。仍賜卿馬一匹。并鍍金銀鞍轡一副。至可領也。

賜浙東制置使張俊詔

朕比委卿提重兵。制置兩浙事宜。本圖數日間。與卿會于明州。今聞明州錢糧空乏。豈能聚兵。又聞敵人或由常州。或由宣徽。或由衢婺。以犯越州。設謀措意。專在朕躬。若失浙邦。朕將焉避。中夜思念。寢食靡寧。今已委郭仲荀。辛企宗。同力捍禦。惟卿忠勇。事朕累年。共嘗險艱。備著勞效。昨者提兵勤王。定計復辟。朕

非卿則倡義誰先。卿舍朕則前功俱棄。君臣之際。休戚是同。今則水陸道窮。宗社危甚。卿宜協謀戮力。共捍賊兵。若能破敵。保我越邦。當加王爵。以酬忠蓋。卿宜深悉。朕不食言。

又

朕自艱難以來。竭國帑以養士。捐好爵以勸功。緩急之際。鮮復爲用。或望風畏怯。或臨敵奔潰。朕甚悼之。今者敵騎遽犯浙東。朕方避地海隅。遠邇震懼。卿獨奮忠誼。請留明州。秣馬厲兵。爲決戰計。刻章來上。三軍賈勇。載觀志畫。良極歎嘉。比聞敵遣偏師。止數百輩。涉遠勞敝。勢宜易圖。卿以精甲十倍。阻險迎擊。必可萬全。朕有不次之賞。以待卿。下及將士。次第褒擢。更宜申嚴紀律。毋致侵擾官私。惟卿腹心之將。朕所倚毗。必副眷懷。寧俟多訓。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賜兩浙制置使韓世忠詔

邇者金人南渡。遽陷建康。復遣偏師。徑趨杭越。朕以宗社之重。暫避其鋒。然念敵人勞師深入。冒犯阻險。殘暴無厭。殆天亡之時也。比在會稽。呂頤浩獻議。欲會京口。邀截歸路。以爲永圖。方須卿來。講究利害。遽覽來奏。及圖上方略。實契朕懷。惟卿忠憤之誠。謀慮之審。千里之外。不謀而同。載觀規圖。深所嘉歎。倘能投機一戰。取勝。則中興宋祚。惟卿之功。不次之賞。朕不敢靳。凡獲賊所有資財玉帛。盡予將士。已令降空名告劄二百道。用資激賞。及助軍需。勉踐爾言。以副期待。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又

卿比統率舟師。邀擊敵寇。忠勇之節。遠近所聞。相距大江。殆將兩月。殺傷莫計。俘馘良多。茲捷奏之屢聞。嘉茂勳之鮮儷。豈謂濟師之失援。致墮定亂之全功。然成敗者天理之難知。而勝負亦兵家之常事。度尙所亡之少少。豈足介懷。淮陰益辦于多多。尙觀來效。卿其撫傷痍之衆。上俘馘之功。以及戰亡。竝當賞賚。今差內侍某。前去撫問。如欲便赴行在。卽仰疾速起發前來。或且駐師江陰。休養士卒。卽令下戶部。行下所屬。應副錢糧。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賜福建制置使辛企宗詔

朕眷七閩。險遠瘠薄。俗旣纖嗇。以趨利間。多椎剽而爲奸。州縣之吏。初旣失于拊循。盜賊之萌。又復稽于彈戢。馴致紛擾。莫獲奠居。朕比委卿制置一路。入境問俗。不憚險艱。折馘執俘。洊聞勝捷。士卒之氣旣振。姦宄之鋒自摧。緬想忠勤。良極嘉歎。益翦除于黨類。期綏靖于里閭。訖其外庸。竝有褒陟。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賜陝西宣撫處置使張浚詔

金人去冬。兩路深入。南蹂洪撫。以至筠袁。東陷昇杭。以及明越。朕以宗社至重。父兄未還。遠避敵鋒。圖保基緒。而我將士。懷積年憤鬱之志。乘驕敵勞敝之師。各輸厥忠。人自爲怒。張俊迎戰于鄞水。劉光世邀擊于江西。周望以大軍控禦于嘉禾。趙立擁義旅驅攘于淮甸。捷書日報。俘馘踵來。敵人挫傷。前所未有。爰念旣得地利之險。以保江浙。兼亦因天時之便。以規河山。惟卿忠翊。朕躬勳在王室。宣風邊徼。備著勤勞。

宜屬壯猷。共恢遠略。蓋聞敵人用兵。深忌暑月。要卽騎卒解甲弛鞍之際。稍資秦兵投石超距之餘。于五月間。徑擣巢窟。一由同州渡渭。以取蒲解。一由郿延界渡河。以取晉隰。俯從戰勝百倍之氣。仰符前王六月之征。用我計之未嘗。出敵人之不意。竊謂一舉可圖萬全。卿宜審度事機。益深籌慮。勉卒賢業。無規近功。庶幾盡復兩河。迎還二聖。以底中興之烈。豈不偉歟。

又

朕以疆場多虞。風塵未靜。東巡江左。倏已逾年。西顧秦中。逸焉萬里。念王靈之阻闕。將使指以宣風。卿位冠樞衡。勳昭社稷。挺忠精之特操。早被簡知。秉經濟之遠猷。靡辭煩劇。曩疇咨而臨遣。獨慷慨以請行。載涉炎涼。備宣忠力。蒐卒補乘。旣大振于軍聲。摘伏發奸。復少蘇于民瘼。每閱封章之上。具形憂國之誠。爰遣使軺。往宣德意。載念高秋在候。殘敵未還。恐尙肆于貪謀。蓋有資于外援。宜提勁旅。豫控上流。諒惟心德之同。必體國家之急。朕所倚重。寧煩訓辭。故茲親筆示諭。想宜知悉。

又

卿宣威關陝。備著忠勞。遣將出師。屢聞勝捷。昨得七月奏。已復郿延一路。及京兆府等。載觀規畫。良極歎嘉。仍期八月進兵。圖取蒲解。自是之後。音驛不聞。夙夜惟念。頗深西顧之憂。蓋聞金人會兵進銳。以窺陝右。深恐萬一或墮敵計。更宜珍重。以收全功。今朕留會稽。沿江捍禦。頗嚴。淮甸敵人。不敢南渡。但江南諸盜未靜。已遣張俊同池帥呂頤浩。悉力翦除。皆不足慮。計卿欲知。因令密院遣人問卿動息。軍事曲折。可

悉以聞。

又斬趙哲待罪

比聞金人糾合重兵。力圖關陝。惟卿倚重。寬我顧憂。雖提五路之全師。乃當百戰之勍敵。非賞罰信。號令明。不撓不疑。鮮克有濟。邇來縱敵玩寇。驕惰成風。卿能明節制之權。正逗撓之律。罰一勸百。孰謂不然。引咎露章。益見忠謹。況乃一勝一負。兵家之常。所亡不多。無足介意。更圖後舉。以收全功。其堅乃心。益務持重。庶幾盡復境土。以成中興之烈。朕之所望也。所待罪放。想宜知悉。

又

朕眷關中天下根本。卿將使指。爲朕遠行。載涉歲華。具宣忠力。自得去年九月所上章。尋降親筆。放罪去訖。比覽呂頤浩奏。謂卿失利之後。退保興州。欲取間道。至熙河點兵。以圖再舉。朕復聞此。宵旰增憂。重以山川阻脩。道路榛梗。音驛不至。已踰半年。機事之間。難于逾度。復念自古成敗。不可必期。卿宜審量事機。擇利而處。敵人既悉重兵。以窺秦蜀。而我師挫傷之餘。或未能長驅而深入也。第宜謹守關塞。益務持重。儻或牽制狂敵。不能南侵。則亦惟卿之功。當忍小忿。徐爲後圖。近者李成跳梁。剽殘江南數州。已委呂頤浩、張俊、犄角進兵。大獲勝捷。想此逆賊。不日勦除。而淮甸殘敵。亦稍引去。諒卿聞之。當亦少寬憂國之意。人回宜悉具彼中事宜曲折。一一聞奏。

又

比得卿三月四日奏待罪。及乞選委重臣鎮撫關陝事。具悉。卿宣風陝服。久著忠勤。失地喪師。頗增憂顧。夫敵以乘勝不可當之鋒。我以新集不素練之卒。衆寡堅脆。固不可侔。欲一戰以收功。豈萬全之可必。天未悔禍。既往莫追。然敵人既得志于三秦。必垂涎于全蜀。而又南牧之寇。尙頓淮揚。則吞噬江左之心。猶未已也。卿宜收合。彘散。養銳待時。但能據險堅壁。謹守要害。既以保固四川之地。又能牽制南下之師。則亦惟卿之功。兵忿者亡。古人所戒。毋疾戰以規近利。毋深入以蹈覆車。益遠乃猷。毋忽朕命。相去萬里。音驛罕通。次舍之間。更宜尙慎。所待罪放免。

浙西親征詔

朕念中原之微弱。憤強敵之憑陵。固嘗屈己以請和。尙復阻兵而肆虐。比由海徼。還次越邦。赤子流離。殆失耕桑之候。聚廬焚蕩。盡爲瓦礫之場。咎在朕躬。禍貽爾衆。幸民心之未替。知天命之攸歸。然而殘寇尙假息于江垧。潰卒復肆行于近境。坐念傷痛。詎容懷安。是思晉文桑下之謀。遠跡漢高馬上之略。斥嬪御膳羞之奉。躬鞍馬甲冑之勞。董率六師。巡行列部。既欲撫綏于凋瘵。又將殫戢于姦偷。庶幾消弭禍災。圖回基緒。尙賴朝廷將士。州縣吏民。戮力奉公。忘家徇國。各務殫于忠赤。用宏濟于艱難。朕以四月某日。巡幸浙西。所有六官百司。竝留越州。

賜門下詔

朕願德弗類。遭時多虞。臨民馭朽。索之危。涉道濟巨川之遠。向者敵師深入。國步載艱。永惟責躬。避位之

圖專爲講好息兵之計。力祈大國。冀迎二聖以過歸。庶保丕基。可致四方之綏靜。今則奉太母之慈訓。念嗣君之幼冲。致兵民推戴之誠。諭內外請祈之切。謂防秋在邇。當愛日以有爲。謂遣使出疆。恐尋盟而未遂。露章狎至。復辟爲期。朕以太后之旨。不敢違。羣下之情。不可卻。遜辭靡獲。任重難堪。仰太母之慈仁。許同聽斷。肆眇躬之寡昧。敢憚憂勤。朕惟東朝有垂簾保佑之勞。元子有踐阼纂承之託。上徽稱于長樂。以致四海之歡。正冢嗣于青宮。以繫萬民之望。式頒溫詔。誕告多方。嗚呼。有臣三千。實倚同心之助。卜年七百。復開過歷之期。更資中外之交修。庶格神天之協佑。咨爾有衆。咸體至懷。太后宜上尊號曰隆祐皇太后。令有司擇日奏請。嗣君宜立爲皇太子。令有司擇日備禮册命施行。所有三月六日赦書。應于恩賞等事。有司疾速施行。如有稽違。重寘典刑。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又

朕遭時艱危。兩宮北狩。實賴隆祐皇太后。母儀天下。保佑朕躬。非德寡祐。奄臻禍變。伏讀遺誥。貶降禮儀。固宜仰遵慈仁之訓。爰念太上皇帝。繼統于哲宗。靖康垂簾。授位于冲眇。中更苗劉之變。尤高社稷之功。雖正隆名。未極大養。非盡尊崇之典。曷昭仰報之誠。隆祐皇太后。應于典禮。可比擬欽聖憲肅皇后故事。令有司討論詳定。以聞。朕以繼體之重。當從重服。以稱孝思之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又

朕惟隆祐皇太后。坤儀如昨。叢奉有期。永懷夫保佑之功。務極其哀榮之典。爰念蒙垢于紹聖之末。卽瑤

華而退居。復位于上皇之初。實欽聖之慈旨。屬姦諛之當制。乃隱沒而不言。未洗謗傷。久淹歲月。肆朕纂紹。逢時艱難。雖正隆名。未仲褒冊。將卽廟庭。而登配。豈容典禮之久稽。用詔攸司。載加追賚。可令禮部太常寺討論合行冊禮。及奏告天地宗廟等事。申尙書省。

太后賜門下詔

敕門下。以公滅私者。哲王之明訓。右賢左戚者。治世之遠圖。吾以寡昧之資。際艱難之運。永惟付託之重。寧辭保佑之勞。聽政垂簾。非眇躬之得已。遭時多壘。豈故事之敢違。已裁御府之膳羞。仍損家庭之恩數。靡敢伸于私諱。恐涉僭踰。復申勅于本宗。以防干撓。乃掌兵于內外。或庀職于朝廷。事屬嫌疑。理宜避免。克自抑畏。期感格于天心。始于憂勤。庶緝熙于治道。咨爾有衆。咸體至懷。除膳羞已裁。滅外其因垂簾。應于恩數。痛行減省。故事當諱父名。亦更不避。以稱吾恭己抑畏之意。本宗子弟。已降詔旨。不任要職。不于私第見宰執。不干預朝政。可令今後不得任內外掌兵官。及在京并行闕職事官。忠厚見提舉巡幸一行事務亦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中書侍郎王孝迪赴闕詔

敕孝迪。朕遭時艱危。宵旰求治。實賴左右前後。協恭戮力。以圖康功。卿譽望才猷。簡于朕志。圖任共政。時惟舊人。召還廟堂。允資經濟。固宜朝聞命。夕引道也。倚注滋久。未聞造朝。其悉大臣體國之誠。無徇匹夫小廉之節。亟祇新命。以副虛懷。已除卿中書侍郎。詔書到日。卿星夜起發。前來赴行闕。不得更有辭免。故

茲詔示想宜知悉。春暄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賜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詔

承州殘敵攻圍山陽。諸鎮之師逗撓不進。以卿任兼將相。勳望特隆。已卽指揮。竝聽節制。比見探報。王師碧柵。皆在高郵之南。去楚尙遠。勢不相及。深慮淹久。致失事機。唇亡之憂。于卿爲重。宜速渡大江。以身督戰。庶使諸鎮用命。戮力盡忠。亟解山陽之圍。一掃垂盡之敵。朕亦議遣大軍。以爲卿援。諒卿體國。必悉朕懷。

賜張浚特進學士院詔

浚躬率將士。列屯兩淮。以至經理上流。皆中機會。邇者逆賊擁衆深入。蹂踐淮西。浚親臨大江。以身督戰。將士賈勇。一剿無遺。而襄漢之間。捷書屢上。勳勞顯著。深用歎嘉。宜有褒陞。以勸列位。

賜江南西路安撫大使朱勝非詔

朕比裂江北之地。分置鎮撫。以捍外寇。眷惟江南。密邇行在。復擇勳望之臣。建三大帥。所賴心德惟一。精神折衝。稽之公言。蔽自朕志。卿惟舊弼。朕所眷知。九江上流。倚卿爲重。意其朝聞命。夕引道也。抗章遜避。殊拂朕懷。朕以艱難累歲。夙夜究圖。小大之臣。所宜戮力。呂頤浩。劉光世。皆以復辟之勳。當一面之重。授任而往。罔敢憚行。庶幾公忠。表倡列位。卿其體國。勿復固辭。除已令學士院降詔。并遣使撫問外。故茲親筆。宜悉朕懷。

又

朕建三大帥。控臨兩淮。率用勳德大臣。以隆方面之寄。卿惟故相。朕所眷知。昇卿九江。選任實重。除命之下。已淹歲時。猶未奉詔之藩。褰帷視事。彈章累上。謂朕失刑。命令儻或廢于大臣。法度豈復申于百執。朕亦恐道塗尙梗。或致愆期。而典憲遽加。有傷體貌。益思全度。務極始終。卿宜念九江收復之初。百姓凋弊之極。卽日引道。往見吏民。拊摩瘡痍。招輯流冗。不獨追卿逋慢之責。亦得以副朕勤恤之心。毋復稽留。重招物議。故茲詔示。其體至懷。

賜威武大將軍曲端詔

朕遭時多艱。移蹕暫避。眷關中阻山帶河之勢。爲天下勁兵健馬之區。捍我邊虞。倚時將略。邈在遐外。惕然顧懷。曩臨遣于樞臣。俾昭宣于德意。惟卿姿稟沈毅。世篤忠勳。久提貔虎之師。式著疆場之略。比覽行臺之近奏。益知分閫之賢勞。已建殊名。俾護諸將。旁兼制于五路。外折衝于二邊。用彰推轂之誠。復峻廉車之秩。寵嘉特異。眷倚可知。庶圖展盡于猷爲。豈復致疑于讒間。朕念隆上都而觀萬國。孰踰關陝之雄。得猛士以守四方。遠相韓彭之烈。其體朕志。無媿前修。

賜孔彥舟詔

汝頃事朕藩邸。具知忠勤。從軍累年。頗著勞績。比聞提兵。遽入湖南。公肆侵擾。遠近驚疑。以謂汝有攀附之恩。亦復如此。爲天下笑。朕爲汝惜之。諒因軍兵闕糧。非汝本意。昨已除汝正任觀察使。湖南副總管。想

已祗受。今聞李成遣馬進攻圍江州。江南大擾。呂頤浩已統萬人問罪。朕以行在防秋。未欲繼發大兵。汝可統率部曲。解圍江州。併力以討馬進。候勦除淨盡。入覲行在。不特以功贖過。朕當以節度使授卿。勉立大功。務全終始。故茲親筆。宜悉朕懷。

賜浙東宣撫副使郭仲荀詔

朕以金人渡江。移幸旁郡。委卿宣撫浙部。統率將士。以捍強敵。始欲俟朕駐蹕明州。期卿等來。今會到錢穀。數極微少。深憂乏絕。以飢我師。而又探聞敵師已圍建康。分兵由常。或宣。或衢。或婺。以窺會稽。則區區之意。專在朕躬。又思敵人雖強。勞師遠襲。已非所利。而況吳越。阻山帶江。地皆沮洳。道徑隘狹。得地之利。于茲爲多。若以逸待勞。以少擊衆。資卿忠智。誠非所難。又思國家艱難以來。裁損百費。竭力養兵。若俟緩急。以保衛爲名。不復接戰。已非本意。而又君臣聚首。竄身海隅。縱獲生存。豈不有媿。朕中夜思念。寢食靡遑。今卿與張浚。辛企宗。有甲兵二萬。并李鄴所聚民兵。亦約萬人。西阻濤江。南依山險。以此衆戰。誰能禦之。卿宜審思。以身督戰。大將以下。有不用命。當以軍法從事。俟卿戰退大敵。功狀來上。卽除卿同知樞密院事。故茲親筆。卿宜知悉。

賜嚴州柳約詔

金人入寇。遽犯臨安。復遣偏師。遠及明越。朕方避地。遵海而南。將士惰驕。鮮復用命。卿守偏邦。慨然請行。欲與諸郡合從。克復吳會。比覽來文。良用嘉歎。今張俊在明州。已聞捷報。韓世忠全軍在檣李。杜充在儀

眞各圖邀擊。已令周望遣陳思恭統兵前去收復臨安。卿更審量事宜。統率將士土豪。以決進討。如不可躬行。卽選將官前去。候立功績。當不次擢。其餘將士土豪等第推恩。故茲親筆。想宜知悉。

賜新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鄭穀辭免恩命不允詔

敕鄭穀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朕纂承丕緒。蒙訓東朝。國步多艱。允賴股肱之力。邊陲制勝。尤先帷幄之籌。博選人豪。俾參兵柄。卿純心許國。厚德鎮時。諫垣多補過之規。憲府著摧剛之節。直而不撓。屹砥柱于中流。行其所知。灼元龜之先見。已信願言之行。兼圖濟武之文。宜密贊于樞機。亟延登于廊廟。允符公望。何事撓謙。往卽官常。毋替朕命。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新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李邴辭免恩命不允詔

敕李邴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朕以寡昧。屬茲艱虞。內侮外陵。國有阽危之勢。將驕卒惰。人無賈勇之心。願經世之鴻才。付本兵之重寄。卿器姿閎達。問學淵深。粲然華國之文。藉甚映時之望。復登鼂禁。小心蓋得于鄭細。肆演綸言。大手每煩于德裕。已賴揮毫之助。更資借箸之謀。入贊鴻樞。實諧清議。曷過形于奏牘。欲懇避于恩章。往卽欽承。體茲眷待。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新除戶部尙書孫覲辭免恩命不允詔

敕孫覲省所奏劄子辭免戶部尙書恩命事。具悉。文學政事。昔爲兩科。文學之士。患于虛浮而無實用。政事之才。患于固陋而無遠謀。求其兼全。付以劇任。卿以文學則博通古今。而有可用之實。以政事則練達

利害而有經遠之謀。惟時地官實總國用。制多寡之數。以節其出入。斡盈虛之權。以通其有無。卿蓋優爲。何足遜避。惟長與貳事。任略同。循次而遷。公議僉穆。亟祇成命。務體眷懷。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新除翰林院學士李邴辭免恩命不允詔

敕李邴省所奏辭免恩命。具悉。朕惟纂承大統。雖有事于戎昭。鼓動多方。亦莫先于文告。簡求雋老。寓直禁林。卿學探本原文。參經緯。發揮七制。曩聞黃絹之詞。流落兩朝。宜復青氈之舊。仍竝論思之益。豈專潤色之工。成命旣頒。公言胥穆。寧煩沖挹。亟體眷懷。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右諫議大夫鄭穀乞待罪不允詔

敕鄭穀省所奏乞待罪事。具悉。比以強敵歲侵。中原日削。奄入淮甸。駐蹕吳中。引咎責躬。以弭禍變。卿以忠義之節。審諤之言。宏益居多。庸臣沮傷。不悉聽用。肆予寡昧。方賴箴規。屏居固辭。非朕之志。往安厥次。益罄乃忠。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新除御史中丞鄭穀辭免恩命不允詔

敕鄭穀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朕聞良藥有苦口之利。明鑑無見疵之尤。惟求讜言。有補治道。方竝告猷之益。式圖已試之功。卿遠識造微。純誠許國。踐揚諫省。箴規久著于青蒲。擢長臺端。彈擊竝觀于白簡。宜亟殫于忠赤。以弘濟于艱虞。何執撝謙。尙形遜避。往祇成命。益體眷懷。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

悉。

賜新除中書侍郎王孝迪辭免恩命不允詔

敕孝迪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天下有緩急之勢。君子有行藏之時。上既求賢而圖濟于艱虞。下思行道以自期于著見。則君臣相得而治功可成。卿望臨一時。身兼數器。願予眇質。允賴于交修。惟爾舊人。乃先于圖任。況茲國勢未振。政本久虛。何弗體于眷懷。尙曲形于謙挹。亟踐厥次。無復有辭。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暄。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賜新除徵猷閣待制康允之辭免恩命不允詔

敕允之省所奏劄子辭免恩命事具悉。朕省方觀民。錄德定位。式示臣工之勸。豈容名器之私。卿識慮精明。風力強敏。壽春假守。而羣偷辟易。隱若長城之賢。武林開藩。而千室晏安。熏然慈父之政。肆加詢攷。備見忠勞。可無勸賞之公。以慰借留之願。賜金增秩。頒漢室之璽書。簪筆持荷。綴甘泉之法從。增華使節。允協師言。何必撝謙。尙仍固避。往祗成命。亟體至懷。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資政殿學士葉夢得辭免知洪州恩命不允詔

敕夢得省所奏劄子辭免知洪州恩命事具悉。朕惟才能之士。可與有爲。而或失之輕。道德之士。可與有守。而或失之緩。乃選于衆。兼用所長。卿學問深博。而道德足以鎮浮。識慮精明。而才能足以辦劇。眷南昌之都會。實行闕之藩維。輟吾重臣。殿此南服。惟鎮浮而不擾。乃能綏靖兵民。惟辦劇而不勞。乃能鎮服姦

暴允穆清議。寧煩固辭。式過其行。無替朕命。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淮南諸鎮詔

朕秉德弗類。遭時多虞。敵騎憑陵。貪殘滋甚。乘輿播越。艱險備嘗。永懷祖宗積累之勤。遠念父兄劫遷之難。下憫黎元之荼毒。近傷井邑之陵夷。跼地躅天。痛心疾首。比旋師于江浙。尙牧馬于淮壩。靜言淹久之因。復有窺乘之意。爰念肇分列鎮。實控賊巢。奮忠誼以致身。必思賈勇。顧寇戎之在境。諒已疚心。矧盛夏之亢陽。屬敵營之解甲。弓弩弛緩。鞍馬疲羸。事亦易圖。機不容失。宜倡齊公九合之義。共成宣王六月之征。擊其惰歸。庶有符于往志。貴乎拙速。當毋失于天時。懋建非常之勳。卽膺不次之賞。候詔書到日。可會合諸鎮。同共剿除。淮甸金人餘黨。以成大功。故茲親筆示諭。想宜知悉。

賜御營都統制辛企宗詔

朕比委卿于會稽。固非得已。始圖駐蹕。馳驛召卿。今聞敵師之東。專欲窺朕。四明空乏。無以聚兵。朕之精兵。皆會吳越。若不依地利之險阻。作士氣以驅攘。則君臣竄身。去將焉避。中夜思念。圖濟艱危。已詔仲荀。俊。戮力協謀。以捍遠寇。況聞分兵而來。其徒必不衆多。惟卿宗族。被遇累朝。卿之忠嘉。朕所體悉。告辭之際。屢布悃誠。若皆以入衛爲心。則天下非朕所有。卿宜體國家之急。忘位貌之殊。賈勇爭先。無致嫌隙。賞罰之柄。朕不敢私。儻有成功。卽頒施鉞。示茲親筆。朕不食言。

明州奏捷賜詔

朕觀國家自命人入寇以來。士氣沮喪。莫敢攬其鋒者。今復遣輕兵。深入四明。卿賈勇先登。以身督戰。大獲勝捷。忠誼之節。俘馘之功。獨高一時。載覽封章。良極嘉歎。已令張公裕具海船二百隻前去。以俟凱還。更宜勉勵。以全大功。毋使匹馬生還。是所望于卿者。懋功之賞。朕不敢私。故茲親筆獎諭。想宜知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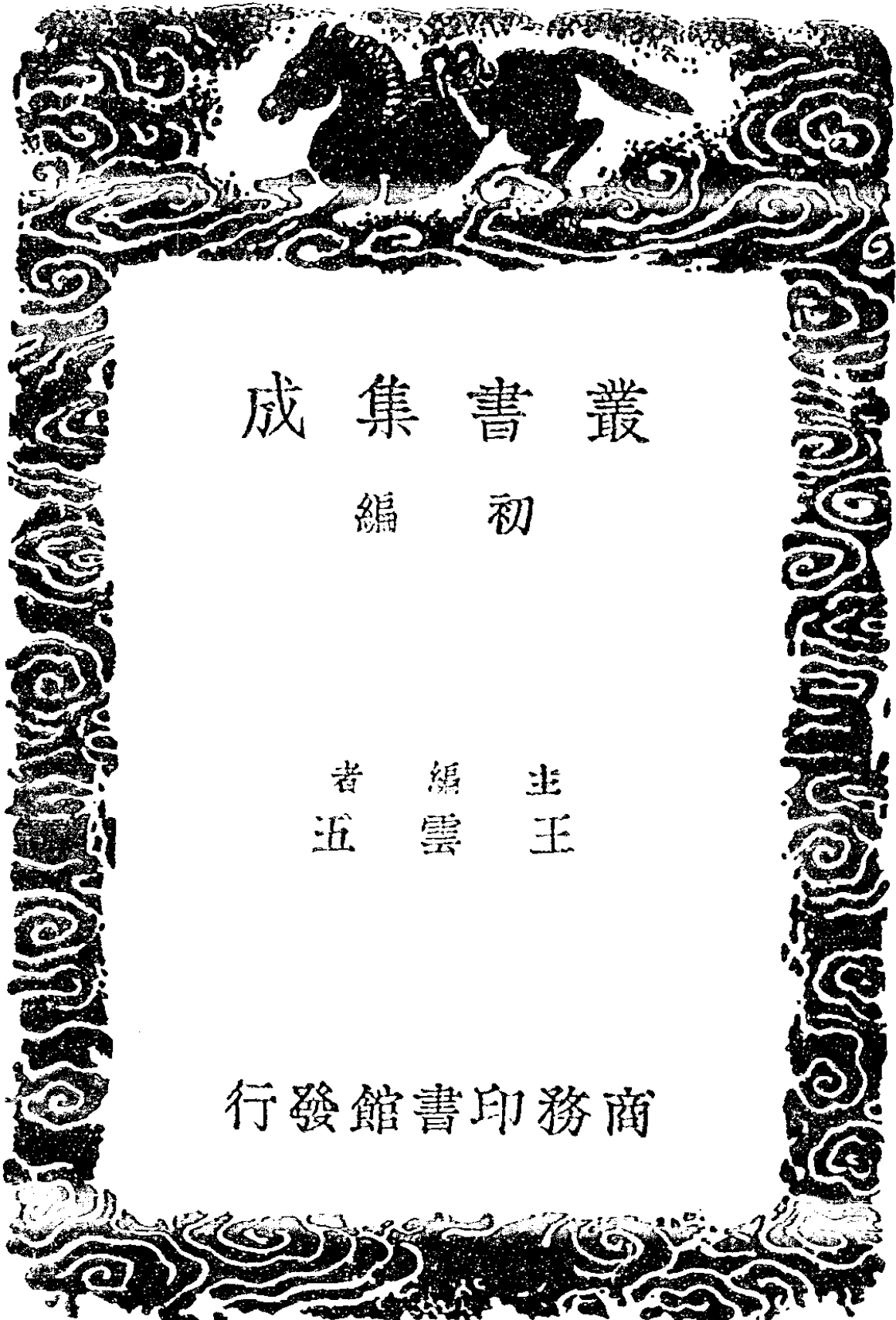




33
14
:1973

毘陵集附拾遺

三



成集書叢

編初

者編主
五雲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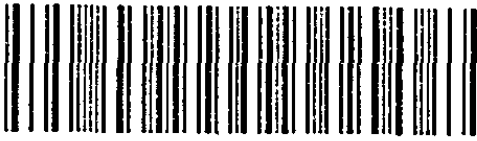
行發館書印務商



集 陵 昆

遺 拾 附

(三)



3 0649 7928 3

撰 守 張



毘陵集卷十

啓

賀范相公知温州啟

伏審注想舊弼。誕揚明綸。起殿東南之邦。稍孚中外之望。惟大賢之出處。繫一世之重輕。雖辭榮避寵者。前哲之高風。而求舊念功者。明君之先務。況乃邊虞未靖。方深仄席之憂。人望所歸。宜示賜環之漸。恭惟某官。學識足以貫古。宇量足以鎮浮。發大策于賈誼之妙年。登本朝猶馬周之素宦。大河喬嶽。鍾此山川之靈。寶鼎介圭。挺然邦國之鎮。彘躋柄路。旋正台司。與時偕行。密勿經綸之業。不可則止。雍容進退之風。久安綠野之居。實繫蒼生之望。車輻暫偃。聊借重于偏州。鼎鉉正虛。佇歸榮于上宰。某同升固久。辱照尤深。陪末議于政塗。莫贊變調之術。假餘光于鄰燭。復親撫字之規。念稍迫于桑榆。且久荒于松菊。矧復支離之難強。不堪倥偬之徒勞。方乞身力。請于聖時。期拭目永觀于賢業。願言調護。益副瞻祈。

回賀知福州曾尙書啟

伏審起從祠館。就領价落。望實前孚。已歎何來之暮。教條始布。固將不令而行。屏翰增隆。搢紳胥慶。恭惟某官。剛毅有立。惻怛無華。懿文足以潤色帝猷。遠識足以經綸庶務。踐揚要劇。藹著事功。久從嶺海之游。



083

112

2:1974

益注朝廷之意。惟是閩粵稍遠于行闕。矧經寇虐之震驚。猶爲東南全盛之奧區。故屬老成而臥治。諒識鄭崇之革履。卽頒宣帝之璽書。而某頃以非才。亦嘗承乏近觀舊政。故慙播糶之前。側聽輿言。必誦無襦之昔。尙賴匿瑕之大德。庶逃司敗之深文。先辱牋勝第深銘感。

回賀知揚州葉待制啓

伏審外庸旣著。克宣疆場之威。次對復陞。誕布絲綸之寵。藩垣增重。紳笏交歡。伏惟某官。識慮敏明。才猷秀傑。學問由于世濟。風績藹于民謠。自結重旒之知。寢膺特橐之選。鑠金之口。歎滄訛之交。與匪石之心。歷險夷而不貳。比者捍窺乘之強敵。撫凋瘵之餘民。恩威竝行。聲實兼茂。宜還從列。以慰公言。歸僞境之侵疆。更賴折衝之略。致行朝之奠枕。益隆夾輔之勳。屬引駕之云初。拜飛緘之遽及。未遑贊喜。先辱謙光。欣感之誠。敷宣罔旣。

回賀知溫州章尙書啓

伏審輟六卿之長于中臺。牧千里之民于便郡。褰帷視事。擊壤騰歡。恭惟某官。學造精微。氣涵剛大。志節更險夷而不貳。才術遇盤錯而有餘。折狂悖之氣于危疑之時。抗忠嘉之言于獻納之地。張旌絕域。自請終軍之纓。返命行朝。不棄蘇武之節。益隆天眷。進長地官。方須柄用之榮。遠得蕃宣之請。惟義所在。與時偕行。識革履之聲。豈容久外。促鋒車之召。竝聽來歸。慙慶牘之未馳。辱榮函之先及。靜言欣感。曷究敷宣。

賀朱相公除右僕射啓

伏審大廷敷號。舊弼登庸。宿望昭宣。慰蒼生之傾屬。同心翊戴。扶黃屋以尊安。中外歡愉。華夷嚮服。竊以九重旰食。軫國步之連遭。四海疚心。歎人謀之回遹。急于赴功。則攘臂以事兵力。膠于應變。則拱手以須天時。類失厥中。無益于治。宜得魁壘豪傑之士。以爲經綸康濟之圖。人固患于難知。政莫先于任舊。恭惟某官。學窮道奧。識探幾先。德度恢闔。撓汪汪之波而不濁。才猷敏達。游恢恢之刃而有餘。曩警蹕之時。巡倚鈞衡而爰立。一德始熙于帝載。兩兇遽亂于國經。八柱承天。卽正高明之位。五龍夾日。灼知潛授之功。扶顛談笑之餘。遠引江湖之上。謗書一篋。何傷丹扈之深知。細札十行。旋趣鋒車而入覲。邇英晝訪。宣室夜前。袞衣繡裳。旣喜歸于姬旦。命圭相印。復加禮于裴公。固應展盡夫遠猷。豈復規圖于近效。裕民積粟。以固邦本。詎專兵力之強。嘗膽枕戈。以修政刑。亦戒天時之變。將見運籌帷幄。以決勝于千里。端委廟堂。以爲準于百僚。沃心清燕之間。拭目中興之盛。某頃陞從橐。嘗蒙薦慰之私。比解藩符。復忝交承之契。仰止熒煌之座。稱慶無階。茶然衰病之蹤。依歸有所。祇聞新拜。喜倍常情。

賀張知院除右僕射啓

恭審渙號大廷。晉陞良弼。宸衷簡注。見考慎之得人。國勢尊榮。知治安之有日。竊以君臣相遇。古今至難。玩歲愒日。則必悔于噬臍。趨事赴功。則每虞于掣肘。故時君克斷。裴度所以成功。而朝議多違。羊祜不能如意。自非天意悔禍。人謀允臧。則何能用大度之言。于以啓中興之運。恭惟某官。奇才命世。遠畧濟時。洗日咸池。功素高于社稷。捫參蜀道。名已振于蠻夷。雖更夷險之殊。不替始終之遇。屬傳羽檄。趣駕鋒車。復

正位于樞機。仍撫師于疆場。連籌帷幄而決勝于千里。致敵騎之宵奔。端委廟堂而爲準于百僚。副與人
之夙望。實惟圖舊。何止策勳。伊尹一德以享天心。無間然矣。漢高五載而成帝業。尙竊遲之。益堅帶礪之
盟。增煥鼎鐘之勒。某辱知最久。贊喜尤深。閩海相從。已熟衰殘之迹。荆溪休老。願諧退縮之心。頌詠之私。
名言罔旣。

賀趙相公除左僕射啓

伏審決定大策。建中興不拔之基。褒賞元勳。正上宰久虛之位。玉庭孚號。海宇交歡。竊以赤烏袞衣。美征
東之姬旦。命圭相印。答平蔡之裴公。播在聲詩。光于簡冊。況徂憑陵之巨敵。有開恢復之宏規。示丕勸于
羣工。宜首膺于異數。恭惟某官。直方而不撓。惇大而有容。獻納論思。夙著排姦之節。贊襄輔弼。尤高經遠
之謀。惟光武能推赤心。而絳侯可屬大事。會羽書之遽至。奉革輅以徂征。師律一新。坐據江山之險。捷書
屢上。幾成京觀之封。致醜類之胄奔。本嘉猷之辰告。射雕賈勇。雖多李廣之無雙。指獸收功。誰出蕭何之
第一。宜頒宸綽。首冠台躔。舍爵之賞。旣行。歸疆之期。可待。某逖聞誕告。喜越常情。昔忝同升。謬託金蘭之
契。老思自放。願諧丘壑之求。頌詠之私。敷宣莫究。

回馬運使啓

伏審抗旌俯次于近封。視印已從于刮目。姦媮之吏。聳滅望之前孚。凋瘵之民。跋寬條之下逮。羣心相慶。
一路所同。伏惟某官。智識高亮。而詳練于事機。才猷敏強。而緣飾以儒雅。念江表瘡痍之未復。緊淵衷宵

肝之不忘。願將上不乏于邦儲。下少舒于民力。類非文俗吏之所能辦。故屈老成人而不爲嫌。某恭然衰病之蹤。求去未遂。仰止旃幃之託。爲幸滋多。修慶牘而未遑。辱榮函之遽及。感慙之至。敷述奚周。

代郡侯賀應運使啓

竊審榮拜宸綸。就更使節。允資心計。上幹邦儲。入境宣風。涓辰視事。恭以某官。機猷敏濟。業履粹明。出逢熙盛之辰。益茂經綸之志。久茲詳試。蔚有休稱。寢膺睿哲之簡求。洊被光華之臨遣。領均輸于淮甸。已聞百室之盈。總轉漕于浙邦。用充九年之蓄。佇疇茂最。入踐華資。某偶此叨恩。鼎來假守。稔聞德望。適在鄴君之鄉。行遂郊迎。聊繼蜀人之寵。依仁竊幸。稱慶無階。跋詠攸深。名言罔喻。

回賀郭少傅啓

伏審頒大廷之顯制。進亞傅之崇資。凡預觀瞻。同深忭蹈。恭惟某官。勳高列辟。望著三朝。入扈殿廡。壯儀刑于階戟。出分帥閫。聳威譽于邊陲。曩聞烽火之累傳。屬仰海邦之靜治。介圭歸覲。宜膺眷獎之隆。孤棘陞華。增重蕃宣之寄。某披瀝惟舊。荷照尤深。側聞綸綍之誕揚。方媿藤牋之獨後。過蒙謙眷。等極感銘。

回江東二漕啓

叨膺宸旨。俾鎮陪都。揣分引辭。方徹九重之聽。飛文垂慶。蓋踰十部之賢。深惟留鑰之司。非曰養疴之地。願宦情已矣。老將至而止合投閒。病骨枵然。力旣愆而豈宜任重。此蓋某官誠心樂善。屈已定交。借妙語而陰辱推揚。先衆人而俯加勞問。方頒諭詔。少安衡宇之居。莫敘謝誠。姑報珍函之寵。感慙之至。敷敘奚

殫。

福州到任謝宰執啓

起自三吳之故里。洊更兩越之名藩。試用罔效。委寄加隆。嫌于擇事。不敢力陳疾病之身。卽已到官。于是具宣寬大之詔。惟七閩之巨鎮。接五嶺之炎荒。地狹而山谷深。民貧而風俗悍。向由劇寇。屢欲窺乘。總以大兵。頻資供億。致公私之儲埽地。加夏秋之旱流金。不堪歎息愁恨之聲。宜有還定安集之政。顧如某者。心雖許國。才不適時。進無補于謀謨。退不堪于煩劇。承流輔郡。曾訟銛之未清。假寵經帷。辱召環之遽及。第緣衰茶。屢控忱誠。未奉俞音。更叨煩使。此蓋伏遇某官。才高而兼濟。道大而有容。惠綏外服之民。開濟中興之運。念傷夷之凋郡。當解煩苛。故畀付于陳人。使專牧養。敢不鞭策駑鈍。拊摩瘡痍。儻正信之教興。庶幾弭亂。雖催科之政拙。詎敢辭勞。

再知紹興府到任謝宰執啓

觸熱之官。諛辰視印。在私良便。仍昔所臨。政拙心勞。吏民習知其駑鈍。頭童齒豁。魚鳥亦怪其衰殘。伏念某。向誤聖神之知。徧更中外之任。由寵榮之踰分。致盈滿之挺炎。疾病相仍。長恐膏肓之逼。聰明不及。益知體脾之難。願共理之寄。大懼于曠瘼。而投閒之章。屢關于聽覽。既不責其避事。又復畀以便藩。此蓋伏遇某官。光輔聖時。丕隆賢業。威加有截。收召公辟國之勳。鈞播無私。得伊尹格天之道。欲拊循于凋瘵。尤慎簡于循良。遂致陳人。復叨舊物。適使輶之驟至。乘帥闔之暫虛。冥搜殆甚于察淵。公取不嫌于竭澤。方

遠夷之猾夏。當海徼之方秋。而乃帑無宿儲。吏罷月俸。欲剝膚椎髓。恐非仁政之宜。而折骨絕筋。何補公家之急。尙賴至明燭隱。盛德包荒。惠以初終。免于顛沛。田廬在望。少休抱疾之身。溝壑未填。盡是報恩之日。

轉官謝宰執啓

承流無補。增秩爲榮。洊懇避而弗諧。終兢慙于非據。伏念某。學旣老而益落。氣被病而逾衰。謨膺分闕之求。僅弭弄兵之習。兩年黽勉。敢歎周南之滯留。六沴侵陵。眞作漳濱之沈痼。數祈罷免。少追曠療。豈尙闕于俞音。復明陞于顯秩。賣刀買犢。欣暫反于農疇。求牧與芻。媿數關于朝聽。願撫字之心勞。而催科之政拙。功何有于絲毫。緊高明之位列。而亭育之功全。物率歸于陶冶。此蓋伏遇某官。懋格天之賢業。建辟國之遠猷。約以待人。故每棄瑕而錄用。釀于行賞。將使趨事而赴功。枯荻猥費于霑濡。老馬徒勞于鞭策。上流甚重。誠非臥治之時。下澤可乘。終假投閒之便。永惟未死之日。期報不貲之恩。

回賀湖州方侍郎啓

伏審光膺眷注。榮領蕃宣。公議稍伸。輿情交慶。恭惟某官。受才宏毅。稟氣中和。早貢讜言。藉甚外臺之譽。晚疇賢望。揚于法從之華。一從祠館之游。殊鬱搢紳之論。起臨輔郡。作屏行朝。佇還漢橐之持。豈容孔席之暖。某久欽賢範。欣覲除書。屬弭駕之云初。念慶函之未及。遠貽翰墨。第極感銘。

回賀常待制啓

伏審得請真祠。暫諧雅志。躋榮從橐。稍慰公言。恭以某官。學問見于躬行。直諒由于世濟。扶持國是。共高
審諤之風。潤色帝猷。不廢論思之益。暫均勞于支郡。實簡眷于淵衷。自厭風波。有懷丘壑。直西清之五閣。
仰觀出綽之優。覲北闕之九重。行被賜環之寵。某比因假道。幸遂披風。屬稅駕之云初。致賀牋之獨後。先
蒙翰墨。第劇感銘。

謝翟給事舉改官啓

竊祿鼎來。未能暖席。揆章甚寵。實慰窮途。佩德不貲。寄顏無所。竊以賢否異趣。迹每混于淄澠。貴賤相求。
勢實侔于胡越。疑似之迹。則每難于必見。邈絕之勢。則不能以自通。故有公卿不揖客之譏。英俊沈下僚
之歎。惟識解超世。則賢否之淄澠。相絕于千里。以人物爲心。則貴賤之胡越。不問于一毫。用能得真材于
稠人之中。卓然振高義于流俗之外。如某者。愚無一得。窮有百罹。襲科舉腐儒之常談。無經術高世之遠
見。謀及親之三釜。蚤餬口于四方。一昨遘禍不天。痛枯魚之銜索。置身無地。類窮猿之投林。謬策足于詞
場。偶竄名于書局。拜恩四易。待次三秋。訖無補于秋毫。颯已垂于素髮。加以秉性迂僻。與世闊疎。留滯天
都。未暇三書于宰相。竭來鄉校。正期一識于荊州。豈徒斂版以走下風。庶獲執經而趨文席。潘令厭斗筭
之役。雖懷色養之違。顏氏無簞瓢之憂。蓋得依歸之所。旣發藥其膏肓之疾。復借重于布帛之言。耳受心
維。日開月益。恨遭逢之獨晚。故蹇薄之是宜。豈期酸寒流落之蹤。曲致哀憐收拾之意。茲蓋伏遇某官。人
倫標的。吾道主盟。立心則和而平。故雖疎賤而接以誠意。待人則輕以約。于至愚陋而收其寸長。不勞假

借于先容。雅欲振明于公論。顧未能執筆。輒獎借其藝文。有意讀書。謂博涉于墳史。是欲一顧而增價。端非兩喜之溢言。豈獨推挽以脫于冗賤之中。又將誘掖以堅其問學之志。儻容卒業。庶幾君子之歸。固將終身以圖國士之報。

回賀樞使張少師啓

伏審光膺鳳檢。進秉鴻樞。釋宣威疆場之勞。茂洪化經綸之業。中權增氣。外境懾心。恭以某官。識洞古今。望高夷夏。忠烈貫于金石。勳業煥乎旂常。上眷素隆。志渴告猷于左右。外庸旣訖。理難循次以褒升。用正機衡。誕敷綸綍。庶盡摠于遠略。遂協濟于中興。川陸非遙。莫預造門之列。山林待盡。尙須奠枕之期。慙慶牘之未馳。辱榮緘之先貺。感銘之至。敷敘奚殫。

賀林提學啓

竊密襲承帝渥。就領使華。董正師儒之聯。振明庠序之教。允符公論。同極歡悰。恭惟某官。學極淵源。文參經緯。奮揚賢業。光嗣家聲。早闊步于詞林。卽橫翔于英毅。雍容學省。夙傾衿佩之心。留滯泮宮。久鬱搢紳之望。惟義所在。與時偕行。果協僉言。寢基鉅用。星輅臨遣。雖暫寄于行臺。文陛對揚。諒已膺于前席。某猥緣寒陋。特荷眷憐。迭聞用之則行。幾欲喜而不寐。山川悠遠。益睽眉宇之瞻。竿牘絃陳。難極心旌之戀。靜言抃蹈。實倍等夷。

代賀提學孫宗博啓

茂膺宸渥。出擁使華。董正師儒之聯。振明庠序之教。涓辰視事。揭節宣風。伏惟某官。學造淵微。行成矩矱。早飛英于藝苑。遂擢秀于詞場。寢履亨塗。允膺妙簡。談經學省。已模範于宗英。將命使臺。緊表儀于鄉秀。諒令吳越之地。追還鄒魯之風。佇列僑功。入登華貫。某祇宣條教。幸託芘輝。望眉宇以非遙。跂心旌而竊抃。

賀王右丞啓

伏審光奉宸恩。褒陞右轄。出聖神之獨斷。符朝野之公言。一札播聞。多士交慶。嘗謂經遠者實本乎器識。垂後者莫大乎文章。宇量宏深。于以臨大節而不奪。詞章超邁。用能揚偉績之無前。嘗歷攷其兼全。蓋絕無而僅有。絳侯勃能任大事。特病其少文。公孫弘號爲名儒。或譏其多詐。全才之士。固不易得。有道之時。亦爲難逢。間自負其所長。輒每悲于不遇。佐佑六經。如韓愈。未免流離。度越諸子。如揚雄。終甘寂寞。上方講求久逸。永寧之計。時乃登用。協謀一德之人。宜有卓爾不羣之才。庶幾曠然大變其俗。恭惟某官。氣鍾英偉。道極醇深。碩學通乎九流。懿德備乎三俊。絕世之器識。汪乎萬頃之波。華國之文章。沛然三峽之水。身旣兼于數器。會復際于千年。自膺密勿之知。寢發經綸之蘊。便蕃三接。清切九遷。鳳閣摛華。復見坦明之制。烏臺執法。具高譽諤之風。汲長孺之忠。謂賁育不能奪。董仲舒之道。雖伊呂無以加。亟召登于禁林。繼八承于密命。發揮典冊。焜耀搢紳。蔚矣邦家之光。偉哉廊廟之具。果由內相。進轄中臺。蓋將力振宏綱。大明清論。上以告嘉猷于后。下以施實德于民。若礪若舟。卽正鼎司之重。如綸如綍。佇聞廷告之頒。某江

湖孤蹤。口耳末學。抗塵走俗。自悲流落之餘。砥筆和鉛。尙泥平生之好。比竊名于英殼。實借重于文衡。緬懷贈衰之言。妄起彈冠之志。然而間關一命。荏苒再朞。謀生無負郭之資。望祿有倚門之切。自笑守株而待兔。可謂迂愚。念嘗披霧而覩天。實爲幸會。逖聞新命。尤激懦衷。雌霓連蜺。故喜知音之誤辱。大鈞塊圯。端如播物之無遺。恨阻川途之脩。莫預門闌之慶。靜言抃蹈。倍越等夷。

回賀知紹興府孫尙書啓

伏以聽尙書之履。暫別宸廷。懷太守之章。復開盛府。恭惟某官。三朝著碩。多士宗師。學貫九流。而獨探其精微。文追兩漢。而尤高于典冊。蚤以人望。簡於聖心。直道而行。柔莫甘于慕舌。見幾而作。後何悔于噬臍。自詭侯藩。益隆天眷。教條惟舊。遺愛常新。入境抗旌。擁歡迎之竹馬。當宁側席。行趣召于鋒車。某久此周旋。悵然離索。褰裳濡足。媿明哲之高風。緩帶輕裘。想蕃宣之樂事。方深慶羨。違辱緘滕。感悚之私。敍陳罔既。

代賀應漕除直祕閣啓

伏審拜命帝宸。登名冊府。增寵輝于使節。動榮觀于儒紳。伏以某官。稟姿粹明。應變通敏。洊歷光華之寄。益據經濟之才。持飛輓之權。邦儲已羨。紀將明之效。天眷有加。膺王綍之褒崇。登道山之清切。是基持橐之選。行奉賜環之榮。某梓里備員。久叨輝芘。蘭臺寓直。獲附英游。抃喜之誠。名言罔喻。

回李參政啓

久嬰衰疾。志在投閒。忽徒便藩。辭不獲命。觸熱遶于遠道。疾驅及于近郊。願惟舊學之荒唐。加以頽齡之
晚晚。千巖萬壑。謾記于昔游。十束三鍾。第慙于虛受。況帑廩一空之後。仍邊陲多壘之時。宜有傑才。以當
重寄。豈伊名壤。可付陳人。此蓋恭遇某官。惇大有容。直方不撓。暫去巖廊之邃。尤傾海宇之瞻。博采衆才。
陰借齒牙之論。曲形高誼。首勤竿牘之私。獎與過情。詞華溢目。而某曩獲聞令尹之政。今復玷鄭公之鄉。
條教具存。竊詠翦棠之戒。風化所繫。願觀拔薤之規。欣幸之私。名言罔旣。

狀

回汪相公遠迎狀

伏以四牡駢駢。久陟川途之遠。三台兩兩。行瞻次舍之光。父老駢迎。江山改觀。恭惟某官。望高鼎鉉。勳著
旂常。保佑潛藩。成五龍之夾日。贊襄清蹕。竦八柱以承天。久避地于炎荒。實簡心于丹扆。尙艤濟川之舟。
楫。暫適高懷。行聞鼓物之雷風。亟還舊弼。某曩竊依于陶冶。茲喜奉于光塵。候館已虛。尙幸餽牽之未竭。
前旌俯屆。莫諧弩矢之先驅。敢謂攜謙。首勤華問。感銘之切。敷敘奚殫。

又回鄭侍郎遠迎狀

阻奉晤言。恍迷歲月。湊聞殊用。大慰簪紳。正從橐之清班。洗洗僚之永歎。伏惟某官。才華廊廟之具。器業
邦家之光。屹若老成。表于朝著。躋榮武部。方有賴于論思。將命朔庭。復暫勤于行役。願衰殘之屏處。望聲

采以非遙。莫遂披瞻。過形問勞。方際霜風之厲。益調鼎任之和。速返旌旆。上符旒展。

回知建州魏龍圖狀

魏時自饒州引嫌易建

輟烏臺之南榻。增重蕃宣。兼龍閣于西清。式昭睭遇。拜恩易地。諏日下車。伏以某官。蘊識高明。受才英敏。片言悟主。應龍飛天。而雲霧來。正色立朝。猛虎在山。而藜藿茂。勉從懇請。暫寄承流。行即迓于賜環。諒不。容于暖席。政途聯事。久聞婉畫之優。江國避嫌。行遂寶鄰之託。敢圖謙德。先辱榮函。欣感之懷。敍陳罔既。

回知常州鄭右司狀

伏審輟從宰屬。出領侯邦。兼榮冊府之清華。增重行朝之屏翰。已頒條教。第極歡悰。伏惟某官。學問淵深。器資凝遠。蚤擅搢紳之譽。寢結冕旒之知。冠豸霜臺。已想聞于風采。含香蘭省。復詳試于猷爲。旋陞宰士之要途。宜即從臣之峻列。勉從懇請。暫寄蕃宣。地俯控于江淮。政資備禦。人曩經于寇盜。尤賴撫綏。佇觀報政之成。卽有賜環之寵。某分符在遠。阻修桑梓之恭。視印云初。竊聽袴襦之詠。先蒙問勞。第極感銘。

回知常州陳檢詳狀

奉祠宮之香火。病臥漳濱。瞻刺史之麾幢。喜依河潤。塗詠何來之暮。人爭快觀之先。伏惟某官。學以躬行。賢由世濟。踐揚要近。盍登論思。侍從之聯。流落燕閒。允蹈用舍。行藏之義。比從人望。暫領藩符。斂大惠于偏州。詎容淹久。奉細書之一札。佇有褻陞。茲以衰遲。處于閒散。獲併轡之託。睇鶴首以非遙。修桑梓之恭。媿魚牋之不敏。首蒙謙眷。第極感銘。

回知信州夏太傅狀

衰晚投閒。方養疴于畎畝。聖明念舊。復假寵于藩維。已見吏民。具宣條教。載惟江右。故號吳頭。鑾馭在行。尤謹上流之寄。潢池未靜。更深南顧之憂。曾是疏遲。莫知稱塞。伏惟某官。義敦久要。學富多聞。賁以牋題。寧論十部從事。副之篇什。真是五言長城。既增朽質之光。仍託善鄰之寶。庶幾黽勉。少道譴訶。感媿之私。名言罔喻。

回江相公賀正狀

伏以王春肇序。人正謹時。惟國元臣。受天純嘏。恭惟某官。厚德表世。純誠格天。早依日月之光。功高弼亮。晚避風波之險。身遂燕閒。茲薦祉于椒觴。佇歸榮于槐鼎。方圖修慶。先辱飛緘。感頌之誠。敷宣罔既。

回賀九月望日狀

伏以物華就實。序極杪商。月魄分中。歷占既望。恭惟奉使。飭躬謙慤。秉志忠嘉。順履肅霜之辰。茂膺好德之福。遐蒙華翰。良極感悚。

又

伏以金風既肅。民興築圃之功。璧月載盈。節紀降霜之候。恭惟奉使。天姿忠恪。使節光華。茂對休辰。具膺遐福。辱珍題之俯及。仰厚德以難忘。

謝土物狀

伏以暫偃旌旄。獲展郊迎之禮。遑頒箱篚。分霑庭實之餘。祇沐多儀。益知厚意。茲爲銘佩。曷旣敷陳。

又

伏以輜軒授館。彌使節之光華。聘幣造庭。分土毛之珍厚。媿無以報。義不獲辭。感悚之誠。名言曷喻。

回謝請大排狀

伏以貢珍遠屆。良多衝涉之勤。宴豆肆陳。敢後獻酬之禮。祇修薄具。少奉清塵。媿率爾以伸辭。辱惠然而肯顧。更貽尺牘。彌激寸心。

又

伏以航海奉琛。仰使華之勞勩。侯邦致館。接燕語之從容。特枉高軒。祇慙菲具。更蒙謙德。曲示華絨。荷意良深。喻言罔旣。

代越帥答高麗使副遠迎狀

伏以遠飭使航。來從出日。肅將貢篚。入覲中天。欣旌旆之俯臨。辱絨滕之遽及。瞻迎伊邇。慰抃難名。

又

伏以祇率邦彝。遠輸琛寶。風馳使傳。俯次郊圻。佇披奉于光儀。遽先蒙于珍翰。其爲欣抃。曷旣敷宣。

回賀除進大資狀

備位劇藩。久慙尸素。升華祕殿。復玷寵光。實不副名。榮祇爲媿。伏念某。學雖泥古。智昧知幾。壯歲固已無

聞投老安用。平時僅能寡過。遇事則疎。曩強敵之憑陵。固羣心之憂憤。欲資調度。訖無橫草之勞。敢意褒遷。叨拜出綸之寵。懇辭莫獲。忝冒難勝。此蓋伏遇某官稟氣中和。待人輕約。念勸功必償名德之重。故聞善陰借齒牙之餘。遂致衰遲。亦叨擢序。移書贊喜。辱眷意之相先。拜命懷慙。識謬恩之有自。其爲感激。未易敷陳。

回趙提點狀

聯事江湖。久託提封之芘。臥疴衡泌。頓疎執訊之儀。方深眉宇之懷。忽奉誨函之及。馳驅遠道。審畫鶴之鼎來。寤寐光儀。欣景星之先覩。其爲感抃。罔旣敷宣。

代答鎮江李尙書狀

伏審拜恩易鎮。涓日開藩。凡竊芘蔭。同增抃蹈。恭惟某官。學蚤窺于聖域。望夙著于賢關。親逢黼展之知。度越搢紳之右。便蕃三接。清切九遷。亟登八座之榮。久隆睿眷。屢奉一麾之寄。彌著休稱。報政淮壖。而莫遂借留。下車江國。而已歌來暮。諒履聲之旣識。竚環召以遄歸。曾是衰遲。久茲睽溯。方結心旌之戀。復欣眉宇之瞻。念慶牘之未馳。辱榮函之遽及。悚佩之素。敍陳曷殫。

書

代侯元功與宰執書

伏念攀附英游蚤辱金蘭之好。棲遲田畝。遽興露草之悲。勉駐殘魂。力伸危懼。某奮身寒苦。遭世盛明。晚
誤審知。叨陪政路。奉身而退。訖無橫草之勞。尸祿既盈。已積負芒之媿。更蒙起廢。復俾承流。敗材難追。于
人非豐屋。復貽于鬼瞰。乃嬰疾苦。以迫衰殘。瘍發枯顛。謾勞砭劑。毒乘沴氣。遂逼膏肓。念聖代之難逢。望
台闕而永隔。懷恩莫報。齋恨無窮。尙勉須臾之留。以通咫尺之間。伏惟某官懋昭賢業。光輔聖時。調御至
和。永肩許國之誼。維持極治。用廣格天之勳。恩旣浹于幽明。感難忘于存歿。神離形瘁。氣索詞窮。瞻望門
牆。無任依戀之至。

答晁公爲顯謨書

某頓首。臨海使君子幕顯謨執事。人至辱惠書一通。并先公文集六十卷。及雜論變騷等。柳子厚所謂如
入羣玉之府。珪璋瓊璜。各有列位。動心駭目。喜可知也。且欲求品題于固陋之一言。以爲重。則執事不能
無過也。某童卯時。喜讀書綴文。然絕無師承。又少貧且弱。不能裹糧重趂。問道于四方。每聞先生長者之
風。則服膺而心師之。自東坡先生主斯文之盟。則聞先公與黃魯直、張文潛、秦少游、輩升堂入室。分路揚
鱗。蔚乎其揚袂。炳乎其相輝。每文一出。人快先覩。某嘗窺見一二。而恨不預執鞭之役也。每念士生斯時。
獲游東坡之門。如取平于衡石。質疑于龜筮。收名定價。萬世不易。借使後之君子。問學詞采。人物之鑒。出
東坡右者。欲加損毫末。亦不可得已。況如某之固陋。而強聒一言。不惟不韙之罪。是懼亦安所措詞哉。來
書乃謂揚子雲著書。使不遇桓譚君山。則十三篇之作。遂有醬瓿之厄。某竊以爲不然。君子信道篤而自

知明初不因人而輕重。司馬子長著史記。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待後世君子。而雄固有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子雲。必好之矣。則子雲之書。脫不遇君山。其遂泯滅而無傳乎。至于信道不篤。而自知不明。以得一人譽而喜。一人毀而慍。故左太沖賦三都。以時人未之重也。乃欲取決于皇甫謐之一言。使不幸而謚見小異。遂棄十年之功于一夫之目。豈不謬哉。所以王筠誦郊居賦。僅得其音律。而沈休文拊掌矜銜。以幸知音之遇。亦云陋矣。先公信道篤。自知明者也。固不假人言爲輕重。少以文顯。初無子雲一時之譏。而有東坡器許之重。閣下又欲增重于後人之一言。不惟某所不敢。舉世亦莫之敢也。某固以爲執事不能無過也。雖然。厚意不可虛辱。閣下所謂居上位則功業見于時。在下位則文章垂于後。信然。君子處世。必居一于斯二者矣。達則行道。窮則立言。其志一也。道行則有益于當時。立言則有益于後世。其爲效亦一也。故達者不以功業自多。而窮者不以文章自少。然後安于義命。而無苟免倖得之心。雖然。達則文章無聞。窮則功業不著。如日南而景北。晝長而宵短。天之賦與。殆有定乎。疑不得兼也。先公名位屈于一時。而文采表于萬代。豈乘除之理。固如是乎。然閣下旣以文世其家矣。方且力行先公之學。而見之事業。所以顯揚先公。照耀不朽者。夫豈資于人哉。閣下其勉之。不宜某再拜。

爲外甥定婚書

合好所以繼後。茲重大倫。納采而復問名。式嚴嘉禮。占鳳鳴而協吉。贊雁幣以通勤。伏承令姪女。幼習婦規。頗著言德容功之美。而某小姪某。長聞義訓。粗免驕奢淫佚之邪。猥緣瓜葛之餘。敢卜絲蘿之好。矧惟

自出久辱深恩。如母存焉。固託渭陽之義。非吾耦也。敢忘齊大之嫌。

代答書

事非人謀。夙表刺眉之異。理嫌自獻。或先坦腹之求。念雖擇對之有緣。亦貴因親而曲照。伏念令姪。知名有自。居然裴氏之甥。而某姪女。幾娘。傳業無人。貌是中郎之女。來從萬里。子爾一身。得吾宅相之賢。託此宗盟之重。玉臺下聘。綽著于風流。荆帚贈行。敢忘于訓戒。

毘陵集卷十一

記

福州州學釋奠記

郡縣之祀。惟孔子社稷爲最重。長吏親有事焉。禮也。福州自唐常公袞一變儒風。多士甲于諸郡。而鄉校特盛。太守以二丁釋尊于先聖。莫敢廢也。自三舍行。一切以法從事。而禮固已輕。舍法一罷。學校僅存。而禮幾廢矣。繼以郊壘軍書。略無寧歲。春秋雖舉舊章。取具臨時。太守率委事于其次。有年于茲。某以紹興壬子秋九月。叨領帥事。竊歎儒冠之盛。厥有來哉。明年春。猶有軍事。有司遵故例而行。實自媿焉。旣而盜賊屏息。閭里少安。秋八月丁亥。于是躬帥僚佐暨諸生。執爵奉幣。祇見祠下。庶後之君子。念風化之本原。毋曰可緩。毋憚小勞。歲舉茲禮。自今以始云。晉陵張某記。

植桂堂記

紹興十年秋。毘陵蔡子戰藝于國子學。捷居上游。旣而試禮部不合。略不形意色。益刻厲學問。咨下師友。以策其所未至。卽居之南圃。築爲游息之地。士大夫過之。則授館置醴。將攷德問業。以卒其志焉。屬余名之。余名以植桂圃廣數畝。脩竹嘉木。奇花名果。分畦行列。所植不可勝計。而余獨以桂命堂。何哉。蓋士患

無志。志苟不奪。何求而不獲。蔡子朝夕堂上。豈獨資燕居耳目之娛。固將徜徉乎書林。馳騁乎義路。登高而放目。漱流而洗心。自是射策決科。與鐺髭拾芥等耳。邠生一枝。可指日俟云。紹興壬戌中秋日記。

四老堂記

紹興十年。余再承乏會稽。明年春。病甚。求解郡章。上恩賜可。復領洞霄。歸毘陵私第。又明年。金人尋盟。歸我太母。泊三梓宮。于是疆場救寧。淮浙奠枕。而余以病瘁里居。無復異時驚憂轉徙之患。乃于舍西得荒瘠之地。誅茅築垣。結廬其中。以養吾疾。寄吾懷。而娛吾老也。屋纔五楹。軒牖四闢。飾以青黝。不侈不陋。隨我力之所及也。中敞三楹。以度暑。東西北各爲室。以御冬。南有故池。增植蓮芡。魚游而龜曳。堂之前後。雜蒔花竹。鶴唳而鹿呦。余旣以病謝客。時曳杖步履。徜徉其間。老兄弟間來問疾。則相與講衛生之經。談出世之法。醉賢人之酒。而飽腐儒之餐。有足樂者。然地纔數畝。東西褊迫。無高山流水之勝。無奇花怪石之玩。無洞戶曲室。絲竹歌舞之麗。賓客寥落。門庭寂然。豪士貴公子。往往過之而竊笑也。然韓退之嘗云。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此屋豈爲華。于我自有餘。顧余寒士。丁時多艱。辛勤殆有甚焉。天假之年。及見中興。使吾疾未及于沈篤。俯仰笑詠于一堂之上。固有餘于昌黎公矣。且余四兄弟。蒼顏華髮。頽然四翁。幸還里門。獨季留浙東。方折簡趣其歸。儻時會合。婆婆堂上。慰遲暮之餘日。斯足樂已。亦復何必如退之以鈞樞在坐。爲誇耶。于是名其堂爲四老。時兄養正。自權吏部侍郎。以集英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年六十六。泰定。自吏部郎中。以直祕閣。爲福建漕使待次。年六十三。余年六十。弟師是。以文林郎。爲浙東鹽司屬。

官年五十八云。紹興十三年歲次癸亥六月朔記。

序

姚進道文集序

余頃客京師。與姚致道遊。因識其弟進道。與之語。詞氣翛然。絕出塵垢之外。若世之利害毀譽。無足以動其心者。余固已奇之矣。及見其詩文。一如其爲人。一日出橐一大卷。蓋日有所賦也。對景遇物。感懷遣興。風花之朝。雪月之夕。贈遺唱酬。操筆立成。若借書于手。興寄高遠。句律超妙。有老于文學。而晝窗夜燭。抽肝擢胃。苦心罷精。冥搜不能到者。若無所賦。則濡墨伸紙。隨意而書。亦復燦然有味。其言。余以爲駒龍雛鳳。已具千里之駿氣。五色之奇采。會須跨康衢而翔煙霄。未可量也。未幾卒于京師。年纔三十。悲夫。下世之後。文字散落。致道訪親舊閒。篇搜句掇。得古律詩長短句。與夫雜書。僅成兩編。特平生之什一。且要余爲序其首。余曰。昔李長吉詩文。絕出筆墨畦逕間。卒年二十七。杜牧之嘗曰。使賀未死。少加以理。僕奴命騷可也。進道天才。何必減李協律。雖奇詭驚邁。差不類。而思致過之。少假之年。願不下視屈宋輩耶。進道撰著甚多。而流傳者少。又不以壽終。皆與長吉合。嗚呼。天賦之才。而嗇之壽。不可致詰者。古今所同也。詎知進道不坐凝虛殿。賦白玉樓乎。進道名毅。秀之華亭人。

秦楚材易書序

皇帝以天縱之聖。紹隆絕業。英規雄斷。視周、漢、宣、光。不足擬倫。而勵精六學。緝熙光明。博綜兼該。尤邃于易。所以極深研幾。開物成務。範圍二儀之化。躋登中興。蓋有所自矣。聖學之餘。游意翰墨。寶跗揮灑。凌跨鍾、王。又非前代帝王所能跂及也。敷文閣直學士秦公梓。頃以布衣游太學。嘗集朝士大夫共寫易書。或以字畫之工。或以名德之重。或以位著之崇。凡一百十八家。自大觀迄于宣和。幾二十年。而書僅成。然獨乾卦不輕以屬人。而士大夫亦願避。莫敢下筆者久之。後雖有以備數。蓋歉然不滿也。紹興十有三年。公既以儒學詞藻。被上眷知。視草禁林。勸講經幄。一日造膝有請。上欣然從之。于是雲章奎畫。鳳翥鸞迴。赫赫巍巍。冠于篇首。羣臣盥手拭目。傳玩嗟愕。以爲四聖之書。而河圖之畫。真復見于今日。且歎公與此書。皆千載之遇也。日月麗天。衆星滅沒。羣臣筆于卷後者。固莫能仰望清光。然名列其下。預有榮耀焉。公欲鑲之金石。以侈上賜。而傳不朽。屬爲敍引。其敢以蕪陋辭。某竊歎自魯壁、汲冢之藏一出。而漆書竹簡。不復見于後世。去古益遠。學者苟媮。而聖人之經。僅出于鬻書之肆。刊印射利。乃與傳記小說。巫醫卜祝。下里淫邪之詞。竝壽于塵。開大抵捐數千錢。則巾箱五經。可以立辦。故士子于經。亦褻慢不虔。苟取名第。則委棄藉躡。黏牖覆瓿。炷燈拭案。不復顧惜。蓋得之也易。則用之也輕。而傳之也不久。凡以志于利而已矣。公識慮超世。服膺絕編。心明十翼之辭。神授三爻之畫。乃于窮陋未遇之時。罷精悉力。辦此奇事。更靖康變故之後。兵掠火毀。一簪不留。而以易書自隨。豈志于利者能之乎。神物護持。不至失墜。卒遭遇上聖。拜宸翰之寵。則得之固非易矣。潔靜精微之道。仰契聖學。日侍燕閒。啟沃贊襄。措諸事業。以幸海內。則用之

固不輕矣。勒之琬琰。墨本四出。人快先覩。且將什襲寶藏。以爲子孫無窮之玩。則傳之之久。又可不問而知也。閏四月十四日謹序。

大陽明安禪師古錄序

夫功以漸修。道由頓悟。漸修匪易。頓悟匪難。一宿九年。非久非近。昔我世尊。憫佛子等。歷劫漂沈。周迴生死。開大法門。極力拯救。措磨積習。令不退轉。垢盡明現。始見本原。猶在護持。然後純熟。今一世人。無勇猛心。及堅固力。口耳所傳。未證爲證。墮落虛空。無棲泊處。又有甚者。習氣未除。淫慾貪嗔。自謂無礙。流轉苦海。永無出期。由世導師。輕談空寂。遂令未學。迷真逐妄。不亦悲乎。大陽明安延公禪師。洞山玄孫。梁山嫡子。真得佛祖所付心印。事理兼融。開遮自在。機鋒覲面。坐斷乾坤。至其出力。接引後學。惟恐學人。或墮邪見。防閑開譬。具佛慈悲。洞山以來。家風不墮。真歇老人。出示古錄。一語一句。具真實法。雖非卽此。可以傳授。亦非離此。而能證明。與近世師。繫風捕影。疑語後學者。異日道也。因書篇首。廣衍流布。所期學者。勿信口耳。不忽所易。不倦所難。端的不差。證無上道。紹興癸丑六月朔旦。東山居士序。

雪峯慧照禪師語錄序

慧照預禪師。提如來密印。坐大洪山孤峯頂上。轉大法輪。文字性離。言語道斷。超佛越祖。心如太虛。至于隨緣應機。接引調伏。如大醫王。對病與藥。金毛哮吼。百獸皆瘖。建炎以來。襄漢莽爲盜區。赤地千里。大洪屹然其間。豺虎環視。垂涎而不敢犯。道俗依師。獲免者。殆數千萬人。夫豈偶然也哉。余帥甌閩。始挽師來。

乾元繼主雪峯。與其弟了相後先。宗風大振。道價益高。門人以師前後言句示余。歎曰。昔聞丹霞瀆而不及識。乃識其三子。師蓋嫡嗣也。次卽了住永嘉之龍翔。其季覺住四明之天童。一家三傑。皆爲東南大導師。聞者奔趨。見者厭滿。所至坐下常千餘衆。凡經印可。便爲叢林龍象。亦盛矣哉。慧炬所燭。昏霾自消。猶且開方便門。以無說說。普度一切。無弦琴上品。就宮商。白玉田中。種成桃李。卽見與聞。而自悟入。豈無其人耶。紹興八年。歲在戊午。二月晦日序。

跋

跋唐子方林夫送行詩卷

唐氏父子。皆以論宰相南貶。高名勁節。冠映兩朝。夫潞公之功名。荆公之眷遇。非異時宰相比。而二公廷諍凜然。不少回隱。蓋亦一門盛事也。當質肅公上疏。昭陵震怒。召執政示之。公辯論不已。樞密副使梁適叱下殿。而辭益堅。潞公遜謝不已。獨留再拜言。臺臣言事職也。願不加罪。殆貶春州別駕。而御史中丞王舉正。修起居注蔡襄。相繼救之。昭陵尋亦悔悟。改英州而罷潞公。且遣中使護送曰。毋令道死。不數月起監郴陽稅。尋倅長沙。而復召用矣。嗚呼。昭陵之聽納。潞公之謝過。祖宗所以致太平者。可以槩見也。至林夫之論荆公于裕陵。委已信任之時。越班叩陛請對。而亟言其非。亦難矣哉。始貶潮陽別駕。而荆公乃謂唐某素狂。不足深責。遂授大理評事。監廣州軍資庫。其欲薄其罪。僅似潞公。而言則異矣。時熙寧五年秋。

耆舊往往皆去朝廷。莫有出力援之者。卒不復召用。而流落以死。尤可哀也。林夫之從姪遵。以其送行詩謝表等。編次而鑲之石。既欲顯揚前哲之美。且傳示來世。飭稚昧于無窮。則遵之居官行己。必將無媿于其先云。

跋劉紹先詩卷

文武之士。互相^用觝排。文人則曰。兒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武人則曰。安天下。定禍亂。當用長槍大劍。安事毛錐子。蓋一偏論也。文武雖異用。皆不可不學。而將不知書。爲患尤大。古之謀帥。必以說禮敦詩爲賢。此孫仲謀所以諄諄于呂蒙也。劉君將種。以忠勇智略世其家。又能博采古名將事業而歌詠之。意氣所期。蓋不在古人後。誠景慕力行。棄所短。用所長。必有以自表于世。劉君將赴官陝右。出示詩卷。要余志其後。因以勉之。

跋鄒舍人詩

古語有云。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踞。生而見教也。舍人鄒公。于其子筮仕之初。誨飭如此。都官奉以周旋。仕雖不達。而清德著于家。餘澤鍾其後。至道鄉先生。以讜言勁節。冠映搢紳。而子若孫。皆有萬石君之家法。蓋生而見之。世守其訓。莫敢墜失。遂躋登茲。念艱難以來。風俗頹替。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儻使家有此詩。人識此義。中興其庶幾乎。

跋丁晉公詩

故龍圖閣待制唐公仕章聖朝名德顯著載在國史。丁晉公乃能深知于布衣時。其人物之鑒過人遠矣。詩句清麗有唐人風氣。晉公雖不以名節令終。要其所長亦不可貶也。待制曾孫遵出示所藏聯句爲題其後。

跋唐誥

唐太宗收右軍蹟至三千六百紙。當時士庶家藏固亦不少。故唐人多能書。雖小夫賤隸下筆皆有可觀。豈非去魏晉不遠。鍾王遺蹟流傳尙多。人人得所師承。抑風俗慕尙莫敢苟作也耶。武德告身殆非近世士大夫所能跋及。況刀筆吏乎。爲之一歎。

跋宋景晉金剛經偈

無量河沙身。須彌七寶聚。布施獲福德。不若信此經。或書寫受持。所獲更殊勝。具茨老居士。種無上善根。游戲筆硯間。成此大緣事。今我得瞻覩。歡喜同贊歎。

跋唐千文帖

景晉所藏千文。或以爲褚河南非也。當是薛少保書。凡闕五字。曰世。曰民。曰秉。曰治。皆避唐諱。則唐賢真蹟可以無疑。而衡亦諱。則少保避其曾祖道衡諱耳。少保師褚河南。又得外祖魏鄭公。虞褚舊蹟。刻意摹寫。頗有典刑。此書有膚肉。差不類正書。然艱難以來。古蹟殆絕。此書無一字刊缺。當與夏璜。趙璧。什襲珍藏。景晉乃摹刻諸石。以永其傳。且欲與好事者共之。其賢可知。

跋趙表之所藏江氏民表帖

定力堅決。故不退轉。慧觀照了。故不疑悔。古人用能成辦大事。況世間法乎。至于死生去來。殆猶戲事耳。約臺老人將寂。猶爲廣濟之民一行。其出于此也歟。諄諄于表之。蓋爲道也。

跋辛企宗所收名公帖

世人務收名公尺牘。第知藏多爲榮。間有非真蹟。而不暇辨擇。亦好事之過也。此軸甚富。無一紙廢。誠可寶云。

跋懷素帖

古人專一藝而無他好。乃能名世傳後。懷素正書、行書、非一。所傳聞自謂得草書三昧。殆由用志不分耳。使草聖不傳。天下後世。豈復知有懷素也。六一先生反以此譏之。豈浮屠氏之學。所在貶耶。

跋顏魯公帖

魯公剛正之氣。凜然于心。書法之妙。余平生所最嗜也。晚見此帖。尤天然遒勁。初若無意于書。而落筆自中繩尺。殆非學者所能到也。晉陵張子固題。

跋周君舉所藏山谷帖

山谷老人謫居戎。燹而家書周諄。無一點悲憂憤嫉之氣。視禍福寵辱。如浮雲去來。何繫欣戚。世之淺丈夫。臨小得失。意色俱變。一罹禍辱。不怨天尤人。則哀呼求免矣。使見此書。亦可少媿也。紹興十年二月八

日。毘陵張某子固觀于會稽郡齋。

跋歐陽文忠公帖

六一先生學識文章節槩事業皆與日月爭光使尺牘不工人固藏之以爲榮而顏筋柳骨自不在古人後獨不以名世者蓋不足爲公道也世之操觚弄翰夸墨池筆冢以取名一時者其可同年而語耶

跋劉孝述司馬溫公帖

熙寧己酉春二月王荆公始參大政首定謀殺聽首之律吳興劉公孝述以御史知雜判刑部率同僚丁諷等封敕還中書至于再時論浩然歸重先司馬溫公嘗辨論幾數萬言廷臣以爲非者亦十七八于是御史中丞呂獻可并其屬請如刑部議卒莫能奪其故謀殺人而聽首天下至今疑之秋八月公又率侍御史劉錡錢顛極論安石專肆胥臆經易憲度驚駭物聽動搖人心以至曾公亮畏避固寵趙抃囊括依違反覆數千言又獨論中執法舉屬不拘秩任非祖宗法兼與治平手詔之意異故貶錡顛監當而劾公與諷等不奉詔之罪士大夫冤之上章救公如孫昌齡罷御史范堯夫罷修注溫公疏入不報諷等于是誣伏而公獨謂朝廷不當劾言事官卒不承乃貶知江州呂獻可首以論交石得罪氣燄熏灼不變則懼矣公復毅然曾不爲身謀賢矣夫溫公時在翰林申理不獲旣造公絀別又以手帖勞之實其年九月五日也語法而意篤其端方剛毅之氣親仁樂善之誠可以槩見于詞翰後六十四年公之孫嶠仲高提點福建刑獄出示此帖求志其後某念比年多故典籍殘缺國史所載世或不知幸此帖之存故樂爲天下

道也。溫公善隸，故楷法有隸體云。紹興壬子除日，資政殿學士左中大夫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使張某子固題。

跋司馬溫公趙清獻公帖

前輩至誠樂善，獎勵後進，不以名位自高。觀文正、清獻二公與鮑君手帖，則後世恃才傲物，矜名位以驕人者，可少媿矣。鮑君以掾曹受二公之知，其賢于人者，可不問而知也。

跋了翁乞銘帖

竊觀夫請銘之書，詞情曲折，詳密懇到如此，其誰敢辭銘？字畫精勁蕭散，有蘭亭典刑，自應寶藏，以傳不朽，當不獨以名節之重、文詞之工也。

跋王摩詰畫

山水一變于吳道玄，李將軍父子，遂度越前輩。至摩詰尤爲擅場，張彥遠以謂人家所蓄，多是右丞指揮工人布色，在當時已如此，則今人所藏可知矣。疾風送雨圖，精深秀潤，未嘗設色，非有胸中丘壑，不能辦也。所謂雲峯石色，絕迹天機，願豈工人能措筆耶？知音者希，真奇殆絕。臨本之獲厚幣，宜哉。使出真蹟，未必售也，爲之一歎。

跋章政平刺血上表乞父北還表後

士之爲親訟冤者有矣，刺血之詞，則未之前聞。故河中使君章公，孝愛天至如此，事雖沮格，而上章之明

年丞相北歸。茲豈偶然也哉。囊封既達御府。後三十餘年。復歸公家。尤異事也。其子傑出以示余曰。此非止手澤。蓋遺體也。襲藏巾笥。猶懼遺逸。乃龜石而瘞之。先塋之側。且摹搨以傳不朽。念大觀間。公牧吳興時。余爲郡掾。受公之知。三復至于出涕。

跋龍眠渡水羅漢

余昔于孫叔靜家。見王摩詰渡水羅漢圖。與此纔小異耳。龍眠所作。蓋有自也。大士游行世間。方便接物。初無以異于人。奚必隻履騰空。一杯渡水。常作如此狡獪變化。以驚世駭俗哉。山谷以阿羅漢具神通。何至拖泥帶水如此。便謂非王右丞筆。然則龍眠豈效尤者耶。

跋洪州西山十大士

紹興乙未歲夏六月不雨。用邦人之請。迎致西山十大士于黃堂。日修淨供。香華梵唄。極崇奉虔祈之意。閱半月。遷奉于總持寺。又半月而歸之。旱勢旣廣。疑天數默定。雖仙聖亦不能違也。然始至之日。將歸之夕。皆微雨霑潤。亦隨緣赴感。聊答邦人之誠歟。

跋吳司諫命子名字所書

傳說躬畚築之勞。一旦位廟廊之上。輔成中興之業。若固有之。以所學素定也。司諫公所期于子者。學爲王者事而已矣。遇不遇。用不用。則天也。王儉乃字子以玄成。取仍世作相之義。不亦陋乎。

題後

題鎖樹諫圖後

嗚呼。以僞漢僭竊割據之小國。劉聰篡逆淫暴之虐主。賊殺不辜。如薤草芥。陳元達數批逆鱗。卒亦優容之。至以納賢名園。媿賢名堂。所謂盜亦有道也。劉氏私勅停刑。手疏切諫。與勸撲殺此獠者。亦有間矣。元達安貧樂道之高人也。一旦應聘而起。知無不言。卒亦死于非命。雖昧擇木之智。其忠于所事。賢矣哉。嘗怪士處明時。事賢主。履高位。噤如寒蟬。或至導諛以誤國。視元達宜有媿。豈非亂世有忠臣。聖主無諫諍。理固然耶。紹興甲子八月望日。書于建康郡齋。

題耆英圖後

某早衰多病。年過半百。而齒髮凋零。意氣頽謝。固將結廬荆溪之上而老焉。上恩不貸。復寘政地。早夜黽勉。圖報萬一。而後乞身。以卒區區之志。而未遂也。比得洛陽耆英圖。想見方外蕭散之趣。披翫不能去手。況文富司馬公。以元勳碩德。領袖諸老。一時勝集。遂度越樂天之會。嗚呼盛哉。竊窺典刑。歎慕之不足。既命工摹揭。復手筆諸公詩于卷後。以見志。紹興丁巳六月上澣。毘陵張某子固題。

題張表臣詩卷後

古之文士。多託事寄言。以發其意趣。騁其詞華。乃或夸而失實。張公子詞采逾茂。師友淵源。其來遠矣。東

坡追和淵明詩而發于夢寐。樂令所謂因也耶。其非寓言可知。

銘

銅雀瓦硯銘并引

銅雀瓦硯。王氏舊物也。去五十年而復歸承可。毘陵張某銘之。

其製則甃。其桓則石。其澤則玉。既潛而出。既獲而逸。既去而復。神其護持。不毀不墜。文字之祥。表于再世。

贊

余舊供觀音。比得蔣穎叔所傳香山成道因緣。歎仰靈異。因爲贊于後。

大哉觀世音。願力不思議。化身千百億。于一刹那頃。香山大因緣。愍念苦海衆。慈悲示修證。欲同到彼岸。受辱不退轉。是乃忍辱仙。抉眼斷兩手。不啻棄涕唾。欻然千手眼。照用無邊際。至人見與執。不在千手眼。向來棄去時。初無一毫欠。乃至以千記。我亦無贏餘。是故將示寂。還復本來相。猶如大虛空。雲電或風靈。須臾各霽止。太虛自寥廓。我今仰靈蹤。歡善發洪願。今生未喪世。誓願永歸依。更與見聞者。同登無上法。

畫像自贊

佩金章紫綬。而躬韋布之行。登金馬玉堂。而有山林之想。願形槁木而心止水。豈丹青所能倣也。

頌

漢神魚舞河頌并序

漢宣帝以英睿之姿。勵精庶政。齋居臨決。登用丙魏。綜核名實。吏良法平。民安其業。滋溢滲漉。百穀屢豐。昆蟲闔懌。熏爲太和。天瑞地符。若動若植。應期紹至。故甘露醴泉。金芝嘉穀。白虎威鳳。黃龍神爵之祥。史不絕書。越神爵元年。幸河東。祠后土。飭躬齋精。祈爲百姓。東濟大河。神魚出舞。見于三月改元之詔。嗚呼。休哉。竊嘗謂信及豚魚。古人難之。故魚鼈咸若。紀大禹懋德之效。於物魚躍。稱文王靈德之應。魚入王舟。爲武王受命之符。而鱗鱗鯉鯉之盛多。亦以誦周家治定而備禮。蓋非至誠感格。三靈嘉嚮。則安能使潛淵之鱗。翔洋濁流。如游于濠梁。而聽瓠巴之瑟也。宣帝中興之業。比迹于商宗。周宣攷之于此。端知其不誣。是宜播之聲詩。以侈盛德之事。頌曰。

物固一形。飛潛動植。神者司之。監觀帝德。厥德惟盛。天地報貺。垂恩儲祉。太平之象。在漢孝宣。邛隆大業。輝威耀靈。水慄陸響。龍荒朔漠。奔走象譯。人物昆蟲。大小闔懌。旣幸河東。后土是祠。誠昭靈億。匪神之私。乾符坤珍。史不絕書。飛有神爵。潛有神魚。鑾輿絕河。天氣清靜。非龍非螭。發祥流慶。圉圉洋洋。如出禹穴。頽首莘尾。揚鬚奮鬣。疾徐俯仰。動于天機。物得理所。太和發之。惟魚有生。安于深渺。動或躍淵。靜或在藻。豈伊濁流。鼓動上下。其發龍門。竦踊變化。羽衛星陳。弗驚弗眩。具瞻龍顏。喜欲鼈抃。昔在庖犧。河出馬圖。

神魚之祥。允協皇符。亦惟虞舜。詔作獸舞。神魚之祥。克追帝矩。東海之鰈。北溟之鯤。披圖攷異。掩于前聞。丕顯宣帝。旣受帝祉。改元之詔。焜燿青史。厥初武皇。瑞薦郊廟。詩章垂鴻。詞雅義奧。中宗中興。繩其祖武。時而颺之。用綴樂府。

祝文

奉安忠懿王廟祝文

維王生以忠勇英傑之姿。撫臨一方。歿以聰明正直之德。廟食百世。閩越全盛。踰二百年。生齒日繁。衣食滋殖。推原所自。繫神之休。某來帥此邦。越今兩稔。風雨時若。民兵晏如。德神之私。其敢忘怠。願瞻廟貌。頽敝弗嚴。乃捐公帑。命有司飭而新之。以稱一方崇事于百世之意。工旣訖事。不敢不以告。

上梁文

倦飛亭上梁文

伏以老馬伏櫪。已無千里之心。倦鳥投林。惟幸一枝之託。倦游居士。效官三紀。遇主十年。再入政途。屢臨藩郡。易盈之器。每虞富貴之危機。多病之身。復有烟霞之痼疾。奉真祠之香火。收暮景于桑榆。揚子一區。足庇風雨。蔣生三徑。旋理林泉。製東閣非曰宴賓。倚南窗敢云寄傲。冬延可愛之日。夏迎解慍之風。固將

蘇病骨之支離。亦復騁幽懷于眺覽。小山秀發。屹衡廬。嵩華之奇。方沼清深。助渤澥江湖之趣。景絕尋丈之內。意超宇宙之間。土木不煩。工徒自力。旣諏辰于龜策。遂趣架于虹梁。聊贊歡謠。且形善頌。

兒郎偉。拋梁東。鼙鼓聲參警蹕中。居士未忘憂國念。吾皇十載尙行宮。

兒郎偉。拋梁西。門去長安路已迷。長願窮冬閒夜柝。臥看落日吐晴霓。

兒郎偉。拋梁南。五柳陰陰翳碧潭。小沼無風開曉鑑。奇峯得雨上凝嵐。

兒郎偉。拋梁北。瀕洞風塵何日息。將軍有意定三關。老臣願上燕然勒。

兒郎偉。拋梁上。煦煦太虛包萬象。悠然舉目送歸鴻。不放纖塵礙清曠。

兒郎偉。拋梁下。擊壤耕田陶聖化。相期努力事軍須。四郊幸有如雲稼。

伏願上梁之後。五兵漸偃。萬乘言旋。夷狄遂平于烏竄。邊陲永息于狼烟。四海九州。共慶中興之日。五風十雨。長逢大有之年。俾居士安山林而老矣。與親朋接盃酒而欣然。謝利名之奔走。脫世俗之拘攣。

毘陵集卷十二

祭文

祭辛中丞文

嗚呼。猛獸在山。惠及藜藿。朝廷重輕。實繫臺閣。表表辛公。勁節清標。蚤副臺端。以直去朝。晚從祠館。拂衣高蹈。屢詔不回。望實彌邵。天子注想。起公南牀。念時多艱。翻然來翔。崇論宏議。輩古遺直。信道而行。不詭不激。吾皇從善。疾如轉圜。虛懷聽納。公亦盡言。擢長御史。謂卽大用。被病乞身。眷禮彌重。臨漳便郡。延閣清班。暫煩臥治。跂佇言旋。旣歸里門。告老稱篤。奄卽長夜。百身何贖。某晚守公鄉。始獲從公。聚散存歿。露電一空。觴酒寓哀。侑以斐詞。公亦無憾。惟時之悲。嗚呼哀哉。尙饗。

祭方少監文

嗚呼。公家三秀。定交茗川。離合升沈。逾三十年。曩伯季氏。繼踵下世。獨公惇然。又以病廢。念昔猶子。贊我幕府。因復見公。暨暨笑語。倒指再閏。訃音忽聞。賢人興嗟。歲實在辰。嗚呼哀哉。孝友慈祥。家以雍穆。學問詞采。士所傾屬。越在靖康。刷羽登朝。螭陛蘭臺。咫尺烟霄。天嗇其予。忽復垂翅。其蓄不施。老于跋窳。抱疴十年。衛生有經。謂雖阨窮。必永其齡。蒼蒼不淑。何奪之遽。匪公是哀。善者其懼。某謝病里居。欲弔道阻。緘

詞寓哀。有隕如雨。尙饗。

祭謝參政文

維紹興四年歲次甲寅九月丁未朔八日甲寅。具官張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衢州使君資政殿學士謝公之靈。惟公學有淵源。文有典則。性介而通。氣粹而直。出入累朝。騰譽赫奕。晚踐政地。言則裨益。造次忠厚。畏遠深刻。網羅人材。百恐遺一。引疾抗章。領麾均逸。泉南三守。綽著風績。入侍經幄。謂還丞弼。出牧三衢。曾未暖席。天乎不淑。喪我耆碩。嗚呼哀哉。某識公最晚。傾蓋如昔。同升廟堂。聯巾接席。去國背面。星霜再易。我來于閩。相望咫尺。寒暄之間。每見情赤。趨召經從。一笑暫適。歲律僅周。訃音在驛。聲容何許。俯仰塵迹。嗚呼哀哉。食有千指。家無四壁。惟萬金產。表表嗣嫡。公實不亡。人用慰釋。我畏簡書。悵望窀穸。侑觴矢詞。莫爲悽惻。尙饗。

祭范丞相文

維紹興六年歲在丙辰十二月甲午朔三日丙申。具官張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丞相高平范公之靈。建炎庚戌。敵寇南渡。將士辟易。遠邇震怖。六飛在行。進退失據。公猶執法。入秉機務。予忝西樞。始與公遇。同遭艱危。晨惕夕慮。竝扈東巡。鯨波上泝。明年回鑾。東越是駐。乾坤瘡痍。海湖氛霧。潰卒狂益。長驅竝鴛。王師單弱。邦儲窘窶。公時入相。無喜有懼。曰茲孔艱。辭不敢固。予亦洊陞。政事竊與。公曰國勢如病沈痼。駛藥下咽。立致顛仆。凡所施置。勿亟勿遽。補罅塞漏。生息保聚。拊摩飢羸。洗剔緇蠹。遠姦近儉。以

次討捕。愛惜名器。均節財賦。詳慎精敏。宏廓平恕。雍容啟沃。不吐不茹。慨念曩朝。姦諛塞路。爵賞猥濫。衣冠垢汙。爰舉舊章。繩以尺度。畫一始頒。貪沓竝怒。翻然奉身。有赫其譽。予亦踰月。復以病去。公居于溫。脫屣世故。島嶼雲水。日尋杖屨。若將終焉。儕友鷗鷺。予帥甌粵。懷紱南赴。邂逅之笑。置酒修具。送于水濱。意色疑沮。解手背面。數杯尺素。後公守溫。上意益注。謂公還朝。共掖天步。我歸里門。奄不聞訃。朝餐未終。驚失七筯。盛德青春。遽先朝露。而我病瘁。迫此頽暮。益悲身世。孰匪暫寓。惟公之升。驟裏飛兔。凌厲烟霄。良樂莫御。曾不莽歲。正位台輔。天故生之。必有所付。不少假年。茫昧孰喻。嗚呼哀哉。某抱疴里門。南北異處。奠不臨棺。送不及墓。同朝之契。生死慙負。琢詞寓哀。莫寫情愫。尙饗。

祭胡尙書文

維紹興十二年。歲在壬戌。四月甲子朔七日庚午。具官張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故端明殿學士台。州使君胡公同年兄之靈。嗚呼。昔在崇寧。射策紫宸。同里同年。十有六人。閱歲四十。生存無幾。公與孫公暨予而止。遇主登朝。名位略同。白髮蒼顏。頽然三翁。相期歸田。幅巾杖屨。三老往來。以慰遲暮。孫公居溫。尋復南遷。尙佇公歸。庶幾踐言。天乎不淑。遽喪耆碩。奪我益友。弔影自失。嗚呼哀哉。惟公淹貫之學。典冊之文。忠厚孝友。表儀人倫。老子從臣。未究業蘊。承明厭直。把麾近屏。時予守越。將母經過。置酒淹留。抵掌笑歌。我尋西歸。音問絡繹。書墨未乾。訃音何亟。嗚呼哀哉。我雖少公。久矣病衰。公能衛生。宜極期頤。我衰而存。公壯而逝。幻影此身。寧久於世。別我逾年。旂旆遄歸。予心之哀。公知不知。有酒盈樽。肴羞庶品。寧如

平生大嚼痛飲。拂龜告吉。歸窆有時。侑觴以詞。寧寫我悲。嗚呼哀哉。尙饗。

祭許龍學妻趙碩人文

嗚呼。清獻之德。表于搢紳。慶鍾其家。綽有典刑。猗歟夫人。婉嫕靜淑。秦晉是匹。允宜右族。承尊接下。率禮弗違。正順所格。家道以肥。舅踐政途。夫持從橐。炳蔚後先。鸞臺龍閣。名號顯榮。袞袞蘭玉。謂登期頤。享有全福。天乎難諶。不假之年。川流逝矣。空華寂然。某謬領州麾。稔聞懿德。敢緣末契。薦此薄物。哀哉尙饗。

誌銘

朝奉郎陸虞仲墓誌銘

建炎三年春。女直犯淮南。余以史官扈屬。車南渡。抵錢塘。亡友陸虞仲之子景端。與其仲過余。泣且請曰。不肖孤奉先君子之喪。至自京師。既克葬。而未有銘。念先君子之友。無厚于君者。儻惠顧先君子之好。施及不肖孤。乃賜之銘。則景端死且不朽。余方扈蹕行在。未果諾。明年冬。待罪政府。景端請益堅。念余與虞仲交久且篤。哀其生不遇而死可悲也。乃以其實書之。公諱韶之。虞仲其字也。世爲錢塘人。曾大父滋。以高行聞。仁宗朝。拜本州文學。贈宣教郎。大父逢休。不仕。父申。累贈中奉大夫。公幼孤。鞠于大父。器質嚴重。如成人。大父卒。依諸父。皆愛重之。聰悟不凡。甫冠。舉進士。爲榜首。明年。擢第。益刻意問學。時譽藉甚。調復州景陵尉。次蘇州常熟丞。改宣教郎。知開德府衛南縣。稍厭吏役。試教授。中之。除真定府海州教授。講說。

答問。多自得之旨。學晚益粹。發爲文詞。溫厚典雅。試詞學兼茂科。復首中。有旨除書局官。時宰相汨于勢利。蔑侮寒俊。命久不下。公恬不介意。亦不爲小屈。或勉之。則曰。吾鬻技有司而幸中。竊已媿矣。天子有命。寘之文字職。而執政者不我與。命也。夫有直公于朝者。宰相乃曰。彼欲自致富貴耳。久之。除勅令所刪定官。未上。會減員罷。遂授公大晟府按協聲律。公亦無愠色。或賦簡兮諷公。公曰。爲貧而仕。豈曰能賢。奚敢沾激爲高耶。兼編集舒王遺文所檢討官。會有詔裁罷在京冗局。公斂版詣政事堂曰。樂府有協律郎。又置按協聲律。宄孰甚焉。宜罷。後果罷。通判宣州。且攝郡事。數月。精明豈弟。吏民愛仰之。漕臣有挾宰相親黨。椎剝爲姦利。屬邑迎意風靡。無敢迕者。時徽州新殘。蠲賦俾鄰郡輸糶以釀。民方告病。而徵偶能自辦。漕臣乃檄諸郡曰。已取給他州矣。當以應輸見償。且轉移之費。斛追錢一千二百。民益病之。公率太守張公叔夜聞于朝。宰相下其事。漕司反劾奏奪一官。益縱衰斂無所憚。令民租以次色輸十益六。及賤估均糶。追理積欠。民不堪命。一日至宣城。公折之曰。米之精麤。斗校十許錢爾。奈何欲十許錢取六升耶。均糶本路。惟以若干貫。不以若干石。蓋朝廷不欲多取于民也。今斗米二百。而以半價售之。不太傷民矣乎。積欠管蠲。且多亡絕。皆不可行。漕臣怒。誣奏公四罪。寓家間中以聞。得旨衝替。人皆冤之。公自謂無媿。不復辯。由是人益知公。時相旣免。除太常丞。繼擢監察御史。未上。以疾致仕而卒。公端靖溫厚。不輕愠喜。人有過失。不以挂口。燕居接下。未嘗妄戲笑。見者必爲之正容莊語。談經論文。倫類該貫。妙極理致。所爲詩文。以意爲主。不事華麗。所著五百餘篇。遭寇亂僅存其半。貧而喜施。家人或難之。乃曰。我貧不愈于彼耶。使

我每有以予人。亦復何幸。至于親故婚姻喪葬不能辦。不待請而助之。坐是雖祿仕二十年。家無餘貲。與弟襲之。友愛特厚。妻俞氏。封安人。三男。長卽景端。次景莊。次景寬。景端。迪功郎。二女尙幼。積官至朝奉郎。賜緋衣銀魚。宣和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卒于京師。年止四十六。景端護喪。葺于錢塘城外僧寺。建炎元年八月。陳通叛。近寺皆焚。而葺塗所在獨不及。人皆異之。以其年十月十六日壬申。葬于南山履泰鄉之積慶原。銘曰。

天旣生之。而弗殖之。纔予之名。而復抑之。宜且有年。而又嗇之。蒼蒼是非。誰其識之。

詹抃墓誌銘

政和某年。鑿三山。回大河。復禹故道。倚山爲梁。調京東西河北之民。三路騷動。役至再三。而功未就。數百縣病之。毘陵詹公成老。知廣濟軍之定陶。下車未幾。適是役再舉也。乃慨然歎曰。吾邑小而貧。力竭而役未已。厲民以苟祿。非吾志也。遂拂衣而去焉。于時儉人欺君。幸寵。爭立新奇之功。以取勝。至斷千載不可力制之大河。使由山徑之蹊。以人勝天。逆理拂衆。羣小靡靡和附。并爲一談。公獨以病民。至于謝事。嗚呼賢矣夫。公諱抃。成老。其字也。詹氏。周桓王屬大夫家父之後。曰強者。仕吳爲會稽太守。曰俊者。唐武德中爲雲陽令。子孫家金陵。至公會祖。避亂始居于常。遂爲常州人。曾祖儀。祖泌。考誼。皆潛德不仕。考以公贈朝奉郎。始朝奉。饒于貲。築館延客。縱其子從賢士大夫游。以至于貧不悔。公幼警悟。與兄揚俱稱鄉里。號二詹。王補之。王平甫。相繼主鄉校。皆賞異之。甫冠。舉于開封。俊譽煜然。試禮部不中。再舉。復報罷。繼丁從

母內外艱。不獲試于有司者十年。益刻意問學。以功名自期。卒于五試禮部策于廷。授某府助教。主饒之樂平簿。黃州司理。用薦者陞從事郎。泛恩進文林郎。就移檣之西安丞。復用薦者改宣教郎。知定陶。以勞轉通直郎。遂以奉議郎致仕。時方年六十有六。後五年而卒。實某年七月二十九日也。公純孝。天至。每言平生惟飲酒貽吾母憂。終喪因不復飲。伯仲謀分異。公曰。先人之敝廬在。其忍裂之。西圃有小亭。先人所游憩也。幸而獲居。敢以湫隘爲病。伯氏許之。凡別業他貲。一不取。由是益貧。晏如也。敏而強記。讀書纔一過目。尤邃于易。方未仕也。賢守令多以禮致公主學。而士大夫率遣子弟從之。其收科第。登禁從者甚衆。最賢有聲。如鄒公浩。交游亦多名公卿。陳公瓘。俞公偉。尤厚善。嘗欲同薦公于朝。會二公罷黜。乃已。公卒流落不偶。以死有識所深悲也。公吏事強敏。案牘經目。則宿姦積弊。無復隱情。而卒處以平恕。其在樂平郡。守曹宣符延致郡下。事多諮決。時學法峻急。公權獄官。有胡潤色者。以傳授就逮。特未嘗受賕。公訊所傳義。則仲紙疾書。所自爲人者。凡十篇。不少留思。無一字牴牾。公異之。遂緩其獄。卒會恩免。其全護士類如此。曾彥和守饒。益器公。遇以賓客。終更率郡僚宴餞于郊門外。州人榮之。凡當塗賢部使者。一見必改容加禮。雖在州縣。不知塵埃趨走之勞也。其調定陶。故人在要路。欲稍薦用之。公曰。定陶事簡。而俸優。老而貧者幸也。徑歸待次。權鹽官令。縣瀕海。獄多鹽盜。公稍寬其禁。囹圄遂虛。而課亦辦。邑人德之。既至定陶。以三山之役。歸意決矣。復會使者以度牒糴米數十萬。公謂使者曰。山東樸魯。非江浙比。俗不爲僧道。故寺觀絕少。而廣濟小壘。止定陶一邑。天寧一寺。而糴數與諸州等。且僧牒數百。將安用之。使者怒。語

頗侵公。公辯詰不少阻。退又歎曰。是趣吾行。章旣上。郡官挽留。公不可。曰。某仕不如志。祿不及養。老通朝籍。恩亦及泉壤矣。而貧者吾所安也。又將何求。遂歸。稍葺故居。開軒名曰友陶。自爲記。大要謂與淵明之出處無媿云。對親舊。置酒盡歡。不問家有無。公雖不飲。客必徑醉。賦詩奕棊。無虛日。客退。觀書不置。家人勞苦之。則曰。吾對書史。如見故人道舊耳。不以爲病也。寢疾且革。處後事不亂。命筆留語。如釋氏偈而絕。娶邵氏。封孺人。賢能相其夫。後公十一月亦卒。子一。必明。性資孝謹。承顏不違。克盡子職。故公居貧而樂。女二。長適具雲。雲早卒。女不復再適。次適張宏。皆舉進士。孫男二。惠迪。允迪。孫女二。皆適仕族。公氣韻高雅。商略古今。言辯而理暢。音吐清越。聽者忘倦。詩文敏贍。有思致。談笑立成。若借書于手。至尺牘亦燦然可觀。文集五十卷。易書二卷。語說十卷。藏于家。必明以宣和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乙酉。葬公于晉陵縣定安鄉求仲村下城之原。旣葬十一年。求誌于某。念從公游且久而公次壻。某兄也。知公爲詳。敢辭銘。銘曰。三山之役。違天罔君。吏規功利。蠹國病民。公獨有云。吾職撫字。忍毒斯民。趣辦吾事。挂冠神武。如棄涕唾。里居再閤。郢唱絕和。才豪氣剛。噤不獲施。老于下僚。搢紳所悲。有蔚其文。有赫其名。陵谷儻夷。其攷我銘。

右通直郎曹君墓誌銘

左朝散大夫通判饒州曹璉。狀其先叔父通直之行。泣且訴于晉陵張某曰。始璉之先伯父直講公。登嘉祐進士第。學行名東南。後進生無遠近。負笈執經。屢滿戶外。時叔父羈卯侍坐。竊聽講論。問答皆默識。不少遺。直講愛異之。遂力學多聞。議論有前輩風。數試進士不合。則刻意治生產業。先大父晚致家事。叔父

談笑處決。悉得理合。衣食滋殖。治居第園館。延賓客無虛日。公卿貴人時從之游。振貧卹孤。不問多寡。士緩急叩門。有請必悉力赴之。既去且貴達。往往不復顧念。而叔父絕口不道也。祕閣修撰蔣公圓爲布衣。公兩以女妻其子。樞密張公康國召與語奇之。奏補假承務郎。改官制授登仕郎。宣和間。浙西置水利司。部使者聞其才。挽爲屬。既至。見其謀畫乖刺。拂衣徑歸。後果敗事。皆坐法。而叔父獨不預。其識慮過人如此。不見施用以歿。士大夫歎息之。夷攷其行應銘。而璉之先兄珙。昔嘗爲無錫令。所窘移江陰。捕之。先兄時以母疾迎醫他州。璉具以訴。令遷怒。併按追逮甚急。賴叔營救乃免。不肖璉報德無日矣。惟是忍死乞銘于當世聞人。俾叔父之實不泯。若璉得沒于地。戴面見先叔父。庶乎其可也。敢以死請。念余與通直味平生。固辭。璉繼來請益勤。又以余族父之命。鑄諭切至。乃敍而銘之。公諱礎。字潤甫。世居金陵。上世避李氏亂。徙江陰。遂爲其軍人。曾祖延訓。祖維正。父文雅。皆隱不仕。公至建炎元年。以其子球陞朝。封承事郎。致仕。累封通直郎。又以球轉官。回授。賜緋衣銀魚。以紹興五年四月十七卒。年七十五。娶朱氏。封安人。先公而卒。男三人。長卽球。武翼郎。前兩浙路都巡檢使。次琚。次瑤。皆應進士舉。孫九人。峴、嶧、巖、岱、嵩、岡。二未名。嶧預鄉貢。以公喪未赴禮部試。七月壬辰。葬于縣之順化鄉黃山村。從安人之域。猶子璉。賢業表于薦紳。言可信不誣。余旣載其語。且系以詩曰。

維德有基。維學有師。有蘊不施。天維顯思。昌其本支。黃山之陞。納石琢詞。萬世是詒。

毘陵集卷十三

誌銘

左中奉大夫充祕閣修撰蔣公墓誌銘

公諱圓字粹仲。蔣氏系出周公。至漢左衛司馬員外郎散騎常侍鄭。領會稽郡。子孫因家暨陽。公卽其後也。鄭弟函亭鄉侯澄。居義興。故禮部侍郎堂。知樞密院之奇。卽其後也。冠冕相屬。爲毘陵右族。公會祖某。祖某考某。皆隱不仕。考以公贈宣奉大夫。母丘氏。贈淑人。初宣奉遣公就學。年十五。誦書史。夜分不倦。宣奉嘗異之。謂淑人曰。他日必大吾門。恨老人不及見云。宣奉臥疾。侍藥糜不去側。有爲人所不能者。宣奉卽世。毀不勝喪。旣冠。問學。詞采日開。月益雋譽。藉甚。邦人遣子弟師之。常百數十輩。毘陵故號多士。凡四預薦書。一爲舉首。中元祐六年進士第。調海州司理參軍。治獄明恕。當死者必求生路。所全活甚衆。遷潤州丹徒令。有能名。夏不雨。行路多暍死。公鑿井道旁。九十有三。人賴其惠。或號蔣公泉。曾丞相布買山于邑人。鄰者訟之。曾爲上鄰。法當得。公直言之。時蔡京用事。怨于曾氏者。不遺餘力也。謂公奪民田爲曾氏葬地。屬漕臣劉何劾治甚急。何面詰公。公恬不爲意。斂版進曰。與曾公無一日雅。法當爾耳。何怒。語侵公。公不少屈。何卽悔悟。謂州曰。丹徒奉法如此。吾其可誣人以微福耶。遂反薦公。時人兩賢之。丁內艱。終喪。

除提舉在京外諸司文字。用舉者改宣德郎。知無爲軍無爲縣。未赴。改提舉西京北路學事司屬官。知樞密院張公康國。挽公爲編修官。公謝曰。足不登公門。姓名何自聞耶。張公曰。知公理會氏田。不爲時相屈也。修經武要略等書成。賜對。上問天下所以安危。公曰。唐李珣嘗謂文宗曰。安危如人之身。當四體平和。必順寒暑之節。恃安自忽。則疾患旋生。朝廷無事。宜省闕失。從而補之。則禍難不作。今承平久。願陛下以珣之言爲鑒。上嗟美之。擢開封府刑曹。時京尹苛酷少恩。公約其過而濟之以寬。吏民畏戢。府中爲之語曰。不畏府尹杖。但服刑曹筆。尹亦德之。表公自代。昭懷太后園陵點檢。頓遞橋道。進官知鄂州。陛辭。上諭以荆湖多盜。卿何以治之。對曰。唐崔郾嘗治鄂。謂土沃民剽。雜以夷俗。非威莫能服。臣雖能薄。敢不竭犬馬力。稱器使。敷奏悉稱上意。上謂輔臣。蔣圓奏對有體。議論可觀。武昌今得人矣。至鄂。以軍食不繼。洶洶幾變。公慰撫之。郡以無事。明年辰。沅溪峒黃安俊叛。公以糧萬斛餵二州。遣兵援之。賊平。被賞。辭不受。終更知普州。未行。徒知濠州。淮西大旱。濠爲甚。公欲蠲賦。其僚懼漕臣之督過也。噤不敢應。公獨銜以聞。且乞蠲十之九。會周武仲察訪淮右。凡州不以旱聞者。劾治之。得公狀。薦于朝。敕書獎諭。未幾。徒知沂州。宋江嘯聚亡命。剽掠山東一路。州縣大震。吏多避匿。公獨修戰守之備。以兵扼其衝。賊不得逞。祈哀假道。公嗾然陽應。偵食盡。督兵鏖擊。大破之。餘衆北走龜蒙。間卒投戈請降。或請上其狀。公曰。此郡將職也。何功之有焉。除開封少尹。輒乘驛詣闕。陛見。賜對。上問宋江事。公敷奏始末。益多其才。時年已七十矣。贊貳浩穰。智力不少衰。以治辦聞。被旨鞠浙寇方臘畢。賜三品服。元夕從登樓。上命中貴人以寶杯宣勸。一府以

爲榮。御筆除大卿。翼曰。拜光祿卿。以疾乞補郡。遂除祕閣修撰。知通州。復以疾辭。提舉江州太平觀。歲滿再任。素清儉。歸卽故居。人不堪其湫隘。公裕如也。子時欲極溫清之奉。稍易而新之。公間與姻舊觴詠自娛。終日夜無倦容。子孫歲時爲壽。極水陸甘毳。無一日不滿意。優游八年。士大夫榮之。靖康間。聞二聖蒙塵。號仆幾絕。尤念太上皇眷知。鬱鬱不得志。疾寢革。遂上章致仕。嘗戒子姪曰。吾疾殆不起矣。歷仕四朝。踰四十年。以廉約自持。雖無餘貲。伏臘粗給。慎勿嗜利。玷吾清規。一日。跌坐屬後事訖。手加額上。誦佛而逝。首項堅直。經宿不變。非了了于生死之際。其能爾耶。實建炎四年七月十七日也。享年八十有八。積官至中奉大夫。爵宜興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娶扶風馬氏。再娶丹陽葛氏。皆有賢行。先卒。竝贈令人。子男二人。時右從事郎。旼將仕郎。女孫女竝嫁爲士人妻。孫男二人。逢吉。右迪功郎。永吉。登仕郎。遺表恩及其外孫。以其年九月二十六日。祔葬于安樂山宣奉之域。公姿醇茂。不妄語笑。始居窮約時。撫四女弟如其子。皆擇配嫁之。好學。老不廢卷。爲文有體要。表章古今詩等二十卷。藏于家。後五年。門人鄧侁狀公行。求銘于某。念頃同里黨。不辭。且攷其實。宜銘之曰。

惟得也茂。惟積也厚。以衍其壽。以大其後。

樞密院檢詳文字魯公墓誌銘

左朝奉大夫樞密院檢詳文字魯公詹卒。季弟嘗狀公之出處行實。治歷官壽。而其尊奉議。自構李寓書。南走三千里。問銘于閩粵帥張某曰。壽寧行負神明。老失冢嗣。悲不克自勝。惟是詹之平生。載嘗狀不誣。

得名世君子書之。則老人死且瞑。而詹不朽矣。君其寵嘉之。余念請之勤言之哀也。敢不諾而銘諸。公諱詹。字巨山。魯氏伯禽之後。望出扶風。上世徙居秀之嘉興。今爲海鹽人。曾祖延厚。祖惟辯。皆毓德隱居。父壽寧。始遣子宦學。以公封右奉議郎。致仕。公幼卽警悟。鄉譽燁然。束書遊太學。中崇寧五年進士第。授將仕郎。揚州天長尉。用薦者陞通仕郎。以勞遷文林郎。移蘇州常熟丞。邑事劇。公攝令。談笑而辦。民愛吏戢。豪右懾服。郡人朱勔父子。怙寵陵暴。而禍福州縣吏于嘯笑之間。衆皆媚承。公獨不爲少屈。延安帥趙公銓。辟府儀曹。以親老辭歸。銓授亳州鄆令。邑小訟簡。治行益高。七邑之訴冤獄滯訟者。皆願以屬公。部刺史交列其才。凡十有四人。故相張公商英。樞密王公襄。中書侯公蒙。皆薦之。俄丁內艱。服除。始改宣教郎。擬知泰州海陵縣。未行。監裁造院。提舉福建市船舶司。遠朝廷而多奇貨。吏鮮自潔。商人亦因于侵牟。公私兩敝。公檢身律下。一掃故習。歲入倍稱。會省提舉官。以漕司兼之。估客挽留公。遮道涕泣。漕臣張穆以吏能自高。亦歎公規畫之善。還朝。復論市舶費寡而利不貲。官不可罷。從之。除提舉兩浙市舶。尋遷福建轉運判官。建炎三年。金人寇浙江。明年春。車駕幸永嘉。公慨然曰。天子蒙塵。旣不能捍寇難。護屬車。而職在轉輸。宜具一日之積。以佐調度。乃同憲司。裒一路經費之餘。得銀八萬兩上之。賜詔獎諭。且召赴政事堂。仍賜對。詔諭。今秋議大舉。器械未備。已屬卿繕治甲冑數千。儻以時辦。當不次擢用。公進曰。陛下啓恢復之謀。社稷大計也。至繕治器械。臣子當盡力。不足煩聖慮。退又白宰相曰。修器甲。易事耳。利害有大者。閩去朝廷遠。守倅多罷老。及自本路闕歸吏部。州縣多權官。苟媮蠹民。皆害之大者。于是得旨。易守倅數

人還漕司。已擬官七十餘員。一路便之。尋上所造鎧六千聯。宸筆稱善。建州范汝爲反。怙險跳梁。官軍失利。部使者多以招安爲便。朝廷因遣謝嚮、陸棠撫之。嚮、棠自謂汝爲故部曲也。至則誠以美官。幾幸有功。卒不得要領。公累言嚮、棠儉人。養寇滋患。願別遣大將擊之。旣而賊果熾。嚮、棠助爲聲勢。脅制州縣。建、劍、汀、邵不逞輩和附。盜起。卒遣大臣宣撫。以神武軍討平之。而嚮、棠亦抵罪。如公言。尋以糴穀募海舟。不擾而辦。除直祕閣。公自以才結主知。益展四體。修職業。知無不言。上軫閩盜連年。詔監司牧守條安輯撫綏。消弭盜賊。便民利物之計。公上疏。其略曰。盜賊滋多。由招安之非策。安輯撫綏。在縣令巡尉之得人。便民利物。乞悉罷行戶。以至發常平粟以平穀價。減上供銀以寬民力。上顧謂大臣曰。魯詹所陳皆可行。于是縣令巡尉衰懦失職。聽易置而免行之。利及天下矣。他悉如所請。攷覈財賦。未嘗加橫斂。而用不乏。至軍興或不免于率貸。則約實費。梏吏姦。民不告病。始建賊之張也。朝廷遣貴將將萬人入邵武。駐兵不敢進。邀取軍須。威震一路。官吏跼蹐趨命。公曰。本不相屬。何至爾耶。公事止移牒。遂大失將意。而忌公者。從媒孽之。旣而將陞制置使。哀軍食益急。促公至軍。人爲危駭。公卽往白事。因曰。朝廷倚制置辦賊。而邵武餽糧未至。乏絕。今餉道梗。戶知之。乃責漕臣飛輓他州以取贏。則某不敢愛死。恐終非制置利耳。將度不能屈。改容謝之。然公自是歸志浩然。卒以親老求閒。除主管臨安府洞霄宮。拂衣還家。若將終焉。未幾。大臣有薦者。上亦簡記。召爲度支員外郎。凡三賜對。言切事機。不爲甚高不急之論。旣遷檢詳。衆謂自是用矣。謁告歸覲。俄被疾致仕。不數日卒。實紹興三年某月日也。官止左朝奉大夫。春秋五十二。士大夫識不識。

皆歎息至于流涕。公至孝。仕稍遠庭闈。則不能一日安職。以故進取泊如也。淵聖登極。以所賜緋魚。回授其親。及謁告而歸也。曰。一班一級。不見其味。當復旬閒。以終老人意耳。晚學佛有得。病劣無一語及他事。忍死之言。拳拳于老人。可悲也已。公頎然秀整。醇白寬厚。言動有法度。雖與孩稚語。必盡誠信。端人正士。一見則契悅。而儉巧貪鄙之流。疾之如仇。家饒于貲。未始問出入。而于公藏。則稽較精詳。不容毫髮欺也。喜讀少陵詩。以之箋釋。爲文有理致。所著詩十卷。雜文二十卷。奏議二卷。吏役錄三卷。杜詩傳注十八卷。藏于家。娶范氏。故承事郎直祕閣致沖之女。尙書左丞致虛之姪也。賢能相其夫。男一人。可封。捧公表賀。上卽位。命以官。女三人。一先卒。二尙幼。卜以三年十二月丙申。葬于湖州歸安縣。至孝鄉高峯塢。余旣與公友善。而余兄之子。許妻公之子。故得敘載其實。而系以詞曰。

才周兮德龐。表粹溫兮裏方。萬不試兮一出。玉垂虹兮蘭芳。入贊兮紫樞。睇雲霄兮翺翔。朝鳳儀兮帝庭。暮鵬止兮君堂。抱奇蘊兮弗施。襲長夜之茫茫。若之水兮清寫。高峯之塢兮君歸。坎石兮幽扉。亘千載兮騰輝。

資政殿大學士左光祿大夫王公墓誌銘

紹興七年冬十月。資政殿大學士左中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王公。以不起聞。天子震悼。輟視朝。以左光祿大夫告第。明年旣葬。其孤走毘陵。奉吏部侍郎晏敦復狀。號且訴于某曰。先公頃同御史府。相繼登政事堂。先公平生。惟夫子知之。先公卽世。盛德遺澤。不絕如綫。不肖孤懼弗克負荷。以沒。儻有詞刻諸

石惟夫子銘之。余曰：嗚呼！余其敢以不敏辭。于是敘其世次、官閥、行實、年壽、卒葬、而書之。公諱絢，字唐公，系出遼西。遷太原，又徙河南。至公之五世祖秦懿王審琦，事懿祖，以佐命功，賜第京師，遂爲開封人。高祖承衍，尙秦國賢肅太長主，累官護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贈鄭王，諡恭肅。于是爲京師甲族。曾祖世融，內園副使，贈太子太保。祖克存，都官郎中，贈太傅。考發，宣德郎，贈太師。宮師學行著稱。元祐中，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有進策十卷行于世。嘗上書論時政，坐黨錮。幾二十年，公幼敏悟，始冠游太學，試藝數占前列。士譽藉甚。崇寧五年，賜上舍第，授將仕郎。和州含山尉，易襄州光化尉，除辟靡太學錄，辟靡正秩滿，再任遷博士。仕兩學十餘年，恬于進取，未嘗謁請權貴爲身謀。士論歸重，遂擢尙書禮部員外郎，有吏代書文案爲姦利。公案獲，法當得賞。公曰：人被罪，吾受賞，安乎？兼王府直講，賜對。徽宗曰：卿德行素著，宜爲人師。由是宣和初，皇子出閣，必以公兼講席。元年，賜緋衣銀魚。明年，賜金紫，拜國子司業。遷祕書少監。又明年，爲廷試詳定官。天子以得士爲喜，褒詔有舉善以善知賢以賢之語。擢起居郎，試中書舍人。宰相與公有舊，嘗遣客私于公，要結爲黨助。公不納。惟公事往見，未嘗輒請問也。宰相不悅，留掖垣四年。而後遷給事中。知宣和六年貢舉。蔡京復用事，根排異己者。公畏之上章求去。天子固留，乃諭京曰：如郭三益、王絢之賢，不可去朝廷。讒不得入。公終不自安。復力請，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靖康中，蒐用耆舊。起公知壽春府。及境而潰兵至，公呼首領諭遣之，皆俯伏叩頭去。秋毫無所犯。鄉民有嘯聚爲盜者，逼府城，聞公至，相語曰：給事非秦王家耶？王嘗持中正節歸鎮，有德于我邦。今其子孫來，奈何犯之。一夕遁。

去視事三日。謁廟堂出城。忽復潰兵宵集城下。有司請易日。公不聽。啓關則兵露刃立。從者懼。公沛然如平時。叱馭而行。衆有宣言者曰。此雍丘王給事也。揮衆就列聽命。蓋公嘗居雍丘。邑人識之。其世德純誠。馴伏強暴如此。金人寇亳社。壽春城惡。岌岌不自保。士民相邀引避。公留家中不爲動。衆恃以安。今天子卽位。覃恩犒軍。郡帑空乏不能辦。衆洶洶幾變。時有經制使寄帛十萬有餘。莫敢輒用。公命給之。衆遂定。卽上章自劾。朝廷置不問。再除給事中。自宋都扈蹕至維揚。遷禮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天子初詔取進士。命公條上所當行者。公因論經義兼用注疏。不當專王氏之說。學者以爲然。兼侍講。拜御史中丞。不務矯激。亦無所阿徇。近侍有超轉使額者。引舊制論列。時相遣客諷擊其所憎。公曰。中執法天子耳目。可屬以私耶。相惡之。除工部尙書。雖遷實奪之權。建炎己酉歲。金人渡河。遠近驚懼。以爲必犯行在所。公率二三從臣對便殿。陳迎擊退保之策。得旨詣政事堂與大臣議。宰相曰。諸公之言三尺之童皆能及之。不聽。卒破淮南。遂致南渡。公倉卒扈駕。不復至其家。儲宮初建。以公爲資政殿學士。權太子太傅。未幾。元懿太子薨。公惶恐上疏曰。臣爲傅無狀。故事當免。不報。卽拜中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御營副使。蓋天子欲大用久矣。移蹕建康。遣大臣宣撫川陝。公奏川陝重地不可專任。宜求同心同德之臣協贊之。雖不行。士大夫以公言爲然。其後大臣以專命被罪。亦頗悔不以命副爲請也。始上踐阼。太學生陳東言事忤權臣被誅。上自建康幸臨安。至鎮江。公言東以忠死。此其鄉里也。于是賜金其家而官其子。退語人曰。乃知東死非上意。上幸會稽。韓世忠邀金人歸騎于揚子江。公議遣兵與世忠夾擊。雖格不行。士論韙之。在位幾年。

稍厭機務。上章求罷。遂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醴泉觀。兼侍讀。公雖得請。上眷不衰。嘗于講筵。御書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之句于扇。以賜公。又嘗遣帶御器械辛永宗至私第。宣示御製徐熙落墨梅花詩。命公和進。俾書于畫卷。及扈蹕還臨安。請外愈力。上面諭曰。卿潛藩舊僚。豈宜遠去。抗章不已。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還居會稽。未幾。就除知紹興府。兼浙東路安撫使。專務德化。民不忍欺。艱難以來。鄉校墮圯。上丁釋奠。願瞻而歎曰。斯吾責也。乃捐俸葺之。齋館一新。多士彙集。積次淮南軍衣絹。及禁軍闕額錢糧。數猥多。朝廷責償甚急。公度無以辦。卽疏以聞。且移書宰相曰。寧以償次不足獲譴。不欲以違詔剝下被罪也。浙東地震。詔求直言。復申言之。尋求奉祠。復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徙居吳門。雖閒退。猶以國事爲念。應詔上民間及邊防利害十數條。優詔褒答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公自登侍從。至政府。于時得失。多所建明。章旣上。必焚藁。故世莫得知。晚喜佛書。頗契宗旨。寢疾。家人命醫。且灼艾。公曰。時至便行。留連無益。至革不亂。以十月九日。薨于平江府崑山之僧舍。前二日。命筆書戊戌字示左右。乃屬纊之日也。享年六十有四。爵至清源郡開國侯。食邑至一千一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娶高氏。贈廣陵郡夫人。再娶強氏。封建康郡夫人。子陔。右奉議郎。前通判嚴州。孫男三人。晞高。晞曾。皆右承務郎。晞祖。未仕。孫女二人。尙幼。以八年五月一日。葬于湖州烏程縣永新鄉永定里。公天資醇厚。不事矜飾。行己恭。待人恕。好賢下士。與人語。疊疊無倦容。人一言善。則手自記錄。族旣衆大。南渡以來。往往流散失所。公存撫調卹。曲盡人意。婚姻喪葬。皆身任之。官未仕者數人。每以祿不洎親爲恨。衣食裁取溫飽。服用簡樸。雖位通顯。退然如寒儒。處一室。

惟書帙縱橫無一種長物。牕几蕭然。不異在學校時。人不堪其陋。公晏如也。博涉強記。議論有根據。屬文該贍。落筆有至數千言。不衰。極師儒翰墨之選。人不以爲過也。有內外制四十卷。進讀事實五卷。論語解三十卷。孝經解五卷。羣史編八十卷。又掇取佛書密議。號內典略錄一百卷。藏于家。銘曰。

王氏之先。植德儲慶。接武兩王。開國秦鄭。木支碩茂。冠冕蟬聯。篤生醇儒。有光于前。學以發身。誠以悟主。出入三朝。不苟不吐。晚始大用。翊襄政經。言必蹈義。善不近名。進退有餘。始卒無玷。鐘鼎山林。孰羸孰欠。俯仰一室。左圖右書。人或病之。公則晏如。忘筌佛乘。脫屣世故。臨絕之言。不疑不怖。卜宅茗溪。山蒼水清。勒銘弗諼。萬世之寧。

毘陵集卷十四

誌銘

徽猷閣待制贈左正議大夫陳公墓誌銘

公諱戩。字冲休。建州松溪人。保寧軍節度掌書記傳正之孫。贈奉議郎希正之子也。母葉氏。歸寧外祖朝議公。夜夢朱衣吏。導金章紫綬者入謁。旦而生公。少英邁不羣。崇寧初。貢于太學。中乙科。授懷州司理。治獄平九郡。太守賢之。事多資決。屬縣得盜。上之州獄。公察見其寃。而尉挾姻黨之貴。私請于公。公正色曰。殺無罪以希賞。安乎。遂釋之。人益知其賢。有旨跨大河繫橋。以便北使。公私病之。守以訪公。公曰。兩朝通聘。問百年。未嘗以無橋爲病。是必小人貪功幸賞。然州縣論之。必以爲避事也。第飭有司。寬期會。以須。必有指其失者。已而兩河之民。訴于朝。役遂寢。其料事明審如此。除鞏州教授。時童貫宣撫五路。氣餒赫然。方借寵賢德以取名。然小迂意。則禍辱隨之。部使者薦公于貫。公稱病不出。或勉公一往見。以遠禍。公曰。內侍怙寵市權。吾所切齒也。忽復見其面耶。朝廷聞而嘉之。移處州教授。未至。除國子博士。改宣教郎。連丁內外艱。終喪還朝。權諸王府記室。事上潛邸。上踐尊極。進官四等。除虞部員外郎。尋除監察御史。車駕幸浙江。前將軍范瓊。捍金無功。剽殘郡邑。擁兵上流。徘徊觀釁。朝廷以爲憂。公上疏。請詣瓊。趣使入覲。從

之單車至豫章。徑造其壘。瓊整兵列戟而後見。屠剝人以懼公。公神觀自若。徐曰。盛衰治亂。何代無之。漢唐亦皆中興。況聖主勇智。度越前代。而又宵旰圖治。注意將相。將軍宜戮力濟難。以遺澤于子孫。垂名于竹帛。召命之至。當效郭汾陽朝聞名夕引道也。瓊猶豫不決。公復曰。將軍不見苗傅。劉正彥乎。稱兵叛逆。不旋踵而敗。願將軍熟計之。瓊翻然改容。具朝服北嚮謝恩。亟趨行闕。公入對。上勞問喜甚。曰。潛邸舊僚。行擢用矣。進官除戶部員外郎。未幾拜太常少卿。金人犯浙江。扈蹕之永嘉。上疏論事。無所回隱。其略以爲兵將用命。則寡可以敵衆。不用命。則多適以致敗。今之握兵柄。乘旄鉞。非關葺卽跋扈也。國之典刑。不能加之將。將之威令。不能施之軍。宜申嚴紀律。使進退左右。惟命之從。則敵可破也。又謂守令非人或賄賂敗官。或庸懦失職。或貪功生事。漢宣帝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唐太宗于都督刺史。皆臨軒冊授。後不復冊。猶受命日對便殿。本朝守土之臣。得召見者。七十有三州。紹聖初。節鎮守臣竝賜對。外除者必先入覲。而後之官。願令節鎮守臣除罷。皆引對。上嘉納。除徽猷閣待制。兼侍講。每入侍。必從容進說。嘗謂艱危之時。宜循名責實。以興治功。論東晉之失。以譏切時病。所上疏無慮千百言。賜告展省。還朝。除給事中。益感激論事。知無不言。除授失當。多所論駁。士論浩然歸重。時諸將握重兵。有尾大之勢。公論古今兵制。以謂御營兵分隸諸將。在某將則曰某將兵。不復知有天子朝廷。宜稍損益其制。于是創號神武五軍。始爲天子之兵矣。又論齊桓。晉文。漢高。光武。皆身當矢石。以集大勳。願陛下躬耀神武。收功馬上。則將士賈勇。而醜敵知懼。後上疏論五失。其一謂執政尙寬厚。示大體。務姑息。其

二謂寵任將臣。輕授之柄。遂使冒功邀賞。怙寵市恩。至謂本兵大臣。出其門下。其三謂臺諫。願望朝廷。交結權倖。毛舉細務。以塞責。其四謂郡守監司。身自犯法。豈能律姦。其五謂內侍之權漸盛。附結將帥。瀆亂紀綱。恐臨安之變。生于不測。上歎獎其言。有詔臺諫侍從。陳保民弭盜遏敵生財四事。公上疏。其略謂省徭薄賦。敦本厚生。爲保民之道。用光武策。聽盜自相糾擿。以追捕多少。爲守令殿最。爲弭盜之術。占上流據形勢。爲遏敵之策。躬儉節用。量入爲出。斥內庫之藏。以歸太府。爲生財之計。上納用之。叢奉隆祐太后。有司費出無節。公上疏。謂陛下念太后保佑之勞。社稷之勳。務極追崇。而有司觀望。輒因權宜。叢奉而授異時園陵之制。典禮失當。中外竊疑。他日歸祔秦陵。將復用何禮耶。內有都大監領以闈寺爲之。而提點按行之屬。復異其名。外有總護使司。以大臣爲之。而頓遞修奉之類。各設其所。辟置官吏。增加俸給。賜予宴犒。數亦不費。至謂會稽之山無可採。而欲取他山之石。廂禁之卒不足。用而欲調諸郡之夫。竝緣爲姦。騷動州縣。又況梓宮僅取周身。明器止用鉛錫。而有司夸侈如此。豈不違太后慈儉之遺訓。而失陛下崇奉之本意乎。由是叢宮一切鑄省。論辛道宗不當除副都承旨。編修官王銍不當改官。又論諸將造政事堂。與大臣狎昵。紊亂朝綱。恐緩急不爲用。于是樞臣上章待罪。諸將亦岌岌不自安。人頗爲公危之。公曰。論事職也。獲譴宜矣。天子知公之忠。公亦力請宮詞。而非之許也。遂除寶文閣待制。知處州。慰遣加渥。至則守法奉公。政尙簡易。吏民畏愛之。時苦亢旱。下車而霑足。人以爲隨車雨云。移守四明。民遮道借留。幾不得去。四明新殘。屯兵防海道。異時郡守畏懦姑息。犒賜無度。歲入不能繼。而兵益驕。公私憂危。公至。裁

定多寡之數。久近之節。將士有過失。一切以法從事。于是軍政立而民始安。身雖在外。而政事得失。密疏論之。大臣頗不悅。而公恬不恤也。久之。以建州數被盜。姻族散徙。力丐就閒。上乃移公守泉州。以便其私。既至。鋤姦發伏。豪右惕息。泉自軍興。歲入不足以供軍費。賦十而加五六。貪吏乘時虐取。而民不堪命。公止收十一爲鼠雀之耗。經理關市。而收其贏。總覈盈虛。而節其費。亦不至乏事。會范忠肆竊松溪。妻令人悸卒。聞訃痛悼。復累章求外祠。遂提舉建州武夷山沖佑觀。觸熱還鄉。感疾致仕。卒于建州之水南僧舍。乃紹興三年六月十日也。享年五十三。積官至左朝議大夫。疾革。自草遺表以聞。上嗟悼。贈左通奉大夫。娶吳氏。封令人。二子。鼎。右承務郎。次鼎。舉進士。三女。長適右承務郎監潭州南獄廟任寶臣。餘尙幼。公資純孝。承顏不違。曲盡子職。間遠去庭闈。未嘗廢甘肥之奉。居喪不踐戶庭。赴急難。賙匱乏。惟恐後。俸入分姻舊。不爲後日毫髮計留也。人有餉予。輒卻不受。閨門雍睦。內外無間言。季兄早世。撫其孤猶己子。孀妹百指。攜挈于官下。復推貲產予之。胸次曠達。接人恂恂。不與物忤。至立朝。則慷慨盡言。毅然不可奪也。然壽僅踰半百。未究才具。而齋志以歿。可哀也已。諸孤以五年正月丙午。葬于建安縣崇聖院之山下。吳氏祔焉。邦人李公彥。敍公爵里行實請銘。余頃長御史。公寔爲僚。余備位二府。而公又進用于時。知之爲詳。敢辭銘曰。

治極而溢。政柄失授。伊優在堂。孤雄束味。皇綱失紐。萬目隨弛。天矯橫鶩。禍越古始。睿明中興。蒐攬遺直。寢饋龜鑑。甘腴藥石。矯矯陳公。逮事潛藩。鸞翔禁途。克昌其言。罔避權嬖。忠而能力。連章累牘。展盡丹赤。

連牧三州。風績有聞。胡不永年。究其經綸。佳城同穴。公安于歸。惟公不忘。斯銘不欺。

太孺人時氏墓誌銘

太孺人時氏。故贈承事郎嘉興陳公獻臣之妻。監察御史確之母也。年十八而歸。聰敏絕人。遇事迎解。奉姑周氏。恭以勤待姻族。無親疎莫不滿意。御下嚴而有恩。婢妾慰且懷。閨內肅如也。經理生產業。不避寒暑。承事邃于醫。務以藥石濟人。而家事置不問。姑且老。于是喜曰。自婦入吾門。吾心泰然矣。太孺人躬菲約。辛苦以助成其家。然好施予。雖服用物。視人有欲得之色。則不小靳也。篋中常蕭然。歸十有七年而喪姑。又三十有三年而承事下世。既專內外。斬斬一如姑與承事無恙時。晚年事付諸婦。有不能決。必資太孺人一言而定。衆皆歎其不及。遇勝曰。必修具命家人訪佳山水以自適。諸子環侍笑語。彌曰不倦。清尙之趣。殆不類女子云。御史通朝籍。遇宗祀恩。以紹興五年二月受封。而其年十二月二十日。無疾而卒。享年八十有二。明年正月十有七日。葬于嘉興象賢鄉深葉村之原。祔承事之墓。子男八人。長未名。卒。次公明。公峻。法昭。爲浮屠氏。公暘。公晦。公曜。而確其幼也。惟公暘。公晦。確。奉大事。餘皆先太孺人而卒。女四人。長適陸璋。次吳堯佐。次楊汝霖。長與季亦先卒。仲女早寡不再嫁。孫男二十一人。女十有九人。已嫁者七人。曾孫男十人。女四人。承事天資醇厚。業醫而不利其貲。鄉人稱長者。先娶馬氏早卒。壯未立嗣。再娶太孺人。而毓衍如此。嘗謂承事曰。自入君家。資用粗饒。羣兒戢戢。他日所乏者非貨也。況君以醫活人多陰功。其後必大。恐不當僅仍故業。承事曰。是吾心也。始命確從師讀書。于是弱冠取科第起家。而學行詞藻。

爲時聞人擢監察御史。引疾請外。提點江南東路刑獄。構皆修飭有立。兄弟孝友。諸孫亦彬彬知文藝。族大而睦。中外無間言。里閭有鬪鬩者。其父母必呵之曰。汝不媿陳氏家兒耶。太孺人素無疾。歲時子孫上壽。綵衣盈庭。長幼序列。膳羞豐甘。慈顏懌舒。御史亦不樂遠宦。多從諸昆侍左右。壽祉康樂。世亦鮮其比矣。曾祖供備庫副使。祖廉。左侍禁。父允。不仕。世爲安樂著姓。父從侍禁。至淮南。生太孺人于真州。遂爲揚子人。攷其行應銘。而御史頃官。余望中從余守越。復在幕府。知之爲詳。以狀請銘。其可辭。銘曰。孰婦非順。鮮正而義。孰母非慈。鮮賢而智。夫人有家。爲世才婦。亦既有子。爲世令母。其德弗愆。惟家之肥。嶷嶷御史。一鶚奮飛。孫曾環旁。蘭玉茂蔚。旣壽而康。逝不以疾。惟公陰德。啓其慶源。卜隣起家。以成其天。表于鄉閭。而福全美。鑿銘幽室。以信彤史。

宋故孺人邵氏墓誌銘

奉議郎致仕詹公成老卒之明年。妻孺人邵氏亦卒。旣葬十有一年。孤來泣且訴于余曰。必明不天。併失怙恃。窀穸卒事。久而未銘。大懼先君子先夫人之事實。泯絕于不肖孤之手。重不肖孤之罪。敢以死請。余曰。某從先公游。且親已誌公墓矣。于夫人敢辭。乃爲之言曰。邵氏其先吳興人。乾符中。右補闕安石。以吳興卑墊。徙常之宜興。曾祖靈甫。祖藏。父宗回。皆隱居不仕。孺人鍾愛于父母。不輕以予人。公方英妙。鄉譽藉甚。貴人右族。爭以女歸之。公不爲意。獨以邵氏女賢有聞。又羣從光剛。如叶。相繼登進士第。學行著稱。因願交焉。二家始平章。各意滿。卽以配。孺人天姿靜淑。入門事尊章。曲盡恭順。接姻族。恩意周洽。中外賀

曰。詹氏得賢婦矣。歲時祭其先。必親臨修具。四女姪撫如己出。諄諄誨以女工婦道。女懷其慈。以母事之。識慮精敏。遇事迎解。公臨官有疑。或謀之孺人。則從容指說。悉中理宜。自奉菲約。不喜華麗。誦佛書。日不輟。夜諷祕咒。施餓鬼食。風雨疾病不渝也。數有異應。自書觀音偈。心念不空過五字。于經行坐臥之地。人初莫能曉。及感微疾。夜分索粥。已興坐。斥遣婦婢曰。吾欲少憩。遂枕臂側臥而逝。當盛夏。膚理如生。異香襲人。皆以爲好善奉佛之證云。寔宣和三年六月十七日也。享年若干。一男。卽必明。二女。適具雲。張宏。皆進士。雲先卒。孫男。惠迪。允迪。孫女。適張庭幹。蔣天友。孺人至孝。居家事親。先意順適。旣歸詹氏。安問一月不至。則憂見顏間。逮從公宦游。去庭闈益遠。寢食不自安。髮爲盡白。父母歿。屏葷茹苦。日常七八。以終其身。平生容色莊重。不妄語笑。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至過惡絕口不言。救急難。濟貧乏。竭力弗少靳。故死之日。囊無餘貲。必明以其年九月二十日。與公合葬于晉陵縣定安鄉求仲村下城之原。銘曰。處而孝。歸而正。字而慈。信上下。睦內外。具盡儀。外百骸。反眞宅。契圓機。播清芬。詔有永。銘斯垂。

墓表

從仕郎臨安府錢塘縣令贈宣教郎朱君墓表

建炎三年冬。金人犯錢塘。縣令朱君死。上嘉其節。贈宣教郎。而官其二子。明年。孤大廉等。奉其喪葬于湖州安吉縣安福鄉之郎灣。後十有三年。大廉以行實狀。泣訴于毘陵張某曰。先君子之死節。太史氏必不

沒其實矣。惟是葬踰一紀而無銘。學行志業。與夫死事之始末。未及知之。不肖孤夙夜是懼。宜得當世聞人表于墓。敢請余曰。先君余友也。將何以辭。遂以狀證所聞而書之。嗚呼。金人初犯中原。大將握重兵者。往往聞風而靡矣。州縣吏或引避。或迎降。無復施一矢出一語以抗者。方其越天斬。犯建業。蹂桐川。而窺臨安也。君乃慨然請于郡太守曰。賊逼境。宜戍千秋。獨松。二嶺。以扼其喉。徐定守禦之計。守嘻笑曰。吾城可保。吾人可戰否乎。君變色曰。如公言。十萬戶赤子可若何。或謂此戍江潰卒耳。非金人也。願得半紙書往諭之。不然。當緩頰以款敵。使杭民爲逃死計。則某死亦其所也。守媿其言。許之。于是檄錢塘。仁和。捕盜官。率弓手土軍。卽日就道。同僚或勸止之。君曰。此書生報國之日也。策馬不反顧。行二十里而遇敵。始知爲金人。猶驅部曲以進。矢集如雨。我兵潰。君兩中流矢。不能騎。左右掖至天竺山。而鄉民有識君者曰。吾邑大夫也。輿致于西溪。敵人四略。君裹創率里社。以短兵邀擊。再至再卻。卒遇害。寔二月十九日也。嗚呼。君之死。可謂知所處矣。君諱蹕。字子美。姓朱氏。世爲安吉人。朱氏出自曹姓。顓帝之後。周封其苗裔。曹挾于邾。爲魯附庸。春秋後八世。爲楚所滅。子孫去邑爲朱氏。世居沛國。自質子禹。坐黨錮誅。子孫有避難丹陽者。三國時。故鄣人治。輔吳有功。封毘陵侯。後徙封故鄣。今安吉卽其地也。至今烝嘗于安吉。而朱氏爲大族。君曾祖而上。隱于農。大父璘。始起家爲池州青陽尉。父南強。從仕郎。知越州上虞縣。始高祖某。有智識。嘗自謂其後必大。稍遣子孫宦學。于是諸父從兄及從仕。繼踵登進士科。然皆仕不達。君少有大志。力學。思自奮厲。以亢其宗。亦累舉。始中政和上舍第。授興國軍教授。除辟離錄。出爲河東提舉學事司主管。

文字三舍法罷。去河南教授。陞從仕郎。丁內艱。卒喪。除河東雲中府路經略安撫司準備差遣。改荆湖南路轉運司主管文字。易京西。皆不行。會金人大入京師。戒嚴。天子命吏部侍郎王蕃爲京畿制置使。挽君寘幕府。未黔敵薄城下。蕃跳襄陽。坐罷。君籍制置司金帛告敕等亟上之。且爲蕃申理。人皆賢之。上卽位。駐蹕維揚。近臣薦其才。召赴行在所。除太學錄。君每歎主憂臣辱之時。欲効尺寸報國。不樂爲校官。丐使金國。會遣宇文虛中報聞。余爲殿中侍御史。被旨撫諭京師。遂挽君偕行。時道梗。公欣然戒途。聞關賊盜兵戈中。相與爲存亡。抵京師。則金人渡大河。破滑臺。都城晝閉。君略無悔懼意。還朝。復除太學正。甫半月而敵騎至矣。大駕南渡。朝廷稍欲用之。而君詣政事堂曰。縣令近民。類非才。而民被害。願得一邑自試。遂除錢塘令。治行有聞。上自建康幸吳。越。呂丞相諸公薦對。余因論前日撫諭屬官之勞。故事當得賞。有旨轉一官。皆未及行。而金人南渡矣。死年纔五十有一。紹興改元四月壬午。穿其妻史氏墓而合葬焉。三娶。先史氏。次沈氏。後賈氏。四男。大廉。右迪功郎。監衢州都稅務。孝廉。右修職郎。鎮江府司理參軍。士廉。思廉。皆從學。三女。長適右承直郎台州黃巖縣丞潘莘。次右承直郎添差台州司戶金安雅。次進士練紀。二孫男。尙幼。君資孝友。從事及兄疾。衣不解帶。嘗徒走數百里。訪醫于他郡。事繼母呂氏如嫡。居家和。訓子嚴。鄉黨急難。無親疎。身任其事。少以功名自期。遭時艱難。憂國如飢渴。而志不少伸。以死命也夫。

神道碑

宋故贈太子少師劉公神道碑

資政殿學士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劉公。自贛上走使數千里。狀其先宮師之行。寓書于某曰。珏不天。逮事先君子之日淺。不肖孤無以顯揚明德之懿。忝以遭遇三朝。躡登侍從。既又視秩二府。數幸以恩。追賁于九原。位二品矣。法得立墓隧之碑。而紀實刻詞。未有所託。君其寵嘉之。庶幾侈上恩。表先懿。薄不肖孤之罪。敢以泣請。某竊有念。宮師之歿。諫議大夫陳公瓘誌其墓矣。諫議一時偉人。片言之重。固已發幽光。垂不朽。寧復假寵于不腆之文乎。敢辭。既而請益篤。不獲命。則敍而書之曰。公諱定國。字平仲。世爲湖州長興人。曾祖文奎。不仕。祖承福。贈太子少保。父涉。贈太子少傅。母陳氏。贈齊安郡夫人。公幼警敏。讀書綴文。不煩督厲。日開月益。受詩書易于安定先生胡公瑗。初名傳。既壯。則有安定國家之意。出應進士科。改今名。一舉于開封府。再舉于太學。既不偶。退益刻礪。未嘗一日去書不觀。自司馬遷、班固、范蔚宗等歷代史。韓、杜詩文。皆成誦。以至百家之言。如醫經地志。各究大指。文辭雅健。詩句尤清美。所交皆名人。魁士。時譽翕然。桐川太守胡公弼、孫公覺。皆以禮致。公主鄉校。後學師仰之。元豐末。以五試禮部策于廷。秦陵初政。大臣欲稍更熙寧元豐舍法。而迎合者。不計利病。欲盡變乃已。公獨極論利病因革數十條。皆切于事。情人稱誦之。授某官。調通判司戶參軍。率職不懈。歲饑。郡守廩餓者。公主給予。檢柅吏蠹。拊摩罷羸。人蒙實惠。後指公謂曰。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公也。秦州瀕海。歲苦旱。議創函管引水。公私持異議不決。部使者以委公。公卽究知利害所在。置三十餘所。迄今便之。凡職所當爲。不擇劇易也。一時鉅公交薦其才。工部

侍郎賈公易。尤知愛之。工部在言路。得公所條時政十事以聞。時論稱善。元祐五年七月。感疾。一日置酒會同僚。慘然有惜別意。呼子丕、玘、屬後事。且勉以立身大義。無一語亂。卒于官。乃二十二日乙酉也。享年五十有五。囊無餘貲。同僚共賻之。玘辭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名。明年三月甲申。葬于其縣之尙吳鄉。赭山少傅塋南百步。娶嚴氏。婦道母儀。著聞姻黨間。先公十年而卒。始塋齊安之墓左。後舉以祔公兆。子男五人。丕、至。【案】此下似脫十數字。太學生贈承事郎。玘。早世。玘。迪功郎。主管潭州南嶽廟。玘。資政殿學士。朝散大夫。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一女。未嫁而亡。孫男九人。唐賓、唐叟、唐龜年、唐俊、唐牧、唐稽、唐舉、唐暨、唐賓、通直郎。唐稽。承務郎。唐叟。龜年。早世。孫女四人。曾孫男四人。曾孫女一人。玘。尤以學行忠信。表于搢紳。出入三朝。備著賢業。公歿之二十六年。而玘爲國子博士。以郊祀恩。贈宣義郎。繼歷臺察郎省。累贈公至通議大夫。又除龍圖閣直學士。贈通奉大夫。除吏部尙書。贈正議大夫。建炎三年。金人內侵。天子巡吳越。分百司之事于洪州。置三省樞密院以總焉。上親擢玘今職。仍御宸翰賜之。俾視二府。于是贈公太子少師。而嚴氏爲新興郡夫人。公資孝友。少傅臥病且久。公方成童。侍疾不解帶者踰年。少傅薨。號毀如成人。廬墓左終其喪。少傅藏書萬卷。創橫經堂于家圃。凡三從子弟。皆肄業焉。公卽堂南建善繼堂。掇古賢遺事。可以訓者。筆于屋壁。一時聞人賦詩。自丞相公布而下。凡三十餘篇。公尙氣節。人有過。必面折之。至其屈抑。力爲伸救。賑卹貧匱。赴人之急。惟恐後及人。霍孝光死京師。公挈其柩以歸。左班殿直李演卒于通州官下。三司副使陳經之女弟。歸顏氏而亡。公皆爲收瘞如禮。凡親故貧不能嫁娶喪葬者。公身任其事。力不能

及則率同志助成之。至其持身，則廉介有守，不妄取予。浮屠慧通者，嘗爲鄉豪所誣，幾坐法。公爲直之。浮屠夜攜白金謝公，公驚曰：我以義免汝于難，何遽輒汗我耶？浮屠媿謝而去。每稱慕范希文義莊之美意，命諸子曰：他日有餘力，必爲之。今置珣市田給三族，蓋公之志也。公挾才具，旣不克施用，雖家居，常以利物爲急。邑有平遼、尙吳、二瀆及李氏埭，湮圯不修。邑多水患，公率鄉黨浚築，又爲石梁，以便往來。邑人德之。號劉公橋。始公兄弟起家，惟仲兄早世，餘皆登科。季兄揮弟誼，尤以學問文采顯于時。公獨不遇而死。然有劉公載、張公舜民、沈公括等哀挽之詞，有陳公之碑以紀其平生。而資政又以德業贊建炎之政，則公之不遇而死，固有以示後世矣。某宣和中，嘗與資政同爲御史，至建炎，又同爲侍從，嘗歎服資政之賢，而知其所自。故書公之實，且系以詩曰：

身窘一世，以仕則豐。仕困下僚，以德則隆。旣闕其志，且嗇之壽。天積善慶，以大厥後。根植旣固，枝幹茂碩。是似之賢，翊贊艱棘。騫翔華塗，亦旣顯揚。累恩追榮，有燁其光。東宮之師，登秩二品。琢詞大隧，用詔億稔。

毘陵集卷十五

賦

小黃楊賦

余几案間有黃楊。生拳石杯水間。有年數矣。蔚茂可愛。喜而賦之。

維黃楊之挺生。表奇姿于弱植。蟠霜根之數寸。竦貞幹之盈尺。濡雨掬之清泉。占一拳之怪石。攬以蒼翠之雕珉。培以光明之碎礫。朝假寵于陽暉。夕蒙滋于露液。受一氣之獨正。紛衆葉之多碧。已幸脫于泥塗。靡爭妍于花實。安微分而自足。貫四時而不易。寘之函丈之間。綽有山林之適。明窗淨几。陰敷硯席。笑昌陽之瑣細。與草芥而匹敵。謂巴苴之凡陋。望秋風而隕跡。二物皆植水中。能生。故以爲比。傲冰霜之凜冽。玩陰陽之消息。配後凋于澗松。得全生于社櫟。雖蒙厄于閨餘。初不辭于屈抑。已無心于梁棟之用矣。毋或縱尋斧以求狙獼之杙也。

五言古詩

方時敏倅濬歸浙江待次送行

嶷嶷玄英孫。聞風自鄞川。方爲慈溪尉。余丞定海。聲迹常相聞。揭來茗。嘗問王事亦復聯。相遇一傾蓋。論交卽忘年。開口見城府。落筆生雲烟。尋春五亭岸。釣月雙溪船。杯行各酣適。箕踞忘拘牽。放辭發奇偉。搜句窮錢鐫。我時怯欲降。退壁常自堅。俯首試外臺。一矢雙鷗連。聯鑣仲與季。三秀來差肩。羣雋爲辟易。拱手不敢前。折筮破大敵。未足煩戈鋌。風低忽垂翅。信命付諸天。公飛東陽鳥。我訪蘭亭賢。雙魚數流問。五馬方薦延。攝事古山陰。晤語復粲然。禪心扣空寂。蔬飯捐葷羶。一洗盡玷缺。皎皎尺璧圓。繼從甘陵遊。假道仍周旋。飄零我蓬轉。渠敢自意全。邂逅鳳凰闕。公亦仍迍邐。宦學舊輩行。金狨覆文鞵。以及後來秀。青雲各聯翩。公方駕別車。去卽三山顛。俟期下吳越。寄跡無一塵。尙及秋風殘。飽膾鱸魚鮮。我陋不足數。生理亦可憐。爾來犯不韙。策足英俊躔。文羞白羽扇。中豈青銅錢。家風故不惡。蹇步徒加鞭。迷途得蹭蹬。奄奄如寒蟬。別公起歸思。端欲驅其先。經營一囊粟。攀附嗟無緣。擗耳聽知音。拂拭朱絲弦。一札行亦馳。兩槳定復還。關步白玉堂。一揮筆如椽。

貴溪道中寄信州夏蒙夫使君

薄晚雪逾密。助寒風更顛。長塗客衣薄。僕馬僵不前。綠林軫玉食。渠敢歎獨賢。行喜見故人。羈懷得披宣。冰花散渺莽。玉樹爭清妍。遙知坐歛餘。鈴齋聳吟肩。

再和

六花照老眼。令我喜欲顛。頃刻萬株玉。巧趁春風前。竚立聽風謠。誦言使君賢。不事廚傳飾。皇化憂不宣。

相見雖蒼顏。妙語加韶妍。小邦猶射鼠。安用彎黃肩。

來詩過有稱譽再和

任重非所勝。位高憂疾顛。歸耕半頃秫。榮枯付樽前。來作江南牧。衰謝媿五賢。郡有陳蕃。范甯。章丹等祠。號五賢堂。喜聞復故境。中興頌周宣。賢能不復遺。紆餘定爲妍。勿笑百僚尾。三署會須肩。趙嘏爲太常博士。有詩云。何月肩三署。終年尾百僚。蒙夫亦自奉常

外補

謝孫仲益察院借示詩卷

客游跨兩春。胷次飽塵滓。無人挾河漢。爲我一浣洗。故人富清製。放筆如翻水。此間渺無津。滂沛到筆底。長鬚遺大軸。光采照窗几。我時食對案。驚喜失筋匕。風雅問何闕。稍復聞正始。滌除塵想滅。肝肺挹清泚。早年上金閨。氣摩諸彥壘。風斤運無旁。四座羞血指。駸駸跨驄馬。奔輪不容柅。負大難爲力。得坎聊復止。熙辰崇盛典。潤色待東里。風雲吐憤鬱。事業振奇偉。餘暇賦天台。金聲追祖禰。

洪慶善提刑罷官過建康惠詩和答

若人儒林秀。俊聲自孩提。振鬣日千里。衆眼驚月題。盍登要路津。獻納蘇黔黎。聊乘使者車。枳棘非鸞栖。戢翼下吳會。客路秋風淒。弭帆江之濱。歸夢先苕谿。寄傲水南北。忘懷玉東西。況乃味禪悅。已知昔途迷。坐笑老婆禪。杖拂勞提撕。祇應浩然氣。中宵吐虹霓。功名儻來逼。未免雲衢躋。祇今寵辱際。淵澄看旋鯢。龍鍾秣陵守。短髮那勝篋。邂逅見塵塵。野鶴羞凡雞。言句謝筌杙。未易窮端倪。歸來見詹尹。寧復問突梯。

題王巖起樂齋

靜者悅山林。夸者慕鍾鼎。人生各有適。所樂滯一境。王郎超世姿。名教得深省。窮通付風雨。一笑萬累屏。閒居祇疏水。開卷味自永。從事雖賢勞。游刃失繁肯。此心故休休。閱世徒耿耿。開軒理松菊。留客辦果茗。得趣地自偏。無塵句尤警。他年觀出處。廊廟卽箕穎。

澄懷菴

【案】詩中與君云云。當有爲某人標識。或卽連屬前題。因永樂大典分韻錄載脫去。

憶昨避寇亂。與君連一牆。別來幾寒暑。杳如參與商。君與喪亂際。徜徉水雲鄉。十年林下夢。不到聲利場。結菴劣容膝。不爲大盜藏。此懷那須澄。已作冰雪涼。花竹供四時。飲水樂未央。何當謝塵鞅。解纓濯滄浪。

嵐光臺

雲山屹長空。烟水湛深淥。築臺萬象表。領略在吾目。凝嵐翠欲流。澄光炯堪掬。盡洗纓上塵。長照杯中醑。

四達亭

【案】此亦脫去。爲某人題。

胸中浩無旁。吞納九雲夢。高懷有所寄。亭中亦空洞。涼月侵風櫺。寒烟逼曉棟。達人意有餘。未許俗子共。

題閭丘氏巢鳳亭以其子登科胡茂老名之

令君命卿家。一經世遺子。煌煌丹桂枝。寂寞踰五紀。揭來山水縣。闢館貯書史。竹梧森翠碧。鸞鶴自停峙。翩翩丹穴雛。一鳴驚衆耳。絳羽覽輝翔。百鳥各披靡。英姿凌雲氣。玉頰編貝齒。唾手取青氈。父老爲驚喜。寧無英妙年。亦或拾青紫。上堂拜重慶。此事世無比。勉哉尊所聞。烟霄千萬里。五斗暫折腰。百鍊無繞指。

矯翼儀舜韶。作瑞明光裏。來者翫茲亭。甘棠同勿毀。

和曾宏甫告別兼簡幕屬

奉詔辭北闕。把麾到南州。向來政已拙。老去語更媮。條教雖屢下。創痍何時瘳。猶喜豺虎息。稍解聖主憂。英英幕中彥。紅蕖汎清流。袖手聽婉畫。藥石兼珍羞。衰遲樗櫟姿。萬一桑榆收。吾人南豐秀。未應仄席求。飄泊乘別車。惠然肯來游。周旋見家規。會合非人謀。清詩日襲琢。不厭枯腸搜。束書赴嘉招。掉臂不我留。我無青玉案。何以報所投。從茲謝沮洳。龍門看吞舟。

秦楚材和六一先生秋懷因次韻送別

抱甕久羸疾。兀若槁木枝。別離故作惡。未別意已悽。況此清商時。木落水潦歸。艤舟話心曲。未了舟欲移。借問何匆匆。直恐違官期。念此登臨意。何止騷人悲。子行不可留。子鬢殊未衰。痛飲置人事。江上鱸魚肥。

客居聞鴈有感

涎涎社燕尾。嚙嚙霜鴈聲。兩物巧相避。寸陰不得停。我來燕未歸。倏見鴈南征。客游何當還。節物凜可驚。哀歌撫長鋏。獨夜羞短檠。念營堂上巢。媿爾飛冥冥。

常山神祠

籃輿破霜曉。駕言郡城南。雲山爲好色。風日仍清酣。古祠據山腹。深堂靜潭潭。我來何所禱。禍福久已諳。頑冥亦天資。乞靈謾懷慙。同來得我輩。勝處思窮探。爽氣排俗慮。濁醪侑清談。臥碑一拂拭。古鏡開塵函。

斯人已仙去。寒泉獨清甘。扶藜山嶺翠。放目窺渾涵。前瞻羣峯翔。九仙駐飛驂。後俯歸路迷。城郭埋烟嵐。
北郭郡城在杏園中平生丘壑姿。回首不我堪。歸來耿不寐。青燈對書龕。

姚志道有書輒不借戲呈

我來春未動。兀坐秋忽老。客懷飽世味。塵土不容澡。尙餘筆硯癖。俯仰半華皓。中年得異書。夜諷或至卯。爾來口生棘。妙語時耳剽。故人吾臭味。囊帙富緗縹。什襲祕不傳。凜若壁在趙。念茲訪逸遺。從人掇殘藁。何當發其藏。困廩一傾倒。窮途百態惡。歸思疾飛鳥。終當餽所有。共此絕代寶。歲晚同吟哦。乘風上蓬島。

七言古詩

客居坐無茵褥賓至常苦之戲作

廣文坐客寒無氈。少陵人來坐馬鞵。胸中富等千戶侯。不使囊中餘一錢。嗟予久客貧到骨。兀坐長恐藜牀穿。才名未踏兩公闕。窮愁何遽容爭先。畫餅端知不餬口。筆耕輒亦遭無年。媿無文茵薦佳客。促膝危坐如寒蟬。君不見漢朝博士能說經。五十餘席輸戴憑。又不見袁尙索席藉凍地。不意頭顱行萬里。空榻蕭然亦安穩。得失榮枯付天理。金狨覆鞍容墜傷。禍福由來相伏倚。

題舍弟舒嘯亭

不羨高門聯甲乙。欲傍林泉老蓬華。田間築室路三叉。亭子蔭茅簷四出。春霖竹牖上蝸牛。夏夜藜牀吟

蟋蟀。茅亭雖小容舒嘯。丘壑胸中故超軼。晨窗晚徑足披風。細柳脩篁長障日。閉關已作柴桑趣。況有腴田供種秫。客來共醉甕頭春。長嘯一聲百憂失。遙想妖氛纏象魏。忍見風塵侵警蹕。勿學蘇門真避世。要似武侯時抱膝。我紆郡紱病且衰。欲報君恩老無術。簪裳未覺柴柵殊。鼓吹殆與池蛙一。簿領幾回迷老眼。況復伸眉縱狂率。已慙成瑨功曹諺。空憶劉琨胡騎逸。遐想東臯落成處。欲往從之足雙桮。夢君琢句俯清流。春草池塘到詩律。便應投紱賦歸來。肯待子平婚嫁畢。

題畫

二松偃蓋勢曲拳。二松竦幹凌風烟。霜姿舒卷全于天。笑看草木爭春妍。杖藜誰子行踟躕。欲渡略約迴溪船。令我清夢歸林泉。章江流駛行可沿。

和族叔祖古風

去年謝病辭黃屋。夜夜鄉心夢相續。今年罷郡理菟裘。喜在家庭廁蘭玉。阿翁年德冠吾宗。時親典刑聽約束。懷奇終待玉三獻。世路不堪珠九曲。愛酒惟憂北海空。居貧不作揚雄逐。如何疏櫬肯淹留。不爲盤殮爲宗族。忘懷一醉見天真。窮達寧煩詹尹卜。歸作長歌寫悲壯。千載騷人可奴僕。客星在天翁莫愁。赫赫太陽升若木。

送提刑劉驥解印還朝二首

贈君吉水麝煤之玄玉。毘陵兔穎之毛錐。玄玉磨研勝點漆。毛錐揮洒如印泥。增光纏龍之大字。煥發吐

鳳之英詞。玉旒光邊借前箸。便好再勒中興碑。

贈君西蜀衛生之藥。南臺送別之詩。藥驅陰邪葆貞氣。詩敍平昔同襟期。願言加餐錫難老。念茲分袂送將歸。時有平安寄來鴈。慰我別後長相思。

次韻范寥孟冬大閱之什

承平不用衛與英。赤子頻弄潢池兵。貔貙向恃七閩險。彗孛欲翳三辰明。吾皇南顧念凋瘵。舊臣雖老堪一行。奉詔褰帷問瘡痛。一意摩拊無他營。爾來松溪掃遺孽。卒歲不聞枹鼓鳴。九農豐登四郊靜。孟冬大閱張軍聲。摩天金鼓動霜曉。井鉞色正參旗橫。羽箭犀利七札薄。鐵騎馳突一鳥輕。是日射鐵帖頗多中的而申世景鐵騎尤銳戰士人人逞驍儁。猛將一一懷忠精。吾軍如此粗可用。縱有綠林何足平。蜀公之家雄洛京。人物接武多名卿。天涯邂逅見典刑。豈止一善宜盱衡。胸中韜鈴想餘事。筆下文采嘗知名。登場縱觀重感慨。那得萬騎聽使令。通和息戰固卜策。自古三王猶有征。得君耆艾將神武。定看卻敵賢長城。

豐歲行 庚申年秋自豫章赴會稽

早禾飽熟收山場。晚禾碩茂青吐芒。五風十雨作豐歲。一飽何以酬蒼蒼。牛遭癘疫大半死。挽犁豈誇人力強。妻兒翁媪共耕鑿。勤勞有此一稔償。人言穀賤三農傷。我喜不乏三軍糧。邊騎長驅自送死。卒致一怒煩君王。將軍輸忠士賈勇。獻俘獻捷來相望。忍令戰士有飢色。努力收斂輸太倉。勿言無以飽妻子。須知餓死勝兵死。

五言律詩

晚霽獨坐。戲呈周元舉、劉希范、許少伊、同舍諸兄二首。

吏散無人跡。風回掃積氛。虛涼簷際得。遠響靜中聞。樹色深留暝。爐香細裊雲。此間應有句。端合與君分。疾風迴急雨。碧瓦散晴氛。幽趣何人共。微吟得自聞。扶筇翻倦鳥。岸幘送歸雲。病惱新涼夕。孤斟負十分。

出郊奉祠

薄霧林花潤。微風沙水清。鴻歸心共遠。鷗泛眼偏明。寸綠秋毫累。分陰尺璧輕。滄浪端可濯。葢食了餘生。

題潤公看經室

潤公看經室。山氣翠霏霏。花雨當軒墮。松雲入座飛。鑿池泉繞霽。採木露沾衣。欲覓三山石。空慙心賞違。元舉、希范、見和佳篇。皆有懷歸之意。頗合鄙趣。因次元韻。

湖海關幽夢。峯巒想翠氛。詩囊閒事業。禪衲舊知聞。白簡留任昉。玄文付子雲。飛潛俱有適。物理聽羣分。

撫屬游君病起惠詩次韻

蛇影沈杯裏。牛鳴震坐旁。晦明生癘疫。神物護忠良。喜復神明舊。閒便日月長。關心一椀上。黑白已分行。

王承可惠官字韻詩次韻二首

才疎空許國。老去謾爲官。長病同玄晏。多言媿嬾殘。歸心隨贛水。愁眼望桑乾。自笑髮如鶴。羞看鏡裏鬢。

昔年留建業。授館廁嘉賓。忝竊慙高位。淹留有故人。相逢青鬢在。誰信白頭新。晚歲良田熟。東阿豈謾云。獲從樞密徐公游。者累月。雖接名理。不敢言詩。念揮斤般郢之門。古人所謂也。日者惡語流傳。不圖微聽。過蒙獎譽。形之篇什。輒復次韻。敍謝。

詩壇推宿將。一諾重千金。長怯雷門過。惟堪澤畔吟。數篇真謾興。三歎忝知音。佳句如傳法。慙慙慰渴心。

和王巖起惠二詩

頻年分將闔。那敢厭羸官。花著雙眸暗。霜侵兩鬢殘。四郊纔罷警。七澤忽憂乾。時方未報君恩重。清高媿伯鸞。

勝流還入幕。賢否數嘉賓。都婉畫無遺慮。佳言更可人。中郎才簡亮。開府句清新。淥水稱佳麗。于今不足云。

和答少伊

秋雨厭煩濁。清詩靜垢氛。向來佳句法。不遣俗人聞。少伊前此不和和氣回霜簡。閒心付嶺雲。只應明主眷。符竹未容分。少伊卒章有衣袂借將分之句。時許請補外。

獨夜耿耿至旦蚤作偶書

久客迷歲月。勞生念斗升。寒侵風卷幔。夜靜月窺燈。暗穴鳴飢鼠。晨窗上凍蠅。起來看鏡嬾。種種髮鬢鬢。

野飲途中所作

斜日明官柳。飛紅綴客衣。隔林爲對語。掠水燕爭飛。野飲聊排悶。羈懷得解圍。言歸歸未得。今昨兩俱非。

胡已茂端明同年挽詞二首

孝友終身篤。詞章一世英。艱難扈行在。憔悴老承明。歸院花輒影。趨朝革履聲。一麾隨逝水。塵迹想平生。道德文恭竝。才猷修簡親。中庸漢伯始。清獻晉平春。望襲高華冑。身終侍從臣。不諧三老約。華屋總惟新。
公嘗與叔詣及余爲同年三老之約。歸里社相從。竟不遂。

毘陵集卷十六

七言律詩

送秦楚材使高麗二首

齋鹽太學髻先秋。乘輿聊爲汗漫遊。戲把漢旌行絕域。不因叩竹取封侯。波神侑飲鯨翻鱗。海雨催詩屐吐樓。不獨雞林傳好句。會看弭楫上瀛洲。

學士風流異域傳。幾航雲海使南天。不因名動五千里。豈見文高二百年。貢外別題求妙札。錦中翻樣織新篇。淹留卻恨鷓鴣行。不得飛觴駐蹕前。

送提刑劉驕解印還朝

老懷欲別已辛酸。再歲周旋瞬息閒。誰遣暮潮催兩槳。卻應清夢挂三山。功名不許淹行色。談話何時復解顏。鷓鴣行間如借問。爲言衰謝合投閒。

紹興丁巳以大禮館客恩奏族叔祖有詩見戲次韻和答二首

少室山中計已成。臥看朝市等蠅營。對門山雪惟詩思。過眼秋雲卽宦情。長恐搢紳嘲捷徑。勿緣升斗誚虛名。翁看肉食顏如甲。何似村醪一笑頰。

衣冠相望兩卿家。列鼎當年辦咄嗟。後裔不應猶短褐。除書未怕失丹砂。恩光謾欲霑宗族。品秩何勞問等差。莫笑青衫同畫餅。也勝辛苦踏槐花。

送仲并倅湖州

仲時攝帥
司機宜

佳麗江山得共遊。一時賓主亦風流。鳥飛魚泳青油幕。虎踞龍盤白鷺洲。坐席未溫俄告別。題輿催上莫淹留。茗溪尺五烟霄近。入手功名不自由。

伯恭侍郎自吳門謝事有詩和者無慮百餘人矣且命屬和不可辭次韻

滄江洗盡眼中埃。飽看江山句更裁。風引前旌如挽去。山迎歸棹欲飛來。捐軀許國憂心在。袖手還家笑口開。應笑龍鍾豫章守。沈迷簿領日回回。

次韻張輝惠詩三首

詩鄰可卜擬誅茅。好句人間見一毫。吟就鉢聲應未絕。流傳紙價頓能高。謬成燕雀追黃鶴。已作蜻蜓避伯勞。清夜月窗裁警句。霜梧風竹助蕭騷。

投老須營一把茅。晚親珠玉看揮毫。賦牛絕敏驚曹植。刻鵠無成媿伯高。已放閒身栖寂寞。時憑佳句洗塵勞。喜逢載酒經過客。老去無心作反騷。

老依背郭蔭堂茅。寒夜微吟自削毫。羨子筆迴霜氣勁。驚人句與月魂高。極知蹇足追隨苦。便覺長鬚走送勞。因識盧郎是佳器。定能痛飲誦離騷。

張子華作詩誤用事有詩訟其過因次元韻

咳唾成詩未許攀。腹中應著綺千端。畫蛇思巧因饒足。倚馬才高肯駐鞍。割肉固非方朔社。蒸壺曾入老盧盤。小瑕不掩千金璧。能事寧容俗眼看。子美以東方朔割肉爲社日東坡以鄭餘慶蒸壺爲盧懷慎

王承可再示次韻

爲僚東越肯忘年。南越相逢兩皓然。杜守謬容居召後。楊文那敢在王前。誰能狡兔營三窟。深羨神龍襲九淵。便合從公下吳會。濟時無術擬求田。

張子華屢爲唱篇。有詩要余爲首唱。次韻謝之二首。

百篇無一可譏評。落紙銀鈎慕伯英。足蹇向來甘後乘。敵勍真合避先聲。探驪君每珠先獲。類鶩吾慙鶴不成。十五大都須趙璧。無勞鼠璞換秦城。詩名宗黨不虛傳。又復春容見大篇。李蔡名甘居廣下。照鄰文合在楊前。盤斜敢下長鯨釣。引路須煩老驥先。紙貴韋郎一千首。不妨頻覓浣花牋。

李漢老參政寄和文字韻詩次韻謝之

高誼天涯日講聞。欲趨函丈畏深文。佳言阻聽霏霏屑。秀句欣披藹藹雲。鷄序略同慙晚遇。蠻坡竝直記宵分。中朝多少登龍客。應擬沙隄御李君。

楚材出示汪廷俊唱和詩次韻

大篇作者鬪春容。肯爲明時歎不逢。通塞任分螭兩角。唱酬應禿兔千鋒。光依日月從初載。謂汪名在蓬瀛第幾重。謂秦聯轡盍歸廊廟去。支離容我受三鍾。

丞相惠詩復次前韻二首

學道居慙邴曼容。典刑今向海邊逢。德容璞玉長涵潤。才刃礪刀始瑩鋒。養壽不憂潘鬢二。趣裝行覲舜瞳重。期公展盡調元手。盛取勳名勒景鐘。開函三復似南容。入眼清詩左右逢。絕唱自應開奧窔。全提誰敢觸機鋒。朱弦清越宜三疊。寶玉森羅富五重。抽手吟邊無好句。冥搜空恨五更鐘。

李道士惠詩次韻二首

澤國秋霖漲渺瀰。天都久客厭驅馳。不辭短褐供萊戲。苦憶長頭課楚辭。悵望巾車陶靖節。浪聞推轂鄭當時。此身長恐儒冠誤。已媿當年學稼遲。秋空目斷白雲飛。過隙奔駒激箭馳。愛日王符空著論。悲秋宋玉謾徵辭。問天擬決行藏計。擇地猶難喜懼時。負郭儻容供旨味。窮年衡宇足棲遲。

次川字韻

此生休問小行年。合抱遺經老玉川。處世長懷方外友。羨君今作地行仙。風塵京洛傷羈旅。雲水江鄉渺接連。歸夢但隨南鴈去。嬾追鷓鴣上青天。

再惠詩有學仙之意次前韻

紅塵飄轉任吾年。羞媿丹砂葛稚川。海上龍羅誰可駕。淮南雞犬故能仙。棄家似欲追梅福。琢句何妨學惠連。待爾藥爐丹就日。御風同訪洞中天。

雨中復惠詩仍次前韻

性靈陶冶賴遺篇。秋水愁看灌百川。索米誰憐身是客。餐霞還恨骨非仙。鳥驚急雨來還去。雲敵衝風斷復連。好句時時慰愁絕。仰慙高義薄雲天。

又詩有卜荆溪之意。雅合鄙懷。因次韻二首。

短檠心醉養生篇。擬築高峯看逝川。野性合休林下鞅。枯腸常媿飲中仙。化羝未是左元放。檄虎先煩顧少連。何處羽衣從汗漫。君山陽羨大山千仞水如天。

心醉微言九九篇。浩如滄海翁支川。著書柱史家傳道。辟穀留侯世學仙。蠶簡倦推三豕渡。長弓那解兩禽連。極知無用宜幽隱。杜曲無田擬問天。

被召赴經筵途中偶成

度嶺三年歎陸沈。一拋城市洗塵襟。雷霆激石泉聲怒。烟雨理雲樹色深。食肉向無編貝齒。憂時空有未灰心。露門勸講高華地。倦鳥終當返故林。

汴上小雨復霽

隄沙不起潤如酥。坐看飛雲自卷舒。麥隴人閒牛舐犢。柳陂波淺鷺窺魚。殘花糝徑東風後。碧草黏天暮雨初。分付榮枯蝸兩角。濁醪青杏送春餘。

伯恭要賦薌林

相門耆舊典刑餘。戚里豪華習氣除。游徧雲山行樂耳。種成香草賦歸歟。紉芳蘭畹餘幽佩。辟蠹芸堂有舊書。奎畫煌煌照林壑。只應門外看銜車。

次韻李丞相園亭二首

閒築池亭古剎邊。厭將勳業寫凌烟。柳湖寄傲王摩詰。丹鼎怡神葛稚川。樂聖一樽濃琥珀。平戎三尺舊龍泉。一丘勿作淹留計。袞繡歸時席夜前。疏泉斲石寄高懷。仙藥名花取意栽。履道醉吟齊步武。平泉景物付雲來。菰蒲雨洗雙池淨。松竹風傳萬壑哀。怪底茅齋頻下榻。故時賓客滿翹材。

傲居城南人皆笑其陋戲作因以自解

紛紛甲第照清都。誰信蝸牛亦自廬。未厭囂塵聊近市。不須高大擬容車。窺牀夜月陪清冷。入戶風埃痛掃除。豐屋從來招鬼瞰。卻因容膝得安居。

題洗心亭次韻

不貯閒愁學子山。此心分付水雲閒。臨池罷釣魚同樂。隱几忘機鶴伴閒。爲喜經臺依絕境。故安禪榻面

屏顏。洪崖仙事皆陳迹。戲說遺巾笑李寰。

豫章離濟江亭

擬上籃輿趁曉晴。不妨小立聽江聲。青山合處江疑斷。野渡喧時潮欲平。雨腳又從天際起。霜毛偏傍鏡邊明。綠林未靜煩宵旰。敢爲龍鍾歎遠行。

久客感懷

自笑行藏媿古人。歸歟有意坐長貧。霜毛不種自生鬢。雲路無梯寧致身。春韭秋菘聊當肉。冬裘夏葛聽懸鶉。何當卽買扁舟去。醉兀五湖烟雨春。

夜坐觀書

青燈隻影夜迢迢。賴有塵編洗鬱陶。此事長慙作吏廢。少功又笑爲儒勞。行藏老驥思千里。用否九牛亡一毛。端爲鱸魚挽幽興。擬飛烟艇破秋濤。

睡起戲書呈葛魯卿席大光周舉同舍諸兄

午夢初殘日未西。人情節物睡偏宜。花開花落紛無定。春到春歸謾不知。香縷細縈環堵室。槐陰清翳一枰棋。此閒粗有超然處。雕琢天真卻坐詩。

春晚卽事

風條日萼半披殘。不用登臨意惘然。宿麥吐芒風卷浪。垂楊吹絮暖生烟。送春爲友分明語。竝水鳧雛取

次眠。觸眼風光渾有味。人生行樂且加鞭。

早秋書事

江城暑退葉驚秋。環堵蕭蕭草樹幽。掃盡塵心清似水。靜看人態曲如鉤。一樽楚醴醇無敵。半榻湘波冷欲流。午枕日斜呼不省。夢魂還上五湖舟。

次韻曾天猷贈知宗趙端禮展鉢詩

幾人能信見前因。滿意肥甘象色身。曾是鼎鐘華貴胄。肯同瓶鉢苦空人。招呼善友明初地。降伏心魔淨六塵。翻笑花間露醉客。空看高冢臥麒麟。

送德遠樞密初召赴經筵

長驅敵騎傍淮淝。又是忠賢許國時。扶義東吳回日轂。宣威西蜀正參旗。暫逢貝錦辭黃閣。卻續金華上赤墀。聯事烏臺餘病骨。仰看鱗閣寫英姿。

舍弟寄和送行詩。有倦游之歎。因勉之。

幾年頭角翳蒿萊。今日寧辭盡一杯。好向明時聊自試。莫緣荒徑憶歸來。白頭休歎從人後。青眼多應爲汝開。官長及諸司。皆與余有舊。老去豈堪頻作惡。風帆日斷首空回。

和人晚秋白菊

溥溥清露洗殘妝。靜倚疎籬暗吐芳。不逐黃花候秋節。笑看殷葉隕風霜。寒潭誰致南陽種。晚徑宜登靖

節堂我對冰姿。廡雪唱騎驟無計度飛黃。

游鳳池寺

鳳去池荒今幾年。碧梧翠竹故依然。鳴簷流水涓涓下。排闥羣山袞袞前。幸有清風繼蓮社。不堪斜日近虞淵。歸途滿眼春耕了。勸課無功媿力田。

友人惠猩猩毛筆一枝秃甚作詩戲之

猩毛意重鵝毛贈。老不中書一悵然。宜付削毫貧鄭灼。政堪握筆晉僧虔。判冥卽合防拋失。瘞冢寧甘便棄捐。瓦硯蓬牕吾臭味。秃翁相對且忘年。

婢子翻羹

杯羹卓午薦朝餐。一飽龜腸亦爾難。窮鬼還來調韓愈。夫人真欲試劉寬。尙餘食案韭三種。早悟官亭鱠兩盤。傳語廚人莫轆釜。不應餓死悔儒冠。

李似矩尙書挽詞二首

元禮清門有四龍。雲孫遠跨舊家風。持荷入侍聲名早。仗鉞宣威節制雄。晚歲獨拋塵鞅外。高懷聊寄藥爐中。堂堂玉樹埋黃壤。何事凌烟欠此公。只今耆舊幾晨星。又失三朝一老成。許國忠規關社稷。絕塵奇表照簪纓。祇因鼎裏金丹就。無復廷中革履聲。才大故難供世用。空餘拱木翳佳城。

胡進彥挽詞

剗煩餘刃發礪刀。使節藩符久謾勞。腰綬六朝知壽考。懸車一紀足清高。光陰不用悲駒隙。溫清無違有鳳毛。晚綴葭莩公已病。送行無路首空搔。

惠彥光挽詞

聲馳太學俊游先。膏火窮年味絕編。百戰收名丹桂籍。一麾送老白雲邊。心閒要路門無轍。歲惡窮閭爨有烟。全福略無毫髮恨。更餘身後一經傳。

趙約不遠千里命駕相過中道寄示三詩姑和答一篇

雪水論交今有誰。兩翁華髮映朝衣。功名晼晚君流落。衰病栖遲我倦飛。叔夜相思能肯顧。子猷乘興卻言歸。人生動是參商別。三復清詩對落暉。

七言絕句

題明皇聯鑣圖

風流誰復似三郎。竝轡春風輦路香。謾說宮中行樂祕。畫圖千古記興亡。

戲題四老堂十首

四老堂中四老人。飽經喪亂始收身。蒼顏鶴髮團欒坐。知是時平有幸民。

兄弟當年七葉興，精神如鶴齒如冰。升沈存沒今如許，且作隨堂粥飯僧。
已是平頭六十人，江湖身老寸心存。明窗淨几翻經卷，深炷爐香答主恩。
一派荆溪過枕前，喜從人境得幽偏。直疑身在烟波上，臥送飛帆落照邊。
堂後堂前竹與梅，老人多半手親栽。何時更作閒花草，亦遣羣芳次第開。
四時花草逐時新，衰衰年華過眼頻。景物無窮人自老，新花應解笑迎人。
繫舟長傍柳隄陰，曳杖時穿竹徑深。薤草澆花課僮僕，更無餘事可關心。
多病經時不著冠，岸巾長對倦雲閒。年來衰謝交游絕，靖節柴門不用關。
鶴養丹成鹿養茸，羣叟對舞傍衰慵。待看仙骨他年就，同訪蓬萊第一峯。
商嶺儉生計已疏，橘中樂事亦區區。洛陽耆舊今黃壤，會有人傳四老圖。

題荔枝亭

色味清香美莫名，更憐圓樹碧亭亭。結根得所天然勝，爲對三台第一星。
上踐降公首拜相

花塢

意匠潛符造物工，笑談花塢出榛叢。風條日萼隨時看，須信春藏指掌中。

桂齋

月裏移根傍小齋，不惟收子看花開。擣香篩辣歸春甕，準擬高人勝士來。

蘭室

分得騷人九畹香。時人不服更幽芳。小窗低戶維摩室。苒苒奇芬春晝長。

夢室

笑取功名指願閒。歸來心與倦雲閒。閉關不作南柯想。睡起香凝金博山。

圭沼

方銳新池臥介圭。水光如玉夜騰輝。不應只作韓侯覲。更喜姬公著袞衣。

菖蒲澗

蟠根帶石傲年芳。秋雨春風拂水長。不用引年勞服食。相公勳業似汾陽。

雙蓮閣

小閣幽深枕淺波。直疑湘水見英娥。不將詩酒頻料理。奈此風前二妙何。

和答錢文高四首

閉門不復過高軒。夢蝶悠揚栩栩然。睡起杖藜經略約。靜看鷗鷺浴晴川。
翬翬精思媿鮑宣。如如不動契金仙。回觀爭奪紛華地。已老吳蠶不復眠。
跡拋朝市不妨清。心照空華故自明。但憶滄浪時鼓枻。肯從金谷聽鳴箏。
覓句高攀孟浩然。藏經遠慕漢韋賢。深林小隱成幽趣。我得爲鄰媿子先。

和答諸兄弟四首

昔向丹墀侍玉軒，略無裨補髮蒼然。元非食肉封侯相，合抱遺經老玉川。
三州皇化未能宣，山水清奇記九仙。白首弟兄長挂夢，喜聽夜雨對牀眠。
門對芙蓉碧沼清，蕭蕭五柳似淵明。遠聽林壑風鳴籟，戲看兒童草鼓箏。
通塞升沈亦偶然，山林高臥更稱賢。似聞小築西湖上，擇勝渾輸一著先。
見相如傳注。如兄弟各有別墅在瀟湖之濱。

族叔祖示四絕句次韻

摧頽病鶴怕乘軒，歸路風帆任渺然。環堵故能容兩膝，掃除荒徑老斜川。
不樂從軍學仲宣，那能辟穀慕飛仙。直緣衰病干明主，乞得南窗一覺眠。
衰懷底物能陶寫，社舞村歌眼暫明。誰似玉人供巧笑，不勞長笛與哀箏。
追陪杖履已悠然，把翫詩篇更覺賢。局上頻頻問瓜葛，吟邊端不敢爭先。

竹亭詩和韻

直上烟霄碧玉抽，靜搖月露冷光浮。堂堂勁節冰霜後，元老如今有壯猷。

送客

南渡登舟卽水仙，西垣有客思悠然。因君相問爲官意，不買毘陵附郭田。

罷酒

罷酒尋花涉斷磯。顛隴猶復強褰衣。可憐醉眼無分別。卻把旁邊柳折歸。

人惠方竹杖

多病扶筇老自便。得君方竹更輕堅。平生正以方爲累。擬付山僧任削圓。

題崔愨畫

風折枯荷蘆葦秋。蕭蕭鷓鴣上沙洲。關心滿眼江湖趣。何日扁舟得自由。

附錄

故資政殿大學士左正議大夫張公諡議

朝散大夫行太常博士婁機撰議文

議曰。嘗謂真儒之用。至無敵于天下。自古撥亂反正。將大有爲也。未始不知兵。夾谷之會。夫子動容變色。遂使魯轉弱爲強。儒效何如哉。國家靖康之後。四郊多壘。國步未安。高宗皇帝。撫艱難之運。念將圖回經。理擇所用人。爰有雄雋寶臣。以道德緝熙于初載。力挽中流。共濟之舟。風雲一時。自然相感。天同神化。夫豈偶然。故資政殿大學士左正議大夫張公。經世正君之學。淵源周孔。自少策勳翰墨之場。轆轤三光。手織五雲。踐揚冰清。亦旣極文章禮樂之選。上方惕日太平。責成輔佐。公雍容暇豫。以應天下之變。事物之幾。藏于眇絲。衆人甘寢于細娛。而公獨出千慮之表。前知如著。與蔡曰。治軍旅。選將帥。嚴守禦。搜人才。專

意政事之大者。凡細微不急之務。悉付都司六曹。俾廟堂惟防秋是圖。曰。處宮室。享膳羞。服輕煖。對嬪御。以及視朝監人之際。必思二聖母后。謂淮西兵政不可改。謂荆蜀駐蹕爲非宜。撫論京城。而料敵必入寇。初破淮南。以命帥非其人。所以盡忠竭節于干戈俶擾之際。惻怛懇到。用能輔成龍德。遂躋登茲。非有道德人所爲能若是乎。博士婁機得其議。則閱讀銘誌。證以所聞。攷按諡法。且以文諡。吏輯官于寺者。以議白其長。合辭爲然。不可易也。然公以忠信誠實。親結主知。寬洪之量。不見涯涘。當言者論斥時相。上以章付公。倚公相矣。公竭力爭辯。上稱歎其賢。且以近世不相傾奪者爲無幾。蓋公惟務靖國。協和羣辟。并包翕受。尺寸不棄。雖時相意所不快者。公悉調護。潛爲銷弭。上每有不盡用之歎。閱十五年。王淮時在諫垣。上指似宰輔。以形貌肖公。嗟賞莫及。後亦以語阜陵。淮卒正鼎席。夫能使人主追記遐想于旣歿之後。眷眷不忘。願何修而臻此耶。搢紳相傳爲美談。公未老卽退就閒逸。視中興之佐。前後幾公。功名盛矣。鮮克全備。獨公優游里居。身名俱泰。生而望尊。歿而禮崇。平生無一毫之玷。可謂善終如始者矣。按諡法。道德博聞曰文。寬樂令終曰靖。今加靖以儷文。尤爲當。衆從機爲議。機曰。文且靖。議之盡也。其敢有異。遂諡文靖。謹議。

朝散郎祕書丞兼權尙書郎官兼權考功郎官鍾必萬覆議

議曰。嘉泰元年九月丙子。太常上故參政張公易名于部曰文靖。于是命考功鍾必萬覆議。必萬謹按。諡法。道德博聞曰文。寬樂令終曰靖。備是二美。自昔實難。竊觀國朝故老。若李公沆之直道事君。變調百度。

呂公夷簡之沈靜有謀。鎮安社稷。謚之文靖。孰曰不宜。維公學問淵源。文足垂後。孜孜論建。合古便今。可不謂之道德博聞乎。安于命義。正色立朝。推廣上心。始終一節。可不謂之寬樂令終乎。跡其乞增臺諫。以廣耳目。所以明君道之公。論時宰宜專意大政。遠謀所以明政體之要。念二聖之未復。請于居處飲食之際。莫不致思。所以明天下之大義。應天當以實。則謂不可徒恃罪己之詔。言路所當廣。則謂宜如褻擢。切至之書。方時相之見斥于言者也。蓋倚公相矣。力爭以爲國步未安。一月而再論相。何以繫天下之望。其識量宏遠。徇公忘私。類如此。至于夙夜寅恭。協和羣辟。惟靖國是務。善類之進。當路有不快意者。公悉力調護之。歸休里門。身名俱泰。歷數公之言行。而揆之以李、呂二公行事之迹。豈非異世而同符者乎。大抵易名之典。貴得其實。告于當時而莫不服。垂諸後世而不敢議。以公平生大節。炳炳若此。攷之碑誌。質之僉論。太常議是。謹議。

毘陵集拾遺

賀天甯節表

下武繼文。適逢昌運。上帝立子。甫屬誕辰。儼圭璧以相趨。舉臣鄰而交慶。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功昭祖武。孝格上靈。三典用中。普洽好生之德。五兵載戢。坐收不殺之威。允當華夏之心。日致天人之助。臣叨紆郡紱。介處江關。神色飛馳。願上萬年之壽。情深鼓舞。實居百獸之先。

賀天申節表

伏以瑞表榮河。協千載一時之嘉會。聲呼喬嶽。罄九州四表之歡心。凡託蓋容。舉深抃蹈。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禹功時懋。湯聖日躋。軫國步之多虞。念時巡之淹久。蓄威而待。成道德之安強。履順而行。獲天人之佑助。寢消外侮。坐致中興。迎二聖以回鑾。置四方於奠枕。必得其壽。有驗于今。臣叨領价藩。欣逢聖誕。且葵藿雖晚。不移傾日之心。蒲柳固衰。但祝後天之算。

賀恤刑表

乘籙御天。屬聖神之在運。對時育物。均雨露以布慈。緊畏景之方隆。閱祥刑之未措。上嬰宸慮。渙發詔音。邈及遠方。一清幽圉。中賀竊以泣辜流念。見大禹之至仁。扇喝軫懷。仰周文之懿範。欽惟前躅。垂裕後昆。於皇本朝。比跡振古。恭惟皇帝陛下。堯仁昌遠。舜智燭幽。欲躋羣物於太和。不忍一夫之失所。故雷號風

令期四海於無刑。玉律金科。庶有生之難犯。蠢茲未革。尚干有司。惟深惻於炎歊。重自罹於囚繫。或匪惟良之吏。必興慘獄之嗟。特頒細札之丁寧。痛喻守臣以欽恤。臣敢不俯勤夙夜。仰副哀矜。播厥官僚。謹茲訟獄。職惟宣化。躬佩服於訓詞。國無冤民。庶導迎於善氣。

賀九鼎成表

王春啟節。陽德布和。粲仙掖以凝輝。絢龍文而發彩。歡彌海宇。喜溢民心。中賀竊以文鼎出於山川。甘露零於草木。而前王已爲盛事。儒臣載於信書。以彰不世之珍符。以示無前之偉烈。未見聖謨獨運。寶器載成。天鑒潛通。殊祥荐降。有如今日。皇絕前聞。恭惟皇帝陛下。大明燭於萬方。麗澤洽於四海。嘉生繁植。協氣薰蒸。顯當天地之心。密契神明之德。故得九牧之金製器。五色之瑞騰文。神物護持。豈止黃雲之下覆。靈仙降格。且瞻白鶴之來翔。光播無窮。允昭至治。某邈居江介。叨領郡章。職在承流。恭布十行之詔。心存將美。忻逢千載之期。

謝除樞密表

視草無聞。已玷嚴疑之直。出綸甚寵。遽陪密宥之謀。錫祕殿之隆名。進文階之顯秩。循牆固避。渙汗莫回。中謝伏自兵威既挫於北敵之強。國勢益微於南渡之後。衆類傷弓之鳥。將猶飽肉之鷹。念郊壘之風塵。想籌帷之豪傑。時開眞主。固有以駕馭於英雄。事總天營。又有以統臨於將帥。至於參貳樞極。幾亦奉行文書。曾是艱難。豈容尸素。況如臣者。才極下中之品。進無左右之容。挾策讀書。居慙軍旅之未學。洎官行

法粗安州縣之徒勞。由誤簡於冕旒。遂濫陪於簪纓。任論思獻納之寄。訖何補於聰明。更文章翰墨之遊。但徧塵於親切。每憂踰分。屢丐投閒。敢謂眷禮有加。鴻私未慙。付以本兵之重。試其經武之長。倘非効節於糜捐。何以分憂於宵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撫育萬宇。集勞百爲。從善如轉圜。已兼收之衆智。與人不求備。曾罔棄於寸長。遂令樗櫟之姿。亦廁機衡之任。痛遠人之阻化。終期尺筮之筭。來羣策以宣猷。敢忘寸陰之惜。尙幾小補。以答萬分。

謝除資政殿大學士表

心勞政拙。宜在譴訶。德厚恩深。猥叨擢序。採居官之薄效。陞祕殿之隆名。薦控忱辭。莫回聰聽。終覩顏於虛受。但刻骨以知歸。中謝竊以學士之有大名。儒臣之最高選。景德創制。示舊弼之殊榮。康定限員。見先朝之慎簡。如臣質衰蒲柳。景迫桑榆。無牧民御衆之才。第知不擾。有愛君憂國之意。其實甚疎。蔑然橫草之勞。行矣及瓜而代。曩聞警急。莫效馳驅。虜在目中。料敵愧伏波之略。錢流地上。理財謝劉晏之謀。僅知謹於官常。期不違於德意。敢圖簡眷。遽沐褒遷。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勵精以圖中興。廣寬以收衆智。謂蠻夷未免於猾夏。每勤勸化。故名器有時而假人。靡嫌從予。遂令鶩劣。亦玷龍光。仰睿訓之過優。體聖人之所屬。循名責實。未知塵露之酬。居寵思危。第謹淵冰之戒。

謝轉官表

紀十年塵腐之微勞。申加訓諭。增三品清華之峻秩。莫獲固辭。登愛以還。懷慙罔措。臣中謝伏念臣。名浮

于寔用過所長。氣既衰而當戒得之時。位已高而有疾顛之懼。居懷退抑。祈免悔尤。況律令三尺安出哉。率祖宗坦明之制。所損益百世可知也。實寮吏纂修之勤。自惟罔功。何有于賞。敢謂制祿之書。來上策勳之典。遂行例辱進官之榮。曲憐承乏之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上聖之質。啟中興之圖。孝通神明。坐復甯人之疆土。恩被動植。灼知臣下之勤勞。既講信修睦。以和諸戎。故任賢使能。以成其政。功雖微而必錄。事益久而不忘。致令不才。叨此非據。匪言揚而事舉。已虞竊位之譏。願政拙而心勞。未識報恩之所。

謝詔書獎諭表

瞽言冒獻。瀆已懼於再三。聰聽兼容。慮不遺於千一。肆頒溫詔。俯賁寒蹤。稽首拜恩。銘心戴德。中謝。伏以凶雛狂悖。挾虜騎以長驅。睿主憂勤。正戎車而夙駕。天威臨赫。士氣賈餘。紛萬里以爭先。哀羣策而並用。臣頃陪帷幄。久備藩垣。衰遲蒲柳之姿。蹇淺芻蕘之論。初非言責。祝敢意于代庖。竊歎時危。嫠靡遑于恤緯。輒披悃愾。少助詢謀。敢謂仰契廟謨。特形天獎。煥發絲綸之重。慰增簪履之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文卽康功。湯昭聖武。陳師鞠旅。捷書屢上于甘泉。舍己從人。訪問每勞於嚮室。猥加勞勉。誤及庸虛。一札十行。不替始終之遇。四郊多壘。示通遐邇之情。臣敢不味深厚之訓詞。體蓋容之大德。老當益壯。誓九隕以爲酬。知無不言。庶萬分之或補。

謝傳宣撫問賜藥表

臣某言。十二月五日。伏蒙聖恩。差入內內侍省高班主管。合同憑由司王錫。到府傳宣撫問。並賜臣銀合

臘茶者。臨遣星輅。速若置郵。而傳命。俯頒奩劑。威無咫尺之遠。顏登受以還。兢榮自矢。中謝伏念臣。叨分近輔。莫著微勞。頽齡浸迫。於西山。況嬰衰疾。短景適臨於北陸。尤苦祁寒。是資服食之良。以禦晦明之沴。豈茶然之枉質。特簡在於清衷。既賁溫言。復加珍賜。尙方修製。靈於紫府之丹。御寶緘封。貯以白銀之器。王人俯洎。父老歡迎。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居上克明。使人以禮。俾盡股肱之力。□全體貌之誠。念臣頃參帷幄之籌。義同休戚。憐臣密備藩垣之寄。衆所觀瞻。特假寵靈。以榮觀聽。起漳濱之沈瘵。指日以須。存魏闕之精誠。戴天知感。誓圖九隕。仰報萬分。

謝獎諭表

臣某言。近者本路諸處盜羣。相繼平殄。緣久勤聖慮。略具奏知。今月初三日。伏蒙詔書獎諭者。四郊多壘。盡陶簫勺之和。一札成文。誤被絲綸之寵。吏民改觀。山水增輝。臣中謝竊以盜起貧窮。故詩人詠盈止而後甯止。治責清淨。故循吏謂勝之不若安之。矧惟江西。稍遠闕下。犴獄訟之習。而稔熟其甲兵。遭焚掠之暴。而墮廢其田廬。蟻聚蜂屯。既結而不敢。草薶羣獮。垂盡而復生。上軫九重之憂。尤艱一路之寄。如臣本無術略。加以衰遲。親承訓勅之音。恭布寬大之詔。人非木石。固知懷德以歸心。惟有豺狼。亦或畏威而革面。至於遣戍兵而督捕。殲首惡以示懲。政以罔悛。殆非得已。故稍戢弄兵之俗。汔可小康。未能臻奠枕之期。曠然大變。心既寬於憂顧。跡頗類於言功。乃蒙旌閫制之微勞。降璽書而褒諭。人所助者信也。實由聖德之誕敷。臣何力之有焉。從愧恩言之重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懋湯大德。達舜四聰。孝通神明。外默孚

於強敵。化行江漢。內自格於羣倫。欲獎勵於庶工。故推揚于一善。臣敢不仰體勸功之至意。銘深厚之訓。詞俯思善後之□方。息愁歎於田里。庶幾晚節。不辱睿知。

謝赦書表

際河之封。再歸版籍。配天之澤。覃被幅幘。疾置流傳。輿情呼舞。臣中謝。臣聞晉鑿符秦于淝水之上。猶勤八萬之師。吳奔曹魏于赤壁之下。僅保三分之地。糜爛其民而戰。功烈如彼而卑。坐視中原。以資敵國。曾未有不煩遺鏃。遂得侵疆。卓然標一代之勛。煥乎如今日之懿。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廣大配天地。孝悌通神明。料強敵於沈機。決大疑於獨斷。修政事而復周境。何愧宣王。敷文德以格苗民。遠符虞帝。既獲和戎之利。大推肆眚之仁。夙贊鈞衡。薦分藩翰。惠此中國。已共沐于湛恩。守在四夷。願永觀于丕顯。

謝賜戒石銘表

陛所勒銘。夙仰祖宗之猷訓。輶軒傳軺。載新郡邑之觀瞻。賜受以還。兢榮罔喻。中謝。恭惟太宗皇帝。削除僭僞。統一寰區。屬四方新脫於干戈。期百執恪遵於軌度。肆頒聖製。用謹官箴。炳若丹青。揭頌庭而成觀。寫之琬琰。垂永世之不渝。吏有勸懲。人亦康乂。閱歲華之滋久。致睿藻之弗宣。有懷在位之苟媮。深軫斯民之困敝。得故人之遺墨。見夙世之宏規。爰廣勤宣。親加贊述。大書深刻。燦然盤鼎之文。俯翫仰思。竦若韋弦之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寬仁厚下。勤儉保邦。率由舊章。紹復大業。何必官刑之儆。自然民瘼之除。紫詔相輝。陋漢王之一札。黃堂增煥。配章聖之七條。臣久遠清光。猥叨重寄。惕然拜賜。曾無咫尺之違顏。

何以酬恩。尙勉期年之報政。

賀李參政啓

伏審顯奉制函。榮躋政路。正人登用。固知道之將行。善類傳聞。殆欲喜而不寐。恭惟慶慰。伏以參政議高。而慮深。學博而造微。納忠不暇於謀身。嫉惡蓋由於稟性。鑿錘烈焰。莫摧百鍊之剛。雪霜沍寒。不改後凋之操。堂堂侍從之老。赫赫蕃宣之勳。凜難進之高風。蔚具瞻之輿論。公道旣關。天意乃回。用汲黯於漢庭。淮南自定。見夷吾於晉室。江左何憂。究觀宏規。灼見輿運。唯是上尊隆於王德。下博採於真才。內銷姦欺。朋比之餘。外戢跋扈。飛揚之漸。裁抑奔競。督責苟媮。凡此數條。諒關深念。某支離病骨。臃腫棄才。謬託交承之私。終慮責任之重。蒙成矩矱。固無假於施爲。佚老江湖。政有資於造化。餘寒未艾。機務方繁。益調茵鼎之宜。佇正鈞衡之任。區區欣頌。寔倍等夷。

賀席參政啓

仰膺綸制。入秉政機。槐位久虛。盍簡求於宿望。巖瞻旣峻。寔大穆於師言。欣圖任之得人。知治安之有日。竊以車駕自南巡之竣。廟堂深北顧之憂。一人嘗膽而念寇仇。羣公借箸而決成敗。閱時滋久。至計未聞。欲陵厲中原而復土疆。則敵勢尙強。蓋懲車覆之戒。欲□□江左而聽天命。則國威日損。或有凌夷之憂。當宁雖屢興嗟。盈庭莫執其咎。豈中興之業。難以速於得志。而非非常之事。未可輕以屬人。故茲黃閣之開。宜慰蒼生之望。非時英傑。執副倚毗。恭惟參政。厚德鎮浮。大猷經遠。想累朝之故老。綽有典刑。閱當代之

名流蔚爲領袖。雍容禁從。密勿中嘉。果膺黼房之知。擢贊鈞衡之重。方當協成長榮。宏濟多難。力王室而復神州。少快茂宏之志。修政事而攘夷狄。載庶山甫之章。某比以病衰。託於輝潤。南臺冠豸。早欣草木臭味之同。西省賜環。尤見松柏歲寒之操。辱知固久。歸老有期。逖聞除命之頒。切倍常情之喜。

賀秦禮侍啓

伏審光奉溫綸。益隆異數。蓋絲稱職。爰昭因任之宜。卽所居官。誕拜爲真之寵。自聞除目。靡不甘心。恭惟某官。道德淵源。智略輻輳。視儒者以百數。經誼獨高。課甲科其幾人。策名第一。上從衆譽。俾貳春官。凡所建明。率遵周典之舊。不爲疎闊。盡存漢制之祥。本乎六藝之文。以定一王之法。學師於古。文便於今。願可見之事功。其有識矣。遂使正其祿秩。何以假爲。繫此殊恩。無煩滿歲。維太師嘗掌是禮。而侍郎今貳其官。父子一朝。規摹百世。上扶真主。知皇帝之彌尊。下逮斯民。歎官儀之復見。某自惟鄙陋。猥辱知憐。雖翻倒喜心。有不假寐。而形容盛德。曾弗能文。更後登庸。以慰靳望。

帥到任謝兩府啓

竊廩真祠。方遂投閒之願。分符巨屏。遽叨起廢之恩。頒詔旨以趣行。撫孤懷而增惕。伏念某。知非絕俗。才不適時。蚤誤簡於淵衷。遂叨陪於機務。信道初篤。徒欲慕於古人。謀身甚疎。初不虞於羣小。爭前者旣逞。傾擠之計。附下者遂騰。文致之言。仰賴聖明。旣垂博照。俯稽公議。不入厚誣。獲收無用之身。退處不爭之地。少休病質。永謝榮途。豈謂清朝簡託之深。亟昇行殿保釐之寄。懇辭不獲。黽勉起行。乃容趨使殿。以對

揚。疑夢遊於帝所。致屈台旆而下臨辱。降禮絕之朝規。皆近比之所無。豈孤蹤之敢望。匆匆去國。挈挈到官。縱覽舊游。雖喜湖山之清絕。究觀遺俗。獨驚閭里之凋殘。深慨於懷。罔知所措。必欲撫循於彫瘵。尙祈寬假於歲時。茲蓋伏遇某官。重望鎮時。遠猷經世。材素優於任大。功獨著於扶顛。精擇蕃宣。曲加推挽。馬伏櫪而已老。甯堪末路之難。鳥倦飛而知還。彌想故林之適。尙期終惠。遂懷私求。銘感之深。敷宣罔既。

帥到任謝政府啓

一麾出守。徒書歲月之勞。十國爲連。益忝事權之重。暨涉川而問俗。遂涓日以臨官。祇荷寵靈。伏深愧慄。伏念某。江湖寒士。章句散儒。平時敢意於功名。所願止期於州縣。偶逢盛旦。寔冒清塗。璧水文昌。入都華貫。繡衣阜蓋。出奉優恩。矧江左之名城。號浙東之都會。遺風餘烈。有夏禹。句踐之傳。綠水青山。極秦望。鏡湖之美。刑與事簡。民因性瀟。使深便於養親。庶少安於竊祿。其爲優幸。豈易名言。此蓋伏遇某官。學通天人。功在社稷。奮盛德於百世之上。舉吾君於三代之隆。俊乂旁招。旣悉烝於髦士。巧絀雜進。尙兼用於散材。遂致孤愚。亦膺付畀。某敢不口視民隱。講求政經。惟朝廷法令之明。旣皆周密。儻郡國推行之謹。自可持循。誓殫夙夜之勤。少積涓塵之效。

謝漕使薦舉啓

涖職儒宮。曾愧拔犀之舉。陞名京秩。更叨薦鷄之榮。左右吹噓。始終成就。竊以厥初受氏。姬姓最先。自古尊賢。周公莫盛。惟握髮吐哺。以招延多士。故制禮作樂。而輔成太平。餘芳襲於後昆。盛德博于百世。有能

繼者是以似之。恭惟運使太博道贊天人。文塲王佐。其來有自。襲魯國之名宗。有開必先。鍾濂溪之餘慶。蓋推賢揚善者。固宜有後。而激濁揚清者。乃其所長。皮裏陽秋。皓皓乎不可尙已。胸中雲夢。休休焉其如有容。每嘉善而矜不能。故舉直而錯諸枉。夫何踴涼之質。誤蒙僦儻之知。伏念某器小才疎。地寒官冷。未刳心于大體。徒刻意于高風。素無落落之奇。甯有飄飄之氣。爲貧干祿。旣壯登科。刀筆何工。方以三尺法而從事。簡編旋棄。豈知一卷書而立師。偶登元禮之龍門。遽瀆行成之金鑑。自外臺而刻牘。卽泮水以備員。溫故知新。豈謂教而不倦。離經辨志。庶幾學者有成。董帷漫欲潛心。邊笥豈能滿腹。知名教有樂地。望絕覬覦。視富貴如浮雲。志慙饕餮。願盤根錯節之無用。豈聳壑昂霄之可期。誤遭許子之品題。重辱山公之啓事。雖黃冠衆。聲價增前。叢爾何堪。凜然失措。某敢益修身檢。恪守官箴。以來事之可爲。庶古人之必慕。繼自今日。效黃雀以報恩。誓將終身。附青雲而致顯。

謝監司薦舉啓

無功而祿。方愧平生之言。宜黜而褒。孰欺左右之聽。伏念某器非世用。學與道疎。翰墨爲娛。經病衰而已。廢山林作計。悅夢寐以空存。惟五斗之倦遊。蓋十年之陳迹。長裾不遂。短製還新。撫弔影以自憐。捫苦心而太息。尙繫造物。以付我公。半面立譚。爲降諸侯之重。高堂坐嘯。許倍下客之餘。語有眷而姑容。慮雖憇而或取。傾蓋之交難值。泣途之感易深。常恐賤微。永乖報德之所。敢持固陋。更累知人之明。載念微生。自孤昭代。賢貴力推。則意親而事遠。英遊并鶩。則人達而已窮。雖平進誰所不能。而數奇自亦中廢。梟盧不

就笑五白之偶然。虎豹有神。分九官之邈爾。自非宏偉。不主故常。豈由煨塵之中。猶分光潤之末。相馬者失之瘦。彼俗何知。取人而拔其尤。匪材曷稱。此蓋伏遇某官。體國重寄。爲時遠圖。道尊前輩。而善誘于後來。政擅久成。而兼收于未至。盛矣孔融之坐。歸然韓愈之門。介以安庸。是爲塵點。某敢虔益所事。毋替厥初。皦皦寸誠。徒記賞音之賜。區區末路。豈專媒進之思。

謝第三名及第啓

自惟陋質。偶中巍科。顧此遭逢。出於幸會。竊以六藝之學。自昔以傳道。三代之上。無意於爲文。道旣失而章句始興。文寢隆而禮義愈晦。上則設爲科目。以取天下之士。下則競持枝葉。以應縣官之須。隨時抑揚。與世馳逐。苟以譁世取衆。不知其非。爭爲巧說便詞。用以自售。明經者但懷青紫之意。稽古者迺貪車服之榮。以彼其人。初若可用。旣施於事。頗或不然。蓋夫實不出而惟名之求。利旣勝而於道爲病。今天子勵精求治。崇化尙賢。務惟政要之謀。閱茲氣俗之陋。俾造大朝承聖問。勿事虛文。方下明詔發德音。詎應故事。所宜各露肝膽。著在簡編。科別其條。盡言毋諱。上副諮訓之意。敢懷利祿之圖。而某性本蠢愚。身更貧困。竊習易象之奧。精識聖經之微。謂開物成務。盡備於此書。而極深研幾。斯可以御世。蓋嘗探蹟索隱。俯察仰視。內揆一身。外稽萬事。適知文武之道。未墜而猶存。不歸堯舜之君。持是而安往。幸因策試。獲事聖明。自信於衷。敢肆其說。內旣深慙於猥并。衆猶或病其闕疎。竊憂稚圭之文。有不應於甲令。又懼公孫之第。且見貶於太常。豈期偶當上心。遽蒙觀擢。處之數百輩之上。獨在二三人之中。重以不才。夫何所取得。

之非意。可謂至榮。此蓋伏遇某官親秉國鈞。上毗王政。居然化育。遂茲品物之宜。凡所稱量。妙盡權衡之信。故令么麼。顯與甄收。某謹當自省初心。無忘故學。歲幾四十。雖未登無大過之年。德罔二三。亦庶幾不遠復之吉。或晚成於器業。庶仰答於私恩。

謝及第啓

猥以瑣材。濫登黃甲。自惟何者。曷克居茲。竊以道德之科。固有次第。文藝之事。至爲淺微。雖在古則聖人之所弗先。于今則儒者以此自見。國家稽倣前制。課試諸生。苟無能稱。類皆罷黜。凡其尤異。頗不棄捐。惟去取盡出于至公。而上下莫容于私意。故失之者不敢有怨。而得之者無所歸恩。此本朝立法之良。于進士得人爲盛。如某者。素不事學。何所取材。經固弗明。道未有見。至于自苦志力。而莫致稽古之効。粗修章句。而無一應敵之能。所以十年之間。屢鼓不勝。幸其氣之尙盛。不至三竭。而再衰。願于文則已卑。僅出二中。而四下。況復年齡已壯。時命未遭。閱歲月之如流。恐功名之不立。抱其窮拙。將老邱園。迺有夤緣。獲見天日。方主上內懼有闕。退託不能。親屈帝尊。下詢治道。衆所條對。皆可施行。而某以朴野固陋之人。奉盛大高明之問。休惕危勵。不知所言。敝罔遷延。幾至失次。本已無心于上第。何慙尙列于丙科。視彼在前。邈焉弗及。使他人處此。或悔其大謬。不然而以某居之。則固亦甚喜過望。此蓋伏遇某官主持王化。樂育人材。行以至誠。非但崇于空語。稽諸故事。固不止于具文。方將獵天下之英。擥國中之秀。皆歸錄用。惟所指呼。致此凡庸。亦蒙甄取。唯兼收並蓄。願推君子之廣心。而報德酬言。敢負小人之素志。

謝及第啓受蔭人

猥以不才。獲與諸生之列。自惟何幸。輒叨六藝之科。匪實其能。于茲有愧。竊以進士之選。爲法最詳。得人
之多。莫此爲盛。初以待未命之士。而不及已仕之人。顧于取材。或有未盡。又爲之制。以廣其求。雖旣與於
官聯。苟未登於名第。許從韋布之列。同奏翰墨之功。所以執經相高。習業愈衆。如某幸蒙世賞。不廢父書。
粗知師友之淵源。未究天人之分際。唯恐典刑之失。弗克繼於老成。故於禮樂之間。每務圖於先進。然而
嘗持所學。見黜有司。姑忍一慙。敢懷二事。至於屢辱。不以爲尤。況夫平世之尙文。時乃異人之閒出。風聲
所暨。造化一新。其有所長。孰不願試。則以安能碌碌於俗吏。至於沒沒以終身。竊伏惟思。用自砥礪。甯知
將老。僅克有成。茲蓋伏遇某官。道大經邦。德隆輔世。薰陶品類。盎然元氣之中。教育人材。浸如時雨之化。
致此庸陋。能與選收。昔德裕不喜決科。茲實太高之論。而王吉欲徐任子。病夫不學之流。某志在適中。善
惟從衆。不違唐賢之異。而或免漢人之非。將益行其所知。庶以報於有德。

撫幹與交代啓

仰高浸久。竊懷慕用之私。從宦于今。將踵仁賢之後。以茲幸會。寔慰生平。伏惟交代。撫翰學士。質性高明。
問學通博。持其能事。願無往而不宜。凡所居官。必有政之可紀。尙淹幕府。而仕諸侯。頗聞當路之見知。固
已上章而交薦。會膺除召。亟卽顯揚。某自視非才。何堪任職。往思夙夜。勉遵可守之規。曷有歲年。能盡無
窮之好。敢陳書牘。少布腹心。若其精微。未易敘述。

上秦少保啓

頃罹憂患。幾隔死生。不自意全。得以至此。雖自念疾困凶衰之迹。未宜踵高明盛大之門。仰託知憐。敢忘冥昧。伏念往歲。比試羣儒。方時於經最高。惟公奏策第一。京師尊貴。材鮮可踰。天下想聞。人爭先覩。而乃獨韜藏能事。謙禮諸生。不閒賤微。悉敦契好。而某也。竊科甚下。進謁云初。獨於衆人之閒。而以國士見遇。傾意氣以相許。非流俗之敢期。方幸從遊。更蒙鈞禮。士固伸於知己。誠豈能忘。生而得此於人。蓋實所寡。每思磨厲。用副推稱。夫何某殃罰及身。喪亡無日。生理不治。氣息僅存。迺者某官。榮升諸公。下澤四海。頗嘗有嚮者。慕用之意。而適當在纒。然憂服之中。書疏不修。禮文俱廢。獨竊聽與人之誦。而益欽長者之風。未省餘年。猶有見日。恭惟某官。道德純懿。學術通明。既迪簡而在庭。用承弼於厥辟。正直是好。有勤勞王家之勳。寬裕以容。懷長育人材之意。顧如衰陋。何所短長。姑襲衣冠。以持門戶。固知夫時命有所不敢。以賤貧爲羞。然而踵父之業。未能事生之道。或缺負米有志。乞食何顏。持是安歸。非公無可。惟大臣務爲國得士。而君子樂以祿及親。論其爲士。則或有可慚。至於養親。則尤其所急。於斯二者。倘垂著庇冒之情。則有一焉。願力竭始終之報。

回張閣學啓

祇奉宸恩。猥叨郡寄。方密依於大庇。側聞長者之風。將冒布於尺書。已辱一介之使。寵貽賤翰。下逮鄙人。竊窺筆墨之光華。仰服德意之謙厚。內顧不敏。罪焉所逃。恭惟某官。材任大臣。望隆法從。文章爾雅。蓋盡

見於典刑。論議有餘。宜與聞於政事。尚淹在外。未使居中。方今神明之不遺。必圖柱幹之固守。會聞詔下。亟以公歸。某自分迂愚。何心游宦。顧甚矣衰殘之久。聊復此來。而鄉者慕用之誠。於今增劇。敢意曲全於契好。迺蒙備賜於拊存。匪惟小子之增榮。益使孤踪而有恃。炎暑正爾。燕處裕如。諒繁祉之方來。相直道之所履。願體眷意。加輔寐興。瞻頌之深。敷宣罔既。

回蕭提控啓

曩忖謙勤。驅後車而來過。方欣晤語。悵行李之言歸。政欲裁書。少陳謝意。遽貽翰墨。具見情辭。伏惟某官。師友淵源。文章爾雅。有聞于世。偶時命之未遭。以彼其才。尚陸沈而在下。稽諸論者。孰謂且然。願豈無人。爲言于上。會見詔書之來聘。亟開除目之新頒。某僅接從容。又將乖隔。重荷褒揚之過實。豈其愚陋之敢蒙。既感德以彌深。唯嚮風而增遡。以上俱見五百家播芳大全集。



王 傑 五 主 編
叢 書 集 成 初 編

昆 陵 集
附 三 拾 遺 冊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十 二 月 初 版

撰 者 張 守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 海 河 南 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 海 河 南 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 海 及 各 埠

* 〇 六 二 二 五

殿



3
4
1974